武俠世界

大漠悲笳（新穎脫俗倫理傳奇故事）東方白・著

武林前宗主高羣重傷被塞外「海市蜃樓」所救，傳其絕技且以女妻之。但不久高羣被誘返中原，且被害死，經高羣之弟高翔深入調查，始知兇手爲好好先生的現任宗主，過程詭奇，危機四伏……

$4.00

第26年
13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東方白撰寫的俠情倫理故事——「大漠悲笳」，是一部內容及題材俱新穎脫俗的倫理故事，曲折離奇，風格別創，講及一個前武林宗主身受重傷被塞外異人所救，傳其絕技，且以女妻之，但不久他又被誘返中原，慘遭殺害，後來乃弟深入調查眞相，得悉兇手原來是……？過程詭奇，殺機四伏，峯廻路轉，欲知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長篇連載小說「鬼魅江湖」是繼「孤雁南飛」後今期開始刋出，是篇乃叙述一段湖海恩仇事蹟，內容充滿恩恩怨怨，波雲詭幻，仇深似海，夾纏不淸，佳作當前，先覩爲快。

**　　**　　**

江湖上的詭詐事件，層出不窮，兇險難測，下期馬騰的一部巨著「臥龍變」將會告訴你一雙年青男女身在江湖所經歷的連串兇險事故，但當他們知道眞相大白時，不禁目定口呆，啼笑皆非！這是馬騰先生近期最精心之作品，也是他費盡心思所寫的巨著，希望各位滿意，屆時購閱。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13期

（總號 130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穎脫俗倫理傳奇故事

大漠悲笳

東方白·文
可　飛·圖

武林宗主變成莊稼人

舜未就帝位時躬耕於歷山，也就是山東濟南附近的千佛山，諸葛亮未得意時隱在襄陽，也就是隆中，自耕自足，淡泊自甘。

而如今的武林宗主鄒隱農，在武林中人來說，在一生事業來說，實達頂端，不該如霧豹之隱，如冥鴻之杳吧？

但以他現在的情況來說，的確等於一位隱遯之人。

正因爲他過的是半隱居生活，就不太管武林糾紛，這大概正是很多人背後耳語：他之不管武林中的事，也正是武林中人要他當武林宗主的原因了吧？

一個人顢頇無能，在另一方面來說，也可能正是他走運的原因。

武林宗主就耕於魯、蘇交界處的微山湖畔，當武林新秀高翔造訪他的時候，鄒隱濃正自挽起了褲管，敞開了胸衣，在菜圃中車水澆菜。

宗主身邊的兩位輔佐：左使者聶華庭，右使者蕭辰，都在四十左右，也都是武林知名之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被鄒宗主感染，幾乎都變成莊稼人了。

他們兩人在耘田。

宗主身邊另有七八名執事，司巡查江湖，傳遞消息之職。

莽莽武林，南七北六一十三省，加上宗主共十個人，如何管得了武林的事。

而現在，就有兩撥人在打武林官司。

第一撥是崆峒派的第二號人物馬天鳴告東海漁船帮二帮主杜英。也可以說杜英告馬天鳴。

第二撥是孝子渡小店主人姚福父子告發金兆基及「金錢豹」柳時雨等人。

但鄒隱農乍見高翔造訪，立刻停止車水，往客廳中肅客道：「高老弟，你是剛來還是讓你久等了。」

「剛來，剛來。倒是打擾了宗主車水澆菜……」

「這……這算不了什麼……我這人天生勞碌命……一天不幹這些活兒，混身骨節都不舒服。」

「宗主勤儉持家，正是武林同道的典範。」

「不敢當，不敢當，什麼勤儉持家？年逾知命尚未成家。身爲武林宗主，不務正業，成天胼手胝足往田裏鑽！這大概正是武林新崛起的狂劍怒刀獨眼龍囂張的原因吧？」

「這是不忘本，怎會是不務正業？」

「老弟，你忘了我是武林宗主了？」

「當然沒忘。」

「有沒有看到兩撥人來打官司？」鄒隱農肅客入廳，別看他整天下田，待客之處却頗講究，非但傢俱設備齊全，四壁上的字畫都是名家手筆。

小厮獻上茶點退下，宗主道：「老弟，不怕你說我尸位素食，敷衍塞責，我是討厭這些爲點小事就臉紅脖子粗的人。」

「鄒宗主，也許他們有不得已的苦衷，您是武林中的大家長，不找您找誰？」

鄒隱農哈哈大笑道：「老弟，照你這麼說，老哥哥是錯了？」

「小弟怎敢如此托大？」

「老弟，你的話也沒有什麼不對，我眞不是幹這個的適當人選，所以我常常對左右輔佐聶華庭和蕭辰談到令兄這位前任宗主……」

鄒隱農喟然道：「這個職位，絕對要高羣兄那種技藝超絕，凡事能當機立斷，熱心公益，豪邁，明快的人來幹，我眞不明白，他們爲什麼會選上我？說句不好聽的，這豈非沐猴而冠？」

「宗主這麼說家兄是一代完人了？」

「但愚兄却是十分折服，老弟今天來此……」

「哦！小弟只是途經此地，不能過門不入。」

「對對！老弟，你們高家一門二傑，能瞧得起我鄒隱農，自是感佩萬分，而且希望在必要時能助我一臂之力。」

「只要小弟能辦得到……」

「那麼，您就作位旁聽，我來問問這兩撥告狀的人。」

「來人哪。」

小厮在門外肅立問道：「宗主有何吩咐？」

「先把第一撥人叫來。」

「是……」

崆峒派快劍馬天鳴和東海漁船帮二號頭子杜英，都搶着進廳，但廳門不夠寬大，加之二人都是膀大腰粗，非碰到門框上不可。

兩人一較上勁，同時加快，結果兩人仍是不分先後，同時撞在門框上。一個人的左肩衣，一個人的右肩衣都擠破了。

而且兩人進了客廳，只向鄒隱農點點頭，態度都十分傲慢。

「老弟，你看，我這宗主豈不是聾子的耳朵……擺設？」

高翔冷冷地道：「兩位都是一派中的知名人物，怎麼不懂禮教？見了宗主如此輕慢？」

杜英眼一瞪道：「你是何人，宗主未說話，你不是多餘？」

鄒隱農道：「杜大俠不可失禮，這位是前宗主之弟高翔高老弟。」

杜英冷笑道：「高羣已死，連骨頭也快爛了，提他幹什麼？」

高翔笑笑，鄒隱農道：「在本宗主這兒，請各位自重。前宗主一代豪俠，武林共仰……」

杜英大聲道：「未必吧！如是一代豪

俠，藝事必已臻化境，哪會練功走火，英年而亡，看來也是浪得虛名之輩。」

「你……」鄒隱農氣得面紅耳赤，高翔淡然道：「宗主何必介意？古人說：夏虫不可語冰……」

可能這兩人還不懂這句有深度的罵人話，直翻白眼，不知所云。

鄒隱農道：「兩位有何糾葛？」

馬天鳴要說，杜英又搶了先，道：「姓馬的毀了本帮兩艘漁船，兩艘樓船，價值萬兩，請宗主主持公道。」

馬天鳴道：「這根本是胡說八道，俗語說：山狼海賊，一點不錯，本派弟子三人到東海購辦魚貨，議價時對方出口傷人，還以多爲勝殺傷本派弟子二人。」

鄒隱農道：「何以爲證？」

馬天鳴道：「本派被殺傷的弟子在門外守候。」

二弟子傳入晉見，也沒有對宗主行禮，吊兒郎當地那麼一站，其中一人鼻青臉腫，門牙掉了兩顆，另一個左眼被打斜。

杜英道：「根本是一派胡言，這兩個人沒去過本帮買魚貨，八成是在別處吃了虧誣稱本帮幹的。」

馬天鳴道：「入你姐！你有沒有良心？打了人死賴皮不認帳呀！」

「操你奶奶！沒打就是沒打，要是打了，本帮也有這份胆量承認。」杜英道：大爺常聽說你們的門人紀律蕩然，吃喝嫖賭，浪蕩逍遙，到飯館吃白食，玩姑娘砸窰子，無惡不作……」

「放你媽的春秋屁！你們東海漁船帮是什麼東西？漁船出海，老婆在家偷人，不是交換老婆，就是女人『對食』，簡直是野人，應該逐出中原武林。」

杜英一脚踢去，馬天鳴伸手一抄，杜英的足根差點被抄到，出拳如雨，向馬天鳴擂去。

高翔偷偷向鄒隱農望去，只見他大皺眉頭，手足無措，心想，也許此人眞不是個武林宗主的料子。

兩人打得性起，把小几也踢翻了。

於是馬天鳴先亮出了鬼頭刀，杜英撤出了分水鵝眉刺，旁若無人，充分表現了粗鄙而沒有理性的作風。

兩人倒是半斤八両，崆峒刀法頗詭奇，富變化，東海鵝眉刺渾猛沉厚，因爲在水底搏殺要一倍的膂力。

兩人折騰了十來招，誰也沒有沾到便宜。

突然有人沉聲道：「住手！」

兩人也並不想久戰，見好即收，只見右輔佐蕭辰和左輔佐聶華庭站在大廳門外，蕭辰道：「這是什麼地方，容得你們出手動粗，你們眼目中還有沒有宗主在？」

馬天鳴冷冷地道：「我們如果眼目中沒有宗主，會老遠跑來告狀嗎？」

「既然如此，在宗主面前的野蠻行爲，你們身爲一派的精英不感覺臉紅嗎？」

「臉紅？」馬天鳴輕笑地道：「我看應該臉紅的是武林宗主和你們左右輔佐，你們每月伸手拿各派攤派的經費，不理武林正事，却成年累月操持田園中的事，入你姐！這簡直是佔着茅坑拉不屎嘛！」

「對呀！」杜英道：「姓馬的今天別的話都是滿口噴糞，只有這句話聽起來還順耳，既然天生是挑水肥，車水犂田的料子，乾脆就蹲在家中吃老米飯吧，何必踩着個條船？」

「大胆！」聶華庭厲聲道：「你們知道侮謗宗主該當何罪嗎？」

杜英道：「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馬天鳴又說道：「既然宗主之位等於虛設，我們早想停繳分攤之經費，退出武林……」

「放肆！」蕭辰大聲道：「像你們這種不知約束部下的帮派，能退出武林，那也是武林之福，再有人不顧武林體統，在此動粗，宗主大度不管，我倆可不便袖手了！」

杜英冷笑道：「姓蕭的，我就不信，你能把我們怎麼樣……」

蕭辰可不講什麼大度不大度，沉喝道「在宗主面前口出不遜，我要代替你的帮主教訓你這粗鄙村夫……」

杜英的分水鵝眉刺下尚未完成守勢，蕭辰一爪已到了他的肩頭附近。

杜英急退，但「叭」一地聲，腰上中了一膝，連退三大步。

杜英雖然面蘊殺機，可是一招失手，再出手也是自找難看，他指着蕭辰一字一字地道：「姓蕭的，你給我記住，東海漁船帮在哪兒丟了就在哪兒找回來，你走着瞧……」

招呼也不打，掉頭出廳而去。

「還有你！」蕭辰指着馬天鳴道：「一個正大門派中的二號人物，行爲如此粗魯不文，眞是令人齒冷，馬天鳴，退不退出武林是你們的事，在退出以前，請注意言行……」

「姓蕭的！我看當初選錯了宗主，應該選你才對。」

蕭辰指着客廳大門厲聲道：「滾！」

馬天鳴不願當場現醜，冷笑道：「依我看，不管你多麼賣力，就是使出吃奶的力氣，你還是沒有當宗主的命！」揮揮手，帶着兩個部下揚長而去。

客廳中有一陣可怕的沉寂，鄒宗主喟然道：「其實也不必深責他們，鄒某世代務農，說得好聽些是不忘本，說得實在些，是學非所用，用非所學。」

「不，宗主布茅蔬淡，頤養天和；讀易松間，談經竹下，又有什麼不對？也沒有不管武林中之事呀，至於這兩派的事，高大俠可作見證，簡直是庸人自擾，鷄毛蒜皮，皿穢語髒言，身份盡失，這種人不予適當教訓，道統何在？」

高翔道：「蕭輔佐所言甚是，這兩人形同市井無賴，若不敎訓一番，簡直不知天高地厚。」

鄒宗主道：「高老弟，說來說去，是愚兄德薄，才會受此輕慢，愚兄早有退志，可惜交不了差。」

高翔道：「宗主不必灰心，武林不乏明辨是非之士，公道自在人心……」

這時一小廝持一紅紙條在門外道：「啓禀宗主，不知是何人在門外牆上貼了一張這個……」

他揚揚手中的紙招。

左輔佐接過看了一下，面色微變，道：「八成是剛走的馬天鳴或杜英幹的。」

「不，」小廝道：「小的看到他們走的，不是他們貼的。」

聶華庭把紅紙招遞交鄒宗主，他竟唸了出來：

「昔日田『富』字足。
今日田爲『累』字頭，
放下脚來爲『甲』首，
田在心中『慮』不休，
當初只望田爲『福』，
『壘壘』田多宗主愁。」

「哈……」鄒隱農大笑道：「好詩！像那馬天鳴和杜英粗魯不文之輩，豈能寫出每句都嵌入一個『田』字的好詩？」

高翔道：「的確，這寫詩之人，文事底子必然厚實……」

鄒隱農道：「豈止是文事底子而已，武功也非同小可，老弟你看，這筆力蒼勁，眞正是松盤柏立，鐵劃銀鈎。」

高翔道：「果然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

鄒隱農道：「此人諷我爲田受苦，倒也事實俱在，難得此人匠心獨運，以詩隱喻勸諫之意。」

蕭辰說道：「此人恃才傲物，來意不善……」

「不，」鄒隱農道：「鄒某既然已接下了宗主之職，就應該暫時放棄田園，此人善意隱諫，實與馬、杜之流不可同日而語。」

高翔說道：「宗主從諫如流，高某欽服。」

「高老弟，你這是譏諷愚兄。」

「宗主這是什麼話，古人說：文死諫，武死戰。可知接納善意諫諍，非常人所能。」

「老弟，今日難得你來，咱們要喝一杯。」

「小弟還有俗事，改日叨擾，不知宗主有否差遣？」

「不敢，」鄒隱農道：「老弟代我傳言，鄒某濫竽充數，誤我武林數載，歉疚殊深，自知貌不驚人，技不壓衆，才疏學淺，義輕德薄，不克爲武林表率，希能者出頭……」

蕭辰說道：「宗主大可不必，像馬、杜二人之行徑，乃少數害羣之馬，不爲足訓。」

高翔道：「蕭兄說得是，武林宗主，在目前看來，捨兄其誰，我看你還是繼續幹下去吧。」

高翔辭出，鄒、聶、蕭三人送到大門以外。

× × ×

這小屋建在松林內，談笑既無宏儒，往來連白丁也沒有，但葉靈芝很喜歡它。

喜歡實在是沒有什麼標準的，如不喜歡，華厦金屋，也是枉然，反之，雖僅聊遮風雨，溫馨自在，不可言喻。

她自打定了主意，就不再後悔。

最初，她是崇拜高翔的，爲他粉身碎骨也很甘願，但是，自司馬空斷臂，內疚之餘，也曾想到情感之事不可勉强。

如果她喜歡高翔，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在高翔就是一件煩惱，負疚甚至痛苦的事。

這種由於某一方面的愛情所造成或另一方面的不幸，是完全無辜的，因此，她的情感投注變了方向。

她有義務這麼作。

這也是她唯一能付出，而對方也樂於接受的報償方式。

一罎美酒和四色美餚巳擺在桌上。

她刻意打扮自己，務必使這件事非常圓滿。

她還是個「蓬門未曾緣客掃」的姑娘，表面似巳看穿了男女間的事，內心却十分緊張。

夕陽如血，在小徑的巉岩上反射出絢麗光芒，山野中太靜了，可以隨時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終於曲折的小徑上出現了一個人影。

這人影左臂有一半的衣袖懸空，大步走來。

她的心跳更厲害了。

他一進門，四目相接，很久，很久，她才垂下頭去，道：「請坐。」

「謝謝妳！」

他坐在她的對面。在過去，他是何等意氣昂揚的人，現在却有點侷促不安。

是男女間的靦覥嗎？男女在第一次約會時，是免不了這種興奮、緊張，而又有點不自然的。

她端起酒杯道：「我敬你三大杯。」

「爲什麼妳會突然變了？」

「我變了嗎？」

「如果不變，妳不會找我司馬空，因爲妳應該是高翔的人。」

「也許。也許是高攀，我發現他一直沒有那意思。」

「所以妳找到了我？」

「你的一條臂是我弄斷的，而當時固然是爲了逼眞，取信於暗中觀察我的人，然而，我也可以不弄斷你的一臂……」

「我都不在乎了！妳又何必放在心上？妳看不出來？我們司馬家，欠高家的太多。」

「這筆債是……」

「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我才十來歲，高家老太爺義助家父還了兩千兩銀子的債，而免得家姐爲人作妾。」

「就是這件事？」

「這只是其中之一。四年前，我在怒山被五個高手圍攻，內傷極重，眼見不敵，高翔出手救了我，我們從此建交。」

「是的，這兩件事都是非報不可的大恩。」

「那妳又何苦？」

「你是說，你捨一臂而成全我是不值一報？」

「不不！只是我捨臂是爲了高翔，凡是爲了高家作的任何事，都不必言報。」

「不，我不同，我對於恩怨分得極清楚。」

「來！我敬妳一杯。」

「不敢當！該由妾身敬司馬大俠。」

「葉姑娘，這個『妾』字我可承受不起……」

「你司馬大俠乃是奇男子，想不到也會如此拘禮。」

「這不是拘禮，而是避免失禮……」

司馬空道：「這次交接遺囑，一定弄清了接遺囑的人是麼吧？」

她搖搖頭嘆口氣。

「對方很狡詐？」

「可以這麼說。」

「高翔還以為妳被埋在破窰的瓦礫之中呢！」

「對方正是希望造成這種錯覺的。」

「怎麼出來的？讓我猜猜，妳先別說好不好？」

「請猜。其實也並不難猜，只是在當時，眼見人未出窰，破窰倒塌，必定大吃一驚的。」

司馬空道：「莫非有地道？」

她點點頭，任何一件事情過後，看來都是那麼單純的。

司馬空道：「高翔回來後三天不飲不食，是我勸他才吃飯的，但在未知妳生還前滴酒不沾。」

「高大俠的知遇之恩，今生永不會忘記。」

「難道妳和那接遺囑的人交接過，對方的身份一點也不知道？」

她搖搖頭，道：「在絕對的黑暗中，我只嗅到濃烈的香水氣味。」

「女人？」

「應該是女人，但是……還有另一種氣味。」

「什麼氣味？」

她沒有說。他也未問。

「高翔担心交接完成之後，會殺你滅口。」

「我也在担心，看來他想還繼續利用我。」

「妳以為破窰是怎麼倒塌的？」

「想不通。」

「高翔以為，那是一種久已失傳的『蜉蝣撼樹』玄功。當今武林擅此玄功者，不會超過兩三人。」

「也許，要不，眞無法解釋。」

「當破窰倒塌時，妳和那人已交接完成了？」

「不錯。」

「他始終沒說一句話？」

「當然。當破窰開始搖動，她制了我的麻穴，帶我入地道，即聽到搖山震岳的巨大聲音了。」

夕陽西下，山野中一片蒼茫。

她站起道：「我去點燈……」

當她持燈走出內間時，已換了薄薄的衣衫。

以她和絳珠來比，自然略遜，可是有妻如靈芝，已該知足了。

在燈下，她的嬌靨如初綻的桃花蓓蕾，肌膚亞似出水的珊瑚，白中透紅，紅中泛白。乳溝隱現，顫巍巍地堅挺怒聳。

美酒、玉人，加上那似有似無的眼波流瀉，司馬空不是鐵鑄的，每個毛孔中都在冒着熱氣，血在血管中湍流奔騰。

這時，她離座姍姍進入左內間中，回眸淺笑，風情何止萬種？

司馬空「骨嘟」一聲嚥了一口唾沫，眞正是「玉梅花下遇文臣，不曾眞箇也銷魂」。

大約盞茶工夫之後，她在內間道：

司馬大哥……」

這聲音像有倒鬚的鈎子，他站起來走向內間，一罎美酒他已喝了半罎，雙重的醉意，有如凌空御風而行。

在司馬空來說，三十歲這是一次驚心動魄的大事。

撩起門簾，陡然間，他的身上像起了熊熊烈火。

她半側臥在床上，那裸裎的胴體的最緊要部位，搭了一縷床巾。

內間未亮燈，但這已能飽覽她那凸浮有致，像白緞子似的胴體。那酥胸，那溜光水滑的玉腿，甚至那一雙玲瓏剔透的玉足……

他相信，只要一邁入內間，一切都會像她預計那樣水到渠成。

這有什麼不對？她自願獻出，他願意摘花，這中間沒有一絲勉强吧？

「不！」他否定了自己的想法：這是回報，償付一條胳膊的報酬，他覺得賺得太多了。

其次，她該是高翔的女人，除非高翔明白表示他毫無此意。那深情欸欸的眸子，一瞬不瞬地望着他，然後，她轉過身子向壁。

也許她知道，他不是一個老於風月的男人。

但當她躺了很久很久，以為他必然站在床前望着她，轉過身子，無限的涼意流遍全身，司馬空已經走了。

她幾乎可猜到為什麼會虎頭蛇尾的？

她幾乎想哭，但是她並不恨司馬空，因為他是個君子，能過此關的男人是很了不起的。

× × ×

一燈如豆。

桌上有一罎燒酒、四色滷菜，三個人的酒興正濃，但很少說話。

彭冠宇終於打破了沉寂，道：「高翔，『獨眼龍』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

司馬空道：「廢話！『獨眼龍』就是『獨眼龍』，右頰一個大刀疤，右眼瞎了，有個黑眼罩！」

「我看你才是廢話！這個誰還不知道！我是說，他到底是正還是邪？站在哪一邊？」

「是正就邪不了！是邪也正不了！」

「這也不見得，有很多人忽正忽邪，邪邪正正……」

高翔說道：「這話不錯，性惡性善且不去說它，好人往往偶爾也會作些糗事，而所謂壞人，也往往會作點大快人心的好事。」

彭冠宇道：「這才像句話，司馬空，聽說你他媽的不大上路，一頭綿羊都上了床，只等你——」

「冠宇……」高翔打斷了他的話，他以為這是一件再神聖不過的事，不該以輕佻語氣說出來。

彭冠宇雖狂傲不羈，在高翔面前相當收斂。

他們三人交非泛泛，但在表面上，也就是在別人面前並不是這麼回事。

在這複雜而險惡的局面中，他們不得不如此。

「司馬空。」高翔吸了一口酒，挾着一塊醉蟹道：「是怎麼回事？靈芝配不上你，還是另有原因？」

「是我配不上人家葉姑娘。」

彭冠宇道：「你倒是有自知之明。你

和我差不多，張飛玩刺蝟——人硬貨扎手。要是玩小白兔嘛！那可就是豬八戒進瓷器店——粗人玩細活哩！」

高翔向彭冠宇連連使眼色，怕司馬空受不了。

出乎意料的是，司馬空喟然說道：「老彭說得沒錯，我橫想豎想，就是不大夠格兒……」

「那你錯了！靈芝敬你是一條血性漢子。」

「我如果接受了她的報答方式，我還是一條漢子嗎？」

「這說法未免矯枉過正了吧！男女之間如不是由敬而生愛，那情感一定不會堅固的。」

「對呀！」彭冠宇道：「除非男方是小白臉，美如潘安，宋玉，亞賽子都。可是咱們二人那要回爐重造呀！」

高翔道：「其實這都不是理由，你不說我也知道。」

司馬空道：「你知道什麼？」

「你是為了我。」

「不……不……」

「得了吧！你以為我早就認識她，她該是我的女人，對不對？」

「……」司馬空不出聲。

高翔道：「這是多餘的顧慮，果眞如此，靈芝也絕不會向你獻身報恩的，告訴你，我的女人不是她。」

「那是你自己的事，我總覺得不大妥當。」

彭冠宇道：「嘿！我說司馬空，這不是有豬頭送不上廟門了嗎？」

高翔道：「司馬兄，你有沒有設身處地為葉姑娘想想？她是一份至敬至善之意，而你那麼拂袖而去，要是你的話，又會如何？」

「高翔，不要逼我，我總感覺這樣不太……」

高翔道：「老兄，我請你，拜託你馬上改變主意，接受那份善意如何？人家可是正里八經的姑娘呀！」

「好！暫時先不談這個。」司馬空道：「我要告訴你一件不大尋常的事。」

高翔道：「別打岔！」

「眞的。」司馬空道：「我發現絳珠的豪華馬車去了孟嘗山莊。」

即使彭冠宇也以為高翔必然大為驚愕，事實却相反。

「噢？」高翔慢條斯理地挾着菜，道：「什麼時候看到的？」

司馬空道：「就是我剛來之時不過一個時辰。」

彭冠宇道：「怎麼？『小孟嘗』雲鴻要割高翔的靴腰子？」

司馬空喝道：「操！你就不能說句人話？」

高翔笑笑道：「也許司馬空看到的是眞的。」

彭冠宇道：「不可能，絳珠怎麼會和此人來往？須知雲鴻徒有虛名，孟嘗之名，不過是黑道人物送的，他的莊上，十之八九是黑道人物。」

高翔道：「古之孟嘗君府上，食客三千，雖說他是正人君子，他食客之中也有鷄鳴狗盜之輩，這也是不可避免之事。」

彭冠宇道：「你相信絳珠會去孟嘗山莊？」

高翔道：「孟嘗山莊食客數百，也有白道人物，絳珠怎麼不能去？」

司馬空道：「看你的態度，似乎並不在乎她的交遊。」

高翔道：「我在乎又如何？她有行動的自由。」

彭冠宇說道：「高翔，你和絳珠不是很——」

高翔揮揮手道：「是不是她本人去了！司馬空，你見到她坐在車中嗎？」

「沒有。」

「那你怎能斷定她去了孟嘗山莊？」

司馬空道：「依我的經驗，阮絳珠每次出塢，都由她的最得力的助手御車，這個女人就是二十年前已成名的『血手女媧』潘雪梨。」

「對對！」彭冠宇道：「如果不是阮絳珠出塢，御者都是些年輕女人。」

高翔點點頭道：「兩位的確不愧為粗中有細。」

彭冠宇道：「我們兩人去看看……」

× × ×

孟嘗山莊佔地不下百畝，進莊的馬道上有一座「恩」橋，據說是百里內的鄉紳獻建的。

因為雲鴻夏日施茶，冬日施米，造福地方，鄉紳代表百姓捐獻致敬的。除了這「恩橋」，還有碑碣和石坊。

也有人耳語說，只是「小孟嘗」帮了那些土霸劣紳的忙，欺壓良民，這些橋、碑及石坊是土豪、劣紳們捐獻的。

但有一點不容否認，「小孟嘗」是百里內的大人物。

莊上的食客住處和花塢差不多，招待賓客分「貴賓」「高賓」與「熟賓」。所謂「熟賓」即「下賓」，美其名「熟賓」而已，即不拘數禮，不分彼此，亦不會怪主人慢客之意。

夜，已經二更了。

「高賓」館內有兩位白道知名人物，一是「袖手書生」蘇琛，另一個是「落日刀」童心。

二人合住一室，這是「高賓館」的規矩，「熟賓館」五人一室，至於「貴賓館」，一人佔屋三間，及一個偏院。

這麼大的一個莊院，主、客不下四百餘人，竟是肅靜無嘩。

彭冠宇和司馬空發現童心和蘇琛正在弈棋，且在閑聊，童心說道：「蘇兄，雲大俠交際眞廣，居然和花塢主人也有深交呢。」

蘇琛道：「怎見得有深交？」

「試想，如無深交，阮絳珠會紆尊降貴地到這兒來？」

「怎能斷定馬車中一定是她？」

「我聽到車內之人吩咐直駛內院的口音。」

「是她？」

「如假包換。」

彭冠宇和司馬空前窗一個，後窗一個，聽到這兒也就無意再躭擱下去。

兩人輕功高絕，加之這兒的食客中高手如雲，戒備反倒疏忽了，正是善者不敢來，來者就不是善與之輩了。

他們找了很久，才找到了雲鴻。

他們本要找阮絳珠的，找不到她，找到雲鴻也是一樣。

但他們頗感失望，因爲雲鴻正在侍母服藥。

室內倒不十分豪華，却十分古樸，包括家俱及擺設，一看就知道是老人的起居之處。

一張漆得閃閃生光的雕花大牀上倒臥着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嫗，身上蓋着錦被，只露出一張佈滿皺紋的臉。

屋內有濃重的藥味。

雲鴻端着一碗藥走到床邊低喚着，道：「媽……媽，您醒醒……該吃藥哩……媽……」

老嫗似乎沒聽到。

「媽媽……鴻兒把藥煎好了……媽，趁熱吃吧……」在碗中吹了一下，也許怕燙着他的老娘，還用羹匙嚐了一口。

一個人如果是孝的話，就是壞也壞不到那裏去的。

老嫗終於睜開了眼，儘管有病，眸子倒很明亮。

雲鴻邊吹邊餵，很有耐心，暗中的彭冠宇和司馬空感動之餘，不禁汗顏。

雲鴻不能算是白道人物，尙能侍母至孝，不輸子路、閔子騫及曾參等古人的至孝。他們二人雖非逆子，對父母却未如此盡孝。

就在此時，彭冠宇忽然發現兩個人影正在向司馬空逼近。

司馬空和彭冠宇齊名，絕不輸於彭冠宇，也是因內心感動而疏忽了戒備。

彭冠宇心念一動，身形如箭射出，喝道：「什麼人如此大胆，竟敢夜闖孟嘗山莊？」

司馬空本來愕了一下，立刻就猜到他的意思了，道：「孟嘗山莊又不是龍潭虎穴，別人能來我不能來？」

這工夫兩人已撤出了刀和劍。

原先撲向司馬空的兩個人已被彭冠宇擋住，道：「不勞二位動手，在下久仰雲大俠之名，理應效勞……」

兩人劍來刀去，打得十分逼眞，原來他們平時經常套招，故意出些狠招，像是勢不兩立似的，但那些招式只會把旁觀者嚇一跳，而傷不到人。

「嘿！原來是『怒刀』司馬空啊！那好！我『狂劍』正好要找你見個高下。」

兩人就在院中幹了起來。

「咦？」彭冠宇道：「怎麼？你司馬空可眞會裝熊扮啞呀！居然少了半截胳膊哩！你以爲裝裝熊我就放過你哩？」

「姓彭的，你少賣狂！」

「要不，是怎麼哩？」

「大爺的事要你管？」

「是什麼時候栽的？栽在哪個高手手下呀？」

「姓彭的，看刀——」

「嗍」地一刀，力道沉猛，角度怪異，彭冠宇閃是閃了過去，也不由吃了一驚，這小子那來的怪招？

但他們打了十七八招，圍觀的人不少，只是雲鴻以「小孟嘗」之名在武林中混，朋友自然是越多越好。

這兩個人，那一個都是響噹噹的人物，得罪了可惜。

因而，雲鴻迄未下令拿人。

只不過有幾個高手，在孟嘗莊吃香喝辣的，錢來伸手，飯來張口，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此刻袖手旁觀，實在是說不過去。

此人名叫徐建舟，綽號「八臂人熊」，在北六省內，算是數一數二的棘手人物了。

他發現兩人狠是夠狠，那只是咀皮子上，這樣打下去，沒完沒了，已經不耐，他左顧右盼，打量一些在場觀戰的人物，大聲道：「蘇琛兄……」

「袖手書生」問道：「徐大俠有什麼事？」

徐建舟道：「彭大俠對付此人久戰不下，你何不助他一臂？」

蘇琛道：「徐大俠有所不知，小可綽號『袖手書生』，一向主張『伏魔先伏此心，馭橫先平此氣』，殺氣寒薄，和氣致福，所以在下……」

徐建舟冷笑道：「蘇兄是一位名符其實的食客呀！」

蘇琛笑笑道：「不敢，不敢！但居停如有藉重差遣，當效古人孟嘗門下彈鋏作歌之士！」

徐建舟輕蔑地一笑，道：「童大俠如何？」

「落日刀」童心回答道：「董某微末之技，實不便獻醜，但是徐大俠說的也對，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在下回去取兵刃來……」

童心這藉口比「袖手書生」高明，去了很久還沒回來。

其實這兒的高手很多，像徐建舟這等身份的人有三四個之多，但「狂劍」「怒刀」是何等人物！

可是徐建舟這風頭出定了。

他以爲司馬空失了一臂，今非昔比，就算往日，他也沒把「狂劍」「怒刀」「獨眼龍」三人放在眼中。

尤其一個人本是四肢健全，陡然間失去了一臂，就算是高手，功力也必大打折扣。

因此，他一掠入場，道：「彭大俠請先退下，待徐某把他拿下。」

彭冠宇撤身後退，徐建舟道：「司馬空，我勸你跟在下去見莊主，莊主爲人寬厚，必不至處罸你的。」

司馬空道：「徐建舟，你回頭看看，這孟嘗莊內，是否你就是羊欄之驢，鷄中之鶴？你有沒有顚顚自己的斤兩？」

徐建舟道：「司馬空，今夜你逃不出孟嘗山莊的。」

「哼！咱們試試看吧！」

徐建舟怒極，雙鎗一抖，瞬間就是五七個海碗大的槍花。

他這雙槍連柄帶鏃，全長四尺三寸，比劍稍長些，携帶方便，槍柄粗逾鷄卵，十分沉重。

刀、槍交砸，火星迸射激濺。

槍如怒蛟見隙就鑽，又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血紅的槍纓騰落起伏，如爐中爆出之火花。

大刀像狂風中捲起的雪霧，璀燦耀目，寒氣逼人。

七八招已過去，徐建舟並未有佔到上風。

彭冠宇道：「徐大俠的雙槍，的確是天下絕學，世上少見，在下相信，在場各位同道，必然大開眼界……」

徐建舟洋洋自得道：「彭大俠過譽了，不過武林中用雙槍而能打出天下，佔一席之地者，徐某還是第一家……」

司馬空忽出怪招，在奇特的角度上，掃、划、挑、切，四四一十六刀，只聞「嗆嗆嗆」數聲，雙槍震盪，徐建舟的心也在劇烈震盪，院中的青磚在他腳下磚粉飛揚。

徐建舟退了兩步，司馬空已上了映壁牆頭。

而在此同時，徐建舟的一桿短槍已到了司馬空的左後側。這當然是欺他左臂已殘。

那知他的身子半扭，似乎背後長了眼，右臂一掄一格，「騰」地一聲，短槍硬生生地又飛了回去。

徐建舟一把抄住，不由色變。

這桿鑌鐵槍已彎成馬蹄鐵型了，而司馬空却大笑道：「徐建舟，你這『八臂人熊』的綽號，不怎麼貼譜，依我看，要是你改爲『八臂狗熊』，那就名實相符了！哈哈……」

已把笑聲帶到莊外去了。

彭冠宇道：「徐大俠，我帮你把這桿槍拉直吧……」

但徐建舟却佯作未聞，分派人手去追人。分派完畢之後迴身望去，那還有彭冠宇的影子。

挖墳開棺探清真相

「司馬空，你今夜連出怪招，以前我把你估低了！」

「老彭，難道你看不出來？這是高翔敎了我兩招。」

「什麼？高翔成全了你，那好啊！偏心！」

「老彭，你窮吆呼個什麼勁？高翔還不是因爲我失去一臂，功力大減？其實他要傳我十招八招，我只要兩招就夠了。你是知道，我又不便峻拒！」

「操！我怎麼不知道？像咱們這流人物，何必拾別人的牙慧，不過高翔又當別論。」

司馬空道：「知道就好，可是你也看到，要不是高翔那一怪招，哪能在二十招左右把徐建舟震退兩三步？」

「技高一着壓死人，一點也不錯。」

「老彭，阮絳珠也許已經走了！」

「怪的事眞多！高翔對這件事居然不吃醋。」

「他是個洒脫的人，咱們哪一方面也不如他。」

返回暫時落脚之地，高翔換了酒餚在等他們，三人連乾數杯，誰也不先說話。

但高翔開了腔，道：「兩位沒有找到絳珠，對不？」

司馬空道：「正是。」

彭冠宇道：「眞想不到，雲鴻這小子竟是個孝子。」

「孝子？」

「怎麼？高翔你似乎不信？」

根本就不信，『似乎』二字根本多餘。」

司馬空道：「高翔，我們是親眼看到的。」

高翔笑笑，瞧瞧杯子乾了酒，道：「孝子是值得敬佩的，不過孝子太少了。」

彭冠宇道：「高翔，我們看到的難道是假的？」他說了當時看到的一切。

「那不是他的母親，餵的也不是什麼藥湯。」

「那是什麼？」

「三寶大補湯。」

「什麼叫三寶大補湯？」司馬空道：「我只聽說過什麼四小引、四物湯、十全大補湯等，可沒聽說過什麼三寶大補？」

「其實也沒有什麼，人參、銀耳加上當歸而已，你們嗅到的藥味，不過是當歸罷了。」

「你怎麼知道的？」

「因爲她常服食這種補品。」

彭冠宇和司馬空相顧失色，彭冠宇吶吶道：「你是說那白髮如銀的老嫗是……」

高翔道：「阮絳珠。」

「這……這玩笑開大了！」彭冠宇道：「我們親耳聽到雲鴻叫了好幾聲『媽』，還親嚐湯藥……」

「對，他是會叫媽的，一個不知孝爲何物的人，只有對他喜歡的女人才會如此孝順，叫幾聲娘又算什麼？」

「不……不！不可能！」

「有什麼不可能？第一，雲鴻的父母早已亡故，其次，以雲鴻的身手，他可能知道你們潛入，所以要絳珠易容化粧成一個老太婆……」

彭冠宇和司馬空有點信了，道：「你怎麼知道？」

「我也去過。」

屋內落針可聞。

彭冠宇道：「高翔，由此看來，絳珠這女人和雲鴻也有一腿了？」

「她和誰都沒有。」

司馬空道：「別這麼自信好不好？」

「你們沒有我清楚。」

彭冠宇道：「高翔，這話總是不免有點酸味吧？」

「我就知道你們會這麼想的。」

「多少總有一點吧？」

「一點也沒有。」

「那你豈不是一個無情的人了？」

高翔道：「有情無情，我不便自己下定語，這件事你們日後自知。」

彭冠宇道：「那麼絳珠到孟嘗山莊幹什麼？」

高翔道：「收帳。」

「雲鴻會欠花塢的債？」

「此債非彼債，依我猜想，絳珠、雲鴻都是偷藝者的人，只是絳珠比雲鴻的身份高些。」

「高些又如何？」

「絳珠每隔三兩個月必到孟嘗山莊去一次，或者雲鴻去花塢，交接偷到的武功精英，再由絳珠滙交偷藝的主兒。」

司馬空和彭冠宇愕了。

「來！乾杯！」高翔洒脫地態度，使他們二人多多少少以爲他有點薄情，像絳

珠這個女人，覬覦者何止萬千？能獨佔花魁，實應珍惜這份殊榮才對。

×　×　×

葉靈芝巳經決定脫離那個偷藝者的掌握。

儘管她知道這是一件很難的事，不過，既然遲早都要脫離，長痛不如短痛，她豁出去了。

這林中小屋很不錯，她以為至少短時間內敵人找不到她，對於司馬空那件事，她雖難過却不怪他。

白天外出打獵，晚上不敢點燈。

儘管她很小心，還是有人找上門來了，一個鬼魅似的影子巳到了小屋門前，輕輕地在門上敲了三下。

她的心開始狂跳，這八成是來逮她的人，絕不可能是去而復返的司馬空，在目前，只有他知道她住在這兒。

「篤篤篤！」又敲了三下。

葉靈芝不敢出聲，星月雙環巳緊握在手中了。

「葉姑娘，我知道妳在裏面，開門吧！我是來接妳回去的，不必多疑。」

這人巳經擺明了身份，也許那主兒還不想殺她。

可是她根本不想回去。

「是哪一位？」

「開門一看便知，放心！在下絕無惡意。」

葉靈芝開了門，一個三十五六歲的陌生人站在門外。

「我可以進去坐坐嗎？」

「抱歉！時巳不早，孤男寡女的太不方便，明天我會自動向主人報到。」

「嘿……」這人陰笑道：「葉姑娘，在妳尚未向主人報到之前，一切都由我作主。」

葉靈芝冷冷地道：「由誰作主還言之過早吧？」

「不早不早！」這人自負地笑笑，道：「聽說妳的雙環頗具火候，但在下敢說句大話，葉姑娘在本人手下是走不了十三招！」

「狂徒大胆……」葉靈芝撲出來，雙環一錯，瞬間遞出十一環，這人光是閃避，似無意撤兵刄。

葉靈芝拚命搶攻，大約過了十招，厲聲道：「你為什麼不亮兵刄？」

「不必！請恕在下不便對姑娘動刀動槍……」

「好狂……」雙環交瀉，方圓兩丈之內光箭迴環迸射，一時人環俱杳，人在環芒之外，環在人影之中，銀球滾翻，和此人的身影糾纏不清。

葉靈芝既心驚又難過，技不如人，徒呼負負。

大約三十招光景，一隻詭譎的手牢牢地扣住了她的脈門，全身勁道散失，手中雙環落地。

「葉姑娘，在下沒有騙你，對不？」

一雙色眼在她的胴體上搜索，只有這一剎，她開始恨司馬空了。

如果他那天不走，把一切交給他那有多好？

「葉姑娘，我老實對妳說了吧！我是奉命來滅口的。」

「為什麼？」

「妳早就叛了主人。」

「有什麼證明？」

「葉姑娘，不必多費唇舌了！現在，咱們可以作次交易。」

「哼！不會有什麼正經交易。」

「姑娘麗質天生，在下心儀巳久，如果這樣送妳上路，未免暴殄天物，這樣好不好？妳獻出貞操，我放你一馬。」

葉靈芝只想在他臉上吐口唾沫，但是，此時此刻，還是以冷靜為佳，道：「你先放開手，我可以攷慮。」

這人果然鬆了手，似乎不怕她逃走。

葉靈芝活動一下，撿起雙環，道：「告訴我，你是誰？」

「這又何必？」

「總不能獻出一切還不知道對方的眞實姓名吧？」

「我叫……」

「錚」地一聲，那雙環內的星月上突然射出百十道銀芒，雙方相距不過三步，根本無法閃避。

此人大袖交拂，也只能拂出三五十枚毒芒，至少有二十枚分別射中了此人的面頰、頸部、耳上及手腕部份。

由于針太細，射不透兩層夾衣。

而她趁對方驚愕之際，暴退兩丈，道：「使用毒芒雖不光明，却也是不得不爾，因為武林中良莠不齊，遇上你這種人，就派上了用場。」

這人當然心頭震驚，却淡然道：「葉姑娘，妳完全誤解了在下的意思！」

「一點也沒有誤解。」

「在下心儀姑娘巳久，本想和葉姑娘一起逃離中原，使那主兒永遠也找不到我們。」

「現在來這一套巳經太遲了！」

「的確！三個時辰之後，在下就離開人間了。」

「不錯，你認了吧！你大概活不過五個時辰的。」

「姑娘被誰勾引叛了主兒的？」

「你快死了！何必多餘操這份心？我倒要問問你，你可知道那主兒是誰嗎？」

「眞可惜！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訴妳我所知道的一部份。」

「你如果說了實話，我會把你好好埋葬了，不致被蟻噬鳥啄，曝屍荒野。」

「謝謝葉姑娘，俗語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時此刻，我實在巳無為那主兒保密的必要了。」

「對對！有什麼你就說什麼。」

「我只知道，花塢和孟嘗山莊和那主子有關連——」此人的輕功了得，中了毒也不怕毒性猝發，如箭射至。

原來此毒極輕，旨在危險時候自救脫身。

一個美好的女人，單身在武林中混，是有此必要的。

此人以為，就算妄動內力，促使毒性早發，只要能擒住她而得到解藥，又有何妨。何況他套出秘密，此毒發作極慢。

雙方相距一丈不到時，葉靈芝才轉身急奔，且再次按動機簧，「錚」地一聲，又是一蓬銀芒暴射而出。

這人一時大意，且夜色極濃，相距又

近，數枚毒芒竟射入雙目之中。

正因為雙目巳瞎，他更要擒住她，而且去勢更疾。

葉靈芝見他雙目中針，本以為他必定停止撲擊，那知來得更快，堪堪被抓住胸衣時，人影一閃，「叭」地一聲，此人被來人一脚踢出兩丈以外去了。

這人踢的正是地方，正中那人的「命門穴」，一脚斃命，然後退後兩步抱拳道：「此人是誰？姑娘又是誰？為何被此人攻擊？」

葉靈芝驚魂甫定，打量來人，也是三十來歲，人品平平，但是臉上帶着和悅笑容。

剛才要不是此人插手，是不大可能避過那一抓的。

「小女子葉靈芝，那人是誰？我也不知道。」

「原來是個武林敗類，待我把他的屍體携走，姑娘一個人怎麼可住在這荒山之中？」

葉靈芝不願說謊，道：「小女子有不得巳的苦衷……」

「噢！那在下告辭了！不過在下奉勸姑娘，一個人卜居荒山太不安全了！快點下山去吧！」說畢抱抱拳，走向屍體。

葉靈芝道：「請問這位高姓大名？」

「在下姓紀名遠，武林同道賜名『萬里獨行客』……」

「原來是紀大俠，久仰大名，今夜若不是紀大俠援手，後果不堪設想。」

「那裏！也是在下走錯了路，也撞巧遇上的。」

武林中確有「萬里獨行客」紀遠這個人，俠名頗著，只是葉靈芝以前沒見過。

「既是走錯了路，紀大俠一定還沒有用過晚飯吧？」

「這……這……練武之人……一兩天甚至三五天不飲不食也沒有什麼……姑娘不必介意。」

「紀大俠不必客氣，我這小屋中還有數日的存糧和一些野味，紀大俠先遷就一頓如何？」

紀遠說道：「只怕單男獨女，甚不方便……」

「只要心地光明，大俠又何必介意！請……」

葉靈芝先泡了茶，再去做飯。飯間賓主談得十分投契，但是，飯沒吃完，葉靈芝忽然「卜」地一聲，飯碗掉在桌上。

因為全身無力，連拿飯碗的力道都消失了。

倏然抬頭，紀遠仍然帶着笑容，只是此刻的笑容巳經完全不同了。

「你……你絕不是紀大俠……」

「本來就不是，誰叫妳相信來？」

「那……你是……」

「死的那個是我的同伙。」

葉靈芝去抓雙環，就像生了根似的，根本抓不動。現在是一點希望也沒有了，就算是咬斷舌根而死也沒有力氣了。

「你……你到底是誰？」

「我是一個使毒殺手，可笑的是，我那同伴居然死在妳的毒芒之下，眞是陰溝裏翻船。」

想想當今使毒能手，大概此人就是「毒居士」廖五洲了！

「我這人玩女人比較講究，使之失去知覺，那沒有意思，葉姑娘，妳自動脫衣吧！」

「既稱『居士』，總要有起碼的人格是不是？」

「妳忘了在『居士』之上加個『毒』字了？」

「廖五洲，你把我殺了吧！」

「葉姑娘，如果妳能使我滿意，我可能金屋藏之而不殺妳，所以這全看妳自己的表現。」

她知道，這些畜牲都是一個德性，玩了一次連第二次的興緻都沒有，不過是騙她而已，以便在她死前能使他玩得痛快。

此刻就是雙環中還有毒芒，要她按那機簧都辦不到了，何況雙環的毒芒全射光了。

「春宵苦短，葉姑娘要是不能脫，我代妳脫……」爪子伸過來，葉靈芝淚下如雨。

她此刻誰也不怪，却不能不詛咒冥冥中的主宰，為什麼別的少女可以過詩一般的生活，她却落入賊手？剛剛慶幸遇上了貴人，不旋踵又陷入了絕境？

「哭什麼？女人誰不經過這一關呢？想開點！上自皇公大臣，下至販夫走卒，誰個不來這一手……」

邊說邊解衣，上身裸露出來，此賊眼都直了，自不免大施祿山之爪，甚至送上嘴唇去吸吮。

她張口咬他，他覺得像一兩歲以下的嬰兒沒長牙齒咬的一樣，他直喊癢。

就在此刻，附近傳來了人聲，似乎是三個人，其中一人道：「運氣不錯，這兒居然有個小木屋。」

另一人道：「先別高興，也許有人居住。」

第三人道：「就算有人住吧！借個宿總可以吧？」

三人巳來到木屋門前，原來廖五洲連這木屋的柴扉都沒有關閉。向內望去，黑黝黝地不見人影。

「有人在嗎？」

「有！」廖五洲正在興頭上，壞了他的好事，十分懊惱，他依恃滿身毒物，根本不把三人放在心上。

三人一聽有人，立刻進入，其中一人還亮起了火摺子，一看之下，其中一人竟笑了起來，道：「喪氣，喪氣！怎麼遇上了這碼子事兒？」

原來這三人正是「袖手書生」蘇琛，「落日刀」童心及「鐵鷂子」伍冲。

他們三人才是迷了路，越走越荒，一天沒進水米。

剛才說話的是伍冲，童心道：「這位姑娘流淚滿面，莫非是一件强暴事件？」

葉靈芝上身披了件床單，裏面差不多全裸了。

可惜她中了毒，又被點了穴道不能出聲。

蘇琛說道：「為人處世，以少管閒事為妙，我說這位房主，可有什麼現成的飲食……」

童心道：「老蘇，這事要弄清楚，如果眞是强暴事件，咱們忝為白道武林，豈

能袖手不管？」

伍冲道：「『袖手書生』可以袖手，咱……」

廖五洲道：「三位就是要插手，也要問問我是誰吧？」

「對對！」蘇琛道：「尊駕是……」

「聽說過『毒居士』這號人物嗎？」

蘇琛失聲叫道：「尊駕就是廖五洲大俠？」

「錯不了的。三位是否還要管這閑事呢？」

童心道：「我們不是愛管閑事之輩，可是遇上了，就該弄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廖五洲道：「在下買了個鄉下大姑娘作堂客，今天是第一夜，鄉下妞沒出過遠門，想家嘛就會流淚，女人的眼淚，有什麼稀奇？」

「這就是了！」蘇琛道：「這等于是廖大俠的小登科花燭之夜，咱們遇上了也該道賀才對！」兜頭一揖，道：「願廖大俠如魚得水，得其所哉，早生貴子，舉案齊眉……」

廖五洲道：「多謝！桌上有殘餚剩菜，三位如不嫌，就帶走享用吧！這兒已經沒有多餘的食物了……」

這分明是逐客令，蘇琛道：「廖兄說的甚是，不過，在下三人並不太餓，就此告退。」

「不送！」

三人走出一段路，童心說道：「咱們今夜的作爲要是傳將出去，算什麼英雄俠士？」

伍冲道：「此人的毒物令人防不勝防，剛才沒有向咱們下毒手，大概是沾了那女人的光，無暇對付咱們。」

蘇琛道：「爲人處世，應該『知退一步之法，加讓三分之功』，厚德載物，雅量容人，這閑事不管爲妙。」

童心說道：「可是廖五洲說完之後，那姑娘微微搖頭，似乎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

伍冲道：「老童，廖五洲的身手，絕對擋不住咱們三人聯手，可是他滿身是毒，爲了管閑事而喪命荒山，划得來嗎？」

就在這時，林中忽然傳來了笳聲。

笳是胡人的一種樂器，有人說是以蘆所捲成的，但也有以木刻成的，吹起來凄厲悲涼。

三人同時向發聲處望去，什麼也看不到，但轉回頭來，不由同時驚呼一聲，原來三人身後已站定一個高大的女人。

三人竟無一人聽到步履及衣袂聲，這女人的輕功眞是神乎其神了。

蘇琛道：「這位姑娘好俊的輕功。」

這高大女人道：「你們剛才在談些什麼？」

童心道：「那邊小屋中一對男女，男的是『毒居士』廖五洲，女的不識，臉有淚痕，恐怕是强暴事件……」

女人道：「你們三人是幹什麼的？」

三人報了名，女人道：「帶路！」

蘇琛道：「在下三人還有事，無法分身，姑娘順小路一直走，再往左拐，約五七百步就到了！」

「帶路！」這女人霸道極了，就像使喚丫頭奴僕一樣。

童、伍兩人心有不甘，掉頭就走，根本不理。

這高大的女人沉喝一聲撲了上去，伍、童二人都不是庸手，而且二人都是使刀好手，乍見這女人快逾閃電，伸雙手來抓二人，同時撤刀。

他們總算沒有輕估這個吹笳的高大女人。

只不過，即使未輕估，仍然相差太多，只感眼前一花，「大陵穴」上一麻，刀已到了這女人手中。

童、伍二人大駭，此刻他們心中唯一的念頭是：「媽呀，這簡直像老鷹逮小鷄一樣，是什麼武功？」

「大陵穴」在手腕正中。

「這就是『落日刀』和『大羅刀法』嗎？帶路！」

「是……是……」蘇琛最圓滑，急忙顛着屁股前頭帶路，伍、童二人跟在蘇琛之後。

俗語說：神鬼怕惡人，三人乖得很，很快回到小木屋門外。

高大女人道：「進去把那個姓廖的給我揪出來。」

蘇琛陪笑着道：「姑娘，他……善使毒……」

高大女人道：「廖五洲，快給我滾出來。」

廖五洲在屋中道：「大爺正在找樂子，是哪個不開眼的臭女人敢直呼廖某之大名？」

高大女人大步進入屋內，這工夫一件不幸的事剛剛結束，葉靈芝有如帶雨梨花，廖五洲一頭大汗，還有點喘。

廖五洲乍見一個高大女人登堂入室，大怒道：「媽的！妳這個女人八成被妳丈夫風乾了！受不了出來打野食——」

只見人影一幻，「劈劈啪啪」四個耳光，廖五洲在床上翻了個身，滿口鮮血。

「你……你這個女人八成會……會什麼邪術……」雙袖一抖，就是二十來顆毒菩提子，但女人全部接住。

「爛女人，妳已經中毒了！」

「你作夢！」這女人眞絕，把菩提子往口中一放，「克崩，克崩」咬碎，然後「卜」地一聲吐向廖五洲。

廖五洲怎麼躲也仍是挨了幾下，駭然道：「妳……妳是……」

「不要管我是誰，這姑娘是你買來的嗎？」

「這……」廖五洲被打怕了，而且這世上居然有不怕他的毒菩提的人。這功夫高大女人已在葉靈芝口內放了一顆藥丸。

藥入肚，效果神速，不到盞茶工夫，葉靈芝就出了一身臭汗，汗已出，等于毒已逼出體外，她突然痛哭出聲，說出了一切。

「好好！別哭，別哭！妳說吧！該怎麼處置這個淫賊？」

「恩人……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殺了他太便宜他了……」

「對！他犯的罪應該超過了死罪。落日刀，你把這人擒到外面來。」

童心不敢違抗，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床邊。

廖五洲雖不知這女人的來歷，却看出，這三人對她俯首貼耳，又恭又敬，必非等閑。

此時此地，不宜久留，走爲上策。他突然雙手齊揚，揚出兩蓬紅霧，人已彈起穿窗而出。

廖五洲的動作不謂不快，但是，他差點撞到一個人的身上，身在半空，沉喝一聲：「欺人太甚……」同時踩出鐵杆似的一腿。只聞「蓬」地一聲，廖五洲的身子被砸落地上，還彈起一尺多高，要不是地上敗葉極厚，不折骨也必然昏死過去。

「袖手先生」等人目瞪口呆。

高大的女人點了廖五洲的穴道，道：「你們派一個人把那上吊的姑娘救下來。」這女人給了蘇琛一顆解毒丸。

伍冲竄入屋內，果見這姑娘已把頭伸入繩扣內，見他進入，立即蹬倒了木櫈，伍冲眞佩服了外面那個高大的女人。

葉靈芝被救下來，還在默默流淚，高大女人解了廖五洲的穴道，道：「不久之前是『嬌啼婉轉，落紅片片』是嗎？」

廖五洲點點頭。

「玩過以後打算滅口，是不是？」

廖五洲不敢承認，却又不敢撒謊。

「『袖手書生』！」

「在……在……」

「喏！用這根針，蘸着墨汁，在廖五洲臉上刺上『淫賊』二字。」

「是的。只刺兩字？要多大？」

「要刺滿，但不要模糊不清，你的書法還行嗎？」

「還湊合！在下自幼臨魏碑，在家鄉時，村中的春聯差不多都是在下寫的。」

「那就快刺吧！」

廖五洲不敢反抗，在葉靈芝看來，讓他死了不如這樣讓他活着，而廖五洲却以爲，好死不如歹活。

儘管滿臉刺上「淫賊」字跡之後如何見人？他還沒有深入攷慮。

「袖手書生」的確精於書法，刺字快而好。

不到一個時辰，廖五洲滿臉遍佈血珠，高大女人道：「蘇琛，你刺得不錯。」

蘇琛道：「不是在下吹噓，在下別無所長，寫寫畫畫嘛，倒還湊合！」

高大女人道：「廖五洲，現在你可以滾了！」

廖五洲一言不發，掉頭就走。

「站住！」

廖五洲機伶伶地又停了下來。

高大女人道：「你給我記住，從現在開始，你不許歸隱，仍要在江湖中走動，一旦匿起而被我找到，整你的手法就大大不同了。」

廖五洲一聲不吭地走了。

高大女人道：「蘇琛，你能不能在自己臉上刺字？」

「能……」但陡然一震，道：「姑娘，往自己臉上刺字，在下沒有學過。」

「我看你太客氣，照着鏡子，你一定能刺。」

「姑娘……爲什麼要過河拆橋……」

「好！我告訴你們，本姑娘一生中最恨的是始亂終棄的男人，如果廖五洲惑于葉姑娘的美色把她佔有了，但仍負責的話，這個人還不算壞。可是他根本就沒有打譜事了後留她的活口。」

「這……是……是的。」

「再就說到你了！由這件事看來，你空有俠士之名，却無白道之實，沽名釣譽，自鳴清高。剛才的事，童、伍二人雖忌憚廖五洲的毒技，畢竟事後尚有愧疚之感，而你却毫不在乎……」

「姑娘，古人說：忍一時之氣，免百日之憂。待人宜寬，律己宜嚴……」

「放屁！你是滿口仁義道德，却是虛僞懦弱之輩，自私自利，還到處鬼混，蘇琛……」

「在！」

「照着銅鏡，在你自己的額上刺上『不再袖手』四字，字不可太小，如果今後見義不爲，仍然袖手，我就會使你和廖五洲一樣。」

「這……這……」

「限你盞茶工夫刺好。」

「是……是的姑娘……姑娘……妳的武功已超凡入聖，中原絕無敵手，可否賜告大名？」

高大的女人吸一口氣，然後口一張，射出一串銀鈴，「叮噹」聲清脆悅耳，震胆亂神。

「叮叮叮」一道華光繞着小屋轉了一匝，疾瀉而回。口一張又進入口中，似乎嚥了下去。

只聞「轟隆」一聲，木屋全部塌下。

三個人驚得呆了。

「落日刀」神色肅然，吶吶道：「姑娘莫非是傳言中的大漠『海市蜃樓』少主人『大漠銀鈴』巫琴巫姑娘……」

「哼！你還不快刺？」

「刺刺，在下這就動手。」

高大女人道：「葉靈芝，咱們現在走吧！」

「我……」

「跟着我沒錯。從此之後，沒有任何男人敢欺騙你，而我們倒可以整整他們男人……」抓起葉靈芝一臂，有如御風而行，呈拋物綫狀向山下飛射而去。

「童兄……伍兄……」蘇琛已在額上刺了四個字「不再袖手」，他是正草隸篆樣樣都成，刺的是篆字。

這種大篆，武林人物沒有幾人看得懂。蘇琛道：「關于刺字的事，只有四個外人知道……」

童心道：「蘇兄放心！兩個女人不說出去，我們更不會說的……」

蘇琛道：「其實……反正在下今後已不再袖手……也沒有什麼。」

伍冲說道：「有人問起，就說蘇兄有鑑于過去袖手作風，對武林無甚建樹，爲了要警惕自己，特在額上刺字，類似座右銘……」

「對對！就是這樣，從此以後，咱們三人永不分離了……」

× × ×

空山寂寂，蹄聲「得得」，這是多麼宜人的情景？

絳珠的豪華馬車自後門駛出了孟嘗山莊。

初出莊時，馬蹄上紮了稻草，奔行無聲。大約奔出十里外稻草脫落了，也就不

怕弄出聲音了。

車轅上御車的仍是「血手女媧」潘雪梨。

馬車穿出樹林，這段路較爲平坦，也就發現了兩個陌生面孔的漢子，騎馬跟在車後約百丈之處。

這一段較爲平坦之路不過兩三里，前面是兩邊有起伏的丘陵，小路從中蜿蜒通過。

在中原，五月的天氣，入夜十分宜人，新月在天，虫聲「唧唧」。車子入了丘陵的山道，後面兩騎就緊跟在車後了。

突然，「唏聿聿」一聲馬嘶，竟自左邊山丘上馳下一匹黑中透亮的駿馬，向馬車衝了下來。

這後面兩騎立刻迎上。

只聞這兩個陌生漢子之一大聲喝道：

「『獨眼龍』，你該知道車內是什麼主兒吧？」

「獨眼龍」狂笑道：「不就是『花王』阮絳珠嗎？」

「既然知道是阮塢主，爲何要企圖冒犯？」

那知「獨眼龍」用的馬鞭奇長，「唰」地一鞭便攻左邊那個，却突然在右邊這個馳近施襲時，躍離馬背，其快逾電地落在這人的馬背上。

不用問，在落下的同時已經制住了這人。

左邊的大驚，揮劍劈來，幾乎眼前一花，「獨眼龍」竟不見了。原來他已在馬肚帶處「唰」地一鞭，把這人捲下馬來。

事實上這兩人的身手絕不在蘇琛及童心等人之下。

但他們都未超過三招就栽了。

這實在不是他們太差，而是「獨眼龍」的出奇制勝。

他把兩人放在林中，把他們的馬驅走，然後飛身上了他的黑馬如飛而去。

沒多久，就追上了那豪華的馬車。放了黑馬，鑽入車內，車轅上的潘雪梨好像沒有發覺。

車內很香，人兒自然更香。但却不是花塢主人阮絳珠，竟是孟嘗莊莊主雲鴻的妹妹雲飄飄。

「你怎麼才來？」負氣的樣子動人極了。

「不算慢呀！」

「爲什麼要以這方式見面？」

「爲什麼要妳押車？」

「第一，絳珠姐到本莊，已被很多武林人物發現，回去她不再乘車，以我押車，故意使部屬或外人看到，可以詭稱絳珠根本沒有來。」

「嗯！可是妳哥哥絕未想到這樣等于給咱們製造機會……」他抱她坐在膝上嗅着，吻着。她是一個不算太美的少女。但那份純潔，立像是清晨綠葉上的晶瑩露珠兒。

她善良、坦率、生在武林大豪之家，却絲毫未染上半點江湖習氣，或那種世故和老練。

「你和絳珠姐到底是什麼交情？」

「朋友。」

「是哪一種朋友？」

「乾乾淨淨的朋友。妳信不信？」

「我信過你的……」

「飄飄，妳哥哥把得來的武功及心法交給絳珠，再由她滙交那主兒對不？」

「是啊！」

「那主兒是誰？」

「我眞的不知道。我以爲家兄也未必知道。」

「飄飄，我也信得過妳。」

「你似乎知道？」

「嗯……我不敢斷定他，但也有六七成……」

「誰？」

「妳能絕對守口如瓶嗎？」

「不來啦！你連我也不信囉？」

他在她的耳邊說了一陣話，飄飄微微色變，吶吶道：「怎麼會是他？」

「怎麼就不會是他？」

「如果他也會作出這種事來，世上還有好人嗎？」

「這世上眞有大惡如善，藏奸于賢的人。」

「我的天！果眞是他……這個人就太可怕了！他的目的呢？」

「最直覺的想法是技壓武林，獨步天下，但我以爲必定另有原因。」

「什麼原因？」

「我一時還猜不到。」

「有件怪事你可能還不知道。」

「什麼事？」

「聽說過『大漠銀鈴』巫琴這個女人嗎？」

「當然，她是大漠『海市蜃樓』主人的獨生女。」

「傳說她已來到中原了……」

「我也聽說過。」

「她到底是正是邪？是怎麼樣一個女人？」

「傳說是個女魔頭，武功奇高，一串銀鈴已能人鈴合一，收發自如。」

「你怎麼知道這麼多？」

「因爲家兄所學的武功，似乎就是『海市蜃樓』主人的武學。」

「這麼說巫琴此來中原，可能是爲令兄之死調查眞相了？」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你和絳珠還要繼續多久？」

「永遠繼續。」

「你……」她生氣了，忿然縮回握在他手中的玲瓏天足，每次幽會，她那美好的玉足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因爲他的心目中，這是天下最美的一雙天足。

「怎麼啦飄飄？」

「你太隨便，不純！」

「這妳就想不開了！妳似乎忘了駕車的人是什麼角色？」

「潘雪梨嘛！」

「妳以爲她不知道我上了車？」

「難道她知道？」

「妳太低估『血手女媧』了。」

「她知道你上了車會不告訴絳珠？」

「當然會！」

「那你們不就完了？」

「不會的。」

「你……你可眞有辦法呀！」

「妳不懂，永遠也不會完的。」

「爲什麼？是不是你對女人的手段高啊？」

「不，我告訴妳一個秘密，妳要發誓永不告訴任何人？」

「有那麼嚴重？」

「當然，不發誓我不能講。」

「不來啦！你好壞！人家不會講嘛！」

一在他懷中這麼一搓揉，他又握住了那雙天下無雙的美足，在她耳邊低聲說了一句話。

只有一句話，雲飄飄楞了。

「不……不可能！」

「如果不可能，她也不容妳我如此接近。」

「既然她是……你爲什麼還和她來往呢？」

「掩護她的缺點，也等於幫助她隱住這個……」他說道：「因此，她很是感激我。」

雲飄飄不大相信，又不能全不信，因爲他從不騙她。

× × ×

高翔又在和司馬空以及彭冠宇一起喝酒。

彭冠宇道：「高翔，你進入絳珠的車內，一定是軟玉溫香抱個滿懷，對不？」

「嗯……」

「可是在那同時，我却在花塢內看到了阮絳珠。」

司馬空道：「花塢內全是女人，你八成看花了眼。」

「沒有那會事兒！我不是老花眼。」

他是很有把握的，這世上沒有第二個女人能和絳珠比擬。

彭冠宇道：「高翔，是怎麼回事？」

「你說得對。」

「我說……得對？那就是說絳珠在花塢內，不在車內？」

「對呀！」

「車子是空的？」

「當然不會是空的了。」

「誰在車內？」

高翔道：「雲飄飄。」

兩人又愕了半天，司馬空道：「高翔，你這種到處留情的作風可不大高明。」

「是啊！像絳珠這樣的絕色，你都不知足，你要什麼？天仙？」

「你們又何必看三國掉眼淚，替古人担憂？」

彭冠宇大聲道：「這不是看三國掉眼淚，這是朋友的互相關愛，你要是瞧不起咱們，乾脆散伙！」

司馬空道：「這話說得重了些，可是我也不喜歡用情不專的人。」

高翔笑笑，擧杯道：「乾杯！」「滋」地一聲自己先乾了。

司馬空心想，早知你如此薄倖，我才不會爲你捨上一條胳膊哩……

彭冠宇和司馬空都沒有擧杯。

好朋友到了這地步，是十分危險的，就在這時，夜風中傳來了淒切、悲凉而又帶點令人悸怖的笳聲。

三人臉上立刻凝結了同一表情，那是驚、惑之色。

笳聲由遠而近，到了村頭小屋附近戛然而止。

高翔站了起來道：「是找咱們來的……」說着，推開門來到院中。

在鄉間，擁有一個較大的院子沒什麼稀奇。

只見葡萄架下的陰影中有兩個人影。

儘管天上無星無月，又是站在陰影中，高翔却隱隱看出其中一個女人極像葉靈芝。

另一個也是女人，其高度連一般男人都有所不及。

高翔出聲問道：「其中一位可是葉姑娘嗎？」

「正是。」才不過個把月相處，葉靈芝已被巫琴的冷漠感染了，也許是同病相憐吧！

「葉姑娘，另一位是……」

巫琴道：「你是何人？」

「在下高翔。」

「前任武林宗主是你的什麼人？」

「正是家兄。姑娘是……」

「『大漠銀鈴』巫琴。」

「久仰！貴客深夜來訪，如不嫌蝸居簡陋，何不進屋待茶？」

「高翔，跟我走吧！」

「巫姑娘要在下去何處？」

「不必多問，你只能跟着我走。」

高翔明知巫琴和他的兄長有點關連，却因生性孤傲，對方不提他絕不主動提起，免得使人以爲他要攀親。

高翔道：「巫姑娘不說出原因，在下會跟妳走嗎？」

「你非跟我走不可。」

「巫姑娘未免太自負了吧？」

「不錯，我們巫家的治家格言就是『自負』，而且大丈夫必招人妒，反之，其成就必然微不足道。」

這論調十分偏激，似是而非。

司馬空實在忍不住了，道：「大漠『海市蜃樓』，的確遐邇知名，聽姑娘談吐，必也讀過聖賢之書。人生本無常，興衰何可恃。聽說巫家和前任武林宗主有點淵源，可有此事？」

巫琴似乎根本不屑回答，冷蔑地道：「何方跳樑小丑，在這兒聒噪不休？滾到一邊涼快去。」

「在下『怒刀』司馬空……」

「原來你就是『狂劍』『怒刀』『獨眼龍』其中之一？」

「巫姑娘初來中原就知道在下的名字，看來司馬空還沒有白混。」

「我看你是白混了！像你們這種角色，如果在『海市蜃樓』聽差，也不是個獨擋一面的角色。」

「化外蠻女，少在這兒賣狂，司馬空不信這份邪！來，妳接我一招——」

撲上前去，陡然施出「十三連斬」。

這是他的看家絕活，徒手施出，威力也極驚人。

但巫琴抬抬下顎，站在她身旁的葉靈芝往前一滑步，立刻以怪招應上。司馬空對葉靈芝並非無意，實在是不願施恩受報，再說豁上一臂，是報高家的恩，而不是爲了她。

因此，急忙收回數成內力。那知「啪啪」兩聲，雖然她的膂力不如他，招術上却十分高明，身子稍幌，好像未緩過勁就

變了招。

司馬空還以為是他只用了三四成眞力之故，施出「十三連斬」第五斬時，對方翻腕、扭步、轉身、出膝，速度、角度和氣度，都大出司馬空的意料，暗吃一驚。

眞正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

自那山中小屋一別，也不過一個月左右，居然有此進境。而且對她的冷漠態度也十分不解。

也許，傷了女人的心，比佔有或傷害了她的身體更使她終生難忘。「十三連斬」巳施出第九招時，巫琴冷冷地道：「是不是對男人仍有幻想——」

葉靈芝突然變招，在一般人看來極為反常的式子，却是威力無邊，司馬空隱隱覺得這招式頗似高翔的武功，第十招「十三連斬」還未施出，纖纖玉手巳托在他的左肘上一送——

司馬空向後疾退三大步，打了個「寒鷄步」才站穩，他內心十分難過，敗得却沒有話說。

他相信，僅一個月的時間，巫琴巳把她改變了不少，這包括武功和她的態度。

司馬空受挫，彭冠宇如同身受，一是他們友誼深厚，二是他們齊名，巫琴輕視「怒刀」就等於瞧不起「狂劍」。

「司馬空，你退下去，我知道，你不忍向葉姑娘下重手……」

巫琴冷笑道：「倒是會往自己臉上貼金哪！」

彭冠宇大聲道：「巫琴，我就不信這份邪——」竟捨棄而撲向巫琴。高翔大聲道：「老彭，不可——」

巳經遲了一步。彭冠宇見對方手無寸鐵，也不撤劍，巫琴見他來勢兇猛，扭步轉身，雙臂奇異地一絞一翻，彭冠宇突然覺得怎麼化解都有漏洞。當機立斷，不由自主地斬出了他的「斷魂七劍」。

在其他對手來說，十九斷魂，却深深體會巫琴太强了，就連膂力都不輸他。好像不怎麼吃力就化解了。

「這必是你的看家絕活了？」

彭冠宇心無旁騖，掌如劍浪劍濤，洶湧澎湃，這「斷魂七劍」只有和高翔第一次動手時施展到第七劍，且仍被化解。

而現在又是一樣，七劍施完，只感對方借他的回收力勁一送，彭冠宇「蹬蹬蹬」一連退七八步。

「這是什麼左道旁門的武功……」彭冠宇「嗆」地一聲撤出了長劍，高翔張臂一攔道：「老彭，你先別毛燥，我來試試看。」

此刻葉靈芝又退到巫琴身後去了。她雖不恨司馬空，但由他而失身，內心自不免疙疙瘩瘩地，但對高翔却恨不起來。

「巫姑娘，妳要在下跟妳走，總該有個理由吧？」

「當然有。把高羣引出來。」

「什麼？」高翔哂然道：「誤會，這原來是誤會……」

「什麼誤會？你少在這兒胡說。」

「巫姑娘，難道家兄巳過世數年妳還不知道？」

「哼！好人不長命，禍害一千年。你以為他會那麼容易死掉？」

「巫姑娘，這妳就錯了！家兄去世，我一直沒離左右，眼看他含殮成服而埋葬的。」

「而且還是死後第二天就埋葬的，對不？」

「是……是啊！這是他交待的，死了，死了！一了百了，就不必留給活人太多痲煩，入土為安。」

巫琴冷冷地道：「他可以騙騙別人，騙不了我。」

高翔愕然問道：「怎麼？巫姑娘不相信？」

「我為什麼要信，這小子沒有一句是實話——」

「巫姑娘，事情未明眞相之前，請勿太武斷。」

「你敢帶我到他的墳墓去嗎？」

「姑娘要幹什麼？」

「你難道要掘人的墳墓，毀人的屍體嗎？」司馬空吼叫着。

巫琴道：「如果墓中無屍呢？」

「這……如果墓中有屍呢？」

「如果墓中有他的屍體，我立刻返回大漠，永遠不再到中原來，而且如他是被人害死的，在我臨去之前，還會為他找到仇人索還血債。如果墓中……」

高翔正色道：「如墓中沒有家兄屍體，那也不能證明家兄未死，說不定屍體被盜。設若確實證明家兄未死而佯作死亡，巫姑娘的任何處置，在下絕無異言。」

巫琴冷笑道：「聽你的口氣和高羣一樣，外表忠厚，內藏奸詐。」

「士可殺不可辱，巫姑娘，請妳自重。試問，妳和家兄到底是什麼關係？」

巫琴面孔痙攣，抽搐不巳，道：「不久便知。」她本就不美，說她醜也不為過。身材高大，頭髮粗硬，粗眉小眼，鼻樑略塌，渾身皮膚粗黑。

像這樣一個粗枝大葉的女人，只能嫁個莊稼人，連商人恐怕都看不上眼哩。

× × ×

這個前武林宗主的墳墓，造得並不氣派。

墓的氣派與否和其人生前事業與功過是沒有絲毫關連的。

現在，高翔、巫琴、彭冠宇、司馬空及葉靈芝正在掘挖高羣的墳墓。日色將暮，山林中鴉吵陣陣。

「咯咯」鐵鍫聲在寂靜的山野中十分清晰，這些人各懷心事，沒有一人說話。

彭冠宇忍不住了，道：「巫琴，妳憑什麼斷定高羣沒有死？」

巫琴道：「你是不是總以為自己很像一道菜？」

彭冠宇道：「我是不是一道菜，無關宏旨，妳以為自己是什麼？」

「老彭，少說一句，」高翔道：「反正不要半個時辰，眞相就可大白了。」

棺上泥土巳清理乾淨，巫琴在撬棺，高翔喃喃地道：「大哥，如果是寃枉的，我會為你出這口氣的。」

「吱嘎」一聲，棺蓋啓開，衆人望去，棺內有具骷髏。司馬空大聲道：「怎麼樣？看清了沒有？眼睛開過光嗎？」

巫琴全神貫注在骷髏上，本來棺蓋乍啓，她也愣了一下。她甚至俯下身子仔細查看。然後冷哼一聲，道：「高翔，你哥

哥是什麼身材？」

高翔道：「比我略高些。」

「好，你的身材就巳經算是高個了，他還比你高些，你仔細看看這具骷髏，是長人還是矮人？」

高翔仔細打量，司馬空大聲道：「巫琴，妳巳經輸了，不要再節外生枝哩！高宗主巳死了好幾年，再開棺挖墓，妳不以為愧對死者嗎？」

彭冠宇道：「巫琴，現在你可以說出和前武林宗主的關係了嗎？」

「你們兩個沒有資格與聞，高翔，你以為這具骷髏是高羣嗎？」

彭冠宇大聲道：「高翔，告訴她，別再和她扯淡哩！」

高翔深深地吁口氣，道：「這的確不是家兄。」

彭冠宇和司馬空瞪着眼望着高翔，似乎以為他巳被這女人的武功懾服而作違心之論。

他們甚至以為，即使看出這具骷髏不像高羣也不必承認，這畢竟是死無對證的事。

彭冠宇一字一字地道：「高翔，你不像個男子漢，為什麼我們過去就沒有看出來？原來你是個薄情的人，也是個不顧手足之義的小人！」

司馬空雖然未出聲，却也正在以一臉鄙夷神色望着高翔。

巫琴下令把棺蓋蓋上，重行埋好，說道：「高翔，你的坦白率直，似和令兄不同。」

「多謝謬獎！」

「現在跟我走吧！」

「為什麼要跟你走？」

「你在我的手中，能够把你哥哥引出來。」

「你們是什麼關係？」

巫琴嘴皮子動了一陣，高翔面色微變。原來她是這樣說的：他到大漠時身負重傷，家母治好了他的傷，且傳他本門武功，但以和我結褵為條件，他也答應了。然而，他學成後竟逃走，棄我不顧，可見他是為了本門的武功，他是一個騙子……

高翔臉上熱熱地，內心也一陣難過。他素知哥哥對女人的眼眶子極高，看不上眼的女人就是送上門他都不會碰一下的。

而他的哥哥的武功，的確是大漠「海市蜃樓」的，這似乎巳是不爭的事實了。哥哥會為了武功而和這樣一個女人同床共枕嗎？

這會不會是一面之辭？

高翔道：「如果家兄眞的未死，巫姑娘必能找到他，在下有事，不便隨行。」

巫琴道：「這可是對你客氣，由不得你的。」

高翔道：「巫姑娘的一面之詞，在下未證實之前，不便採信，在下的行動誰也不能强迫。」

「好小子！你和他的脾氣果然是一個模子出來的，亮兵刄吧。」

高翔撤出了鳳毛麟角筆，巫琴雙筆一錯就攻了上來。

高翔好像陷入了無儔罡氣漩渦之中，有生第一次經驗，每個關節，全身每一寸肌肉都承受了最大的壓力。

就連五臟六腑也在翻騰中承受了至大的壓力。

但是，他的筆招不光全是大漠絕學，以及他自己師門的，另有一個火宅道人（可以娶妻生子，專為人驅邪的在家道士）教了他半年。

他相信這道士大有來歷，却不說出身份，只說十年內死不了還會見面。

因此在巫琴的雙掌狂攻下，二十招下來，並未像她預估那樣，三五招內就制服他。

「高翔……」巫琴收手退了兩步。

「巫姑娘好高的技藝。」

「高翔，你的武功招術中顯然有本門的……」

「但如完全是貴門的，我就不會接下妳二十招的攻擊。」

「不過，本姑娘仍然有把握——」「叮鈴鈴」一聲中，自腰上抽出一條鈴鞭。

三人沒見過這種外門兵刄，連聽說都沒有。巫琴道：「沒見過這種鞭吧？」

高翔道：「的確沒有。」

「這叫着響鞭，也叫着鈴鞭。使起來九九八十一個烏金鈴齊響，等于向敵人打招呼，全憑眞功夫取勝！」

「但也有分散敵人精神，擾人心魂的作用！」

「看來你很聰明！」

我只是並不如巫姑娘想像中那麼笨而巳。」

「高翔，這樣吧！自到中原，我還沒用過兵刄，只要你能够接下我的鈴鞭十五招，和『內丹飛鈴』，你可以不必跟我走了。」

「似乎目前也只好如此了。」

「注意了——！」未見她抖鞭，鈴聲震耳，有如萬千個銀鈴漫天罩落，鞭身曲折蜿蜒，晶瑩的星芒重重地洒落，彈射及流瀉。

鳳毛麟角筆在掃砸中發出三五種尖嘯之聲。

鈴聲、筆嘯聲滙成令人震顫，撕心裂胆的聲音，司馬空和彭冠宇手握刀、劍，手心中汗出如漿。

當然，葉靈芝也差不多。

十五招巳滿，巫琴猛吸一口氣「卜」地一聲一串銀鈴帶着嘯聲射出。

高翔自信巳無法躲過她的「內丹飛鈴」。因為相距太近，速度太快了，幾乎算定，只能閃過胸前要穴，挨一下是免不了的。

但是，「叮鈴」一聲，旁耳電瀉而過。巫琴一張口丹鈴巳飛入口中，說道：「高翔，你這兩手，幾乎巳可比美你的哥哥了……」

高翔十分迷惘，剛才明明巳力盡，無法避過那「內丹飛鈴」的，為什麼會旁耳飛過？是運氣嗎？與大敵作生死之搏，碰運氣就太危險了。

但是他知道，他絕對接不下對方的鈴鞭五十招，下次再接她的「內丹飛鈴」，仍然沒有半點把握。

「高翔，我隨時還會找你……」

「隨時候教……」

這工夫巫琴巳抓着葉靈芝的肩臂越牆一晃不見。

盡管司馬空和彭冠宇對高翔的薄情大不爲然，只是對他的武功以及臨危不亂的氣度十分折服。面對這種高手而能不卑不亢，絕非常人所能及。

彭冠宇道：「那『內丹飛鈴』是她的招牌，大概出道以來還沒有失過手。居然沒有擊中你。」

高翔嘆了口氣。他能說什麼呢？他只知道剛才有如神助，沒被擊中也許是運氣吧？

「唰」地一聲，衣袂破空而至，巫琴和葉靈芝去而復返，不聲不響地凝視着高翔。

高翔道：「巫姑娘你……」

巫琴道：「你是說你叫高翔？」

「當然，絕對錯不了。」

「你的謫親哥哥叫高羣？」

「是啊！這還用問嗎？」

「你今年幾歲？」

「二十七。」

「二十九。」

「你哥哥——」

「你哥哥敎你的武功？」

高翔道：「家兄敎在下的武功不多，剛才你已試過，在下的武功師承有三種之多。如果在下跟家兄所學的是最好的一種，剛才躲不過你的『丹鈴』，也接不下妳十數招『鈴鞭』。」

「這話我信，可是你們兄弟二人太……太……」

司馬空道：「太怎麼哩？」

巫琴道：「太像了！」

高翔道：「別人也這麼說過。同胞手足嘛！當然會像的。」

巫琴喃喃地道：「二十七……二十九，只差兩歲……」搖搖頭，再打量高翔一陣，再次挺身，和葉靈芝飛掠而去。

彭冠宇道：「這女人想男人想瘋了，可惜長得不大養眼，她似乎分不清你們兄弟二人了。」

高翔攤攤手，臉上毫無表情。

大漠銀鈴四處尋敵踪

雲鴻正在和貴賓「逍遙客」對奕，莊漢來報，道：「啟稟莊主，有兩個女人要見莊主，其中一個姓巫……」

雲鴻面色微變，道：「是不是高頭大馬，頗醜？」

「是的，可是另一個就很好看。」

雲鴻道：「來人可能就是『大漠銀鈴』那個婆娘了——」

那知有人接口道：「何人如此大胆，敢對本姑娘不敬？」餘音未畢，花廳門外莊漢身後已出現了兩個女人。

雲鴻抱拳道：「這位可是大漠——」

巫琴接口道：「本姑娘正是大漠來的那位婆娘！」

雲鴻伸手一讓，道：「大漠貴賓蒞臨本莊，使本莊蓬蓽生輝，請進，請進！」

莊漢閃身一讓，巫琴昂然進入。沒等雲鴻讓座就大剌剌坐在雲鴻的太師椅上。

馮浩看着不順眼，重重地哼了一聲。

巫琴看了馮浩一眼，道：「你是什麼人？」

雲鴻道：「這位是馮浩兄，人稱『逍遙客』，乃本莊的上賓。」使個眼色，下人急忙端上茶點。

「噢！像這種無名小卒也能在此作上賓？」

馮浩聽了忍無可忍，道：「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巫琴的國學底子可沒有這種深度，側頭看看葉靈芝，葉靈芝低聲道：「他諷刺你未見過世面。」

巫琴看了馮浩一眼，也沒說什麼，却對雲鴻道：「聽說你急公好義，經常有食客上千？」

「這……這怎麼敢當？不過基于惻隱之心，人溺己溺，上天有好生之德，作點善事，實不足論……」

「那麼你如此狂施濫捨，這錢財的來源……」

「承祖上餘蔭，說來汗顏。」

「祖上會留多少家財給你，豈不也有用光之時？」巫琴道：「八成，你必有不義之財的門路吧？」

雲鴻道：「這……這是哪兒的話。古人說：仁者不乘危以激利，暗者不僥倖以成功。本莊尚有良田千頃，房舍數百幢，租稅收入，雖尚不足，還可維持。」

「目前貴莊食客有多少？」

「大約三四百人之譜。」

報出詳細數字來，並且呈上花名册來……

「逍遙客」的身份比「八臂人熊」徐建舟還略高些，見雲鴻一直低聲下氣地答話，他實在忍不住了，大聲道：「要踢門頭，闖萬兒也該睜開眼選個地方，這孟嘗山莊也是撒野的地方嗎？這可眞是落水狗上岸——抖起來哩！」

葉靈芝以爲馮浩要倒楣，出乎意料地，巫琴看也沒看他一眼，道：「雲莊主，本姑娘要找一個人，請你把全莊的食客名册拿來，也把他們叫出來我看看！」

「這……」雲鴻眉頭一挑，就要發作，馮浩道：「莊主，看到沒有？你讓一步，人家進兩步，俗語說：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這孟嘗山莊還看在人家的眼中嗎？」

馮浩極盡挑撥之能事，說完，手中大摺扇一開一合，輕蔑地看了二女一眼。

雲鴻久聞了「大漠銀鈴」之名，深知來者不善，況且他是一莊之主，要是低估了對方丟人現眼要由他扛着，食客們未必肯爲他賣命。

就在他猶疑着觀察巫琴的神色時，忽見她吸口氣倏然張口，一道璀燦奪目的銀芒電射而出，「啪」地一聲，在馮浩驚呼的同聲，手中的大湘竹摺扇被擊得粉碎。紙屑滿廳飛舞，紛紛洒落，那道銀芒在馮浩頭上繞了一匝射回口中。

由雲鴻和馮浩眼神中的驚凜神色看來，這一手已收到預期的效果，馮浩的臉色本極紅潤，現在臉上的血色完全消失了。

「巫……巫姑娘……妳不知道本莊的作風……只要是投奔本莊的，不論是哪一路哪一派的人物，一概接納……至於巫姑娘這樣罕見的高手，本莊更是……」

巫琴道：「本姑娘不來作食客的，我剛剛要求的，你聽淸了嗎？」

「當然，來人啊。」

一個壯漢在門外問道：「莊主有何差遣？」

「叫內總管把各賓館的名册帶來，再叫外總管把各賓館的賓客全部請出來，按照『貴』『高』及『常賓』的順序排隊花廳之外！」

「是！」

不一會，內總管閔甦匆匆入廳，把名册交給雲鴻，雲鴻指着巫琴道：「閔甦，見過『大漠銀鈴』巫琴巫姑娘。」

閔甦深施一禮，雲鴻道：「這位姑娘是……」

巫琴道：「她是葉姑娘。」

「是……葉姑娘……」主僕一齊行禮如儀，然後，把名册交給巫琴，而巫琴又交給葉靈芝，說道：「看看有沒有我們要找的人？」

巫琴雖然會說漢話，漢字識得却不太多。

葉靈芝看了一遍，低聲道：「我們要找的人，不會登在名册之上，不過，此人却在這兒……」她指指册上一個人名，巫琴想笑而未笑出聲來。

這工夫外總管馬能行匆匆進入花廳道：「報告莊主，各館的賓客已經陸續來到，但有二人……」放低聲音，說道：「走了！」

「誰？」

「一位是『八臂人熊』徐建舟，他說孟嘗山莊如此怕事，沒有一點担當，他不屑留下，另一位是……」馬能行以食指不停地在臉上指了幾下。

巫琴對葉靈芝道：「去把這兩個人給我抓回來。」

葉靈芝應聲而去。

這工夫一干賓客都在花廳外站好，雲鴻道：「巫姑娘，賓客在此，請給雲某留點面子，以免騰笑武林。」

巫琴低聲道：「你見過前任武林宗主沒有？」

「當然見過。可惜世代英主，天不假年……」

「近來見過沒有？」

「近……近來？」雲鴻道：「巫姑娘戲言了！前宗主去世已……」

巫琴大聲道：「碎碑手趙平。」

「在。」

三手韋陀杜沛……

在。

點名快完畢時，「八臂人熊」和「毒居士」已被逮了回來。

雖然「毒居士」廖五洲滿臉「淫賊」字跡，簡直抬不起頭來，但最見不得人的却是「八臂人熊」徐建舟。

巫琴道：「徐建舟，你不願見我？」

徐建舟也是一號人物，忿然道：「就是這麼回事，何必多問？」

「現在我的徒弟都能把你逮回來，你有什麼話說？」

「姓徐的不學無術，辱及師門，要殺要剮任憑於妳。」

巫琴回頭對廖五洲道：「你爲什麼要跑？」

「在……在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實無顏見二位姑娘。」

「還好，看來你已經痛悟前非了！」「還有你！」巫琴指指馮浩，道：「你徒有『逍遙客』之名，而無高手之實，眼高手低，濫竽充數，你給我站到最後面去，今後你只能住到『常賓』館去……」

馮浩和徐建舟兩人眼球上滿佈血絲，而和他們有同感的人自也不在少數。

所以兩人只要利用眼色，就和那些自以爲有兩套而不甘被戲弄的人物一齊撤出兵刃，也同時撲向巫琴。

七個高手，兵刃有如驟雨狂風，向巫琴頭上罩住。

這幾乎是早在巫琴的預料之中，只是這七人之中，不包括雲鴻在內，他是個聰明人，儘管他的手已碰到了自己的兵刃，却未出手，他自己知道何時可以出手，何時應該出手。

這七大高手自然包括「八臂人熊」徐建舟，「逍遙客」馮浩，「碎碑手」趙平，「三手韋陀」杜沛，「飛狐」戚天祥，及「西天雙佛」巴瑪和巴聯兩喇嘛。

廖五洲早已被她的「內丹飛鈴」所懾服，不敢出手。

這七人自然也久聞盛名，不出手則已，一旦聯手是不會讓她活着離開孟嘗山莊的。

不出手的人已退到一邊，於是徐建舟的雙鎗、馮浩的劍、戚天祥的雙匕、趙平的鐵牌、杜沛的杵以及巴瑪和巴聯的戒刀，一時之間，砸、掃、砍、戮猛罩而下。

鈴鞭出手，怪嘯震耳，烏芒伸縮，捲纏、晶瑩的燄網，隨人的方位變換，幻出了不同大小的燄花，爆開、幻滅、又再爆開……

亮麗的燄球由大衍化而變小，由小膨脹爲大，左右上下，幻生莫測，伴着八十一個烏金鈴的聲音，七個人在無儔在刀下個個呲牙咧嘴。

十五招而已，趙平「喲」地一聲，身子擯出，砸在圍觀的人牆上，砸倒了四五個之多，他的大腿已被鈴鞭纏中，衣褲破碎，皮肉翻裂，出現一道血槽。

接着，馮浩的劍被捲上屋頂，腰上何時被踩了一腳，他還沒弄清楚，人已飛越人牆外面去了。

在此同時，巫琴的口一張，尖細刺耳的「叮鈴」聲乍起，一道燐燄熠熠流瀉，當有人大叫「丹鈴」時，已有兩人被「丹鈴」擊中，那是徐建舟和戚天祥。

最後三人和兩喇嘛及杜沛在驚、怒之下戒刀和杵脫手，各中一鈴鞭之下，「丹鈴」大嘯，狂旋電射，三人腦後的「天柱穴」同時中的，此穴屬足太陽膀胱經，在腦戶穴右下方。

「丹鈴」早已入口，這三個人才踉蹌搖晃着倒下。

七大高手聯手，從頭到尾沒超過二十招。

數百人木立着，好像已全部停止了呼吸。

巫琴和葉靈芝早已返回花廳，雲鴻這才長長地吁口氣，他多麼慶幸剛才沒有出手，在武林中混出這點虛名不易，毀之于一旦却又十分容易。

「我……我說你們七位……這又是何苦？我要阻止都來不及，你們想想看……

大漠的『海市蜃樓』已享譽近百年……這……這……」雲鴻迴身面向巫琴兜頭一揖，道：「大匠能予人規規，不能使人巧。這……這叫我怎麼說？」

巫琴和葉靈芝走出花廳，說道：「雲大俠，不管怎麼樣，你還挺幸運，你要是也撤出了兵刃的話，孟嘗山莊可就要關門囉！」

「嗨……嗨……不會的！」一直把巫、葉二女送到大門外。巫琴道：「一有前宗主的消息，就盡快通知我，嗯？」

「是……是的……」他以爲對方問得莫明其妙，自己答得莫明其妙也無所謂。這工夫兩個人影已經變成黑點消失在夜色中。

此刻，雲鴻返廳，數百人正議論紛紛，顯然，沒出手的人都在慶幸自己的抉擇明智。在這兒栽了，很快的，整個武林中無人不知，因爲客人是來來去去地，川流不息。

雲鴻來到「貴賓館」略事安慰七個被挫的高手，就往內院走，穿過重重院落，進入別具一格的跨院。

這兒遍植垂柳，柳絲中翠樓一角隱現，樓上已無燈光。院中亭台水榭，十分小巧，池內水清見底，游魚可數。

雲鴻閉上院門上了樓，但在緊閉的樓門外停下，輕敲樓門三下，道：「小妹……小妹……」

「大哥……有事嗎？」

「開門吧！哥哥又不是外人。」

門開了，雲飄飄顯然衣衫整齊，並未入睡，只是那雲鬢霧鬢有點散亂，她要倒茶，雲鴻道：「小妹，不必了！」

「這麼晚了！大哥有什麼事？」

「莊內發生了一件大事，妳難道不知道？」

「大哥，發生了什麼事呀？」

「得了吧！小妹，把妳的相好的請出來吧！」

「大哥，你說什麼——」

但這工夫內間繡簾一撩，高翔走了出來，道：「雲莊主，貴莊的事她不知道我卻知道。」

雲鴻倒不十分在乎妹妹有個相好的，卻在乎這個女魔頭找前宗主卻找到孟嘗山莊來，還折騰了一番，他自己都差點出醜了。

盡管他沒出手，七個高手在此受挫，他臉上也不好看。

雲鴻冷冷地道：「高翔，她來找你哥哥，你爲什麼不出頭？」

「這個還用問嗎？我也不是她的敵手啊！」

「可是這女魔頭似乎不信令兄已經死了！你怎麼說？」

「她不信就讓她去找吧！」

「高翔，這其中一定有什麼秘密。」

「我本以爲你這兒眼皮子雜，一定會有新的消息，沒想到你反而問我。」

雲鴻冷冷地問道：「飄飄在你的心目中算是一個什麼角色？是嫡、是妃還是才女？」

「這是什麼話？」

「你和阮絳珠的事，別人不知，能騙得了我嗎？」

「這我承認，可是我和她比起別人和她，似乎還差那麼一點吧！」

雲鴻微震，道：「誰和她？」

高翔淡然道：「阮絳珠才二十四歲，倒有一個三十多歲、親侍湯藥、至孝感天的兒子哩……」

雲飄飄道：「她怎麼會有那麼大的兒子？」

高翔道：「這種事可很難說，有的老子討了十八、九、二十郎當歲的小老婆，他大老婆的兒子往往在年齡上能作這小老婆的父親，這種小媽多的是，而且叫媽叫得還挺親暱哪！」

「這……這……」雲鴻尷尬地笑笑，站起來道：「高翔，給我留點面子，別讓人家閑話。」

「有什麼閑話？」

「人的嘴不過是兩片皮嘛！也許會說孟嘗山莊有食客還有另一種客……」

高翔知道他指的是嫖客。道：「放心！我的來去秘密得很。」

雲鴻離去後，雲飄飄道：「高翔，你剛才和哥哥說的話，爲什麼我聽不懂？」

「不懂就算了！那表示妳有福——」

「我不管！你壞……」軟玉溫香又抱了個滿懷……

× × ×

巫琴一路上不斷地打聽，似乎也有人說見過前宗主，只是都表示是驚鴻一瞥。

這是一座小鎮。和北京略似，「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這兒的人似乎都已習慣了。

初來的人卻不習慣，風沙捲入飯館大門內，巫琴和葉靈芝移到角落處的桌上，葉靈芝道：「琴姐，妳點菜。」

「我不是說過，進了飯館，永遠是妳點菜。」

「我也不內行，再說我一直也沒摸清妳的口味。」

「自來中原，我發覺中原樣樣都好，只有一樣不好。」

「是什麼不好，琴姐？」

「人心！」

「琴姐，我絕不袒護中原人，可也不能一概而論。琴姐，妳是斷定前宗主未死嗎？」

「哼！此人詭計多端，我已經看穿了他。」

「宗主殮葬，絕不會無人在旁，這是不易蒙混過去，何況，他爲什麼要這樣作呢？」

「也許，他知道我遲早會來找他算帳的。」

「琴姐，宗主已去世數年，而妳卻是剛來中原的。」

「他知我必來，這詭計也最不易拆穿。他們弟兄長相極相似，只要不是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出現，就無人能揭穿。」

「是的，琴姐和前宗主結婚多久？」

「半年不到。」

「琴姐，妳這麼想也無可厚非，可千萬別鑽牛角尖。也許宗主離開大漠，另有不得已之苦衷，而不是逃避婚約或是遺棄妳。」

「哼！八九不離十兒。」巫琴向四周打量一陣，冷冷一笑，似有所見，卻仍然

大口喝酒，大口吃菜。

不一會，葉靈芝先伏在桌上不動了，而巫琴一怔道：「靈芝……靈芝……妳怎麼啦……」

她也一樣伏在桌上，幾乎同時，門外進來兩個衣着華麗的漢子，其中一人進門就嚷道：「老李，你看，我沒有說錯吧！這兩個賤人果然又在這兒酗酒……」

兩人逕奔巫、葉二人的食桌，這工夫櫃枱內的帳房及伙計也都發現兩女伏在桌上不動了。

客人在店內發生了事故，要負很大的責任，尤其是女客，更不能不小心。

這工夫不但小二過來了，連帳房也趕來查看，道：「是怎麼回事兒？這兩位姑娘……」

剛進來的兩個三十多歲的漢子之一氣極敗壞地道：「別提了！這是家門不幸，不說也罷……」他揮揮手道：「老李，把這兩個不守婦道的東西弄回家去再說。」

那個姓李的道：「方兄，看在她們還年輕份上，也別太難爲她們……」

「什麼話！我們方家，可是家鄉百里內有頭有臉的人家，如何容得這兩個敗壞門風的賤人，老李，偏勞你，老二交給你，我弄老大……」

姓李的去架葉靈芝，這個姓方的來拉巫琴。

「噯……噯……」帳房先生是二掌櫃的，掌櫃的不在家，他負全責。他陪着笑張手一攔，道：「兩位貴客且請稍待，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小的可否與聞……」

「這……這……」姓方的臉紅脖子粗道：「怎麼？姓方的丟的人還不夠？難道你……」

姓李的說道：「方兄，你先別毛燥，當然，誰遇上這檔子事兒也會冒火，不過，這位帳房先生過問食客的事，咱們不能干與。」

「對對！」帳房先生道：「這位貴客說的實情，客人未出小店大門之前，小店應負責客人的安全，不知二位和這兩位女客的關係……」

姓李的回答道：「是這樣的，這一位高個子年紀三十左右的，是好友方兄的原配……」

帳房「噢噢」地應着。

「這位原配嘛，長得差點，而且家事和女紅也一竅不通，這可能和這位原配夫人娘家太富有自幼嬌寵慣了有關。」

「噢……噢……是這樣的？可是她們兩位在此酗酒……」

姓李的道：「正因爲這位嫂夫人長得差，不會家事，婚後五年又沒生一男半女，好友就討了這位作偏房……」他指指葉靈芝。

帳房先生連連點頭，姓方的却在一邊連連搓手頓足，顯示忍耐已到了極限。

姓李的道：「那知這位偏房初進門倒也安份守己，沒多久，竟和原配嫂子串通，經常外出遊蕩，不是串門子就是下館子，好在好友家境殷實，也無所謂，可是她們在外兩次飲酒過量，上次差點被一個地痞弄到客棧……」

「噢！原來如此，難怪，難怪！不過，這位偏房，人既長得不錯，必受方爺的眷顧專寵，她爲什麼和原配一樣行爲不檢，自暴自棄？這總該有原因吧？」

姓方的十分不耐道：「怎麼？這是方家的家務事，你要打破砂鍋問到底呀？」

姓李的忙打圓場道：「帳房先生，您多担待，好友遇上這事，情緒一直不好，實在無可厚非。」

「是的，在下絕不怪方爺，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嘛！」

姓李的在帳房耳邊低聲地說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位偏房進門將近兩年了，也沒有一點動靜，而有錢的人，對這香火問題更重視，就說了句重話兒：就是一隻母鷄還能下蛋啦！就這樣，加上原配一慫恿，兩個人就走到一起去哩！當然，我這位好友求子心切，又在物色第二位偏房，傳入她們的耳中，這才是主要原因啦……」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帳房向姓方的兜頭一揖，說道：「在下鄭重向方爺道歉！」

姓方的重重地哼了一聲，兩人付了飯資，架起二女就出門而去。

帳房道：「一個男人要討小總會有理由的……」

小二搖搖頭道：「帳房先生，我看這碼子事兒有點不對頭吧？」

「你又有什麼高見哩？」

小二道：「帳房先生，咱們這兒，幾乎每天都有江湖人物進進出出地，您又不是沒見過，剛才這兩個女人一進門我就看出，她們像是江湖中人，況且那個好看的包袱中有沉重的東西，必是兵刃，那個高大的醜女人腰上纏了一條怪怪的東西，像一串銀鈴，帳房先生，女人的褲腰帶會用銀鈴串起來使用嗎？」

「你……你別疑心疑鬼的……」

「再說，這兩個女人也不一定是酒醉，可能是中了毒。」

「你……你胡說什麼？」

「帳房先生，剛剛兩人架走了兩個女人，另一個先來的也跟出去了。而在那兩個女人沒有醉倒之前，不是經過兩女桌邊，開了摺扇向她們兩人桌上大力搧了兩下的嗎？」

帳房先生追出門外，早就不見影子了，說道：「小六子，你別在這兒胡說八道了……」

× × ×

一輛四馬馬車由官道上轉入岔路，向西狂馳。

御車的正是剛剛在飯館中那個姓李的，車內倒臥着兩女，姓方的和另一個漢子相視而笑，這漢子正是小二說的那個走近兩女搧扇子的人。

這人叫雷動天，人稱「招魂扇」，是毒居士「廖五洲的師兄。姓方的道：「雷兄，『招魂扇』果然名不虛傳。」

「那裏！對付這種貨色，不過是舉手之勞。」

「雷兄可別小覷她們，尤其這個巫琴，乃是大漠高手，剛來中原，就有好幾個高手栽在她的手中。」

雷動天傲然道：「不管她如何厲害，遇上姓雷的，她就沒轍兒……」

「聽說令師弟栽在她的手中，弄得面

目全非。」

「我正是為師弟來報仇的，嘶……」

「雷兄嘆什麼氣？令師弟已經如此，你要看開點。」

「我不是為了這個，而是聽說他已被這女人制服，在孟嘗山莊表現了俯首貼耳的窩囊相。如果是眞的，我會代師門清理門戶。」

「雷兄，不必深責令師弟，如果這女人好調理，咱們的主兒也就不會用這方法對付她了。」

馬車馳出三十多里，進入一個三家村的晒穀場，然後駛入一個大菜圃的門內。大門立刻就閉上了。

車停在草屋門外，姓方的道：「雷兄，藥力能繼續多久？」

姓雷的道：「三個時辰以上。」

「何不弄死她，這女人總是很危險的人物。」

「不，不，不！上面交待過，要她的口供，希望知道她對咱們的事知道多少？對高羣的事知道多少？弄到屋中，我先點她幾處要穴，雷兄放心！她脫不出咱們掌心的。」

兩女被弄入草屋內，有一張以原竹編成的床，上舖草墊，另外有一張破桌子，再就沒有什麼東西了。

車上姓李的走進草屋道：「我以為能稱得上一個高手的人，必須連警覺性也超乎常人才行，這女人有勇無謀，成不了大事的。」

姓方的道：「話是不錯，上面特別重視這女人，也不是沒有道理，還是小心為妙，我現在先點她幾個穴道……」

運指穩而準，點中了巫琴的腋旁「周榮穴」、腹側「腹哀穴」，大腿根處的「衝門穴」以及膝部的「犢鼻穴」。

雷動天道：「點了這四個穴道之後，她醒過來也等於一個半身不遂的病人一樣，對不？」

「對對！而且即使她內功深厚，運功沖穴也是白忙。」

雷動天道：「上面可能處死她們，這個好看的妞兒眞可惜。」

姓方的道：「雷兄，要是別的妞兒，我就讓你先樂一樂，但這個不成。」

「為什麼？」

「她本是咱們的人，不久前叛了。」

雷動天貪婪的目光在葉靈芝胴體上掃瞄了幾匝，到屋外去了，免得能看不能動，而方、李兩人也出了茅屋，道：「李兄，咱們的上司快來了吧？」

「還沒有那麼快……」姓李的猛一回頭，嗓中發出類似鷄叫聲。雷、方二人同時回頭，如同見鬼。

這已是入夜起更以後，屋內無燈，天上有星無月，只見巫琴頭髮散亂，面孔冷木地站在草屋門內。

雷動天發出一聲驚呼，因為他對自己的毒是有信心的，他吶吶道：「這才不到一個半時辰……」

巫琴冷峻地道：「你那點毒又算什麼？如果毒有用，你的師弟廖五洲會落到那種田地嗎？」

的確，這是他應該想到而未想到的。

姓方的更是胆裂神驚，就算會冲穴吧，要解開這四個穴道，也非一兩個時辰不可，這才不過盞茶工夫呀。

「你莫非是……金剛不壞之身不成……」

姓方的說道：「你的穴道……是如何解開的……？」

「我根本不須解，因為你根本未制住我的穴道。」

明明準確點中，怎說未制住她的穴道，看來她預先移開了穴位。

現在三個人知道該怎麼辦了，姓方的亮出了刀，姓李的用鈸，雷動天用巨扇。

三人連手，雷動天不便施毒，而巫琴卻絕非百毒不侵，而是反應快，提早閉住呼吸，把少量的毒逼出體外。

姓方的是三人中的主角，刀法凌厲，卻是個陌生面孔，姓李的鈸沉猛矯捷，以膂力見長。只有雷動天是使毒名家，扇上工夫較差。

這三人有兩人是一流高手，刀如雪崩，勢如山壓岳圮，鈸光如海大驚濤，洶湧澎湃，暴捲狂飆。

即使那巨扇，也有如織布機上的巨梭，電射疾掠。

一陣奇特的金屬怪嘯聲，八十一枚銀鈴上發出高吭，低沉等不同聲響，鈴鞭在電掣中幻起一叠叠的光弧，一重重的銀浪，向每一寸的刀、鈸及扇的間隙中爆展開來。

很快的，三個人表情肌已離了原位。

也很快地明白了為什麼武林中人談起巫琴會色變的原因？

他們過去經常以為別人的性命不由別人作主，他們可以主宰，現在他們體會到這種生命由人不由天的滋味了。

大概沒有超過十五招吧，一道匹練自巫琴口中射出。

那種脆尖的小鈴聲音能使人心坎痙攣，混身鷄皮疙瘩暴起，心盪神搖。

而那丹鈴已如漩流中的劍魚，迴環曲折，蜿蜒繞匝，「叮鈴鈴」數聲，慘厲的場面出現了。

姓方的鬼頭刀自砍琵琶骨，深入胸腔上端，嘶嗥着後退，姓李的鈸劈中自己的前額，由左額向右下方斜切，頭臉失去了三分之一，屍身還在後退。

雷動天是唯一還能喘氣的人，他的巨扇把臉上划了一道深達半寸多的溝槽，鼻骨斷裂，牙床翻露。

他似乎還沒有感到痛苦，驚凜地望着方、李二人的慘狀，死亡的過程才可怕，這是一次具體證明。

直到方、李二人倒下，寂然不動，雷動天才收回目光，望着已經收起鈴鞭的巫琴。

他幾乎懷疑，這樣一個貌不驚人的女人竟有這等驚心動魄的絕技，現在他已是流血滿面了。

「雷動天，不用問，和你的師弟一樣，你害過不少的人了。」

雷動天不出聲。

「廖五洲是什麼樣子，你大概還不知道，現在你該知道，為什麼兩個身手較高的已死，卻留下你的活口？」

雷動天大驚，死亡本身的確並不可怖，世上還有很多的事情比死亡更可怕，怕死只是其中的一種，怕生不如死卻是另一

巫琴與葉靈芝二人，不愼中了招魂扇的暗算。

種。

「不……巫姑娘……雷某只是被人利用，善使毒反而變成了我的梏桎……我是身不由主的……」

「可能，一旦被你的主人利用了，再退出就只有死路一條，但是，你和廖五洲差不多，都是淫惡之徒，剛才就會對葉靈芝生過淫念。」

「巫姑娘，告子說：食色性也。男女相互吸引，這是人人不免的，我要是眞如廖五洲那麼淫邪，我可以不聽姓方的命令行事，所以巫姑娘請高抬貴手，放我一馬，今後我一定痛悟前非……」

巫琴道：「你的上司是什麼人？」

「我只知道他姓劉。」

「姓方和姓李的又是何派中人？」

「巫姑娘，這些陌生面孔的人，其實全是武林名派中的知名人物，姓方的是點蒼派的，姓李的是長白派的，還有以前被『狂劍』『怒刀』、『獨眼龍』殺死的陌生人，也都是武當或華山等派的高手。」

「為什麼各派高手，會使人認不出來呢？」

「那是因為有位名醫『再世華扁』柳回春在最高的主兒身邊，他擅長整容變貌手術，獨步天下，凡是被他整過型的各派高手，迄未被人認出來。」

「噢？中原竟有這等奇才？」

「是啊……」雷動天心中一動，女人那有不愛美的？「楚王好高髻，宮中皆一尺，楚王好細腰！宮中皆餓死！」不是明白指出，女人愛美，幾乎連命都可以不要了嗎？雷動天道：「一個人的臉像個鞋拔子，他也可以使之變成瓜子臉……

高明！」巫琴不由自主地摸着自己的臉。

「一個人的鼻子扁平，他可以使之高聳。」

「噢，就是古之華陀和扁鵲重生也辦不到呀！」

「這是因為柳回春的醫術本就高明，又去過一次波斯國，學了夷邦的醫術，也帶回來波斯的靈藥，比喻說，最重刀劍創傷，用我們的藥，非一兩個月不癒，且會留下疤痕，用他們的醫術及靈藥就會減半時間癒合，且無疤痕。」

「太妙了！這眞是曠世奇才，一代神醫。」

「任何人要改變臉型，隨便『同田貫日』各型，只要你願意，他都能使你滿意的！」

「雷動天，柳回春現在何處？」

「在下不能確知他在何處，但姑娘要找他也不難，姑娘可以放了我嗎？」

「你能帶我去見柳回春嗎？」

「姑娘，柳回春在最高的主子身邊，能找到他也差不多找到我們的主子了，這要費點時間，不過，以姑娘的身手，相信不久就能找到他的！」

「雷動天，你們上司快要來了吧。」

「是的。」

「他姓劉？」

「是的，他就是海南島五指山的狼人……狼仙。」

「狼人？」這名詞在大漠來說並不稀罕，卻以為在海南島上有狼人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是的，巫姑娘，他快來了！不談為妙。」

巫琴把雷動天弄到草屋內，運功把葉靈芝體內的毒逼出，不久就醒了，她是個鬪毒色變，吃過毒的大虧的人。一旦弄清了是中了雷動天的毒，抄起雙環就要撲向雷動天。

「靈芝，暫時饒了他吧……」

但一環已經砸中，雷動天又不敢反抗，左肘立折，狠狠地道：「凡是用毒的人，沒有一個好東西！」

「葉姑娘，從今以後，雷某如果再施毒，妳就剁下我的雙手。」

你們這種人的話還能信嗎？

就在這時，附近傳來了懾人心魄的嘷叫，雷動天低聲道：「狼仙來了。」

巫琴道：「是不是身上生了毛或人頭

狼身？」

「不，巫姑娘，不是這樣的……」

「嗚……」低嗥聲一瀉而至，草屋門前已站定一個赤膊赤足，髮如亂草，面貌奇醜的中年人。

巫琴有點失望，原來不是什麼狼頭人身或身上生毛的人，只是像半開化的野人而已，提了一根沉重的狼牙棒。

「你就是狼人嗎？」

「嗚……」狼仙盛怒，他最討厭叫他狼人，但稱狼仙則例外，傳說幼時是由狼哺育長大的，這些年來跟南海洞主學藝，也學會了語言。

「俘虜呢？交出來。」口中像含着麵條，吐字仍然不太清楚。

巫琴道：「誰叫你來接俘虜的呀。」

「這不能說！不能說！妳難道不知道嗎？」

比較起來，狼人語言中廣東味兒比較濃。

「爲什麼不能說呢？」

「不能說就是不能說……」「嗡」地一聲，狼牙棒猛掃過來。

巫琴閃過，滑步去奪狼牙棒，沒想到這野人並不傻，蒲扇大脚在地上一扭，「呼」地一棒又掃了過來。

巫琴不敢輕估，拔身的同時鈴鞭已撒出，嘯聲大作，晶芒閃爍，瞬間抽出一十五鞭。

萬沒料到這野人的提縱術也相當不弱，甚至從外表來評估此人的智慧可能會吃虧的。

其實這也難怪，這狼人的上司能派他來接俘，自然也能獨當一面的。

狼人本無姓名，南海洞主毛茹辛爲他取了個劉重生的名字，有重回人世生活之意。

劉重生學了四十九式「如來棒」，一流高手栽在他手中的不在少數，而且他並不以蠻力取勝，招式衍化不輸常人。

巫琴要在五七招內勝他固然不易，却也有試試他到底能支持多久之意，所以並不急於制服他。

那知劉重生只會四十九式「如來棒」，用完以後，從頭再來，巫琴不由暗笑，鈴鞭在空中絞扭，方位變換中，在七個角度上遞出二十一鞭。

「唰」地一聲，劉重生的右腿被纏住，鞭一抖，「蓬」然倒下，但人立刻又蹦了起來。

另一鞭又纏在他的脖子上，用力一拉，劉重生身似陀螺疾轉，鈴鞭脫落，地上被他的足根轉了個小坑。

「唰……」又是一鞭抽在他的脚上，那知他的脚掌厚逾熊掌，鈴鞭抽上像抽在犀牛皮上一樣。

即使抽在脖子上及身上，也只是留下一道白綫。

巫琴邊打邊搖頭，這傢伙她頗有興趣，口一張，丹鈴呼嘯而至，一擊未中，划個半弧，「叭」地一聲擊中「急脈穴」，單膝跪地。

巫琴凌空疾落，一脚踩下，這個強悍、野性未馴的狼人，終於仆在地上。

雷動天已把折的一臂上了藥，道：「巫姑娘，也只有妳和我們最高的主兒能在十來招內制服他的。」

「他知不知道你們最高主兒是誰？」

「恐怕也不知道！」

這工夫劉重生嗥叫着竄起，但還沒站穩，就被巫琴制住了穴道又躺下了。

「劉重生，我問一句你要回答一句，不然我會宰了你。」

「丟那媽！我不怕。」

「我和南海洞主是好朋友，你敢對我無禮嗎？」

「妳是我師父的朋友？」

「怎麼？你不信。」

「我爲什麼沒見過妳。」

「我去見你老鬼師父你都不在家。」

「妳這個女長輩叫什麼名字？」

「說了你也不知道，反正我是你的長輩。」

「長輩不能打晚輩，丟！解開我的穴道！」

「好！看在你的老鬼師父份上，我給你解了！」

穴道一解，長嗥一聲，蹦了起來，掄頭又是一棒，巫琴閃了開去，劉重生垂手而立，道：「妳是我師父的朋友，我不能打妳。」

「這才對，你的頭子是誰呀？」

「上面不許說，對長輩說了也無妨，他就是以前的宗主……」

人影倏閃，人劍齊下，堪堪到了劉重生的背部，鈴鞭呼嘯掃出，把這一劍蕩了開去。

巫琴提防了滅口，早已暗暗戒備，此人一擊未中，本可再試，却掉頭越過草屋屋脊逃走，巫琴突然心頭一動，這人雖是側身一擊，未看清正面，却覺得這人太像那個人了。

她怎能不追？她不遠千里到中原所爲何事？

但追出園圃時，一叠瓦片電射而至，巫琴才閃過，又是一蓬泥塊，才閃過泥塊，又得忙閃避三支箭矢。

這分明是有計劃的行動，絕不讓巫琴追上那個人，而她去追那些施襲之人時，又相互支援，結果一個也沒追到。

巫琴忿忿而返，竟發現劉重生和雷動天也不見了，葉靈芝急得直搓手，巫琴道：「人呢？」

葉靈芝哭喪着臉道：「琴姐，雷動天鼓動劉重生逃走，最初劉重生不走，雷動天告訴他妳就是俘虜『大漠銀鈴』，他們才走的，而我又不是他們的敵手。」

「這不能怪妳，雷動天這壞蛋再被我遇上，可有他好受的！」

「琴姐，追丟了人？」

「嗯，妳猜是誰？」

「反正必是偷襲者的部下。」

「雖然沒看清楚，但却極像巳死的高手……」

「這不大可能吧？」

「武林中什麼事都會發生。」

「假如眞是武林前宗主，他不是和偷藝者同伙了？」

「八成如此，有很多人向我施襲，掩護他逃走，要不是我不放心妳，我仍會繼續追下去的。」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打不過他們還

可以跑呢。」

「劉重生頭腦畢竟簡單，只怕雷動天施毒，防不勝防。」

「琴姐，我總以爲前宗主高羣，不會是那種人。」

「妳不懂，高羣爲人很滑，據推測，當初他在大漠負傷，可能是裝出來的，旨在騙本門的武功。」

「這麼說他和偷藝者一伙，就不無可能了？」

「當然可能，自我發現墓中不是他的骷髏時起，我就相信他去大漠是有陰謀的，我不會放過他，也不會放過高翔的！」

「琴姐，請再三思！」

「沒有必要！我非殺他不可。」

「琴姐，妳仔細地想想，妳還喜歡高羣嗎？」

「我……我怎麼會……」

「琴姐，一夜夫妻百日恩，我相信琴姐到中原來，欲求故劍，而不是來殺人的。」經葉靈芝的解釋，巫琴懂了「欲求故劍」的意思，她忿忿然沒有說什麼。

× × ×

廖五洲和「袖手書生」蘇琛巳無落脚之地，雖然「落日刀」童心和「鐵鷂子」伍冲表示今後常和他在一起，但自發覺有人踩綫之後，童、伍二人，就藉詞而分手了！

廖、蘇二人惺惺相惜，一個臉上刺滿了「淫賊」二字，一個額頭正中刺了「不再袖手」四字。

他們商量好了，要找個人跡罕至之處隱居起來。

只不過，他們並非出世遁世，只是要把自己和大衆隔離起來，所以七情六慾和常人一樣，因而廖五洲提出了一個問題，道：「蘇兄，並非小弟寡人有疾，這男女居室大事，實在不可等閑視之。」

蘇琛道：「廖兄之見呢？」

「不如化點錢到秦樓楚館去找老鴇子買兩個帶去……」

蘇琛道：「那種風塵浪女，豈能受得離羣素居的清苦生活？」

「也不可一概而論，況且，到那時候也由不得他們了。」

蘇琛道：「我這兒有『避火圖』數十幀，那時候拿出來看看也聊勝於無。」

「蘇兄素日方方正正，原來也頗好此道。」

「廖兄，性之於人，有什麼方正不方正之分？何況吾等這把年紀，就連花甲、古稀之年尚不可斷絕，談起這個我倒想起一件有趣的故事來。」

「反正閑着無聊，蘇兄的故事必可解悶。」

「一縣令極年輕，又是自翰林院初次外放，上任不久就發生了一件情殺案，男女雙方竟都是古稀高齡男女。案子膠着，問題是這大年紀之人是否還有性慾？縣令返家，悶悶不樂，老母問故，縣令初不願說，老母逼之才說了，他問老寡母，女人這等年紀是否還有慾念？時置冬季，寡母用火鉗撥那火盆中的灰燼良久不答……」

廖五洲說道：「想必是老母也無法回答。」

「不，寡母不便啓口，只好以動作暗示，用火鉗撥灰，即示意：除非人巳化爲灰燼，總是會想這種事的。縣令終悟了老母的暗示。」

「有意思！這不是表示咱們的粉頭是有必要的嗎？」

兩人來到鎭上，反正有人聚居之處必有這種行業，但是絕未想到，不論他們給多少錢，窰姐們捂着臉就是不敢看他們一眼！

不論是勾欄院或半掩門，一見之下必然尖叫，如同見鬼，兩人狼狽出鎭，相對無言。

「蘇兄，我恨巫琴這女人。」

「廖兄，我倒覺得是咎由自取。廖兄，你看這個！」

廖五洲恨恨不巳，良久才回頭望去，不由怒氣消了一大半，這春宮他倒見過不少，畫得如此氣韻生動的實不多見。

「如何？廖兄？」

「好是好，終是畫餅充飢。」

「廖兄，咱們隱居可趁機互研武功，來日可揚眉吐氣，而練武者也不宜接近女色，至於春宮，不過是望梅止渴，可以逐漸戒絕色慾。」

「蘇兄，但願咱們能作到，不知這是何人手筆？爲何春宮稱爲『避火圖』？」

「據說火神是女性，所以當舖中多掛此圖，火神避之猶恐不及，至於這春宮的作者，據說是唐伯虎……」

「唐伯虎會畫這種畫？」

「其實這種畫更難表現，另外，在明朝精於此道的除了唐伯虎之外，還有仇十洲。」

不知春宮始自何時？

「該書記載，漢廣川王爲春宮之鼻祖，到了魏晉南北朝，朝中奸佞殘害忠良，士大夫怕『滿門抄斬』『誅九族』『梟首』『棄市』及『流』等危機，有些人就流於頹放、沉緬於酒色，於是春藥大行其道，採補求仙之說及服丹壯陽也喧囂塵上。服丹而死能舉出例子來的有唐太宗、高宗、憲宗、敬宗及武宗等……」

廖五洲道：「蘇兄之淵博，廖某欽佩不巳，像咱們的處境，還不是和魏晉南北朝時的士大夫一樣，噤若寒蟬，不知哪天終會——」

說着說着就來了，林中小徑中月影斑爛，迎面來了七個五旬以上的人物，却是一個也不認識。

七人一停，蘇、廖二人也急忙打住，爲首的老人舉起沉重的鐐鐵拐一指道：「爾等可是廖五洲和蘇琛？」

蘇琛道：「正是，請問七位是……」

「不必管吾等是誰？你等巳犯了主人的戒律，應解回受審。」

廖五洲道：「我兩人栽在巫琴手中的事，諒主人巳有所聞，如今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自慚形垢，無地自容，正打算隱遯人跡罕見之處，了此殘生，七位高抬貴手吧！」

「如不回去，自絕於此也行。」

蘇琛道：「看七位的氣派，想必都是武林長者，地位超然，應能體會晚輩此刻心情——」

爲首之人厲聲道：「主人之命，無人敢違抗，再不自絕，可要動手了。」

蘇廖二人互望一眼，既然不免一死，何不一拚？要不是上了賊船，又何至弄得如此狼狽，兩人心意相通，一齊撒出了兵刃。

蘇琛用鋼扇，廖五洲是緬刀，藍森森地還淬了毒。

兩人是背城借一，不留餘力，但僅是這個使拐的老人就逼得他們團團轉。

拐長在七尺以上，而老人又是軀幹魁梧，膂力驚人，蘇、廖二人的兵刃根本不敢碰上。

加上招式詭奇，二人不敢近搏，只有閃閃避避挨打的份兒，眼見就要濺血枴下，突然後面有人粗聲道：「好俊的天下第一枴……」

使枴老人倏然收招向蘇、廖二人後面望去，一個是濃眉環眼，滿臉于思，另一個細皮白肉，一身華服。

兩人見「狂劍」和「怒刀」來了，雖不是救他們的，勢必不能相容，急忙退得遠遠地。

彭冠宇道：「你們兩個雜碎在這兒幹什麼？」

廖五洲道：「彭大俠，由於我倆無法見人，本想找個地方隱居起來，沒想到在此遇上七位，硬要我們跟他們回去。」

「回哪裏去？」

那主兒身邊……

「噢？」彭冠宇打量七人，其中五人的兵刃非常熟悉，可是面孔却是陌生的，道：「看你們其中五人的兵刃，乃是點蒼派掌門人黃逸中的鑌鐵枴、華山掌門展大千的劍、長白派康莊的七星刀、武當掌門無機道人的巨大拂塵和崆峒派掌門人常雨谷的判官筆，可是面孔却又不對，我說司馬空，你說這是怎麼回事兒？」

「操！」司馬空道：「這叫看茄子開黃花——變種！」

這工夫用七星刀的老人大喝一聲撲了上來，道：「老夫就是不甩你們『狂劍』『怒刀』『獨眼龍』！」

「噹」地一聲，司馬空掄刀格上，老人退了半步，司馬空的身子又搖了一下。兩人才打了兩三招，司馬空道：「操！我還以爲是誰啦！原來是長白派的掌門康莊，這就怪了，爲什麼面孔不對勁呢？」

使七星刀的老人也不出聲。

那道人見這使刀的無法取勝，立即加入，「啾啾」聲入耳已攻出七八拂塵。

司馬空大聲道：「一試我就知道，你這個牛鼻子是武當掌門人無機道人……」這是兩大門派的頂尖高手，七星刀晶芒流瀉，刀刀不離司馬空的要害。鐵拂塵千絲萬縷，忽軟忽硬，忽聚忽散，蓬開時根根如針似錐，如碩大無朋的奪命奇花。

司馬空自斷了一肘，多少會受影响，但高翔送他三招奇學，受益不淺，偶爾施出一招半式，像這等高手，都會改攻爲守，手足無措。

彭冠宇大喝一聲撲上，來勢太凌厲，一開始就是「斷魂七劍」起手式，使七星刀的連格三刀，腋下衣衫仍被划破一孔。

這工夫使判官筆的厲喝聲中加入道：「他們既然要羣毆，咱們還客氣什麼？」於是一個使劍的和使枴的也撲上了。

蘇琛道：「廖兄，小弟自被刺字，已知過去袖手作風昨非今是，人家是否爲咱們擋敵是另外一回事，此時此刻他以二敵五，且這五人可能就是易過容的七大門派中的五大門派掌門人，恐怕他們二人不是敵手……」

廖五洲道：「蘇兄，咱們既已打定主意歸隱，何必管這些閑事？」他仍在恨巫琴，甚至恨很多人，這種恨往往是不須什麼理由的。

「廖兄，我以爲你我都不是超然物外的胚子，出世不如入世，何況，萬一這二位一旦不敵，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這話才打動了廖五洲的心，兩人也動上手，另外兩老者掄劍擋住。

司馬空和彭冠宇聯手非同小可，但是這五派頂尖高手，任何一個都有四十年以上的火候和淬煉，絕非是徒有虛名之徒可比。

當彭冠宇的「斷魂七劍」用完，司馬空的「十三連斬」也近尾聲，也不過爲其中四人身上添了七八道傷痕，却無大碍。

絕招一完，五人那會看不出來？刹那間枴如樑柱塌砸，刀似亂刀剁肉，劍氣射冲牛斗，拂塵如雪漩雨斜，判官筆有如死神發出的呼嘯。

百餘招之後，司馬空肩上中刀，但他狂笑着，道：「好刀法，康莊，如果單打獨鬥，你能接下我三十招，我就認你這個老乾兒子——」

「唰」地一刀，衣袖又被長劍挑破。

彭冠宇也好不到那裏去，胯骨上被掃砸了一筆，皮開肉綻，屁股上褲子被挑破，鮮血染了一大片。

那兩個對付蘇琛和廖五洲的老者，也是七大門派中的二流人物，和掌門人的身手相差無幾，所以蘇、廖二人也是左支右絀，險象環生。

司馬空說道：「老彭，今夜咱們要歸天……」

彭冠宇道：「不要說話，拚一會算一會……」一拂塵掃在腰上，彭冠宇咧着嘴後退，長枴又砸了過來。

而司馬空也被判官筆點中後肩，右臂也無法抬起。

兩人閃閃避避，岌岌可危。蘇、廖二人也搖搖晃晃，身受數傷。

「可以住手了吧……」冷峻的聲音自左邊樹梢上傳來，語聲未畢人箭已凌空射下，鳳毛麟角筆旋砸流瀉中，七星刀「噹！」地一聲盪開，康莊的下顎被挑了一道血槽。

判官筆左格右架，終被鳳毛麟角筆趁虛而入，「喲——」地一聲，使判官筆的老者左眼珠已被挑出，掛在眼瞼下。

彭冠宇本已危在一髮，這一聲慘呼救了他，那一枴硬生生地收回，回頭觀望，但人箭已在樹幹上一蹬脚，有如烈火中的爆豆，眨眼已到眼前。

長枴來不及護身，眼見其遭遇和那使判官筆的差不多，但突然間怪事出現了，小徑兩旁的樹木，大的合抱，小的也有海碗那麼粗，突然無風自動。

樹動可能是風搖動的，但愈搖愈烈，不久樹葉紛紛散落。七個老者似知有了救星，也未戀戰，暗暗招呼向林中逸去，搖晃已經停止。

「獨眼龍」在兩邊林中穿掠，却未找到施展「蜉蝣撼樹」的人，這種綠油油的葉子被震落，功力之深厚可知。

但「獨眼龍」沒有回來，司馬空在和彭冠宇互相裹傷，蘇琛和廖五洲倚在樹上喘氣，好像嗓門都不夠大。

司馬空說道：「老彭，你的屁股上血紅一片，不會是『霞封鳥道，月滿鴻溝』吧？」

「去你的！」彭冠宇道：「你看這七個老小子中的五人，是不是五個門派中的掌門人？」

「不是他們是誰？」司馬空說道：「他們的招術誰也仿不了的！使枴的是點蒼派掌門黃逸中，使劍的是華山掌門人展大千……」

彭冠宇說道：「使七星刀的是長白派掌門康莊，使拂塵的是武當派掌門人無機道長，使判官筆的是崆峒派掌門人常雨谷嗎？」

「錯不了的，只是不知道他們何時學了高明的易容化裝之術？要不是武功和定力無法改變，可就無人認得出來了！」

二人弄好了傷，走向蘇、廖二人，司馬空大刀擧了起來，道：「你們兩個是誰先走？」

兩人大驚，廖五洲道：「司馬大俠饒命，我們兩人已和死了一次差不多，殺了我們會污了您的寶刀！我們早已改邪歸正了……」

「放屁……你這雜碎！剛才不是要溜嗎？」

蘇琛道：「二位大俠不要誤會，廖兄主要是因爲刺了滿臉的字，實在見不得人，自卑太深，總是迴避生人……」

彭冠宇道：「果眞如此就饒他一命，你們過去也是那陰謀偷藝者的人？」

蘇琛道：「實不相瞞，武林中稍有地位的人物，未被那主兒控制的不多，不過我們相信，大多數敢怒而不敢言。」

「你們可見過那主兒？」

「沒有，不過交待我們任務的蒙面人，雖未見過他的面目，却知道他身上有狐臭。」

「噢？這秘密很有價值。」

「他身上洒了香水，仍可發出狐臭氣味來。」

「是女的？」

「不知道，每次交待任務都是書面，我們看過之後立刻要燒掉。」

「你們二人以爲這七人之中是不是有五個掌門人？」

「不錯，如此說來，武林七大門派大概都由那主兒收買了。」

司馬空道：「另外兩派南海洞王毛茹辛之附逆，已在預料中，要不，他的弟子劉重生不會位居要津。另一個是東海漁船幫幫主海天秋，他也降了？」

蘇琛道：「也易了容，可是他慣用的亮銀鵝眉雙刺武林中沒有第二份。」

彭冠宇道：「你們非要隱居起來不可嗎？」

廖五洲道：「實不相瞞，我等二人只是無法見人……」

彭冠宇道：「這不要緊，也許還有辦法除去，如果沒有，可以蒙起面孔來。」

「不必！」司馬空道：「只要今後不作壞事，就不必計較這個，只要記住：直躬不畏人忌，無惡不懼人毀。人生在世，不能養德，終歸末節，其他都不重要！」

兩人互視一眼齊聲道：「司馬大俠一番哲理、震聾啓聵，使我等茅塞頓開，我倆願永生跟隨二位大俠，拾鞭隨蹬，永世不渝……」

「這……這……」司馬空道：「這可不敢當！再說我們兩人隨便慣了。可沒有這個譜兒！」

蘇琛說道：「由此看來，兩位大俠也嫌我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羞與咱們爲伍……」

「操！這是哪兒的話？」司馬空道：「我們兩個和你們二位在一起佔盡了便宜，何樂而不爲？」

彭冠宇道：「不錯！我們四人在一起，我和司馬空就變成小白臉了！」

四個人都笑了起來。

蘇琛道：「據在下所知，『狂劍』『怒刀』『獨眼龍』根本不和，剛才『獨眼龍』爲何出手相助？」

司馬空道：「那個傢伙沒準兒，誰知道他心裏在想什麼？」

×　×　×

巫、葉二人剛落了店，正在洗臉，店小二問道：「二位姑娘，哪一位是巫琴巫姑娘？」

葉靈芝道：「什麼事啊？」

小二道：「有位姓柳的客人在他的上房中叫了一桌上席，請二位過去飲酒。」

葉靈芝道：「我們並不認識一個姓柳的。」

小二道：「柳爺說，認不認識都是一樣，一回生兩回熟嘛……」

「啪」地一聲，葉靈芝摑了他一個耳光，道：「走，帶我去看看這個吃生米的傢伙。」

「是！姑娘。」

「慢着！」巫琴道：「小二，那個人是什麼樣子？」

「四十來歲，五十不到，很像縣衙裏的師爺，穿的很講究……」

「他是怎麼說的？」

「這個……小的不……不敢說……」

「不論他是怎麼說的都不要緊，不說出來，我要揍你。」

也許小二以爲，就算挨兩記粉拳也比說出來好些，回頭就走，那知「鈴鈴」聲中，眼見一道閃亮的影子在他四周繞了一匝，他就站住不能動了。

小二眞以爲見了鬼。

如果不是鬼魅，怎麼會有這種怪事？

巫琴來到小二面前道：「說不說？」

「說……說……姑娘，原來……妳會法術……。」

巫琴不過是以「丹鈴」點了他的穴道。解了小二的穴，這小子才知道低估了這個醜女人，道：「姓柳的說，二位一定會去陪他飲酒。」

「爲什麼？」

「他說如果二位知道他是誰，他就是勾勾指頭妳們也會去的。」

「好狂的傢伙！帶路！」

「是……」小二帶她們來到姓柳的門

外一指，二女已看到明間迎門正中桌上擺滿了菜，一個頗有氣派、四十多歲、衣着華麗的人迎門坐着，伸手一讓，道：「請進！」

巫琴冷冷地道：「你是何人？」

中年人傲然一笑道：「『再世華扁』柳回春……」

巫琴一震，道：「你就是去過波斯國，精通夷邦醫術的武林名醫柳回春？」

「對！不過這要略爲更正一下，光是精通波斯的醫術是不夠的，要以國醫爲體，夷醫爲用才行。」

「這話怎麼說？」

「扁鵲、華陀，早在兩千年以前即能開腦治頭風，醫術高過夷邦多少倍，可惜精華失傳，反而求諸夷邦，不過國醫某些醫理如針灸等，猶非夷邦所能企及……」

巫琴點點頭道：「先生說得是，只是柳先生口出不遜，有失一代名醫風範！」

柳回春道：「如果在下不敬，當不會滴酒未沾唇，佳餚未動箸吧？」

巫琴這才和葉靈芝進屋入座，道：「柳大國手想必認識我。」

「久仰大名。」

「柳大國手必是有所爲而來。」

「的確，我想巫姑娘必然對柳某的一切也略知一二。」

「不錯！也是久仰盛名。」

「柳某在波斯國一住三年餘，學了些夷邦醫術，尤其是整容改貌之術，咸信國內還找不出第二個人來。」

「所謂整容改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柳回春道：「大凡面有缺陷之改正，平庸改爲美好，美好進而絕色等等……」

「哦！這眞是奇人奇術。如果改壞了呢？」

「柳某尚沒有失敗的前例。」

「可以舉出成功的例子嗎？」

「好！巫姑娘可曾見過武林『花王』阮絳珠嗎？」

「聽說過，但未謀面。」

「巫姑娘見過阮絳珠，就會產生信心了！另外還有『柳浪聞鶯』柴天嬌，她是西湖名妓。還有『金陵五金釵』羅氏姊妹等等。巫姑娘不妨一一拜訪一下。」

「的確要分別去瞻仰一番。然後再拜託大國手……」

「承巫姑娘瞧得起，這也是柳某的光榮。」

「如果大國手肯幫忙，您看改貌後會是什麼樣子？」

「巫姑娘，請恕在下直言，由于面部之先天輪廓、身材，以及自幼養成的習性，請注意！一個人的習性能夠影響他的外在……」

「儘你最大努力，我會變成什麼個樣子？」

「巫姑娘是知道，歷史上的沉魚、落雁、羞花、閉月四大美人，以『環肥』和『燕瘦』二人形成不同典型，巫姑娘再變成『燕瘦』自然不成。柳某能夠使人變瘦、變肥，但高的不能變矮，矮的也不能變高，所以我只能夠使姑娘變美、變俏，絕不能使姑娘變成西子捧心，飛燕之弱不勝衣……」

「那是當然。」

「但柳某敢保證，在我的改變下，巫姑娘對鏡之下必然大爲驚奇。」

「這個我相信，不知大國手的費用要多少？」

「不必！柳某崇拜的人，往往一文不取，巫姑娘武技出衆，柳某心儀已久，自不便收費。」

「這樣我怎麼過意得去？」

「要不，姑娘滿意整容之後，幫柳某一個忙就成了。」

「一言爲定。」

兇手竟是武林宗主

金陵，素稱六朝金粉之地。

羅萬有人如其名，胸羅萬有，武功高強，且明風角鳥占，精通易數，家財萬有，在南七省享有盛名。

「老爺，外面有兩個女人求見，一個姓巫，一個姓葉。」

羅萬有道：「姓巫的是什麼樣子？」

「高大，不怎麼好看，年紀約三十左右。」

羅萬有道：「快請進來！」

不一會，巫、葉二人已被引到大廳門外，羅萬有抱拳道：「『大漠銀鈴』巫姑娘光臨寒舍，羅某至感榮寵，請！」

二女進廳，僕人獻上茗茶，巫琴說道：「羅大俠何以知道我是巫琴？噢！我知道了！八成是『再世華扁』柳回春說我要來。」

「不！羅某自幼隨異人鑽研『滴天髓』、『瓊璣三盤賦』、『神峯通考』、『淵海子平』以及『堪輿學』等等，善知過去未來。」

「這眞是失敬了！羅大俠一定能算出我們二人來自那個方向吧。」

羅萬有算了一下，道：「東方。」

二女相顧愕然，巫琴道：「羅大俠可知我們二人的年齡嗎？」

「這個很簡單，二位身邊可帶有制錢嗎？」

二人同時道：「有！」

羅萬有道：「在下非但能猜出二位芳齡，還能算出二位袋內各有多少制錢。」

巫琴顯然不信，道：「這太妙了！就請羅大俠算一算。」

「那就請巫姑娘先來吧！」羅萬有把紙筆放在巫琴身邊桌上，道：「請在紙上寫下妳的正確年齡，乘以二，加以五，再乘五十，將所得之積減三百六十五，再加上袋內制錢的數目最後加上一百一十五就成了。」

巫琴有點失望，但羅萬有道：「巫姑娘，妳放心！我絕對看不見你寫了些什麼？」說着背轉身去。

二女互視一眼，然後再由葉靈芝搖着，由巫琴寫好：「年齡二十九，乘以二，等于五十八，加以五，等于六十三。六十三乘五十，等于三千一百五十，減去三百六十五，等于二千七百八十五，加上她內袋五個制錢，再加一百一十五，總共是二千九百零五。」

巫琴心中一動，道：「羅大俠，算好了！」

「好！請報出數字來。」

「總共是二千九百零五。」

羅萬有道：「巫姑娘，妳芳齡二十九，袋內制錢五枚。」

巫琴一愕，道：「何以見得？」

「前二位數是姑娘的年齡，後兩位數是姑娘袋內的制錢數字。沒有錯吧？」

葉靈芝道：「羅大俠，這一手算是萬育吾的『瓊璣三盤賦』，張神峯的『神峯通攷』，徐子平的『淵海子平』還是劉伯溫的『滴天髓』呢？」

葉靈芝的文事底子頗有根基，她也不太信羅萬有這一套。以上四人都是窮通命理，功參造化者，窮一生光陰也不過各研出一套易理遺澤留傳後世，羅萬有卻能精通四人全部的精華，其誰能信？

葉靈芝說道：「這不過是數字遊戲，和易卜無關。羅大俠可知我們此來的眞意嗎？」

羅萬有看看巫琴道：「姑娘想必是前來看看羅某四個丫頭整容改貌後的效果如何？」

巫琴仍以爲有人提早告訴羅萬有說她們二人可能會來，道：「羅大俠還知道些什麼？」

羅萬有道：「巫姑娘心有不平，頗思改貌出一口氣，以報遇人不淑之仇……」

意思是說，巫琴來到中原後發現高羣未死，分明是有意騙婚詐取「海市蜃樓」的絕學，却又不甘和她白首偕老。

巫琴木然點頭，羅萬有很得意。

「羅大俠，可否見見令嬡？」

「當然可以，看了之後，羅某相信妳會驚服柳回春的曠世醫術了。」

叫來下人吩咐小姐出見，大約半個時辰之後，環珮「叮噹」聲中，五位艷麗的女郎，在兩個使女陪伴之下進入大廳。

羅氏五姊妹全是一色鵝黃軟緞斜襟夾襖、褲，同色繡花鞋，高挽雲鬢上插着金步搖，娉娉婷婷，嬌嬈可人。

到底是麗質天生抑是柳回春的妙手奇術所使然？還眞摸不透。

「丫頭們，見過『大漠銀鈴』巫琴巫姑娘以及葉姑娘……」

「金陵五釵」名門閨秀，的是不凡，知書達禮，中規中矩。她們的名字順序是紫、紅、青、藍、白。

老大羅紫才不過二十四歲，五女談了一會退出。

巫琴道：「不知五位姑娘未改貌整容之前是什麼樣子？」

「喏！這兒有她們未整容改貌前的畫像。」

羅萬有取出了畫像，這五姊妹並不算醜，但若不整容，自然不會有今日之美好了。

二女辭出後到玄武湖去泛舟，葉靈芝道：「琴姐以爲羅萬有眞的學究天人？」

巫琴道：「至少此人極爲聰明，且必精通數學。這名稱是夷邦傳入中國的。」

「琴姐眞要找柳回春改貌？」

「有此意圖。」

「琴姐，我倒有個奇異的想法。」

「說說看。」

「琴姐，武林中近幾年來出現不少的身手不俗，面孔却十分陌生的人物，會不會是七大門派中已被『再世華扁』改貌整容的人物？」

「極有可能。」

「琴姐，果如此，這柳回春，甚至羅萬有、阮絳珠還有什麼西湖名妓『柳浪聞鶯』柴天嬌等人，豈不都和那神秘人物有關嗎？」

巫琴道：「當然有可能，靈芝，我以爲，如果高羣果眞還活着，那神秘人物會不會就是他？」

「琴姐，我總以爲不大可能，高翔人格高尙，雖不能斷定高羣也如此，總不會太離譜的，反之，高翔也不會相信其兄，堅定不移的。」

「靈芝，妳雖受過打擊，還沒有眞正瞭解男人。」

「琴姐，高宗主身上有狐臭嗎？」

「沒有。妳問這個……」

「我到破窰中去送那密件，接受的人身上有香水和狐臭的混合氣味，以那人的『蜉蝣撼樹』絕技看來，他應該就是那個神秘人物……」

「靈芝，妳看左前方扁舟上的一對男女……」

葉靈芝望去，失聲道：「那好像是高翔啊！不知那女人是誰？」

「高翔和高羣只差兩歲，身高和外型幾乎分不出來，除非是親近的人，才能分出來，快划過去……」

葉靈芝一邊操槳一邊道：「琴姐，那女人太動人了！武林中這麼動人的女人，也只有『花王』阮絳珠一人了。」

「快！我來划！」巫琴接過槳，扁舟去勢如箭。

但是那扁舟本就在二三十丈之外，似已發覺在追他們，那個極似高翔的人也加緊操槳，其快如飛。

待巫、葉二人的扁舟靠岸時，那兩個人已奔出百步之外。那男的還回頭看了一下。

盡管已是暮色四合，但以巫琴的眼力，仍能看出那人簡直就是高羣。或者是高翔，而那女的眞是太美了。

她們二人終于沒有追上。

巫琴十分懊惱，也十分肯定。她們進入一家酒樓，在樓上臨窗揀了個座位。此刻正是華燈初上，在這兒可以遠眺「烟籠寒水月籠紗」的秦淮風光。

「一定是高羣。」

「琴姐，妳剛才不是說過他們弟兄只差兩歲，且十分相似嗎？」

「不錯。」

「剛才那人也許是高翔。」

「但是，以高翔的爲人，他爲什麼要迴避咱們，妳不是說過，高翔爲人正直豪爽嗎？」

「是的。」

「果如此，他爲何不敢見我們？」

「琴姐，我也說不出道理來，也許他怕妳糾纏他。」

「這不是理由。靈芝，現在我已敢斷定高羣這個賊背叛了我，另有女人。」

她們叫了菜，邊吃邊談。葉靈芝本是對高翔有意思的，後來發現高翔和阮絳珠及雲飄飄有往來，才因自已導致司馬空斷臂而打算獻身。

但是，竟然被雷動天所逞，她的心碎了。

然而，一個少女心坎中最早一個男人的影子是不易抹掉的，因而，她一直爲高翔辯護。

「琴姐，這件事要特別愼重。」

「當然，我絕不會魯莽。試想，高羣墓中不是他的遺骸，這不是很明顯嗎？」

「琴姐，我認爲，人死了看遺骸是靠不住的。」

「笑話！我和他曾是三個月的夫妻，我的身材都很高了！他比我還高，而棺中的遺骸卻是個五短身材的人。」

「琴姐，要是妳猜對了，高羣到底意欲何爲？」

「偷盡武林絕學，無敵天下。」

「琴姐，光是妳就見過這人兩次了，對不？」

「不錯，不久前我見過的自信也是他，而不是高翔，但我以爲，也許高翔知道其兄未死。」

「琴姐，姑不論高翔知不知道其兄是否活着？如高羣眞未死，且帶着武林中的名女人招搖過市，怎能瞞盡天下人耳目而迄今未被人發現？」

巫琴想了一下，道：「也許別人把他當作了高翔，高翔不也和『花王』阮絳珠不錯嗎？」

葉靈芝一時也無話可駁。

這工夫忽聞一陣「得得」蹄聲傳來，向街心望去，二女同時一震，原來馬上的人竟是高翔。

但是，在巫琴心目中，卻以爲他是詐死的高羣。

因爲巫琴以爲，在玄武湖扁舟上見到的雖不像這個，卻也是驚鴻一瞥。然而，那有這麼巧合的事，兩個都在金陵？

「走！靈芝……」巫琴丟下一塊銀子，下樓而去。

那一騎雖不太快，這工夫卻已出了街口，且逐漸加快起來。一直追到燕子磯才追上。

「咦？又遇上了嫂子……」

「誰是你的嫂子？」

高翔道：「妳和家兄是夫妻，我不叫你嫂子叫什麼？盡管妳懷疑家兄，但眞相未明之前，我這作小叔的禮不可廢。」

「你眞是高翔？」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怎麼會是假的？」

「怎麼這麼巧？你在金陵，你的哥哥也在這兒？」

「家兄？」

「不錯，我們在玄武湖上見過他。」

「這……這……」高翔道：「嫂子，別再多疑了，其實我更希望家兄沒有去世。希望和事實總是兩回事的。」

「高翔，你一定是知道高羣未死的秘密。」

好好！家兄未死我要謝天謝地。請問他在何處？」

「高翔，你盡管和我耍骨頭，要是沒有個交待，我今夜就不會放過你。」

高翔道：「葉姑娘，妳也在玄武湖上見過家兄嗎？」

「高少俠，我不敢說那是令兄，但和你很像，還帶了一個很美的女人。」

巫琴道：「高翔，你今天傍晚曾帶了一個女人到玄武湖去泛舟過嗎？」

「沒有。」

「那你到金陵則甚？又到這燕子磯則甚？」

「在下的私事有必要告訴別人嗎？」

「不說你就要準備自衛。」

高翔忍無可忍道：「在下第一眼看妳也跟來了就準備自衛了！」

「好硬的骨頭！你不肯說出來此的目的，就表示你心中有鬼！」

高翔道：「我正在追一個敵人，在此附近失踪。」

「高翔，我問你，在金陵，你見過阮絳珠嗎？」

「見過。」

「一起在玄武湖泛舟過？」

「沒有。」

葉靈芝大皺眉頭，心想，如果你沒有去玄武湖，又何必說在此見過阮絳珠呢？這不是找麻煩嗎？

巫琴厲聲喝道：「高翔，你開始自衛吧！」

「遵命！」立即撤出了鳳毛麟角筆。

「琴姐，是不是應該查明了以後再說呢？」

「靈芝，這還不夠明白嗎？他在此，他的哥哥也在此，而阮絳珠也在金陵。世上那有如此巧合的事？」

「琴姐，世上眞有些巧合的事……」

「出手吧！」琴姐也撤下了鈴鞭。

高翔說道：「雖然妳不承認是我的嫂子，但我卻不能不承認，所以我不便先出手。」

「少來這一套，看鞭……」巫琴先出了手。

這次動手，高翔決心不用「海市蜃樓」的武功。

這麼一來，高翔就吃虧很大了。

鈴聲盈耳，自四面八方罩下，銀霞千條，交織着燦爛的光網。

鈴鞭實在並不是什麼光明正大的兵刃，它每一揮抽流瀉，固然敵人可以聽到而趨避，但八十多隻鈴，在瞬間流瀉着數十道經緯綫，那種目眩神搖的感受，眞不是局外人所能形容的了。

葉靈芝在一邊乾焦急，一個是引導她脫離那神秘人物的恩人，一個是失身後爲她懲罰淫徒的恩人。

高翔知道，就連用某些武功，尚不是她的敵手，不用之下，更非其敵。

可是他從不向頑强低頭。

鳳毛麟角筆上發出了「啾啾」聲，他噙着不屈的冷漠，盯着對方的雙目，似乎只要眨一眨，就極可能在身上某一部位上連中三鞭。

八十招過去了，葉靈芝知道巫琴絕不會讓這拚鬥超出一百招。道：「琴姐，請再三思！」

「我已經再思再想過了！」

「琴姐，請鞭下留情。」

「妳不必多言……」吸口氣，口一張，「丹鈴」清越的聲音懾人心魄，動人肝肺。

高翔也知道已到了生命交關的檔口，

鳳毛麟角筆幻出重重疊疊的罡網，護住身形。

此刻，他只求自保，武林高手如雲，挑不出三五人能渡此難關的，他也不以爲自己有把握。

「叮」地一聲，筆網如此集密，肩背處已中了一鈴，幸虧在左邊，尚不影響揮筆自衛。

這一鈴擊在左肩後的「天髎穴」和「曲垣穴」之間，只要擊中任何一穴，上面半邊身子就不能動了。

儘管如此，痛得一頭大汗，左臂一動就奇痛。

「琴姐，也許這麼自家人殘殺下去，會使親痛仇快的……」

巫琴似乎根本聽不進去。

「叮」地一聲，這次正中高翔的「秩邊穴」上。此穴在臀部稍上一點。正中此穴右腿即不能動彈。

但這一擊只擊在邊沿處，只感到右腿不大聽指揮，身形滯緩，「叮鈴鈴」聲中，鈴鞭疾捲，鳳毛麟角筆落地。

丹鈴再繞一匝，正中「魂門穴」。

高翔搖幌了兩下倒在地上。

「琴姐妳……」

就在這時，一陣悲笳聲響徹雲霄，這笳是胡人的樂器，奏來悲涼凄厲，有如巫峽猿啼，嫠婦夜泣，動人肺腑。

胡人以此樂自娛，和他們之生活勞苦，地處貧瘠，屢被漢人歷代征服有關。

悲笳有十八拍之說，但這笳聲才奏起五七拍，巫琴已捨了高翔向笳聲撲去。

葉靈芝也不能不跟去。

當高翔醒來時，笳聲早已不可復聞了，卻聽到腳步聲走近，他想一躍而起，可惜那「丹鈴」擊中在「魂門穴」旁，半個身子還是不太靈活。

「唉！糟了！這二個人如果是敵人的話……」

「咦？這兒有個人躺着……」這人年紀較大。

「是啊！好像沒有死哪……」此人聲音年輕。

兩人在高翔身邊一站，高翔還沒有睜眼。

老的道：「這年輕人長得挺不錯。」

年輕的道：「會是武林中人嗎？」

「九成是……」伸腳一勾，高翔睜開眼，道：「謝謝二位的關切。」

這老的五十左右，少的二十出頭一點，看來鄉土氣頗重，當然，高翔卻不會這樣去看人的。

老的道：「老弟貴姓？」

「我叫尚阜。前輩高姓大名？」

「老朽是孝子渡開店的，這是我的姪子。」

高翔心中一動，道：「孝子渡在什麼地方？」

老人尚未回答他的話，道：「尚阜這名字好像在哪裏聽到過……」

高翔道：「前輩，我們以前沒有見過面。」

「你怎麼會躺在這兒？」

「說來丟人，在下是四海鏢局金陵分局的趟子手，隨鏢車到無錫，在數十里外被刦，在下逃得一命，跑到這裏力竭昏了過去。」

「噢！原來是個趟子手，」年輕的道：「走！這是個窩囊廢……」

「窩囊廢？」老的曖昧地笑笑道：「小子，是什麼有頭有臉的人物，把你撂倒在這兒？」

「老前輩，刦鏢的人都蒙了面，實在不知道是什麼來路——」

「放你娘的春秋屁！你以爲我們眞是赤着泥腳下田的人！」

「在下沒有這麼想過，但前輩出口傷人，爲老不尊……」

老的突然道：「小子，我想起來了！你是『狂劍』『怒刀』『獨眼龍』之中的『獨眼龍』。」

「前輩別開我的胃了，一名趟子手，那能和『獨眼龍』相比？」

「小子，我相信你就是他，因爲我聽到過你說話，那是在一林中，五個高手合擊『狂劍』『怒刀』，他們二人堪堪不敵時，『獨眼龍』突然現身，他在現場上雖未說話，離開現場後卻和一個女人說過話，那就是孟嘗山莊的女小莊主雲飄飄。」

高翔心想，原來這是一個有心人。

「所以老夫相信，不久之前這兒發生過一塲罕見的火併。」

「是的，的確是一塲火併。」

「誰？」

「『大漠銀鈴』巫琴……」

「她？你快別吹牛了！中原武林，找不出三個人能在巫琴的『丹鈴』下生還的人。」

「你說得對！」高翔道：「所以我躺在這兒不少於兩盞茶的工夫。」

「她爲什麼不殺你？」

「也許是我的命大，正好悲笳聲把她引走了！」

「『大漠悲笳』高羣眞的沒有死？」

「我以爲死了！其實他另一綽號爲『大漠悲鴻』。」

「沒有死！」老的大聲反駁，說道：「他如果眞的死了，棺中豈會沒有他的遺骸？」

只有這件事他無法辯駁。

老的撒出了流星，少的是兩節棍。「嘩啦啦」一聲中，兩節棍砸下，流星也閃電般地掃來。

「噯噯噯……怎麼不打招呼，說打就打……」高翔在「燕青十八滾」中一躍而起。

老的又道：「我第一眼就看出，你就是前宗主高羣的弟弟高翔，也就是『獨眼龍』……」

高翔這才撒出鳳毛麟角筆，道：「看來二位點明在下的身份，並不怕在下滅口了？」

「試試看吧！高翔，我們不在乎你，也就不大在乎『獨眼龍』了！」

「有援兵嗎？」

「也許，你是絕對想不到的……」此人的流星（即鍊子鎚）功力不弱，應該不在七大門派掌門人任何一個之下。

年輕的兩節棍也極有火候，經驗不如老的豐富，衝勁比老的大，高翔想在二三十招內撂倒他們眞不容易。

鍊子鎚可軟可硬，在名家手中，可近

可遠，神出鬼沒。兩鎚一遠攻一近取，配上火爆兇猛的兩節棍，就形成了軟中有硬，硬中有軟的重重圍困，向高翔纏繞。

高翔中了兩次「丹鈴」，實在還沒有復原，在其右腿木然笨滯，影响速度很大，要不是這樣，二十五招以內必能結束這次搏鬥。

就在這時，土坡下出現了兩個人。高翔閃目望去，一個是滿臉刺了「淫賊」的「毒居士」廖五洲，另一個是「袖手書生」蘇琛。

這兩個人經此教訓應該是已改邪歸正了，可是人類的行爲如何能憑常理去推斷呢？

「嘿……」那使流星的冷笑道：「廖五洲，聽說你們已經被『怒刀』司馬空給折服，作了他的奴隸。」

「俗語說：能給光棍打大傘，不給飯桶當軍師。看着順眼的人，就算爲他拾鞭隨蹬又有何妨？」

好會解嘲！這麼說二位站在高翔那邊了？

「嘿……」廖五洲道：「和尚頭上的虱子……這不是明擺着嗎？」

「哼！姓廖的，有你不多，無你也不少……」

廖、蘇二人亮出了兵刃，廖是緬刀，蘇是鋼扇。

兩人一出手，本是攻向老人的中下盤，却突然變招攻向高翔。

這一手眞毒，而高翔還差點被淬毒緬刀掃中，出了一身的冷汗。

高翔雖年輕，江湖經驗豐富，而且能藉別人的經驗匡正自己的錯誤。所以有人說：聰明人能利用別人的經驗改正自己的錯誤，普通人能用自己的經驗改正自己的錯誤，愚笨的人，會連續犯同樣的錯誤。

四人連手，威力大增，況且還要提防廖五洲的毒。

臉上都刺滿了字，居然不能改變一個惡人的惡行。人心難測，此言不虛。

這工夫老的道：「這『獨眼龍』果然盛名不虛。五洲，我可要……」

「不必，我已經作了手脚……」

「噢？」老的一怔，那知緬刀和鐵扇同時只攻不守，猛掃老人的中盤。

這才是變生肘腋，無論如何，老的想不到廖、蘇二人的眞正意圖，「唰」地一聲，老人腰上被緬刀劃中，衣衫裂開，立刻滲出了血水。

而蘇琛的一扇，却因爲見廖五洲已得手，半途轉向，自後側戳入年輕人的肋骨中。

老的驚怒交集，突然雙手抖動着流星索向內互合，兩顆小西瓜大小的流星鎚猛然互擊，突然鎚上冒出了幾乎看不見的白烟。

廖五洲已算是使毒名家了，乍見此烟也驟然色變。因爲他已吸入了少許，急忙閉氣大聲道：「高大俠快閉氣，鎚中有劇毒……在下如果不支……請在在下內袋取出紫色小瓶，內有解此劇毒之藥……爲在下服約三耳挖之量，高大俠和蘇兄也應服一耳挖之量……較爲可靠……」

廖五洲搖搖而倒，這工夫老人和那年輕人已因傷重倒地，老的肚子被橫切開，少的被鐵扇戳入肺中。

高翔道：「這是怎麼回事？」

蘇琛道：「高大俠，你那裏知道這老傢伙是誰？」

高翔一邊掏廖五洲的內袋，共有紅、橙、黃、綠、青、藍、紫七個小瓶，急忙取了紫色小瓶，道：「誰？」

「此人正是廖兄的師叔『毒魔』徐飛。也正是被派在孝子渡的高手。此人一生害人無算，有過一次毒死四十七人的殘酷行爲……」

高翔先爲廖五洲服了解藥，廖五洲一醒，二人也各服了少許以防不測。蘇琛道：「廖兄，你不碍事了嗎？」

「唉……命是保住了，可是小弟的雙目……」

「怎麼？這毒對眼睛也有害處？」

「是的，只有少許入眼就會致盲，吸入少許三個時辰內不服解藥即無救。剛才幸虧他沒有懷疑我，所以我在他的上風頭。他自己反在下風頭，這本是使毒者的大忌，也正因爲我們二人和高大俠三人都在上風頭，受害才減到最低限度……」

高翔道：「他是你的師叔？那年輕的呢？」

「是在下的師姪，剛才要不是在下先穩住他然後轉到上風頭，那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高翔道：「這就難怪，按這一老一少的身手，無論如何不是在下的敵手，所以在下當時甚爲困惑，他們怎敢惹我？原來是倚仗一身劇毒。」

蘇琛道：「我們二人本想隱居荒山，從此與人世隔絕，上次遇到五大掌門人幸被彭大俠及司馬大俠所救，後來又遇『獨眼龍』——」

「那就是在下……」

蘇、廖二人驚異萬分道：「高大俠瞞得嚴絲合縫，眞想不到。」

廖五洲道：「由那時起，廖某才算眞正徹悟今是而昨非，且決定跟隨司馬及彭大俠，願終身爲僕……」

高翔道：「這正是屠兒在涅槃會上，拔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往事重演了。但不知二位爲何未在他們二人身邊？」

蘇琛道：「昨天二位大俠說要去辦件事，我倆在他們身邊不大方便……」

「沒有說辦什麼事？」

「似乎是去對付一個厲害人物，但二位未說是誰。」

廖五洲道：「高大俠，剛剛師叔所施之毒最厲害，爲了徹底的安全，回店後還要再行功運行一周天……」

三人返店，司馬空和彭冠宇還沒回來，而廖五洲却把他的緬刀送入大廚房去淬煉。約三個時辰後才取了回來。

高翔發現這柄緬刀上的青芒已不見了道：「廖大俠，你會煉刀劍？」

「慚愧！在下以前除了會使毒之外，一無長處。但過去殺孽太多，合該遭報，所以在下的右眼……」

高翔一驚道：「你的右眼怎麼啦？就算那毒厲害吧！也不會這麼厲害吧？」

「高大俠你不知道，那是師叔身上最毒的毒藥，不到生命危急時不會使用，因爲其中有一味藥高麗國才有，所以十分貴重，要不是在下有解藥，恐怕雙目都保不住了。」

「那你的緬刀……」

「剛才說過，過去作孽太多，如今既已改過，決心不再用毒，就連緬刀上淬的毒也煉去了……」

高翔道：「廖大俠的右眼就無法可治了嗎？」

「不瞞高大俠，就是『再世華佗』柳回春在此也將束手無策，不過，他要是肯爲在下和蘇兄除去臉上的字，也許能辦得到。」

高翔道：「將來我會設法找到柳回春的。廖兄大義滅親，痛悟前非，實非常人所能及，在下佩服萬分！」

廖五洲泫然道：「廖某以往行爲，死有餘辜，承三位手下留情，賜予反省自新機會，廖某決以後半世的時光回報及贖我罪衍……」

突聞後窗外「卜通」一聲，這像是不會武功的人跳牆發出的聲音。這客房正是最後的一間。

蘇琛推開後窗一看，道：「是彭大俠回來了！似乎受了傷……」

高翔出屋扶住了彭冠宇道：「老彭，發生了什麼事？」

「高翔，巫琴這……這個女人……」

「是她？你們招惹她幹什麼？」

「不是招惹，而是跟踪，我們發現她挾持了阮絳珠和雲飄飄二女，才暗暗跟踪的。」

她刼持絳珠，是爲了引出家兄，這是說家兄還活着的話，刼持雲飄飄，是爲了我。」

「瘋子！簡直是瘋子！高羣要是沒死，早就出來了！」

高翔說道：「怪的是，我今夜也聽到了胡笳聲……」他說了一切，道：「要不是胡笳適時出現，我可能要死在她的手中了。」

彭冠宇道：「巫琴曾放出空氣，三天內不去贖票，她她就要撕。贖票的人當然是指你們弟兄二人了。」

「老彭，先不談這個，司馬空呢？」

「他在山下監視着。」

「你的傷勢如何？」

「中了她的『丹鈴』，司馬空也是，她還發出狂言說，要不是要我們回來傳話，當場要我們伸腿瞪眼。」

高翔說道：「來……我先看看你的傷勢。」

「丹鈴」擊中背後的「天宗穴」，右半邊身子不夠靈活，至于司馬空，被擊中了「跳環穴」。

好在巫琴旨在示威，而不在傷害他們。所以力量不重，不然的話，就可能要躺上五七天才能行動了。

高翔爲他推拿活血，然後叫他自行調息。

大約一個時辰之後，高翔道：「巫琴把阮絳珠和雲飄飄二人囚於何處？」

「七十里外山中有個奇絕的山寨，不，那也許不能算是一個山寨，只是個突起的台地，高約七八十丈，三面都是絕崖，猿猱不渡，只有一邊約七八丈寬處可以攀援……」

「哦！那是『金弓小霸王』的天台磯吁！」

「噢！那就是天台磯吁！如此看來，『金弓小霸王』也被她制服了？」

當時有沒有人自天台磯上射下金箭的？

沒有啊！

張寶山一定不在山上。不然的話，他可不大服氣巫琴的『丹鈴』。當然，眞止動手，他的金弓也絕非敵手。

彭冠宇道：「聽說他的金弓有三百斤重，當今武林中人，能拉開他的金弓的，不會超過十個人。」

高翔道：「拉弓用的勁和一般的蠻力不同。你即使能舉起四五百斤重，却未必能拉開三百斤的弓。」

彭冠宇道：「高翔，救人如救火，咱們馬上動身。」

「別急！老彭，你的傷好了沒有？」

「我看她的『丹鈴』也沒有什麼，武林中人却把她渲染成……」

高翔揮揮手道：「老彭，你錯了，她用『丹鈴』很有分寸，對方身手多高？他用多少內力，她既然還要你們回來報信，讓你們躺下不能動成嗎？」

「原來如此，看來當今武林中能制服她的人不多。」

「至少總有人不在乎她。」

「那是誰呀？」

「老彭，你的傷不碍事了？」

「你剛剛給我推拿活血很有用，比我一個時辰的調息還有效，走吧……」

× × ×

天台磯本身雖只有七八十丈高，但却座落于中條山的四五百丈高的山上。磯上方圓約五十丈，眞是個練功、歸隱的好去處。

像張寶山這等神射，一人擋關，萬夫莫入，三面絕壁僅一面有五七丈寬之地可攀援。誰能避開他的金箭而搶登天台磯？所以他一直安居這兒，無人騷擾。

這工夫午時已過，雲飄飄才做好了飯，飯已焦了，鹹鹿脯和兔肉沒有蒸熟，巫琴扒了口飯吐了出來，啃了口鹿脯也吐在地上，道：「妳沒有做過飯？」

雲飄飄道：「沒有。」

「妳呢？」巫琴指指阮絳珠，道：「妳去做。」

「我更不會做。」

「爲什麼要加個『更』字？」

「因爲我一向都是飯來張口，錢來伸手。」

「那也未必，」巫琴道：「妳的美貌是柳回春的高超改貌術造成的，才變成了武林中的『花王』。對不？」

「對！但也並非是人人都可變的。」

巫琴哼了一聲，道：「那妳在未改貌整容之前，未當『花王』，沒有聲價十倍之前呢？」

「以前雖未聲價十倍，却也沒進過廚房。」

巫琴厲聲道：「妳除了勾引男人，就不會做別的事嗎？」

「琴姐，算了！做飯並不是太難的事，可是未做過的就沒法下手，我去做。」

葉靈芝去了廚房。

阮絳珠道：「我勾引誰來？」

「你不認識高羣？」

「當然認識——！」

巫琴一把揪住了她的頭髮。道：「他的人呢？」

「前宋主已經去世了好幾年，妳難道不信？」

「我當然不信，我近來明明看到妳和他在一起。」

「那妳一定是活見鬼了！」

「你再狡辯我就在妳臉上抓一把！」

「這對我是一件慘事，而對別人，更是……」

「我才不管別人哩！」

「妳如果毀了我，也就等於毀了妳自己。」

「妳少胡扯。」

「巫琴，妳不以為妳也能變成一個好看的女人嗎？」

「我……」巫琴不由自主地摸摸自己的臉，道：「妳自身難保，還管別人的閑事？」

「這不是閑事，妳我的安危和命運相關連。」

「妳在我的手心之中，當然有關。」

「我是說妳要是毀了我的容，妳改貌整容的希望也就永遠斷絕了！」

「為什麼？」

「因為『再世華扁』是我的義父。」

「義父有什麼了不起？他又不是妳的生身之父。」

「我雖不是他的親生骨肉，却比親生的還近。」

「騙鬼！」

「妳當然不信。那是因為妳剛來中原，不知道義父是怎樣的一個人？」

「他是……」

「他為人整容索價很高，而每當對方說他收費高，且對他的醫術表示懷疑時，他就會說：妳先去看看『花王』阮絳珠，她是我改貌整容的，看了以後妳再嫌貴不遲。」

巫琴想想，柳回春果然如此，把阮絳珠、「金陵五釵」和西湖名妓‧柳浪聞鶯——當作了他的招牌。

巫琴果然是投鼠忌器。不敢動她，却道：「阮絳珠，妳眞是沒有和高羣在一起嗎？」

「我和高翔不錯。」

雲飄飄在一邊十分不是味道，儘管高翔向她保證過。

巫琴道：「妳要是騙我，就有妳的好看。」

阮絳珠見過大世面，淡然道：「妳『大漠銀鈴』武功蓋世，來到中原不到一年，所向無敵，却也有妳辦不到的事。」

「啥事我辦不到？妳說！」

「喏！牆上一張金弓，知道它的來歷嗎？」

「知不知道都是一樣。」

「這兒住了一個奇人，名叫『金弓小霸王』張寶山，他那張金弓三百斤，一般武林人物根本拉不開，就算能拉開也射不遠。今天大概是他正好不在，要是他在的話……」

「在又如何？」

妳大概無法把我們帶到天台磯上來了！」

我看妳除了會迷男人之外一無所長。」說着取下了那張金光閃閃的巨弓，弓旁還有一個鹿皮箭囊，囊中只有三支箭。

弓大而重，箭長而粗。

這的確不是一般人能拉得動的弓。巫琴在手中一顚，就有點怯意，「海市蜃樓」是武林一大家，那一門武學都涉獵過，在大漠，那有不學騎射之理？

但是，拉百斤之弓已算是勇士了，而她雖用過百斤之弓，却並不喜歡騎射。

就以她學這「丹鈴」和鈴鞭來說，即可知她所喜歡的是哪一方面的武功了？

巫琴走出屋外，道：「妳說吧！要我射甚麼？」

阮絳珠道：「先把弓拉開，讓我開開眼界好嗎？」

巫琴幾乎要發作，她對阮絳珠的容忍是夠大的，厲聲喝道：「說吧，要我射什麼？」

「妳能射多遠？」

「這弓能射多遠？」

「我估計，拉滿了弓可射一里以外。」

阮絳珠道：「妳就射正前方山下最大那棵樹上的啄木鳥吧！」

「好主意！妳要我把牠釘在樹上？」

「還是射射看吧……」

巫琴暗納一口氣，搭上巨箭，一下子就拉滿了弓，巨箭帶着銳嘯聲射出，只聞「咚」地一聲射中樹幹。

而那隻啄木鳥聽到嘯聲，雙翅才展開，已被釘在樹上。

阮絳珠道：「屬然名不虛傳，但是，妳也許能擋得住別人來救我們，你能擋得住張寶山嗎？」

巫琴冷冷地道：「弓可以拉，箭也能射，張寶山不過如此……」

「還是別吹為妙，我估計張寶山也快回來了！他必是經由前面回來。」

巫琴說道：「我就在這前面等他好了，我要是連這號人物都制服不了！我就跟他姓。」

「這一點妳可別自視甚高，人家要不要還很難說呢！」

巫琴揚手欲摑，阮絳珠道：「巫琴，妳這一巴掌摑下，對于妳將來找義父改容整型可有莫大的關係呀……」

巫琴狠狠地道：「妳別撩撥我……」

阮絳珠一扭身就走，說道：「我倒要去看看妳那個姓葉的姊妹能夠做出什麼好飯來……」

在此同時，天台磯正前方約八九十丈下的巨樹上已竄上一人，拔下了巨箭，甩掉死的啄木鳥，把箭丟給樹下的高翔。

高翔道：「這『金弓小霸王』的金弓的是不凡，一看這巨箭就知道了。」

司馬空道：「這到底是誰射的？」

高翔說道：「我以為絕不是張寶山射的。」

「怎見得？」

「張寶山以善射出名，若無特殊技藝，僅僅是能開重弓、射得準，還是不夠的，據說他能隔山射兔。」

「什麼？你是說他能使巨箭作拋物綫狀射中山後的兔子？這太玄了吧？除非他

會『天眼通』。」

「傳說如此，詳情不知，至少不僅是百步穿楊而已。」

彭冠宇道：「要是巫琴射的，用意何在？」

司馬空道：「大概是亮一手唬唬阮、雲二女吧？」

「當然，這是最可能的，但是，我們不妨作另一種想法……」他把玩着巨箭，敲敲箭桿，扳扳箭羽，再扭扭箭鏃，忽然箭鏃被他扭動了。

拔下箭鏃，竟掉落一張小紙條，上面寫着幾個小字。

於是三人立刻採取了行動。

在聰明人來說，天下的確很少有辦不到的事。

約兩盞茶工夫，巫琴發現有人往上竄掠，她大聲道：「是張寶山嗎？」

張寶山怒聲道：「正是妳家太爺，妳是何人敢擅闖天台磯？」

巫琴道：「天台磯是天下人的天台磯，你佔了就是你的私產哩？」

「嗖」地一聲，射出一箭，張寶山一把抓住，回敬一箭，巫琴一聽這破風嘯聲，就知道非同小可。

力貫右手認準了一抓，那知這箭突然減速，一把抓空，再去抓時，巨箭已貼胸瀉過，「蓬」地一聲，一塊石碑被射得粉碎。

巫琴驚出一身冷汗，這是什麼箭法？

射箭嘛！有什麼了不起？」這想法大錯特錯了。

「怎麼樣，報個字號聽聽，要是藉藉無名之輩，妳乾脆到後面去跳崖自絕算了吧！」

巫琴道：「『大漠銀鈴』這字號聽說過嗎？」

「噢！聽說過，妳不就是高羣高宗主的老婆嗎？」

少在我面前提他。」

張寶山上了天台磯，打量巫琴，巫琴也端量他，此人三十不到，二十六七歲以上，長得強壯粗獷。

「巫琴，妳沒有看到山下的碑記？」

「沒有看到，就算看到了，我也不會理睬。」

「沒把我張寶山放在眼中？」

「那倒不是，而是我喜歡這個孤伶伶的地方，作綁票買賣很適合。只要守住這正面，不怕她們插翅跑了！」

「妳綁了什麼人？」

「『花王』阮絳珠和孟嘗山莊少東雲飄飄。」

「綁得好！只要妳放出空氣，武林大豪們會爭先恐後地來贖票。我說的是阮絳珠，至于雲飄飄，叫她哥哥拿出萬八銀子，也是九牛一毛。」

「我可不是為了錢。」

「為了仇還是爭風吃醋？」

「你還是先自衛吧！」

張寶山揮弓砸下，連攻七八弓，巫琴已顯出了他的斤兩，道：「張寶山，除了弓箭之外，你就微不足道了！」

「試試看吧——！」語未畢，眼前銀芒一閃，「丹鈴」正中他的手腕，巨弓已到了巫琴的手中了。

「妳……妳會邪術！」

「張寶山，你眞是個村野匹夫！」葉靈芝已做好了飯，在一邊觀戰。

巫琴道：「靈芝，那兩個丫頭呢？」

葉靈芝一愕，道：「剛剛不是在這兒嗎？」

巫琴大聲道：「張寶山，後面及左右兩邊有出路嗎？」

張寶山說道：「應該說有人想自後面及左右兩邊的絕崖下面上來，那是絕對辦不到，如果這上面有人想自絕崖上逃走，却並不難，因為我準備了六十多丈長的粗山籐……」

「你……你準備粗山籐幹什麼，準備大敵來了可以逃走？」

「本來是練功用的，妳這麼說也沒有什麼不對。」

這工夫葉、巫二女已分別到三面絕崖處去查看。

果然，一條粗籐纏在樹幹上垂到崖下，阮、雲二女已不見了！巫琴氣極道：「追！她們逃不遠的。」

琴姐，恐怕追也追不上了！絕崖下一定有人接應的。」

原來這辦法是阮絳珠想出來的，她偷扭過那巨箭箭鏃，可以扭下，就寫了一張字條放在裏面，叫高翔等見條速到絕崖後接應。

這關鍵在于阮絳珠發現水池中泡着山籐，巫、葉二女却未注意到這個。

巫琴道：「不管追不追得上，還是要追……」

張寶山道：「慢着！天台磯可以來去自如嗎？」

巫琴說道：「少囉嗦！不要說天台磯，武林沒有任何地方我不敢去的，靈芝！走……」

「巫琴！」張寶山大喝一聲。

巫葉二人回頭望去，張寶山的巨弓上竟搭了兩支巨箭，這當然是一次取二人的射法。

而且巫、葉兩人並非站在一起，巫在左、葉在右，二人相距在十步以上，而二人跟張寶山則在二十步左右。

巫琴說道：「張寶山，對我，你自管施展神射，我若不敵或當塲敗亡，絕無怨尤，不過我要警告你，你如傷了這位葉姑娘……」

「巫琴！怎麼樣？在我的弓箭之下談條件？」

「不必談條件，張寶山，你如果傷不了我們呢？」

張寶山道：「姓張的技擊不如妳甚遠，如果看家本領也不如你，馬上就拜妳為師。」

「好！你倒不失為一個血性漢子……」

巫琴緩緩向葉靈芝移近了三大步。

嘯聲乍起，搭在弓上的巨箭却僅射出一支。

而這一支却是如電射向葉靈芝。

銀芒閃電射向巨箭，就在「丹鈴」與巨箭箭鏃接觸的利那，第二支箭又射出，且速度更快。

絕的是，仍然是射向葉靈芝。

此刻正是「丹鈴」與第一支箭箭鏃相擊而那箭被悄悄地擊偏些之時，「丹鈴」

在巨大的反震力之下，不能不暫時收回之時。

這第二支巨箭正好到達，奇的是正中第一支箭箭羽尾部，第一支突然變向，加速向巫琴射去。

第二支却勁射向葉靈芝。

武林第一神射，的確不凡，巫琴的「丹鈴」剛剛收回，收回的「丹鈴」必須用丹田之烝溫養一會才能射出。

所以「丹鈴」暫不能用，鈴鞭撤出來也來不及了。

妙的是，那飛向葉靈芝的第二支箭，竟在到達她身邊不到三尺之處力盡掉落地上。

這當然並非力盡，而是不忍摧花，巫琴在這情況之下只有施展「海市大幻」身法。

這可以說是她到中原來第一次施展這種身法的。

於是，金箭在巫琴的肥邦子旁邊瀉過去。

巫琴暗叫一聲「厲害」。

張寶山也大叫一聲「厲害」！丟了弓，跪了下去……

× × ×

高翔帶着絳珠和雲飄飄，以及司馬空和彭冠宇落了店，自然還有改邪歸正的廖五洲和蘇琛。

吃飯的時候雲飄飄就不愉快，加之高翔爲絳珠佈菜，敬酒的次數多，飄飄忍無可忍，把一杯酒潑在阮絳珠臉上。

另一桌上的彭冠宇、司馬空及蘇、廖等人不由一怔，蘇琛正要離桌去勸架，却被司馬空按住。

「司馬大俠，這是爲了啥？以前蘇某凡事袖手，同道都罵我不仁不義，如今徹底改變，決定爲武林作點事，凡事不再萎縮，高大俠和阮姑娘……」

彭冠宇道：「老蘇，你坐下，這種狗皮倒灶的事，少管爲妙！」

這工夫絳珠大怒，正要潑雲飄飄一杯酒，却被高翔阻止了，道：「別和她一般見識，算了……」

說着掏出手帕爲她揩去臉上的酒漬。

廖五洲漠然說道：「高大俠竟是這麼一個人，在下實在沒有想到……實在想不到……」

一個人改邪歸正之後，對一切罪惡和不當行爲就比常人敏感，又像上過吊的人看到繩子就敏感一樣。

這家客店很大，兼營飲食，食客不少，其中自不免有些武林人物。

雲飄飄在這衆目睽睽之下，臉上掛不住，切齒道：「高翔，你喜新厭舊，你……你空有俠名……你們……」

高翔道：「喜新厭舊，本就是人類的天性，就連一個古董商人還天天都希望新的古董出現呢……」

廖五洲和蘇琛同時站起，大步出店而去，彭冠宇追出道：「二位不必如此，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蘇琛道：「在下羨慕三位的不畏强暴和惡勢力，且和他們作以卵擊石的反擊，不計成敗，不畏傷亡，這才使我們憬然醒悟過來，可是今日所見之事，眞使我等大失所望……」

彭冠宇道：「二位要去何處？」

廖五洲道：「不達山頂，不知它有多高？到達山頂，才知道它有多麼低……我們還是歸隱了吧。」

這工夫司馬空也來到門外，蘇琛道：「二位誘導我二人步入正途，永生不忘重生再造之恩，後會有期。」

司馬空道：「老彭，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彭冠宇說了，司馬空大聲道：「操！我以爲是什麼事哩！走得好！老實說，我也對他煩透了——」

這工夫雲飄飄已奔了出來，她的馬車就在附近，上車疾馳而去，而高翔却仍和阮絳珠在飲酒，無視于雲飄飄的離去，更惹火了司馬空和彭冠宇。

彭冠宇道：「走吧！我也不反對離開他了……」

對於高、阮二人來說，這是個美好的夜。

沒有人在一邊囉嗦、礙眼，他們纏綿、狂熱，似不讓每一寸時光在冷寂之中流走。

然而，約四更左右，店上「嘩啦啦」聲中，一股「騷味」中人欲嘔，而且有瓦罐破碎之聲。

想必是有人用尿罐子把窗子砸破，當高翔上了屋頂時，隱隱看到一個人影在二十丈外越脊竄掠。

追到河邊，眼見這人竄入靠岸的一艘船上去了。

上船十分危險，不下去即表示胆怯。衝動固然不是勇敢，但勇敢總是有冒險的成份在內。

高翔撤出了鳳毛麟角筆，一掠上船，只聞「咯」地一聲，纜索立即斬斷，這艘不大不小的鳳船緩緩隨流離開了岸邊。

如果他此刻要上岸，五七丈的距離豈能難倒他？

但是，他上了船，未有結果就不會虎頭蛇尾地離開。

況且，此刻全力竄掠，易爲敵人所暗算。

就在這時，只聞艙中有人朗聲道：「是『獨眼龍』高少俠蒞臨本船了嗎？」

「正是，尊駕何人？」

「在下東海漁船帮帮主海天秋……」

東海漁船帮帮主據說有一艘大而豪華的專用船，非但木料好，手工細，內部陳設講究，極盡奢華派塲之能事。

而這人今夜竟在這艘既不大又不豪華的船上，顯然旨在誘敵，他恐怕高翔不敢上豪華的大船吧？

這一點他是想左了。

「眞是失敬了，想不到在這兒遇上了海帮主。

這工夫他已來到了中艙艙口，向下望去，外表不起眼，艙內却是設備豪華，一塵不染。凡是露出來木料之處，都髹漆得甄光瓦亮。

地上鋪有紫紅色地毯，邊邊角角處有銅的地方，都擦得閃閃生光。

一桌酒席上了桌，一個五十左右衣着隨便的人，據案而坐，左右兩邊各站了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左邊的正是上次到宗主處和崆峒派馬天鳴互搾的二帮主杜英，

右邊是水性訓練總教習「海蛇」章飛。

另有八個半裸的壯漢分站在較後邊，各執一柄劈水浪花刀。

至於甲板上面，已出現了不少於二十個壯漢。

海天秋道：「高少俠已到了敝船之上，何不下來陪本帮主喝幾杯？」

高翔道：「別看你是一帮之主，就是你親自爲我斟酒，我也沒有興趣。」

「高翔，在這兒發狂，你要想一想後果。」

「哼！姓高的見過比你還要棘手的人物。」

「高翔，那不同的，在這三面瞧海一面瞧天的船上，就是武林頂尖人物也不敢太托大。」

「誰是武林頂尖人物？我到現在還沒見過。」

「高翔，你只有一條路可走……」

「妥協、投降，陪你飲酒對不？」

「哈……你眞聰明，高翔，你不可能翻出如來佛的掌心！」

「誰是如來佛？」

「你應該知道的。」

「要我妥協，那你就要付出一點代價了……」

海天秋端起酒杯，道：「拿下！」

首先發動的是甲板上約二十個壯漢，他們人各一柄漁叉，瞬間就是十二三叉四面八方射到。

當他在極有限的空間閃過這叉陣時，叉又倒射回去。

原來這些長三尺不到的飛叉是以彈性鋼鍊拴在他們腕上的，這完全是水底射魚的技巧。

因此，收回再射，不中再彈回，二十柄鋼叉在他的上下左右穿來射去。他像是一條被圍射的魚。一會變成一支人箭，一個人球或是一個人扁，自幾乎不能容人的晶芒隙縫中掠過。

「噹噹」一聲大作，鳳毛麟角筆掃、砸、搪、刺，「嗡嗡」一聲中，兩個漢子慘叫着落海。

兩個入海，似乎並不影响他們的攻擊實力，因爲人太多反而碍手碍脚。

有時十五六叉齊到，攻擊的却不是同一方位，看來就連一隻蜜蜂也飛不出去。

終于決定性的一刻已到，上空三叉，東西南北各三叉，下盤另有兩叉。

不容思攷，不容猶豫，鳳毛麟角筆幻成數百道光暈，自叉陣中繁衍膨脹，如火樹銀花，陡然爆展。

一陣震耳欲聾的巨響，「嗷！嗷！」聲此起彼落，三個斷臂隨鋼叉飛落河中，兩個身子被砸在桅杆上而彈入河中，另有六個衣服片片縷縷，在風中，「獵獵」作響。

他們身上至少有八九道傷痕。

在一片死寂寂中，鮮血自他們的身上「嗒嗒」滴在甲板上。

然後，這六人才緩緩倒下。

幾乎同時，剩下七個，加上艙中八個執劈水浪花刀的半裸漢子如狂風捲到。

劈水刀並不長，也不寬，更不厚，全是爲了在水底搏殺方便。

這十五人比剛才的勢道更使人喘不過氣來。

這八柄浪花刀極似水底的食人魚，芒倓似雪，劈掃無聲。七柄叉有時出手，有時不出手，難以捉摸。

在這有限空間內，高翔發揮了人類最大的潛能。

當二帮主杜英和水性訓練總教習也各持着分水鵝眉刺加入時，情況就有點不同了。

在船上，對方熟悉何處是艙口？何處是布帆骨？都一清二楚，甚至閉着眼都可以行走無阻。

這對高翔就太吃虧了。

要不是「火宅道人」傳他的「狐步」，可能已吃了大虧。

「唰……」高翔的肩衣被杜英的鵝眉刺挑破。而他又砸塌了一個執劈水浪花刀的漢子的胸骨。

「嗤……」他的褲子被章飛戮破，接着背上及臂上又被掃了兩下。

但他大喝聲中七次彈跳，變了十二個方位和角度，攻出三十九筆。

慘嚎聲再起，三個持刀的被砸飛了半個頭顱，飛落河中，兩個用叉的一個被砸爛了小腿在甲板上哀號，另一個被砸出，硬生生地戮在船首巨錨錨爪上，爪尖自他的背部露出兩三寸來。

杜英和章飛嗓中發出野獸似的低吟，全力掃砸而下。但高翔却另有打算，突然彈射出圈子，向站在後艙上的海天秋撲過去。

海天秋本在救人，但有的已救上，有的已死，有的已因傷重順流而去。

所以海天秋在東張西望，向河中打量有無浮起的傷者，高翔一瀉而至，海天秋立刻警覺，回身中，巨大的爛銀鵝眉刺已掃出。

這幾乎是高翔所預料到的，閃過一刺，已欺到身邊。

海天秋站在船尾，退無可退，只有擒拿。

貶眼工夫二人拆了三招，杜英和章飛又撲到。

於是這三個高手，加上五七個使劈水刀及叉的高手，開始了最後的對決。

海天秋是七大門派掌門人中的佼佼者，他的巨大鵝眉刺已有三十五年以上的火候，掃砸戮點，嘯聲震耳。

不出盞茶工夫，高翔身上已有三處傷痕。

他知道爲什麼自己爲各大門派所不容，非置之死地不可，因爲他的武功，大致對方已知道了。

另外，由於近來盛傳高羣未死，棺中不是他的遺骸，加上出現時還帶了兩個女人，一傳十，十傳百，過去大好的聲譽和形象已被破壞。

他們兄弟二人簡直變成了過街耗子，人人喊打了。

事情當然並不如此單純，他相信那神秘人物在背後操縱，七大門派早已爲其效命了。

正因爲這樣，高翔下手絕不留情了。

使刀和使叉的只剩下了三個人，杜、章二人身上的傷比高翔還多，高翔的汗水濕透了衣服，可是海天秋非拚出個結果來

不可。

「海天秋，咱們有仇嗎？」

「可惜你不識時務。」

「怎麼樣才算識時務？」

「大勢所趨，豈可標新立異？」

要我高翔也和你們這些徒有虛名的軟骨頭一樣，聽人頤指氣使？」

「叭」地一聲，高翔被章飛砸了一拐眉刺，一個踉蹌向船邊栽去，海天秋獰笑一聲一射而至。

能生擒高翔是大功一件，死的也能揚眉吐氣，巨大的鵝眉刺全力戳下。

他似乎忘記了高翔的「狐步」了，就那麼一旋，高翔已在海天秋背後勒住了他的頸子，鳳毛麟角筆抵在他的「靈台穴」上。

搏殺立即停止，只有呼呼牛喘聲遮蓋了一切。

海天秋的老臉變得紫醬色。這雖是一時大意，但一帮之主如此下塲，實無顏以對部下。

這是養尊處優慣了的後果，一派之主，難免常與各派往來，酒肉徵逐，武功雖未完全荒廢，却很少要他親自動手了。

「高翔，我海天秋技不如人，不配爲一帮之主，你就給我一個痛快吧！」

「海天秋，你只要回答我幾個問題，我絕不動你一根汗毛。」

「高翔，你要問的，我一概無法回答你。」

「海天秋，你眞的想死？」

「高翔，一派之主也落得這般下塲，死了倒也乾淨。」

「好吧！你有什麼未了之事需要交待

二帮主和總敎習的嗎？

杜英厲聲道：「操你奶奶的！高翔，你可知道你要是殺了海帮主，會有什麼後果？」

「知道！不過又多了個船帮敵人而已。然而，在此以前，我高翔和你們有過節嗎？爲什麼誘我上船，以數十人之衆想摘我的瓢？」

章飛道：「那是奉命行事！——」杜英扯了章飛一下，示意他不可多言。

高翔道：「章飛，你只要說出是奉何人之命我馬上就放了海天秋。」

杜英連連搖頭，章飛十分激動，道：「海帮主，以你大好的生命來維護這個秘密，這值得嗎？」

海天秋頹然道：「不要多言，我以爲值得。」

「呸！」高翔不屑地道：「海天秋，像你這種沒有担當的人，我還不屑殺你，下令把船駛到岸邊去。」

海天秋道：「杜英，把船攏岸！」

杜英顯然不大情願，還是下令駛到岸邊去。

船到岸邊，高翔放了海天秋一掠上岸，而海天秋也上了岸道：「高翔，剛才我輸得不服，如果再次敗在你的手中，我沒有話說。」

高翔道：「不必了！其實我們的身手差不多。」

海天秋道：「高翔，不動手你絕對走不了的。」

高翔直搖頭道：「海天秋，你如再輪，就回答我那個問題如何？」

海天秋不吭聲，巨大鵝眉刺摟頭攔腰砸到。

這次杜英和章飛沒有動手。一個是爲了捍衛數十年的英名而戰，一個是爲了印證一個秘密，進而揭開哥哥的眞正死因而戰。

鵝眉刺雖重，鳳毛麟角筆也不輕，噹噹一巨震聲盈耳，冷電似的眸子獰視着對方身上的要害，冷芒晶瑩，閃電似的攻擊人類的視覺。

勁風呼嘯，不得不產生巨筆或巨刺與血肉之軀相接的慘厲情景。海天秋盛名不虛，五十招勉强接了下來。

但在幻奇莫測的「狐步」之下，可悲的是，高翔又是怪異地一旋，在海天秋身後勒住了他的領子。

「海天秋……」高翔以「蟻語傳音」道：「告訴我，那幕後發號令之人是誰？」

「我也不知道。」海天秋也以傳音入密回答。

「那你們總要和他聯絡吧？」

「每次發佈命令的，總是一個紅衣蒙面女子，或者書面發令，看完又須立刻燒掉。」

「那書面上的字跡如何？」

「看那字跡，分明是女子的筆跡，娟秀有餘，蒼勁不足。」

「海兄，現在你來個擒拿讓我吃點虧，以免四周有人窺伺……」

海天秋來了個「纏腕」加上一個「小開門」，把高翔甩了出去。高翔退出三四步外，道：「海天秋，我還有事，後會有期……」

× × ×

巫琴和葉靈芝在天台磯住了一天，張寶山說話算數，當塲拜巫琴爲師。並表示，有何差遣？隨時通知他。

二女離開天台磯下山，第三天來到馬牧集小鎮，剛入了店，小二在門外道：「請問哪一位是巫姑娘？」

巫琴道：「哪一位找我？」

小二道：「有一位柳爺，說是就會要來拜訪。」

巫琴一怔，心道：此人有點怪，好像有個耳報神，永遠擺脫不了他似的……巫琴道：「請！」

小二走後，葉靈芝道：「琴姐，這個人有點……」

「附骨之蛆？」

「是啊！提防他點沒錯。」

巫琴笑笑道：「他想要什麼？瞞不了我。」

「琴姐，只怕咱們鬥不過他。」

「靈芝，先不要太低估自己，當然也不要低估別人。」

「琴姐，妳眞要改容整貌？」

「當然，女爲悅己者容嘛！」

葉靈芝不出聲了，巫琴知道她的感受，却不多說。

這工夫「再世華扁」柳回春已來到門外，抱拳道：「巫姑娘，眞是幸會，又在這兒不期而遇了。」

「是啊！柳大國手進來坐坐吧！」

「也好，就叨擾一杯茶吧！」

這是個上房，柳回春坐定，葉靈芝獻上茶。柳回春問道：「巫姑娘，決定了沒有？」

「什麼事啊？」

「改貌整容。」

巫琴道：「萬一改壞了！比現在還難看呢？」

「巫姑娘，如果那樣，妳有能力，也有理由砍去我這雙手！」

「柳大國手言重了！只是我不大明白，柳大國手爲何堅要我改貌整容呢？」

「不是『堅要』，而是柳某以爲，姑娘身手高絕，自成一家，而臉型及身材都具備了變成美人胚子的基礎，如不改貌，殊爲可惜。」

巫琴道：「我身材高大，就已失去了作美人的基本條件，大國手之言，稍嫌誇大了吧？」

「不然，姑娘莫要把美人局限於小巧玲瓏的範圍以內，身材高大，如各方面配合得宜，就是一種美。」

巫琴笑笑道：「柳大國手，這麼說，我倒是躍躍一試了。」

柳回春說道：「設若姑娘是普通女子，柳某才不會多事哩，如果現在開始，兩個月之後，武林中的少年高手，將趨之若鶩……」

「柳大國手，我已被你說動了心，請問你的收費……」

「柳某說過，絕不收費，只求姑娘替在下辦一件事。」

「那就說出來聽聽吧！」

「巫姑娘，到底柳某需妳代勞何事，現在還沒有想好。」

「柳大國手，這條件我可以答應，但話要說在前頭，如果你提出的事我辦不到呢？」

「我可以另外提出一件。如第二件也辦不到，可以再找第三件。但第三件希望巫姑娘不要再推辭。」

巫琴想了一下，道：「就這麼辦。柳大國手準備在何處動手？」

「柳某有好幾個地方可以施行手術。姑娘務請放心……」

× × ×

天漸漸熱了，司馬空、彭冠宇和蘇、廖四人聯袂北上，太陽毒辣辣地，彭冠宇和司馬空赤着上身，好在這是山路，除了他們沒有行人。

廖五洲道：「司馬大俠，雖然我毅然離開了高大俠，儘管是因爲他太薄倖，廖某內心還是十分難過。」

「我也是。」蘇深道：「世上那有十全十美的人？我們矯枉過正，也許太挑剔了一些，高大俠他畢竟是一位嫉惡如仇的人。」

廖五洲道：「是的，爲人處世，我們要注意別人的長處，別儘在挑剔別人的短處。」

「對！」彭冠宇道：「看人要深入一點，有很多人放浪形骸，另有居心，正是所謂，藏巧於拙，寓清於濁。」

司馬空道：「操！你彭大俠談起文來哩！」

彭冠宇道：「我是有感而發，我的看法是：不怕眞小人，只畏僞君子，二位對高翔誤會了……」

蘇琛道：「彭大俠，這話怎麼說？」

「二位似乎忘了高翔的處境了！他的身手，身份都不容于那個偷藝的人物，爲了某種原因，他不能不作表面工夫。」

廖五洲道：「不知是什麼原因？」

彭冠宇以傳音入密道：「爲了雲飄飄的安全，他不得不當衆冷落她，而雲飄飄也配合得好。」

廖五洲一愣，道：「會是這樣的？」

「當然，高翔的爲人我最清楚了！」

「司馬大俠呢？」

「他當然也清楚，我們都在配合演戲罷了！」

廖五洲道：「彭大俠，怎知確是如此的？」

「這要分三點來說的，第一點，雲飄飄乍看起來不如阮絳珠美艷可人，可是每多看她一眼，就好像她的美會生長茁壯一樣……」

「這……」廖五洲想了一會，點點頭道：「似乎有點道理。」

「人有耐看與不耐看之分，有人乍看很順眼，但看久了毛病百出，有人乍看不怎麼樣，越看就越順眼，雲飄飄就是後者這一種。」

「這麼說，高大俠是表面上敷衍阮絳珠，骨子裏喜歡的却是雲飄飄了？」

果眞如此，高翔就是一個狡詐之徒了。」

「這在下就不懂了……」

實不相瞞，高翔和阮絳珠，已有默契。

「默契？我還是不懂。」

「我只能告訴你，由於阮絳珠有某種缺陷，她甘願作高翔的『乾情人』而不吃醋。」

「這……」廖五洲茫然看了一會還是要再問，彭冠宇揮揮手道：「廖兄，可以了，不必再問，你如果能信得我，就繼續信任高翔吧！」

蘇琛道：「二位的秘密在下不能與聞嗎？」

廖五洲和蘇琛咬了一陣耳根，蘇琛恍然，道：「原來如此，本來我就覺得那火爆塲面有點不大合乎情理。」

「如果二位還不信，咱們現在就看看去……」

× × ×

這兒不是華屋，也不是金屋，但屋裏的一雙青年男女却十分知足，男的是高翔，女的是雲飄飄。

他們同床共枕而臥，但未及於亂，而且他們還緊擁着，飄飄道：「絳珠姐好可憐。」

「當然，自世俗眼光來看她，是很可憐的，可是不嫁、不育、終生逍遙、無羈無絆，豈不也是人生清福？」

「這論調不大尋常吧？」

「我一向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高翔，你有點危險了……」

「那妳呢？」嬌喘吁吁地，還有點微顫哩。

這時樑上忽然掉下一小撮泥塵，高翔笑吟道：

「細雨濛濛夜色深，

勞君玉趾到寒門，
腹中雖有書千卷，
囊內却無銀半根。
悄悄無驚黃犬吠，
輕輕休損綠苔痕。
更深不及穿衣起，
必送高蹤到別村。

這當然是個賊，或者竊春的人，那知屋面上這位雅賊文思頗敏，立答一首：

「非聞大俠富有餘，
今宵冒昧訪華居，
君子固窮囊無物，
亦知腹藏萬卷書，
只爲珠姝感不憒，
今來樑上證實虛，
自古我輩多薄倖，
唯君用情云乎奇。」

主人風雅，樑上君子也有一套，但吟答詩句之後就寂然無聲了，床上的雲飄飄却光火了，拉被蒙頭，狠聲道：「哪兒來的楞頭青？討人嫌，倒胃口……」

高翔道：「飄飄，不是外人。」

「管他是誰？來的時候不對，我就討厭！」

「飄飄，是『袖手書生』蘇琛。」

「這簡直是屎殼螂滾鹽球——滾到哪裏嫌（鹹）到哪裏。」

「飄飄，不但蘇琛在此，廖五洲，以及司馬空和彭冠宇也必然來了。」

「他們來幹什麼？」

「一定是來證實咱們三人的交情，看看我對妳是不是眞的那麼絕情？」

飄飄不出聲了，他們完全無遮地擁抱着，一種膚與膚，肉與肉的貼合，呼吸相聞，心跳相呼應，膩滑柔軟，和幽香的胴體，在碩健有力而粗獷的健臂中顫抖着。

每一次觸碰，混身如一次高熱，即等於一次靈魂的去而復返。

她的胸部是聳挺高拔的，和阮絳珠的大異其趣。

並不太細的腰，却配有一雙修長，勻亭，不露骨痕的玉腿，緊緊地，嚴絲合縫地箍在一起。

儘管他們都在爆炸的邊緣上控制住，這仍要修養、功力、人格和互相的尊敬才能辦到。

丹書云，修眞原是要心眞，心眞不怕嫦娥近，避色難以避色近，遠女難以見女神，若要色心根挖盡，常見花容不動春。

他們的耐力，是世俗眼光中所不能相信的。

司馬空等人又在喝酒，彭冠宇道：「二位看到了沒有？」

廖五洲道：「我倆並非多疑，可是這件事……」

司馬空道：「是不是以爲小高是個調情聖子？」

蘇、廖二人不出聲，司馬空道：「我不妨告訴二位一件更難以相信的事，他們二人到現在爲止，一個是處男，一個是處女。」

蘇、廖二人仍不出聲，彭冠宇道：「二位不信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因爲小高這個人不能以常情去衡量他。」

蘇琛笑笑道：「彭大俠，恕我兩少見多怪，我們不敢相信。」

「這很簡單，飄飄的左大腿上有守宮砂，要看這東西並不難，另有一法，去問問阮絳珠，她也會知道，她們常在一起洗澡。」

廖五洲低聲道：「據在下所知，阮絳珠及雲鴻都是那邊的人……」

彭冠宇點點頭，廖五洲低聲道：「這麼說，阮姑娘她是吃曹操的飯辦劉備的事了？」

彭冠宇道：「心照不宣，在那邊，以爲阮絳珠在迷惑小高，套取他的武功，而實際上……」

蘇、廖二人這才明白，但對高、雲兩人在一個被窩中而能把持得住這件事，還是半信半疑。

第二天他們一早就上了路，現在蘇、廖二人已知，高、司馬及彭三人是三位一體，他們不會分開太遠，必有默契。

在山道上四人迎着朝曦，彭冠宇道：「蘇大俠一肚子墨水，出口成章，眞是失敬了。」

廖五洲說道：「這可不是亂吹牛，蘇兄要不是對仕途不感興趣，早就飛黃騰達了。」

彭冠宇道：「莫非蘇兄中過秀才？」

廖五洲說道：「蘇兄二十四歲時『拔貢』……」

司馬空道：「操！什麼叫拔貢呀？」

蘇琛道：「拔貢實在沒有什麼，說來慚愧，二十四歲應該是殿試的年齡哩。」

彭冠宇道：「司馬空，這你就不懂了，俗稱五貢有：歲貢、恩貢、優貢、拔貢及副貢。貢生並非作爲官，而是踏上仕途的第一步。」

這時山道岔路上隱隱傳來蹄聲及車聲，不久自林中小徑馳出一輛豪華馬車。

「咦！御車的不就是『血手女媧』潘雪梨嗎？」司馬空道：「眞正是說曹操曹操就到。」

彭冠宇道：「不是她是誰？車中必是阮絳珠了。」

司馬空道：「錯不了的，她才不會爲別人駕車呢。」

馬車漸漸近了，已可看清潘雪梨的面貌，和一般婦女差不多，一套藍布褲褂，長髮披向後飄拂，看來不超過三十五歲。要是在路上遇見，八成把她看作了村婦。

蘇琛站在路中央雙臂一張，道：「是阮姑娘的車子嗎？」

潘雪梨大聲道：「你是何人？」

「在下蘇琛，人稱『袖手書生』。」

「唰」地一鞭，若非蘇琛早已有備，可能被抽中面部，但第二鞭一捲，叭地一聲就在蘇琛的小腿上抽了一下，道：「既稱袖手？爲何擋路？」

彭冠宇一掠而過道：「這位是潘姑娘吧？」

「你又是何人？」

「在下彭冠宇……」

「唰」地一鞭抽來，彭冠宇可不吃這一套，一把抄住鞭梢，喝聲「下來」，潘雪梨人沒下來，長鞭却到了彭冠宇手中。

「姓彭的，你不過是自恃有點蠻力罷了，姑娘要教訓你……」

潘雪梨脾氣暴燥是出了名的，跳下車

來就要動手，彭冠宇揮揮手道：「慢來，慢來，潘雪梨，武林同道都叫你『血手女媧』，想必妳會煉石補天了？」

「會不會關你屁事？」

彭冠宇道：「妳會煉石，情天可補，妳這等年紀，我這把子歲數，要是湊合湊合，豈不是天貓地狗，金玉良緣……」

「放肆……」潘雪梨一掌劈來，力大勁猛，不亞鬚眉，彭冠宇一閃，道：「妳不會是眞打吧？其實我姓彭的雖然像隻大毛虫（絡腮鬍子），姥姥不親，舅舅不愛地，潘姑娘妳却也不是花容月貌。」

潘雪梨雙掌猛翻，閃電奔雷地砸出二十一掌，彭冠宇一味地閃避。

而司馬空却和蘇、廖二人站在車後，司馬空低聲道：「阮姑娘……」

「司馬空，什麼事呀？」

「有件事想印證一下。」

「說吧。」

「請問阮姑娘，妳和雲姑娘的私交不錯吧？」

「司空馬，法不傳六耳，方便嗎？」

「放心，廖、蘇二位已徹底痛悟前非，不是外人哩。」

「你該知道非同小可吧？」

「當然，連小高也都徹底信任了他們二位。」

「好，問吧。」

「雲姑娘和小高仍是清白的嗎？」

「你問這個幹什麼？」

「只是印證一下。」

車內沉默了一會道：「至少在五七天之前和飄飄在一起時，還看到她腿上的守宮砂，而他們相識，已經將近三年了。」

司馬空看看蘇、廖二人，道：「阮姑娘，不打擾妳了。」

阮絳珠在車內喊道：「雪梨，我們走吧。」

「霉得很，」潘雪梨收手一躍上車，道：「彭冠宇，後會有期，咱們還沒完。」

彭冠宇道：「當然沒有完，但願我後會有『妻』。」

潘雪梨氣得猛咬牙，猛抽三鞭，雙馬長嘶聲中，馬車絕塵而去。

車子馳出數里之後，車內的阮絳珠道：「雪梨，其實彭冠宇不論年紀、名氣和人品也都配得上妳。」

「姑娘謬獎，是奴才配不上她。」

「這倒不必客氣，彭冠宇表面上是開玩笑，內心可能對妳頗有意思。」

「不稀罕。」

「雪梨，妳也老大不小了，是不是三十歲了？」

「嗯！」

「彭冠宇三十出頭一點，正好！」

潘雪梨不出聲。

這工夫後面塵頭大起，大約不少於百十騎之衆動地而來，車內的阮絳珠道：「雪梨，少惹事爲妙。」

「知道了。」

果然，老的、少的、胖的、瘦的，一共是七十八騎，前面爲首的又是七大掌門人之六，如點蒼派的黃逸中、黃山的展大千、長白的康莊、武當的無機道人，崆峒的常雨谷及漁船幫的海天秋。

後面的都是各派的精英，每派在十人以上。

崆峒派的常雨谷道：「車內可是阮姑娘嗎？」

阮絳珠道：「正是，諸位是！」

各派掌門人各自報了名，阮絳珠道：「諸位有何貴幹？」

常雨谷道：「在下人等奉命向阮姑娘要人。」

阮絳珠道：「諸位奉命要什麼人？」

「高翔。」

阮絳珠說道：「本姑娘怎知道他的下落？」

長白派的康莊道：「姑娘不知我們知道，他就在姑娘的車中。」

阮絳珠冷冷地說道：「各位可別忘了，咱們可都不是外人，各有所司，誰也不怕誰！」

康莊道：「阮姑娘言重了，如果高翔不在姑娘車中，我等願向姑娘道歉。」

潘雪梨大聲喝道：「各位找他有什麼事？」

黃逸中說道：「盛傳前宗主高羣未死，有很多人看到他帶着一個女人招搖過市呢。」

潘雪梨冷笑道：「就是未死，這和你們有什麼關係？」

黃逸中道：「此人隱惡揚善，掩人耳目，前往大漠『海市蜃樓』騙取武功，棄妻而逃，且返中原後假死，玩弄同道於股掌之上，目中無人，莫此爲甚，因而同道決定找高翔問問清楚。」

潘雪梨道：「如果眞有此事，高翔也不會知道。」

「他一定知道。」

就在這時車幃一撩一個人一閃下車，道：「高某以爲這是無事生非，不知各位奉何人之命來查詢此事的？」

黃逸中道：「完全是因高羣行爲不檢，而引起了公憤。」

這工夫七十多人竊竊私議，大都在談論高翔獨佔花魁，語氣之中，充滿了羨慕和妒嫉。

高翔道：「看來我說家兄的確已經過世，諸位是絕對不信了。」

衆人齊聲道：「當然不信。」

這工夫潘雪梨揚鞭驅車而去，也未受到攔阻。

高翔道：「各位怎能如此肯定？」

「因爲在下見過他帶了一個美女，附和者不下五七人，都是六大門派中的二流人物，今日七大門派只有南海洞主一門未到。

高翔道：「諸位八成是看錯了人，那是在下和阮姑娘在一起，由於在下與家兄極相似——」

「不，那不是你，有人在同一時間却在不同地點看到了你及高羣……」

高翔道：「諸位人云亦云，一口咬定，在下就不想說什麼了！」

華山的展大千道：「高翔，你不說實話就要跟我們走。」

高翔道：「在下一向是無事躲事，有事不怕事。有人想牽着在下的鼻子走，那可能是大夢未醒。」

這時候崆峒派的快劍馬天鳴粗聲道：「姓高的，人你姐！你別咋唬！你不妨琢

磨琢磨，就憑你這副鳥架子，能以一對七十八個高手嗎？」

高翔冷冷一笑道：「在下不管能不能？只問能賺多少？」

黃逸中說道：「高翔，這是你自取其辱。」

高翔喝道：「哼！結局如何尚言之過早……」

只聞一陣「嗆啷啷」之聲，七十八件兵刃全部撤出，緩緩地採取包圍。顯然，前面那些話都是多餘的，他們幾乎傾巢而出，本就打算捉活的。

首先出手的是六大掌門人，這勢道火爆驚人。六人的兵刃是拐、劍、七星刀、拂塵、筆和鵝眉刺。

其中的崆峒派掌門常雨谷的左眼，以前已被高翔挑出，變成一個黑洞。

寒芒耀目，長短兵刃猶如蓋房架屋般地砸下。一時之間，「嗡嗡」「啾啾」及「嘶嘶」聲此起彼落。

鳳毛麟角筆幻出一團銀球，昇騰翻滾於刀林劍雨之中。儘管高翔十分吃力，左支右絀，攻少守多。但是放眼武林之中，有誰能一人支持六大掌門人合擊的三十餘招？

就在這時，數聲暴喝，四個人加入，那正是彭冠宇、司馬空和蘇、廖二人。

這四人一加入，六個掌門人立刻就不穩了。於是另外七十二個名派中的精英吼叫着撲上。

攻擊的重心以高翔、司馬空和彭冠宇為主。

他們有時必須兼顧蘇、廖二人的安全，但七十八對五，這是多麼懸殊的比例？

才不過七八十招，蘇、廖二人已身中數傷，司馬空和彭冠宇也有二三處輕傷，就連高翔也被康莊的七星刀挑破了肩衣。

常雨谷厲聲道：「各位併肩子，今兒格咱們要是不能撂倒這五個雜碎，今後咱們還能混嗎？」

司馬空道：「操！你們這些敗德傷行，氣節蕩然的老不死，早就不能混哩！乾脆回家挑糞、餵豬、耘田、拔草去吧！」

「喲……」淒厲的慘嗥聲連續傳來，兩個二流人物已被高翔的筆碰擊，另一個在司馬空的刀下濺血滾出。

當然，這是一場無法預估的苦戰！五人的傷勢不斷增加，換取的是對方的二流人物倒下或失去抗拒力。

百招以後，先擊傷的掌門人是華山展大千，他的劍硬被鳳毛麟角筆砸成兩截。

但司馬空失了一臂，畢竟不便，中了武當無機道人一拂塵，差點倒下。

這時已拚了近兩百招，對方人多形成肉屏風而使掌門人有攻擊的機會，高翔的大腿上被掃了一拐，刮去一塊皮肉。

而彭冠宇的衣衫上有足十來道口子，最慘的是蘇、廖二人，身上的傷痕在三四十處以上。

就在這時，高翔忽聞傳音入密之聲道：「高翔，要想儘快結束這次血搏，你要先撂倒黃逸中，他是此行的領頭人物，另外……」

這工夫彭冠宇向海天秋攻擊，斷魂七劍的第四劍，傳音入密立即中斷，所以高翔猜想必是海天秋說的。

既然黃逸中是這些人的頭兒，高翔的主要攻擊集中在黃逸中身上。

枴、筆硬碰實接，連續數下，黃逸中虎口發麻，枴身奇熱，接着是「狐步」配合二十九筆的伸縮流瀉。

黃逸中有如狂飈中的敗葉，全身骨節沒有一處不響。

在此同時，康莊的七星刀斜劈而下，無機道人的鉄拂塵當頭罩下，另外有一柄短戟向他的下盤猛掃。

高翔的身子在罡風漩渦中作了幾次扭曲和轉折，巨筆揮掄之快之敏捷，有如書法家寫的一筆虎，最後一豎一點是威力的極致。三聲慘呼，却飛出了四個身子。

康莊的七星刀差點脫手，倒退七步，口鼻淌血，無機道人被筆掃中坐在七八步外地上。另有二流人物兩人摔出後就沒有動一下。

而高翔的攻擊還沒完，黃逸中在急退中未防司馬空的側面攻擊，刀芒如雪崩冰塌。「嗖」地一聲，頭皮被削去一片。

黃逸中今天才知道盛名之下果無虛士，心頭一寒，動作一滯，「啊——！」慘厲的嘶嗥聲中，黃逸中的頭顱在鳳毛麟角筆下腦漿四濺，有如被砸爛的一個半熟的西瓜。

而此刻在司馬空及彭冠宇的狂搏下，二流精英慘呼連連，已有三十餘人倒地，死的也在二十人之上。

但蘇琛和廖五洲却像兩隻血頭公雞，幾乎全身無一處無傷，馬步飄浮，東搖西晃。

也許這些人殺紅了眼，大多數人並未看到指揮着黃逸中已死，還在前仆後繼地玩命。

一個個目光發直，滿佈血絲，有如冰天雪地中斷了食的野狼。

當二流精英倒下一半以上時，才以展大千為主作最後的狂攻，這是退走前的開路行為。

而首當其衝的却是蘇、廖二人，展大千臨去一劍，快而狠，力盡傷重的廖五洲軟劍在劍訣下攻向常雨谷時，「喀」地一聲，被展大千一劍齊肘切去。

蘇琛距他最近，見他的雙臂飛起落地，右手中仍然握着一柄軟劍，不由尖叫一聲，因為他們二人同病相憐，彼此痛癢相關。

就在這時，常雨谷的判官筆掃中了蘇琛的雙膝，雙膝粉碎，人也滾了出去。

人潮在潰退中，但高翔却未看到蘇、廖二人的慘況，已在海天秋臨撤退前的傳音入密下掠向路邊草中的巨岩之後，這兒有個紅衣女郎，正拿着紙和一塊炭筆在勾畫着，高翔只掃了一眼，就看出她畫的是彭冠宇的「斷魂七劍」中第五劍的姿勢。

這女郎似乎工於快速畫像技巧，只聞那紙上「唰唰」聲入耳。一個人的武功架式就成形了。也許是由於這女郎太聚精滙神，對一筆挑來的高翔尚未覺察。直到面罩挑落，她才驚叫一聲疾退一丈。但是，高翔已看清了她的臉。她不是很美，但太像一個人了，看來不過二十四五歲。

這工夫現場上的敵人已開始退走。這女郎似也不敢戀戰，正要逃走，高翔一掠十來丈，反而落在她的前頭，道：「姑娘

，妳必須告訴我，到底誰是幕後偷藝、害人以及殺死家兄之人？」

「哼！你還是去問閻王爺吧——」少女撤劍攻上，由於這邊的人已重傷二人，高翔不和她囉嗦，厲聲道：「快說……」

他把對方的劍盪開，連攻三筆，這是他的絕活的一小部份，這女郎那能招架，踉蹌後退，竟被岩石絆倒，就在高翔的筆堪堪接近女郎的咽喉時，背後突然傳來了金風。

高翔閃身回頭，兩個幪面人一刀一劍已在他的頂上半尺處掃過，而第二輪狂攻又到。高翔深深體會到，這二人功力深湛，比之紅衣女郎要高得多，而且身材也似曾相識。

高翔只想速戰速決，因司馬空和彭冠宇二人去追殺那些掌門人，而蘇、廖兩人已重傷倒地。高翔知道，今天可能會有更厲害的人物出現。他在刀、劍的狂濤之中幻出一片筆網。而這工夫那女郎也戴上面罩攻了上來。

這三人的攻勢他以為司馬空和彭冠宇二人也未必能接得下來。但是，他必須揭開他們的面罩。他相信，能揭開這二人的面罩，可能揭開武林中一些懸案。

他賣了個失招的破綻，使用刀的人掃破了他的肩衣，就在這瞬間，筆網連連，芒焰熾烈有如炸開，「嗆啷啷」聲中，使劍的和那紅衣女子的長劍脫手飛出，兩人的手腕都受了重傷。

緊接着筆浪如山壓到，眼看這使刀的也岌岌可危時，幾乎沒有聽到任何衣袂破空之聲，一道人影已到了他的頂上。

高翔心頭駭然，他有個直覺，此人極可能就是那陰險的傢伙了。因此，他特別重視嗅覺，果然，他嗅到了香水以及香水所未能掩蓋的狐臭氣味。

這人身上有此氣味，是葉靈芝說的，此人身子一落地，火辣辣的七掌，就把高翔逼退了兩大步。

高翔沒遇見過這麼高的人物，即使是巫琴，他以為在威力上也稍遜。此刻高翔自是絕招儘出，先使「胡笳十八拍」，奇的是此人都能一一化解，因而更相信此人就是害死前宗主也就是高翔的兄長高羣的人物了。

才三十餘招，高翔已漸落下風，因為此人所學太博雜了。但是，他仍有雄心，拖延百招以上。

大約是第八十幾招時，高翔愈來愈不濟。

突聞一聲厲叱道：「高翔閃開——」高翔一聽就知道是巫琴來了。由此可見，她表面恨高氏兄弟，說他們一鼻孔出氣，甚至高羣昔年到大漠不過是騙「海市蜃樓」的絕學，但內心自然另有所見。

高翔疾退五步以外，巫琴也以空手招呼，五招以後，高翔大為震駭，以巫琴所學的「胡笳十八拍」，居然也只能和此人打個平手，如久戰下去，勝負之數實難逆料。

這工夫葉靈芝與使劍的紅衣女郎動上了手，使刀和使劍的二人手腕受傷，仍勉強拾起刀、劍聯手合擊。葉靈芝已非吳下阿蒙，不感太吃力。

「葉姑娘——」高翔說道：「請設法挑開這二人的面罩，我估計看了這兩個傢伙的眞面目，就不難猜出那個幪面人是誰了……」

「當然，高大哥，我會的……」

這工夫巫琴和幪面人已打了二十七八招。在巫琴來說，這一回也是她畢生所遭遇的最硬大敵，即使撤出了鈴鞭，仍差不多。甚至用過一次丹鈴，居然被閃過而未中。

到此地步，為了除此武林巨賊，高翔揮筆撲上，而此人也一柄古刀。刀式一出，威勢更是詭譎狂烈至極。

兩個絕頂高手，雙戰此人，雖使巫琴由守勢變為有攻有守，但二人都能體會到，取勝他仍是不易，即使能勝，也在五百招以上。

這工夫司馬空和彭冠宇二人已回，乍見這場面，也就心照不宣，正要加入巫、高這邊，但高翔沉聲道：「快救廖、蘇兩位，遲了恐怕無救，我們二人可以應付。葉姑娘如果應付不了，二位可派一人去協助……」

此人的劍式一套一套地變換，偶爾也能在某套或某派的招式中加入另一派的煞招，往往使二人應變不及。

所以才六十餘招，巫琴衣上就被挑破兩個洞，高翔則有四處，其中一處還挑破了皮肉。當然，對方的背衣上也被高翔的筆尖掃破了一個孔。

司馬空一邊在為蘇、廖療傷一邊觀戰，他和老彭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但現在心頭涼沁沁地，這人物若被他和老彭遇上，二人絕不可能拖過三十招。而這檔口，他們三人已拚了近百招了，高、巫衣上的破孔越來越多，對方雖也增添了些，比之二人却少得多。巫琴切齒道：「我相信，你就殺高羣的人，也是盜他屍體的人，故意使我開棺認屍，看出那骷髏不是他，而和高翔勢不兩立，但你却不知道，我素知高羣的為人，因而相信必有蹺蹊——」「唰唰」兩劍，巫琴背上和大腿上又中了兩劍。

不到一百五十招，二人已陷入了苦戰，而彭冠宇和葉靈芝二人雙戰對方三人，也僅稍佔上風，因彭冠宇不久前和一些掌門人及其部下血戰也受了傷。

此人太厲害了，以致連巫琴的「丹鈴」都失去了效驗，還挨了三四劍，只可惜蘇、廖二人的傷勢太嚴重了，司馬空不忍離開他們而加入戰鬥，其實他也知道，有他不多，無他不少。

當對方施出更精粹凌厲的招式時，巫、高二人似乎鬥志已失，連連中劍及中掌，尤其是巫琴，內力耗盡，丹鈴無法射出，又中了兩劍。

「大嫂……妳先退下……由小弟來對付他……」

巫琴兩腿上各中了一劍，這兩處傷得最厲害，雙腿行動已經大大不便，那還能戰，因而又被對方挑了一劍，竟在胸腹之間。

巫琴栽出五七步，差點倒下，却已不能再戰，司馬空連忙上前照料。而此刻的高翔更是危急萬分，背上再中一劍，又被一腳踹出。

（以下轉入第66頁）

三期完俠情倫理故事

鐵石心・文
可　飛・圖

殲情令下絕情劍

（上）

得雌雄雙劍　未能偕白頭

天色雖然已近黃昏，但在無錫的運河口邊，卻有一隻快艇，在雙槳如飛的催動之下，向太湖方向馳去。

兩岸燈火燐燐，湖中漁帆點點，遠山隱隱，林木葱葱，薄薄的一層烟霧，打水面升起，若非是快艇上的那名搖槳大漢，急於趲程疾進，此刻的江南風光，倒正是一幅摩詰畫中有詩的天上景色。

快艇之上，除了搖槳的大漢而外，艇頭上還坐了三名乘客，這三人乃是一僧，一道，和一名白髮老叟！

在這兩個方外人的身前，各自擺了一個黃綾包裹，那白髮老叟的身前，則是一隻烏光閃亮革囊。

這三人自從上得小艇之後，臉上的神色顯得十分沉重，彷彿是被人送去受苦受難的罪囚一般！

小艇入了太湖，並未深入，而是沿着北岸，向西方疾行。

看這小艇的去處，彷彿是指向雪堰橋而去。

須知雪堰橋乃是武林中一處禁地，座落於太湖湖邊的「抱湖山莊」，武林人物向來不肯輕易前去打擾，只因這莊中的大莊主陶禪，非但是一位遁世的隱士，並且是當代碩果僅存的老一輩人物，六大門派之人，只消聽到「斷情四絕老人」，無不立即肅然起敬，皆因這位陶老人當年未曾歸隱之前，行道江湖，對武林六大門派，均有大恩之故，至於黑道人物，則對這位武功高不可測的怪傑，畏如神明，縱然有人胆大包天，卻也不敢到太湖生事！

「斷情四絕老人」陶禪隱居太湖，已有四十年出頭，在「抱湖山莊」之中，還住了他的義弟「鐵臂蒼龍」孟子常一家人，孟子常在年輕的時候，原是綠林道上的第一高手，爲人豪爽慷慨，倘若他不曾被陶禪老人感化，而離開了綠林，那天下綠林盟主，早在三十年前，就是已非他莫屬了。

那隻梭形快艇，果然是駛向「抱湖山莊」來。

快艇越靠雪堰橋方向，那艇上三人的神色，也越發的凝重起來。白眉老和尚，此刻已雙手合十，口中不住低誦佛號。

那位老道長則是閉目而坐，不住長吁短嘆。

唯獨那白髮老叟較爲鎮靜，但他額際之上，卻在滲出晶亮的汗珠。

日色已盡，湖上一片昏黑，那雙槳打水之聲，此刻聽入耳中，特別使人心煩。

那抱湖山莊中黑壓壓一片房舍，已然在望，林木叢中，更是不時閃動着明亮的燈火，彷彿莊中之人，正在張羅着什麼熱鬧之事。

小艇離開「抱湖山莊」不足一箭之地，卻見湖上突然出現了四艘薄底快船，圍了過來。

那白髮老人一見這四條快船，臉上頓時露出了詫異之色，雙眉一皺，在鼻孔中發出了一聲冷哼！

兩位方外之人，被他這聲冷哼所震，不約而同的睜開了雙目。

剎那間，那白眉老和尚，臉色大大一變！

顯然，他似乎是知曉四條快船的來歷了。

就在他們略一顧盼間，四條船已然圍了上來。

這四條船上，除了當先的那一條上，有一名年約五十出頭的禿頂老人而外，其餘的全是女人，甚至連那搖船的船伙計，也是用的船娘。

四船一旦圍攏，恰好堵住了這條梭形快艇的去路。小艇的白眉老僧，高宣了一聲佛號，突地向身旁老道人道：「青靈道友，這些人你可識得？」

敢情這位道長乃是武當長老青靈。

他搖了搖頭，說道：「貧道一向在武當靜修，甚少涉足江湖，自然不識她們的了！」

青靈道長語音頓了一頓，接道：「大師乃是少林護法迦藍，常在外面行走，見多識廣，這四條船上的女檀樾的來歷，大師當然知曉的了！」

這位白眉僧人，正是少林寺中的長老大悟禪師，武功之高，在少林被譽爲第一高手；聞言合十道：「道兄好說，老衲對這幾位女施主的來歷，到是知道了一些，只是……她們忽然在太湖出現，實在是令人有些不解了！」

那白髮老人陡地哈哈一笑道：「抱湖山莊之前，居然也會出現江湖人物，大師何不將她們的來歷說明，也叫老朽見識見識！」

大悟禪師沉吟了一下，目光在面前的一排快船之上轉動了一陣，沉聲道：「武林之中，新近崛起了一批以女人爲主的帮會，組織極爲嚴密，行動也十分隱秘，老衲瞧她們的神態，八成便是這一帮會中的人了！」

青靈道長似乎對大悟禪師所說，極爲茫然，看看白髮老人道：「韓施主也常在江湖行走，不知可曾聽說過這些女檀樾之事？」

白髮老人姓韓，名舫，乃是華山派的長老，武林人物由於見他卜居華山的莊院，滿植烏梅，因此尊稱他一聲爲「烏梅老人」！

韓舫聽得青靈道長之言，却是搖頭道：「老朽倒是未曾聽說過她們之事……」

三人說話之間，小艇已然無法前行，那操槳的大漢，顯然是甚爲急怒，突地氣抖丹田，大喝一聲道：「呔！你們沒有長眼睛麼？這麼寬的湖水，偏偏不走，爲何要擋住咱家的快艇的去路？」

迎面四船之上的那位唯一男人，撫了撫灰髯，呵呵一笑道：「老夫正是爲了你這條快艇而來的，自然要擋住你們的去路了！」

那操舟的漢子，呆了一呆道：「敢情你老人家是衝着我們來麼？小人不知，得罪貴客朋友了！」

這操舟的大漢不是武林人物，聽得對方之言，只道是自己船上客人的朋友，那裏還敢放口肆罵！

但是，大悟禪師却低宣了一聲佛號，向對面那老人道：「施主列船阻路，不知爲了什麼？」

那老人目光一閃道：「大師這不是明知故問了麼？老夫自是爲了三位放在面前之物而來的了！」

韓舫聽得心中一震，脫口喝道：「你想怎麼樣？在抱湖山莊的地面，還强動武麼？」

青靈道長也變色道：「檀樾怎麼稱呼？貧道等人身前之物，檀樾可知那是何人之物？」

那老人冷冷一笑道：「老夫廉青雲，賤名匪號，自然是不入六大門派高人之耳了！」

他語音一頓，接道：「至於三位身前之物，老夫自是知道原是何人所有，否則，老夫又何必等到抱湖山莊之前，方始現身相候？」

大悟禪師皺起白眉，沉聲道：「如此說來，廉施主是有心在此露面的了！」

廉青雲微微一笑道：「不錯。」

青靈道長有些意外的接道：「廉檀樾可知，抱湖山莊，乃是武林禁地麼？」

廉青雲笑一笑道：「若是不知，老夫也就不會前來了！」笑容一斂，接說道：「那陶禪在武林之中，雖然受盡萬人景仰，但在老夫的帮主眼中，却是不屑一顧的很！」

廉青雲在武林之中，可謂是藉藉無名之輩，但他口氣之大，似乎連六大門派掌門人也比他不上！

韓舫不由得大爲驚訝，失聲道：「你們是什麼帮？帮主又是何人？竟敢藐視斷情四絕老人？」

廉青雲哼了一聲道：「這個麼？日後

你們自會知曉的了！

他目光在三人身上一轉，接道：「三位連夜趕來抱湖山莊，必是為了向那陶禪祝賀九十大壽，並且歸還三位門中借用陶禪之物，是也不是？」

他一語道破三人來意，也並不使到這三位長老心驚，大悟禪師合十笑道：「老衲等果然為了向陶施主拜壽而來，但廉施主現身相阻，卻不知是否想奪老衲等歸還陶施主之物而來！」

廉青雲淡淡的笑了一笑道：「大師心中，一定認為老夫乃是為了奪取你們歸還之物而來的了？」

韓舫怒道：「除此而外，難道你還有什麼別的念頭可轉麼？」

廉青雲笑道：「韓兄，廉某如說你韓兄正是說對了，只怕你也不信的了！」

敢情這廉青雲對韓舫等人，卻是早已知道！

韓舫聞言冷笑道：「老夫果眞不信！除非……」

廉青雲道：「除非什麼？」

韓舫道：「讓開去路，讓老夫小艇前去抱湖山莊！」

廉青雲大笑，說道：「路自是要讓的了！不過，老夫卻有一樁事，想請三位應允！」

大悟禪師，青靈道長和烏梅老夫韓舫，見他口氣不再那等兇狠，狂傲，並且從未提及要搶奪或是罵自己等三人攜帶之物，心中自是略為放心，當下青靈道長搶先接道：「檀樾有什麼事要貧道等効勞，只要貧道力所能及，檀樾說將出來便是！」

廉青雲略一沉吟，道：「此事在三位而言，卻是十分方便……」

大悟禪師道：「既然方便老衲不會拒絕……」

廉青雲道：「其實，老夫只是想請三位在見到那陶禪老人之後，代廉某也送上一份壽禮而已！」

他此言一出，只把這三位長老聽得呆了半晌！

試想，這廉青雲現身之際，是何等的狂傲！但此刻說出的要求，竟然只是要自己等人代他送上一份壽禮給「斷情四絕老人」陶禪，細想起來，未免大大有些不合情理，毋怪三人都同時發呆了！

廉青雲目睹三人神態，不由得笑道：「怎麼？三位可是不願麼？」

韓舫皺眉道：「廉兄台，這事乃是十分簡單的事，老夫等人自是不會不願，只不過……」

他沉吟了一下，才道：「其中在老夫想來，必有什麼蹊蹺，倘望尊駕先行說明才好！」

青靈道長也道：「廉檀樾的言行，大大不合常情，貧道正是有些不解，像這等送禮之事，以檀樾適才的口氣而言，似是根本用不着由他人代辦！」

大悟禪師則口中唸唸有詞接道：「廉施主，老衲認為施主別有用心……」

廉青雲笑道：「大師疑心得並非無理，老夫此舉自然別有用心的了！」

韓舫沉聲道：「尊駕可是想利用老夫等人，作不利陶老人的壞事麼？」

廉青雲冷冷的看了韓舫一眼道：「老夫若是那等人，又怎會明目張膽的在抱湖山莊之前，攔阻三位入莊呢？」他語音略略的一頓道：「老夫所以要托請三位，無非是因為三位的身份不同，此去抱湖山莊，那陶禪可不親自接見別人，但定然要接見三位，是以，老夫托三位帶上一份壽禮，可說千妥萬妥，必可進入陶禪雙目之中的了！」

大悟禪師道：「原來如此！但不知施主的壽禮，為何不親自送去？」

廉青雲笑一笑，道：「廉某若是親自送去，必然要先經他人之手，才會到得了陶禪眼中，如此一來，對陶禪可就大大的不利了！」

聽他侃侃而談，倒也似是不曾說假。

青靈道長心中忖道：「他這番話，顯然並沒有什麼道理，大悟禪師又為何理會他呢？」

沉思間，卻又聽得大悟禪師笑道：「施主之意，只是要這份禮物單獨進入陶施主的雙目麼？」

廉青雲道：「不錯！」

大悟禪師說道：「此事看來很是簡單啊！」

廉青雲道：「本來甚為簡單，只要三位應允，廉某便將壽禮送過船來。」

大悟禪師突然低咄了一聲，說道：「廉施主，你這壽禮必是一種十分惡毒之物，陶老施主一旦入目，只怕他兩眼便要失明了！」

青靈道長一怔，暗道：「不錯，不錯，原來大悟禪師乃是揭穿了這姓廉的陰謀，才會與他這等扯談……」

廉青雲一聽大悟禪師之言，先是呆了一呆，繼而忽然大笑道：「少林第一高手大悟禪師，居然也會是這等不明不白之士麼？」

大悟禪師道：「老衲那裏不明不白了！施主此舉用心，十分明顯，這等借刀傷人之計，怎能瞞得過老衲？」

廉青雲冷冷一笑道：「看來武林中人，果然是蒙蔽得很，老夫若想借三位之手傷人，又何必先向你們說明？何況，老夫又怎敢相信三位入莊之後先行打開看上一看呢？如果老夫眞如大師之言，那豈不是先傷了三位，而使陶禪就有了警惕之心了麼？」

大悟禪師遲疑道：「施主之言，固然有理，但老衲卻仍然認為其中必有什麼不可告人之事！」

青靈道長，和烏梅老人韓舫也同時接道：「大師說的有理，此舉必有陰謀，咱們不得不防！」

廉青雲冷冷一笑道：「看來三位是不允將廉某的禮物攜去了？」

大悟禪師道：「除非施主說明個中道理，否則，老衲等歉難從命。」

廉青雲沉吟了一下，接道：「好吧，反正那陶禪見到此物之時，三位也將在座，先由三位過過目，那也沒有什麼不可……」

語音一頓，飛身一躍，落在三人身前艙板之上。

大悟禪師揚了揚白眉，笑道：「施主好一身上乘輕功，老衲欽佩的很……」

原來廉青雲落足小艇之上，竟是不曾使得小艇有絲毫顫動，足見他落足之際，

重量不比一片羽毛更多！

廉青雲雙手抱拳，道：「多謝大師誇獎了。」

須知大悟禪師在少林列為第一高手，他的一句讚揚之詞，足足抵的過千百人的交口稱譽還不止，廉青雲出口道謝，也正是他深知對方底細之故。

青靈道長這時目光盯在廉青雲手上，沉聲道：「檀樾的壽禮何在？」

敢情這廉青雲乃是空着雙手而來。

廉青雲微微一笑道：「道長不用多疑，那禮物就在廉某身上！」

說話間，探手入懷，取出一個小小的紅布條捲，緩緩打開，露出一支銀光燦爛的小劍，大小不過比一根銀釵略寬而已。

廉青龍掂起這支小小銀劍，笑道：「三位看明白了麼？」

青靈道長和烏梅老人深感意外，忖道：「這是什麼禮物？那陶禪莫非返老還童了麼？否則，他怎會接受這等小孩子家玩具的禮物呢？」

他們心中雖然想到這一點，但口中却並未說出，只因這等話可千萬不能由他們口中說出。

大悟禪師却是白眉閃動，臉色一變，沉聲道：「這是什麼禮物？」

廉青雲笑道：「一支小劍啊！」

其實，他這話等於沒有答！誰又不知道這是一支小劍呢？

青靈道長忍不住大聲說道：「檀樾，這等事物，又怎生轉送給陶禪老人作為壽物？」

韓舫却冷冷一笑道：「老夫明白你們的用心了！敢情是想叫老夫等三人丟人現眼麼？」

廉青雲笑道：「兩位稍安毋躁，老夫相信大悟禪師已然瞧出苗頭了！」

青靈道長仍是不信的看了大悟禪師一眼，道：「大師當眞知道是何物麼？」

大悟禪師臉上忽然露出了凝重之色，長長吁了一口氣道：「不錯，老衲果然是看出了一點……」

韓舫大聲道：「大師，你……何不快快說將出來？」

大悟禪師看了那支小小銀劍一眼，道：「廉施主，這支銀劍，可是也叫絕情劍麼？」

大悟禪師這「絕情劍」三字出口，青靈道長和韓舫不由得同時一呆。眨着兩眼，凝視着廉青雲手中的那支小小銀劍！

廉青雲淡淡一笑道：「大師，這支小劍，可不叫做絕情劍！」

青靈道長和韓舫兩人同時吁了一口大氣，彷彿廉青雲這樣否認，對他們乃是莫大的安慰一般。

大悟禪師却是臉色很凝重的接說道：「施主，此劍形式，色澤，甚至和質地都是仿照絕情劍所製，怎地說它不是絕情劍呢？」

廉青雲笑道：「大師，你應該知道，絕情劍的尺寸可比這支小劍大的多了！」

大悟禪師道：「不錯，除了尺寸小了些外，其他的可是一絲也不曾改變啊！」

廉青雲道：「大師因此斷定這是絕情劍麼？」

大悟禪師嘆了口氣道：「老衲正是這麼想！」

廉青雲道：「大師，此劍不叫絕情劍，但它仿照絕情劍所製，却是不假！」

大悟禪師道：「施主仿製此劍，送與陶老人，目的又為了什麼？」

廉青雲淡淡一笑道：「絕情劍的主人是誰，大師可知道麼？」

大悟禪師合十道：「抱湖山莊主人陶禪老人，在武林中號稱斷情四絕老人，就是因為他擁有四樁關乎『情』字之物，第一樁便是『絕情劍』，此劍主人乃是陶禪老人，老衲怎會不知？」

廉青雲忽然笑道：「大師，只怕你錯了！」

大悟禪師呆了一呆道：「錯了？」

青靈道長和韓舫也同時一怔，韓舫更是怒然道：「絕情劍本是陶禪老人之物，武林之中，誰人不知？閣下竟說不是，豈不是胡說八道麼？」

廉青雲說道：「老夫幾時胡說八道了？絕情劍何時才到陶禪的手中，三位知道麼？」

這一問可把大悟禪師等人給問住了。

廉青雲目光一轉，笑道：「果然三位也不知道了！」

韓舫瞪了廉青雲一眼道：「閣下知道麼？」

廉青雲道：「老夫自然知道了！否則，老夫也不會要三位將這支小劍令送給陶禪了！」

大悟禪師雙眉掀動，沉聲道：「施主，你與陶老人可是有什麼宿怨麼？」

廉青雲搖頭道：「老夫沒有。」

青靈道長哼了一聲道：「檀樾沒有，莫非有什麼人和陶禪老人有仇麼？」

廉青雲道：「不錯！那就是老夫的帮主！」

大悟禪師等三人頓時為之一楞！

韓舫喝問道：「那麼閣下的帮主是什麼人？」

廉青雲道：「這個……不勞三位動問了！」

他揚了一揚手中小劍，接道：「老夫的禮物已然拿了出來，三位願不願代為送達！」

青靈道長、韓舫兩人互望了一眼，却同時向大悟禪師道：「大師，此事如何決定，得憑大師裁奪！」

此言一出大悟禪師可就為難起來了！

他心念疾轉，深知此舉關係重大，廉青雲根本不把自己的帮主是什麼人說出，自己如果將這支形如「絕情劍」的劍令代為致送，未免太過有些兒冒失！

但他心中也想到，這廉青雲的口氣，對陶禪極不友善，如果由自己代送此劍，而查出對方可能的陰謀，那也是一樁莫大的功德啊！

只因大悟禪師和少林一派，四十年前曾受過陶禪老人的大恩，如果有什麼人要對陶禪老人不利，他們也應該盡一份力量了！

轉念及此，大悟禪師立即作了一次極為重大的決定，沉重的唸了一聲佛號道：「老衲應允代為轉送便是！」

廉青雲笑了一笑道：「如此可有勞大師了！」

雙手將那小劍包好，遞了過去，口中又道：「大師，此劍乃是本帮的劍令，本帮之人，見到此劍，有如見到帮主一般恭敬，尚望大師在未見陶禪之前，莫將此令取出，以免引出其他糾紛！」

大悟禪師道：「老衲記下了！」

青靈道長忽然唸了聲「無量壽佛」，低聲道：「大師，此事既已決定，貧道也不便反對，但貧道有一句話，却不能不說的！」

大悟禪師道：「道兄有什麼話，請講當面！」

青靈道長道：「大師，貧道心中總覺得有些不對，這位廉檀樾的話，只怕不盡可靠！」

大悟禪師說道：「這一點，老衲也會知……」

他猛然看了廉青雲一眼接道：「不過，老衲也明白，廉施主本身，只怕也有很多事做不了主！」

他說話之間，他已將小劍揣入衣袖之中。

廉青雲微微一笑，道：「大師果然不愧少林高僧，看得明白得很！」

韓舫沉吟道：「大師，這位廉青雲兄台的來歷，咱們均不知道，一旦陶禪老人問起，咱們又怎回答呢？」

大悟禪師笑道：「施主，老衲相信，陶禪老人一見這等小劍，必然已知道劍主人是誰，何須你我饒舌呢？」

廉青雲笑道：「大師明見，那陶禪一見此物，當然會知道一切的了！」

他語音一頓，抱拳道：「有勞大師之處，廉某日後再行相謝，告辭了……」

轉身一躍而出。

那四條快艇，也迅快的陷入黑暗的湖面之中。

大悟禪師沉重的吁了一口氣，道：「想不到陶禪老人，也會結有仇家！」

青靈道長向搖槳的大漢揮手道：「船家，用點氣力，早些趕到雪堰橋吧！」

那大漢應了一聲「是」，雙臂抓起了木槳，猛地一揮，小艇頓時似飛般向前疾駛而去。

數里不到的距離，不消半個時辰，便已趕到，抱湖山莊的燈火，已閃躍水面通明。

小艇剛剛駛到岸邊，便有一名精壯的少年迎了上來，他打量了艇上三人一眼，頓時一躍上了小艇，抱拳道：「原來是三位長老，晚輩孟浩未曾遠迎，實在是罪過得很！」

韓舫呵呵一笑道：「二世兄好說，老夫等人路上略有耽擱，以致未能在黃昏之前趕到，不知陶老人可曾出關？老夫等專程而來，但願不曾誤了大事！」

孟浩笑說道：「大伯父原定三更出關，自是不會提前的了！三位前輩請快快入內！」

大悟禪師等三人下得小艇，隨着那孟浩進入抱湖山莊之中。

此時雖然二更不到，但偌大的一座抱湖山莊，却已到處皆是人聲喧嘩，燈火通明，等候着坐關已有十年的大莊主「斷情四絕老人」陶禪出關。

孟浩引着三位老一輩人物，直趨那棟專供陶禪居住，坐關的精舍，那位抱湖山莊的二莊主，「鐵臂蒼龍」孟子常，正陪着幾名遠來的貴客，在精舍的一間寬敞佛堂中聊天的。

大悟禪師等一行人進了佛堂，孟子常立即起身相迎，此人生得十分高大，雖然已經年逾七旬，但健朗紅潤得有如四十許人，若非他留了一把尺許灰髯，簡直不能說他是上了年歲之人。

孟子常朗聲一笑，聲震四野，一把抓住韓舫，大聲道：「韓兄，你和兩位長老爲何遲到此刻方到。好教兄弟等的不大耐煩……」

韓舫甩動滿頭白髮笑道：「孟兄，兄弟和大悟禪師，青靈道長在離此兩里左右的湖面之上，遇了一點痲煩之事，否則，初更之前咱們也就到了！」

孟子常臉色一變，沉聲道：「有這等事？甚麼人如此大胆，敢在太湖地面生事？莫非是莊中之人不知三位身份，得罪了三位吧！」

大悟禪師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自然不是貴莊的屬下了！孟施主，此事得等到見了陶老施主以後，方可說明，請恕老衲等暫時不便說出了！」

孟子常呆了一呆，道：「大師之意，那尋找三位痲煩之人，乃是爲了孟某的大哥之故了？」

青靈道長道：「不錯，此事正是關係陶禪老檀樾本人，貧道等人委實不便多談了！」

說話之間，幾人已進了佛堂之內。

這時，在這佛堂之中的另外四位貴客，也站了起來，他們乃是三老一少，老的三位，是丐帮長老「駝丐」申直，峨嵋一心長老和青城「翠谷仙婆」顏姥姥！

年輕的一位，則是武林第一高僧聖心大師的衣鉢傳人方石寒！

除了方石寒而外，老一輩的各派長老，俱是相識之人，彼此互道寒暄之後，孟子常便爲方石寒引見了韓舫等三位長老。

幾人坐定了以後，一心長老突然向大悟禪師道：「大悟師兄曾說有關陶老施主的事情，不便向貧道等人提及，但不知其中經過究竟如何？」

大悟禪師沉吟了一下，道：「師兄動問，貧僧不得不說，其實，那阻住我等小艇之人，不過是要我們帶來一樁壽禮，送與陶禪老施主而已！」

駝丐申直兩眼一瞪，大聲道：「甚麼禮物，大師可曾應允帶來抱湖山莊了？」

大悟禪師道：「老衲等若非應允，又怎能在陶老施主出關之趕前來？」

申直雙眉聳動，大笑道：「大師，那些人可是想與三位動手麼？他們未免太不自量力了！」

青靈道長哼了一聲道：「申檀樾，那阻止貧道等人的人，武功只怕不在檀樾之下，而人數則多出貧道三位以上，倘是動起手來，結果只怕貧道等人就見不了陶老莊主了……」

孟子常目光一轉，接道：「道長之意，對方的人數不下十名了！」

青靈道長道：「四條快船，每船只算三人，也有十二名之多了！」

孟子常皺了皺眉，正想再說甚麼，只

聽得外間已傳來更鼓三响梆聲。

他立即忍住要說的話，站起身子，大聲道：「陶大哥就要出關了，諸位請隨兄弟同去等候吧！」

佛堂中諸人，全都依言起身，跟在孟子常身後，出了佛堂，越過側面的一處廂屋，到了一間全由青石砌成的矮屋之前。

孟子常大步上前，湊到那石屋左邊一處大小僅有尺許見方的窗口，神情恭謹的肅容問道：「大哥，各派長老和聖心大師傳人，均已齊集屋外相候，不知大哥可要小弟毀去石門，迎接大哥出關？」

只聽得一陣蒼老的笑聲打那窗口之中傳出道：「賢弟不用費心，愚兄自有出關之能……」

笑語之聲未已，那石屋原達尺許的青石平頂，突然爆裂開來，一條人影，冲天而起，升到三丈多高，方始向地上落來。

方石寒凝目望去，這位「斷情四絕老人」敢情是長相並不如自己先前所想的那等窩囊，雖然坐了十年死關，但他一身白衣長衫，依舊纖塵不染，眉目清秀，神清氣朗，看上去宛如五十多歲的老人一般！

陶禪身形一現，孟子常已疾步上前，大笑道：「恭喜大哥，十年苦心，果然沒有白費，乾元天罡神功，總算讓大哥練成了！」

陶禪目光眨動之間，在昏黃的燈火月色之下，有如兩盞小燈般一閃，嘆了一口氣，道：「賢弟，這十年來，個中滋味雖然大不好受，但愚兄出關以後，只怕那滋味更要不好受的了！」

孟子常聽得不由得一呆。

方石寒却在心中暗道：「怪不得恩師要武林盟主鄭天心傳言，差我前來抱湖山莊，看來這位老莊主果然有什麼强敵來找他的過節了……」

沉思之間，韓舫已失聲叫道：「陶老，莫非……你已然知曉有什麼對頭要來了麼？」

陶禪臉色一變，皺眉道：「韓兄此言出口，必是遇到什麼奇突之事的了！」

韓舫大聲道：「可不是？而且就是在這太湖之中……」

陶禪臉上忽然反倒露出了笑容道：「果然找上門來了！這還好，免得陶某多費心神……」

他語音一頓，目光陡地轉向方石寒，笑道：「這位小兄弟，想必就是聖心長老的傳人了！」

方石寒連忙上前拜見，應道：「晚輩方石寒，見過陶老前輩！」

陶禪笑道：「老弟台，令師佛躬康泰麼？老朽不見令師，已然三十餘年了！想不到令師居然還記得老朽那四十年之約，差你前來，眞叫老朽感激的很。」

方石寒自是不知陶老人口中的那四十年之約，指的是什麼事，當下只好恭敬的一笑道：「晚輩奉命來此，乃是向老前輩拜賀九十大壽，並且聽候差遣，老前輩如有什麼吩咐，晚輩自當遵命而行！」

陶禪笑道：「多謝老弟了！但願老朽不必勞動老弟才好……」語音一頓，又和各派長老互道寒暄，並且肅請在場之人，同去佛堂說話！

孟浩此刻已在佛堂之中，擺下了兩桌酒菜，佛龕之前，也點起了兩枝粗如兒臂的巨燭，照得這佛堂之中，亮得有如白晝一般。

賓主等人就座以後，由少林大悟長老領頭，紛紛向陶老人敬酒，代表各派，向老人賀壽。

過了三巡酒菜，那位駝丐申直，似乎已經有些沉不住氣，竟然首先站了起來，打身上的布袋毛巾，取出一個黃綾包袱，恭恭敬敬的走到陶禪老人身前，低聲道：「丐帮第十七代弟子申直，代表第十八代掌門人楊騰賢侄，奉還上代掌門人向老前輩所借金笛……」

一面說話，一面將那黃綾包袱打開，露出一支金光閃閃，長約尺半的金笛。

陶禪哈哈一笑，雙手接過金笛，大聲道：「移情笛借給白帮主，已有四十年了！白兄已然作古，貴帮却能守信送還此笛，倒叫老朽大爲感激了！」

申直笑道：「陶老惠借此笛，解了本帮一大危機，此恩此德，本帮子弟，莫不銘感心中，今日送還移情笛，除了向陶老道謝而外，本帮帮主並要兄弟向陶老言明，從今以後，丐帮子弟，隨時隨地，只要陶老一句話，無不隨時奉命行事……」

陶禪笑道：「那就不敢了！」

申直緩緩的退回原位，那少林大悟長老，雙手取過一個包裹，走到陶禪面前。

他的臉色十分沉重，未曾說話之先，已然長長驚嘆了一口大氣，道：「老施主，少林弟子，人人感謝老施主的恩德，但是，本寺却是無能，施主惠借的「絕情劍」，竟在一月之前，被人自寺中偷走，本寺雖然在施主壽誕期前，出動全寺高手追查竊賊，却是竟無所得，是以本寺掌門別無他法，只好先將本寺鎮寺之寶達摩易筋經一冊，送來施主的面前，作爲絕情劍抵押，待得取回寶劍之後，再來向施主換回此經……」

他神色悲忿的將那黃綾包裹，奉了過去。

陶禪甚爲當心的聽着他的解說，容他住口之後，却是將那包袱一推，大笑道：「大師，你把老朽看錯了……」

大悟禪師呆了一呆道：「施主這是何意，莫非嫌老衲等誠意不夠麼？」

陶禪笑道：「大師，想這易筋經何等貴重，區區那絕情劍是決比不上貴寺的寶典，老朽自是不能接受抵押的了！」

大悟禪師楞了半晌道：「施主不收此經，老衲如何向掌門師兄交代？」

陶禪笑道：「大師先請入座吧，此事何不稍後再談呢？」

大悟禪師無可奈何的捧着易筋經退到自己座位之中，一臉痛苦之色。

這時，武當青靈道長和華山長老「烏梅老人」，韓舫也分別上前，各自取出携來的包袱，革囊，送上壽禮。

青靈道長的壽禮，乃是送還武當派四十年前借去的一把銀刀「斷情刀」，華山則是一支色泛紫赤的玉簫「動情簫」。

敢情這刀、劍、簫、笛四樁兵器，皆是「斷情四絕老人」陶禪之物，當年這四大門派，各自因爲派中出了事故，不但承蒙陶禪出手相助，並且承他將自用的兵刄借給他們，助他們了却一樁功德，讓走這

四件兵刃，在陶禪九十壽誕之時，再行收回，是以，少林，武當、華山和丐帮的四位長老，到今天才如期趕來賀壽，並歸還所借之物！

但是，他們又幾曾想到，陶禪老人不但在九十壽誕之日，可能要遇上強敵索還什麼過節，却是連少林寺那等戒備森嚴的武林聖地，藏在寺中的「絕情劍」，也會被人偷走，足見這事眞正不大簡單！

×　×　×

陶禪收下了「斷情刀」和「動情簫」，隨手放在丐帮歸還的移情笛之旁，擧杯回敬了前來祝賀諸人一盞酒，忽地長長吁了一口大氣，道：「老朽當年順口向四位掌門人說了一句，容我九十歲之時，再行歸還，其實，陶某並未料到當眞還能活到九十歲啊……」

孟子常朗聲一笑道：「大哥武功通玄，就是活上兩百歲也不是難事，區區九十歲又算得什麼？」

陶禪看了這位拜弟一眼，突地淒涼一笑道：「賢弟，不瞞你說，事情恐怕不妙了！老朽一生之中，只有一樁事負人，而只此一樁，就是可要了愚兄的老命……」

孟子常一呆道：「怎麼會……」

但他突然想到，少林寺內的絕情劍被偷，大悟等人遭人攔阻之事，一時竟是再也說不下去了。

陶禪這時轉眼看了大悟禪師等人一眼道：「大師等在這太湖水面上遇到的人，不知對三位有過什麼要求？」

他心胸坦蕩是以一開口，便單刀直入的相詢。

大悟禪師合十，說道：「老衲等所見，只是一位約五十出頭，自稱廉青雲的施主，他要求老衲等帶來一件壽禮給陶老施主！」

陶禪一怔道：「什麼禮物？」

大悟禪師道：「乃是一柄小劍！」

陶禪道：「什麼小劍？」

大悟禪師已將那柄銀色小劍取出，雙手捧起，送到陶禪身前，道：「便是此劍了！」

陶禪取過小劍，臉上神色，十分迷惘，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殲情劍令，雪谷香仙曲姑娘果然親自出山了麼？這五十年來，不知她是什麼樣子了……」

大悟禪師道：「老衲雖然看到四條船上，只有那廉青雲一位男人，但另外十多名少女，都是十分年輕，決無五十以上之人。」

陶禪笑道：「大師之意，當那些人中，並無年紀很大的女人了！」

大悟道：「不錯！」

陶禪摩撫着那柄小小殲情劍令，接道：「那廉青雲可曾對大師說過什麼？」

大悟禪師說道：「沒有！只是要老衲將這柄小小的劍令，親自交到老施主之手中。」

陶禪道：「這麼說，那廉青雲只是奉命行事了！」

大悟禪師道：「據廉施說主這支劍是代表他們帮主的信物，老施主旣知此劍來歷，定然知道他們的帮主是什麼人了！」

陶禪搖頭說道：「這個，老朽也不知道！」

他此言一出，在座諸人，同時爲之一怔。

陶禪一笑，接說道：「大師不用奇怪，此劍與老朽的絕情劍形式相同，想必大師見到之時，應是已然發現，但大師居然能不露神色，把廉青雲當作前去貴寺偷走絕情劍之人，足見大師養性功夫，過人一等！」

大悟禪師微微一嘆道：「老衲當時幾乎就忍不住了！不過，老衲相信，只要他們目標在老施主之身上，老衲見到老施主之後，自可明白其中一切，是以老衲終於忍耐下來，不曾露出口風！」

陶禪道：「大師思慮週到，不曾露出口風，果然極好，否則，只恐不出十天，就將掀起武林一塲風波呢？」

方石寒心想，這不是十分奇怪麼？爲何這位大和尚只要說出絕情劍被竊，就要引起一塲莫大的風波呢？他心中在想，口中却並未說得出來。

但那位駝丐申直，可就心直口快的很，大聲道：「陶老哥，絕情劍失竊之事，他們知道了之後，爲何就會掀起武林一塲風波呢？」

陶禪嘆了口氣，道：「老朽適才曾說，一生之中，我只有一次做了負人之事，這位被老朽所負之人，便是這殲情劍令的主人曲姑娘了！」

大悟禪師合十道：「老施主所說的曲施主，可是那位武林第一女俠，號稱『雪谷香仙』的曲心柔麼？」

陶禪道：「不錯，正是她！」

他語音一頓，又道：「老朽借給貴寺的絕情劍，與這位曲姑娘懷有一支殲情劍，原是雌雄雙劍，六十多年之前，老朽與曲姑娘曾經去那埋劍谷中，拜訪谷主，承蒙當代的那位谷主惠然允許我和曲姑娘在谷中碰碰運氣，看看是否可以每人取得一支名劍……」

申直忽然大聲道：「埋劍谷傳聞中藏有名劍數十柄之多，不知陶老哥和曲姑娘得到的，是那兩支名劍？」

陶禪道：「老朽和曲姑娘得到的寶劍，便是那『雌雄情劍』！」

大悟禪師合十高宣佛號道：「原來絕情、殲情乃是雌雄雙劍麼？」

陶禪道：「不錯！」

孟子常皺眉道：「大哥，就算這是一對雌雄劍，你與那曲姑娘乃是各持一支，絕情劍失落，已非曲姑娘所有，她知道了以後，又怎會掀起什麼風波呢？」

陶禪道：「這個……老朽與曲姑娘尋到那雌雄雙劍以後，埋劍谷主人，便曾向我們道賀，預祝老朽和曲姑娘百年偕老，合籍雙修……」

韓舫笑道：「敢情那雌雄雙劍，原是要由一對夫婦使用的麼？」

陶禪道：「正是如此！」

他長嘆一聲，又道：「怎奈老朽一心想把乾元大罡習成，試想這等要憑童貞鍛煉的武功，欲期其成，自然是不能親近女色，這家室之念，又怎會打得動我？」

駝丐申直道：「但不知曲姑娘生氣了沒有？」

陶禪道：「這……曲姑娘表面之上，倒不曾有何不快，只因，我們從埋劍谷離

開後的前幾年，依然攜手遨遊，儼如一對夫婦一般！」

孟子常道：「大哥，那位曲姑娘爲人如何？」

陶禪道：「冰清玉潔，貌美如花！」

孟子常道：「大哥就該和她結爲連理啊！」

陶禪道：「賢弟，愚兄爲了這乾元天罡必須是童貞身習練，只好辜負了曲姑娘一片柔情蜜意的了！」

駝丐申直說道：「陶兄，美人之恩不可負，但不知曲姑娘芳心之中，是何等難受……」

陶禪悽然一笑道：「不錯，曲姑娘在離開老朽之後，曾在泰山絕頂，痛哭了三日三夜，若非老朽這等鐵石心腸，只怕我只好拜倒她石榴裙下了！」

方石寒心想，這位老前輩果然有些鐵石心腸……他沉思未已，陶禪忽地仰天一笑，接道：「不過，如今想來，老朽眞正是大不應該！」

駝丐申直道：「陶兄能夠明白，却也不錯！但不知此番曲姑娘忽然傳出這殲情劍令，用意又在何處？」

陶禪道：「曲姑娘與老朽分開之時曾說，待老朽乾元天罡練就之日，她必然會來跟我較量……」

他忽然語音一頓，沉吟了一陣，轉眼看了大悟禪師一下，接道：「大師，那廉青雲可曾提及，他們那個帮會的名稱是什麼呢？」

大悟禪師搖頭道：「不曾提起！」

陶禪略思了一下，接道：「老朽記得，曲姑娘離去之時，倒曾說過，她決心收養一些失意的少女少男，組成一個『絕情帮』，大概他們口中所說，便是那『絕情帮』了！只不知帮主之位，是否由曲姑娘担任！」

孟子常皺眉道：「大哥，爲今之計，咱們又將如何應付才好？」

陶禪道：「如是曲姑娘自己前來，那當然要由愚兄自己出面了！只是，絕情劍失去之事，可千萬不能讓她知道，因爲老朽曾向她保證過，雌雄雙劍，旣是由她及我獲得，在心理上，我們應是如同夫婦一般，絕情劍，殲情劍決不可落入他人手中，否則，就算是宣稱彼此恩義全絕，另一方可以用任何手段取回失劍……」

駝丐申直一怔道：「原來如此……難怪陶兄不願那絕情劍失去之事被對方知道了！」

大悟禪師却說道：「陶老施主旣是與那曲姑娘有了這等約定之事，但不知又怎地放心將絕情劍借與老衲師兄達四十年之久？」

陶禪道：「此事老朽已然獲得曲姑娘允許，自是又當別論了！」

孟子常笑道：「大哥幾時向曲姑娘說明過？」

陶禪道：「不錯，當年大師的掌門向老朽借劍之時，老朽也曾差人前去雪谷投書言明，曲姑娘却回函同意，否則，老朽另外的三般兵刄皆可借出，唯獨這絕情劍可就不敢隨意借出了！」

大悟禪師的臉色，可就越發的有些難看了。

他合十喃喃，嘆道：「老施主，你與少林有匡濟之恩，本寺失去此劍，致令施主爲難，老衲心中極爲不安，老施主不妨先將易筋經留下作抵，老衲這就兼程趕回嵩山，與掌門商討尋回失劍……」

雙手奉上包裹，不等陶禪說話便自轉身而去。

他是怕陶禪不收易筋經，故而走得極爲快速，雖然孟子常已然隨後追出，但已然不見了大悟身影。

陶禪揮手一笑道：「老弟，那大悟旣然已下決心，咱們也不必違他心意了。」

韓舫揚眉說道：「陶兄，大悟大師此刻只怕尚在湖邊，且待兄弟把他找回來如何？」

陶禪搖頭道：「他此番却是由旱路走了！韓老弟不用費心了！」

目光轉到手中那小劍之上，又道：「老朽賤辰，勞動了武林中不少同道前來，心中委實不安，眼下咱們且開懷暢飲一番，孟賢弟並且代表爲兄，出去接待他們，別的事情，咱們過了今天再說也不遲……」

孟子常應了一聲是，大步走出精舍。

陶禪看了孟浩一眼，道：「賢侄，把爲叔的三種兵刄，送到我臥房之中。」

孟浩恭敬的捧起那刀、笛、簫三樁兵器，走向右側的房舍之中。

陶禪這才伸手將易筋經拿起，放在懷中，道：「這部經典，乃是少林鎭山之寶，老朽可不能大意……」他目光一轉，落在青城派長老，翠谷仙婆，顏姥姥身上，笑道：「顏姑娘，一別五十年，我們已然白髮皤皤，不復是當年雙髻朝天那等佻皮氣概了！」

他此言一出，顏姥姥臉色霍然一變！其餘的幾人，也無不爲之一呆。

方石寒心裏想，這顏姥姥怎會與陶禪乃是舊識之人呢？難道她便是那位曲姑娘麼？

但他明明聽得陶禪叫她顏姑娘啊！

就在他猜疑不定之際，那「翠谷仙婆」顏姥姥已嘆了口氣道：「公子眼力眞好，五十年後，你居然還認得小婢的本年面目，叫婢子好生驚訝……」

一面說話，一面起身，向陶禪拜倒在地。

陶禪悽然一笑道：「罷了！你家姑娘自己來了沒有？」

顏姥姥站起身子，搖頭道：「沒有！姑娘只是要婢子親自來看看公子……」

陶禪一笑道：「姑娘的身體好麼？絕情帮帮主，可就是姑娘自己？」

顏姥姥嘆了一口氣道：「不是！姑娘仍是青城長老，自是不便另組帮派了！」

陶禪笑道：「不錯，曲姑娘的尊大人，身爲青城帮派第十代掌門，她如果另組帮派，担任帮主，未免就有了那叛派之嫌了！」語音一頓，笑道：「妳已是青城的長老了！」

顏姥姥嘆了口氣道：「公子，婢子今年也有八十出頭了啊！」她淒然一笑接道：「這些年來，姑娘足跡，未出雪谷一步，這等漫長的歲月，眞不知她怎樣熬得過去……」

陶禪道：「姑娘那破玉功，想必已然練成了吧！」

顏姥姥笑道：「六十多年的歲月，那有練不成之理?其實早在三十年前，姑娘就已練成了！」她忽然臉色一沉道：「公子，絕情劍失去之事，婢子可不能告訴姑娘啊！」

陶禪皺起眉頭，道：「芸兒，不瞞你說，老夫第一眼就認出了妳，但老夫並未阻止別人說出此事，足見老夫並無瞞過你姑娘之心了！」

顏姥姥道：「公子不反對小婢告訴姑娘了！」

陶禪道：「老朽深悉姑娘之能，天下事想瞞過她的，決不會多，他只要江湖中尚無多少人知道，以姑娘的性格，至少還不會立即出動了！」

顏姥姥道：「公子，你可是想在姑娘見你之前，先把絕情劍找回來麼?」

陶禪皺眉道：「芸兒，這絕情劍不是姑娘派人由少林寺取走了麼?」

顏姥姥原名芸兒，昔年本是曲心柔的侍婢，但如今已是青城派中長老了！

她搖頭道：「當然不是！公子怎會想到是我家姑娘取走此劍呢?」

陶禪臉色有些不妥了。

他沉吟道：「這就怪了！什麼人這樣大胆，竟敢去那少林寺中偷走此劍?」

青靈道長低聲道：「陶老檀樾，此事在貧道看來，却有一點甚是奇怪！」

陶禪道：「道長有何高見?」

青靈道長沉聲道：「少林藏放絕情劍之處，必是十分重要之地，以貧道忖度，極可能便是藏珍樓中……」

一心大師笑道：「不錯，老朽彷彿聽得大悟禪師談過，那絕情劍乃是和易筋經放在一起！」

青靈道長道：「若以珍貴而言，絕情劍似是不會比這易筋經貴重啊！此人捨經取劍，只恐有着極大的原因了！」

陶禪道：「不錯！不錯！道長的想法，乃是有人專爲此劍出手竊物了！」

青靈道長道：「貧道猜想，八成是此人竊劍，目的還是爲了要對付老檀樾，或是曲檀樾呢！」

陶禪道：「有此可能……」

但顏姥姥忽然冷笑道：「什麼人胆敢對付我家姑娘！八成他是活得不耐煩……」她話音未巳，突然打坐位中跳了起來，失聲道：「什麼人敢暗算老身……」

只見她伸手在髮髻之旁，取下了一團白紙！

在塲之人，無不爲之變色，抱湖山莊之中，又有什麼人胆敢窺伺在側?

陶禪眉頭一揚，尚未有所舉動，方石寒巳然飛身而起，平躍三丈，出了佛堂。

寒星點點，夜風颼颼，那裏還有半絲人影?

方石寒緩緩回到佛堂，搖頭道：「走了！」

陶禪沉聲道：「芸兒，看看那白紙上，可有字迹?」

顏姥姥依言打開那團白紙，只見她只看了一眼，便立即氣的滿臉皺紋都泛出了紫氣。

陶禪道：「芸兒，這上面寫了一些什麼?」

顏姥姥一言不發，只將那白紙遞了過去。

陶禪展開了白紙，看了一眼，不禁臉色一變，失聲道：「怎會是他……」

一心道長合十道：「老施主，什麼人竟有這等武功，能在此間出入自如?」

陶禪長長一嘆道：「公孫弘！」

青靈道長一驚道：「可是那號稱『無影拘魂』的公孫檀樾麼?」

陶禪道：「不錯，正是這位玉環島島主！」

一心大師道：「不怪他來去如此快速，敢情乃是這位高人……」

駝丐申直冷笑道：「公孫弘與陶兄有仇麼?」

陶禪沉吟道：「談不上什麼仇恨！不過，公孫弘原本是曲姑娘的表兄，而且：他們之間，也曾有過指腹爲婚之約，曲姑娘自從埋劍谷回來，就遠離了他，是以他一直把老朽當作奪妻之仇看待！」

韓舫道：「陶兄，這公孫弘未免有些不通情理！想那曲女俠不嫁給他，也不能全都怪在陶兄身上啊！」

陶禪道：「這話也很難說，反正老朽辜負了曲姑娘的原因，除了要練成乾元天罡而外，這位無影拘魂公孫仁兄的存在，也是因素之一，試想以老朽當年身份，又怎可被他指爲奪他妻子之人?」

駝丐申直冷哼道：「男女結合，本是雙方自己的事，曲女俠如果不想嫁給他，又關乎陶兄什麼錯?公孫弘如此量窄，眞正沒有出息得很！」

青靈道長道：「陶檀樾，貧道還有一句話，不知當說不當說?」

陶禪道：「道長有話，請說無妨。」

青靈道長道：「那絕情劍，只怕是被公孫檀樾取走的了。」

陶禪笑道：「不錯，公孫弘已然寫在這裏了，他竊去絕情劍，就是想迫曲姑娘和老朽同時出山……」

青靈道長吁了一口氣道：「果然是爲了老檀樾和女檀樾之故了。」

韓舫忽然大聲的叫道：「已知劍在何人手中，而且待兄弟把那大悟和尚找來此間……」

轉身便待離去。

陶禪突然喝道：「韓老弟且慢！」

韓舫道：「陶兄有何指教?」

陶禪道：「大悟走的忞急，你此刻去找，恐怕找不到的了，反正這公孫弘已然與我約定了地方相見，咱們只消差人送個信到那少林，也就是了！」

韓舫道：「公孫弘約的地方在那裏?陶兄請說，這送信之事，就由兄弟跑上一趟便是了！」

陶禪道：「一月之後，在峨嵋金頂相候。」

韓舫道：「很好，兄弟這就去趟河南，一月之後，定當兼程趕到四川……」

不等陶禪再說，轉身出了佛堂。

顏姥姥這時才重重的吁了一聲道：「公子，你打算去赴約麼?」

陶禪笑道：「當然要去！」

顏姥姥道：「我家姑娘呢?」

陶禪道：「想必也會去吧。」

顏姥姥想了一想，道：「可要婢子回青城雪谷，告訴姑娘?」

陶禪道：「也好！不過，有一樁事，你還沒有告知老夫啊！」

顏姥姥道：「什麼事?公子不問，婢子又怎會知道?」

陶禪道：「絕情帮帮主是什麼人?」

顏姥姥道：「那是姑娘扶養的一名苗女，叫做苗羽香，一身武功，已得了姑娘的眞傳！」

陶禪道：「原來如此！但不知絕情帮在武林中可曾公開露過面?」

顏姥姥道：「還沒有，不過姑娘原意，就是準備在公子出面之後，絕情帮也正式展開活動了！」

陶禪笑道：「果然是針對了老夫而設麼?」

顏姥姥道：「可不?姑娘被公子坑得夠慘了！她如果想借此機會出出氣那也沒有什麼不當啊！」

陶禪苦笑道：「你好像還不大了解我吧！」

顏姥姥嘆了一口氣道：「了解又怎樣?姑娘的青春，豈不是巳然不再了麼?」她語音一頓，接道：「如果換了我是公子，只怕這些恩怨早就了結了！」

陶禪笑道：「芸兒，你回去吧。」

顏姥姥呆了一呆，一賭氣，也自轉身而去。

這時，青靈道長和一心大師也起身告辭；敢情，他們要回去向掌門人禀報，打算派來高手，前去金頂，伺機爲陶老人助陣。

陶禪並未挽留他們，容得兩人一走，佛堂之中，竟只剩下駝丐申直和方石寒兩人了。

陶禪目光一轉，向方石寒道：「老弟，你可是有心要陪同老朽同去峨嵋金頂一行麼?」

方石寒笑說道：「晚輩正想去見識見識！」

陶禪淡淡一笑，說道：「有你同去，即令他們聯手對付老朽，那也不見得有用了！」

敢情陶禪對方石寒倒是器重得很。

駝丐申直笑了一笑道：「陶兄，兄弟一直在想，只怕咱們尚未動身之前，絕情帮那些女娃兒前來滋事的話，倒叫你陶兄不好對付呢！」

陶禪笑道：「這一點老朽却也想到了！倘若她們眞的來了，少不得可要有勞申兄和方老弟了！」

申直道：「要兄弟出手與她們女娃兒打架嗎?那可不成啊！」

陶禪笑道：「申兄，如果眞要動手，當然不好有勞你了！老朽之意，只是想請申兄勸勸那些女娃兒，她們如果想找什麼過節，最好拖到金頂聚會之後。」

申直道：「這倒使得……」

說話之間，孟子常忽然急步而來。

適時，剛好那孟浩也由側間屋內走了出來。他不過是送了三件兵刄進入房間，却用這多時光，使得方石寒看在眼中，暗感不解！

不過，他並未出言查問。

孟子常大步進了佛堂，抱拳向陶禪道：「大哥，他們幾位都走了麼?」

陶禪道：「回去了。」

孟子常聳了聳肩頭道：「大哥，外間的朋友們想拜見大哥，不知大哥可肯出去一趟！」

陶禪道：「此刻四更已過，他們還沒有休歇麼?」

孟子常笑道：「沒有！大哥九十大壽，他們重視得很，豈肯去睡啊！大哥如是不願出去，小弟這就去回絕他們便是。」

陶禪大笑道：「難得他們如此瞧得起愚兄，咱們不可令他們失望！」話音一頓，站起了身子，向駝丐申直和方石寒道：「老弟和申兄也去看看?」

駝丐申直大笑道：「正要出去看來了些什麼人……」

方石寒也說道：「晚輩願意同去瞧瞧！」

孟子常聞言笑道：「大哥巳多年不見外客，今日在他們面前露面，定會引起他們無比高興……」

笑聲一頓，四人大步走了出去。

× × ×

孟浩眼見四人離開了佛堂，他立即一閃身，攀上了那座佛龕。

只見他打開了布幔，向內低聲道：「師父，事情都巳辦好了，你老人家還不出來麼?」

那佛像的後面，頓時探出一個亂髮蓬蓬的腦袋，咧嘴向孟浩道：「好小子，眞把老夫蹩死了！」話音一落，人巳跳了出來。

原來這人乃是一個形貌頹喪的花子。穿着一件灰布直綴，僅僅蓋到膝蓋，下面赤着一雙脚，在地上直跳。

孟浩笑了笑道：「師父，這後面很通風啊！」

那花子笑道：「通風有個屁用，老夫這麼久可沒有吐一口氣呢！你道陶禪這批人好惹麼?師父我只要吐半口氣，他們都不會不知道！何況，還有那個什麼方小子，更兇的很呢?」

孟浩道：「方石寒麼?弟子不信他會比大伯高明！」

老花子搖頭道：「娃兒，不是老夫長他人志氣，他那個和尚師父與我是多年老交情了！這個和尚的一身武功，確是叫人不可思議，簡直是陸地神仙一般呢！你小子可千萬別惹他才好！」

孟浩心中雖然有些不信，但口中却道：「弟子記下了！師父不用放在心上！」

老花子抓了抓頭，道：「那三件兵刄呢?」

孟浩道：「全在師父臥室之中了！」

他想了一想，接道：「師父，這事恐怕有些不妥吧！大伯知道之後，弟子可就沒有命了！」

老花子大笑道：「不會！」

孟浩道：「師父，還有那紙團，你冒了公孫弘之名，怎把大伯約到峨嵋金頂，這事未免太荒唐了些啊！」

老花子大笑道：「人生難得有幾次大玩笑可開，師父能跟你大伯這等人開一個大玩笑，多麼有興趣呢?」笑聲一頓接道：「不過，爲師可也不算全是開玩笑，因爲你爲師這麼一安排，你大伯父的這塲恩怨，大可變成不流血的喜事了！」

（以下轉入第66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關曼莉準備和高華倫結婚，但因爲關曼莉的父母在十三年前離奇地死去，警方至今仍未查出慘劇眞相，更有人懷疑關氏夫婦其中一人因神經病而槍殺對方等等。使高太太爲此而担心，担心曼莉父母其中一人有神經錯亂，萬一有遺傳，則高華倫是否應該讓他和曼莉結婚，則是一個大問題，爲此高太太請金妮對此事作調查，金妮訪問了以前關家的老僕人九姑、奶媽瓊姐，還有鐘點女傭田翠，從她們口中探得一些情況，其中田翠更道出關太太家中有四個假髮，在當時假髮並不流行，爲何要這許多假髮呢？金妮把探得的情況告知狄朗，兩人共同研究……

假髮（下）

現代推理偵探故事／麥穗·文 可飛·圖

抽絲剝繭　眞相大白

高華倫不讓狄朗說完，便用憤然的口吻說道：「眞不明白她攪什麼鬼的！我母親總是這樣，一直以來，但凡我認識每一個女朋友，她也出面阻止我，要不然就在我面前把那些女孩子評頭品足，鷄蛋裏揀骨頭，挑撥離間，務必把我們拆散爲止，其實，不管我有沒有女朋友，對她還不是一樣孝敬嗎？」

「你父親的態度又怎樣？」

「我沒有父親。」

「兄弟姊妹呢？」

「也沒有，」高華倫搖頭說道：「老實說，我是她的養子，聽說她在收養我之前，她曾有過一個兒子，早年在香城居住的時候，他死於一宗交通意外，後來就把我收養。」

「原來是這樣，」狄朗道：「你和她同住的嗎？」

「是的，我們母子之間，一向都相處得很不錯，只是當我出來社會做事以後，開始結識女朋友，由於她的屢次破壞，我和她才有點輕微的裂痕，不過，我每月仍然從薪金中抽出一部分錢給她作爲生活費的。」

「你說你母子二人曾在香城居住過，當時住在那條街，還記得嗎？」

「記得，那是松柏大道一〇八號。」

「還有，你和關小姐是青梅竹馬，那時她和父母住在香城的，對不對？」

「一點也不錯，說起我們的童年時光，的確過得快樂極了，曼莉跟我同年，又是隣居，他們住在對街九十一號，我們都喜歡打羽毛球，她家裏的花園又够大，我就常常到她那兒跟她打羽毛球，我還記得，曼莉的奶媽瓊姐對我們管得很嚴，如果我們玩得太累了，她就跑出來叫我們停下來，但是每次總是捧出不少冰淇淋給我們吃的。」

高華倫想起以往那段快樂時光，不知不覺，說話也多了起來。

狄朗很有耐性，在一旁留心地聽着，記下了每一句重要的話。

待高華倫說完，他便問道：「那麼，你們又是那一年搬回來的？」

「噢，」高華倫道：「已超過十年以上了。」

「關小姐和她雙親搬回本地，比你們還早嗎？」

「是的。我記得曾經請曼莉吃東西，來表示惜別的，後來，她回到本地不久，她和弟弟大衛一道，被關亨利先生送往美國唸書去了，直至去年初才學成回來。」

「謝謝你，高先生，」狄朗與高華倫握手。含笑道：「我祝賀你們，有情人終成眷屬。」

高華倫十分開心的笑起來，「狄先生，你是個人情味豐富的探長，改變了我對警界人員的看法。」他道：「現在，我再也不反對讓曼莉來見你了。」

狄朗笑了笑，說道：「這種地方總是不大好，今天晚上，就請關小姐到她故居的家裏去一遭吧，我在那裏等她。」

當客人走後，狄朗坐下來撥了個長途電話。

這電話是打往香城他所服務的警署，接通了偵探部，找到他的得力助手李雲，便叫李雲記下那個地址。

那就是高華倫所說的「松柏大道一〇八號」與同街的九十壹號。

助手李雲在聽過狄朗的進一步說明之後，哈哈笑起來：「探長，想不到你不慣寂寞，在渡假期間，還是要客串私家偵探呢！」

「沒辦法！這是應老朋友金妮的請求，」狄朗道：「現在我又麻煩你，你着重調查九十壹號姓高的舊住客，這個女人，也許是我破案的關鍵呢。」

× × ×

范丹從警局拿出的檔案，一共裝滿了四口大紙皮信封。

他把這份完整檔案交給狄朗時，神色鄭重地說道：「狄朗，說起來，我在警界做了四十多年才退休，什麼懸疑的案子未破過？可是，關亨利夫婦這宗案，却是特別棘手，以致一直都是懸而未決，使我耿耿於懷，他日你查明此案，最要緊將眞相告訴我，也好讓我了却一頭心事。」

「這個當然了，你是老前輩，不怪我班門弄斧，反而如此盡心帮忙我，我眞是異常感激！」狄朗歇了歇，又道：「不過，有一件事情，不知你們當初辦理此案時，是否忽略了，女死者林美瑤，有一個胞姐住在他們家中嗎？她在慘劇發生前三個星期，在關家屋子不遠處的懸崖摔死，據說是因夢遊症失足跌斃的，不知你們可曾留意這一點？」

「當然留意，但林美玉的死亡，並無可疑之處，只是，我昨晚翻閱檔案，有了個奇怪的發現。」

「是怎樣的，范先生。」

「我發覺林美瑤和姐姐美玉，是一雙孿生姐妹，她們長得一模一樣，外人很難分辨出那個是姐姐，那個是妹妹的！」

「噢！」狄朗不禁低嚷，興奮地對老范丹道：「這是個重要的發現。」

「還有呢，她們這對孿生姐妹，不但長得一模一樣，而且在她們年幼時，兩者之間，有一種神奇的心靈感應。」老范丹說到這裏，拿出他的雪茄烟來。

狄朗爲他點燃雪茄，他深深的吸了兩口後，繼續說道：「這兩姐妹小時候，這種感應已經存在，並且最爲顯著，比如有一次，做姐姐的忽然摔了一跤，扭傷腿子，那個妹妹也會莫名其妙跌倒在地扭傷腿子，儘管兩姐妹當時不在同一地點也一樣。另外一次更是叫人難信，那時妹妹在本地，忽然因盲腸炎入院割治，做姐姐的當時不在香城居住了，却是在同一天，她也入院割盲腸，其他類似的例子，更不勝枚舉！狄朗，你說這是不是非常奇怪？」

狄朗點頭道：「對於這種情形，醫學文獻也有記載的，有時不限於孿生姐妹兄弟之間才有這個現象，有的父母子女之間也存在的，這個發現，相信對調查本案會有很大的帮助。」

范丹道：「另外一個疑點是，林美瑤死時，頭上戴的是假髮，按照一般常理，如果一個人知道自己死期將至，似乎不會戴着假髮去尋死的，狄朗，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狄朗道：「按照這個疑點去推測，林美瑤本人無意尋死，她戴着假髮，像平日一樣打扮，根本不知死期將至，那麼，她是死於丈夫之前的了？」

「大有可能是這樣。」老范丹點點頭，却又現出苦惱的神色：「但是，關亨利憑什麼理由殺死她的太太？他們是如此恩愛！」

「我們總可以研究出來的。」狄朗說道。

「還有，我研究關氏夫婦的健康紀錄，丈夫有輕微血壓高，但並不嚴重，太太

也有輕微心臟病，也是不碍事的。只是，有一點我們不能忽略的，那是在林美玉墮崖死亡後，妹妹林美瑤身體不適，由丈夫關亨利送入醫院，當時她神色非常不安，終日好像大難降臨似的，她在醫院留醫四五天，出院回家後不久，雙屍慘劇就發生了！」

「噢，如果站在迷信的立場：她的不安和大難臨頭的感覺，可以這樣解釋，由於她們兩姐妹是有心靈感應的，姐姐摔死以後，她的鬼魂在招喚妹妹。」

老范丹哈哈笑起來：「狄朗，你是最有科學頭腦的神探，我才不相信你是那麼迷信的！」

「我需要翻查醫學文獻，」狄朗一本正經道：「我要看看，一個人死了以後，他與別人的心靈感召，是否也會停止？」

「對，」老范丹道：「這是比較符合科學的想法，因為萬一人死以後，心靈感召仍不停止，那麼未死者也會有可能被引導走向死亡的。」

狄朗道：「但是這樣一來，林美瑤既是被死去的姐姐導向死亡，她又何必預先戴了假髮？她丈夫的死，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老范丹兩手一攤，無可奈何地搖搖頭，苦笑道：「狄朗，正因如此，它才會成為十三年來懸而不破的奇案啊！」

× × ×

晚上八時，金妮家中先後來了三位賓客。

先至的是狄朗，他隨身攜帶着老范丹交給他的全部蒜案，正與金妮喝着咖啡一道研究時，那雙未婚夫婦——高華倫和關曼莉也來到了。

大家寒暄之後，狄朗趁着晚飯未開，便對關曼莉說道：「關小姐，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與你進書房裏談一談。」

關曼莉看了男友一眼，高華倫便道：「去吧，曼莉，你跟狄先生入書房說，這樣比較好些。」

「我們也來研究一下吧，高先生。」金妮道。

待關曼莉進入書房後，狄朗先把門關了。「你請坐，關小姐。」

她在那張安樂椅坐下，狄朗就站在書桌前邊。她給狄朗的印象，是個聰明、時髦、而又有點害羞的女孩子。

「狄先生，你犧牲假期幫我父母澄清這宗懸案，我對你和教母非常感激。」關曼莉用她漂亮的眼睛望着狄朗，說道：「只是，我所知道的，已經全部對教母說過了……」

狄朗道：「我猜你今年是二十歲。」

「廿一歲。」關曼莉答。

「那麼，十三年前你是八歲了，八歲的女孩應該相當懂事的了。」狄朗道：「我要引導你於記憶中，找出更多有用的資料。」

關曼莉點點頭道：「我記得的事情，一定照實說。」

「那麼，你記得你母親生前，是喜歡戴假髮的嗎？」

「是的，我記得很清楚，女孩子對這種事情，總是特別留意的。」

「她一共有幾個假髮？四個嗎？」

「噢，似乎沒有四個那麼多。我只記得一個是咖啡色，又是燙曲了的，小時候我還拿來玩過。」

「你肯定沒有四個？」狄朗又問。

關曼莉想了想，道：「雖然我不敢肯定，但四個假髮似乎太多了，我記得，她好像只有兩個。」

狄朗聽得直點頭，略一思索後，又問她：「你父親有一支自衛手槍的嗎？」

「有的，聽說他過去曾經被竊賊入屋行刦過，此後就領取自衛槍牌照。」

「平時他經常拿出來呢？還是收藏起來？」

「爸爸絕少把槍拿出來的，平日是收藏在書房內的書櫥內，並且下了鎖，即使有時拿出來抹油，也是關起書房門才抹的，」關曼莉說完，又補充一句道：「他絕不准我們小孩子碰那支槍的！」

「關小姐，在你父母不幸去世後，你曾跟你姑母從美國回來料理他們的喪事，以後你長大了，必定從你姑母口中知道許多關於這件慘劇的傳說，照你自己的想法，它是什麼原因釀成的？」

「我實在不明白。」

「會不會是經濟原因？」

「似乎不是的，我父親的生意，一向做得很順利，父母都沒有不良嗜好——他們不喜歡錢的。」

「根據當時的傳說，有一個說法是他們死於殉情，推測你父母之中，有一人患了不治之症，為了免於患者痛苦，以及後死者有喪偶之痛，故此相約自殺。」狄朗道：「這也許能夠解釋，那柄手槍上面只有他們兩人的指紋。」

關曼莉的眼圈現出紅色，說話聲綫微抖地：「但是，他們一直相當健康！退一步說，假若他們要自殺，何不事先寫下遺書？又何必跑到崖邊去自殺？」

「你不相信他們會自殺？」

「在當時，我姑母就咬定他們是遭人謀殺，故意這樣佈下假局，把警方引入迷魂陣的。」

「但他們沒有仇家。」狄朗道：「而且，警方經過廣泛調查後，證明現場除了你的奶媽瓊姐曾經到過之外，沒有其他人去過的跡象，謀殺之說很難成立。」

「狄先生，你是香城有名的探長，破過不少奇案，我非常盼望你能努力查個水落石出，也好讓我們姐弟能夠安心。」關曼莉十分誠懇地說道。

「我會盡力的！」狄朗道：「關小姐，我想了解清楚另外一點，你本人是否有神經不健全的傾向？」

「噢，你說我？」

「是的。我是說，你曾去見過神經科醫生嗎？」

關曼莉給狄朗這一問，顯然心裏非常生氣，她憤憤的道：「我當然是絕對正常的！狄先生，你這樣問我，我知道是什麼原因，那是高華倫的母親無中生有弄出來的！對不對？她懷疑我父母是因神經錯亂而自殺，故此懷疑我也受了遺傳，坦白說，我極愛高華倫，而且在短期內，我們將會結婚，那些老年人為什麼勞師動衆去查陳年舊賬呢？高華倫的母親這樣做，目的是打擊我，拆散我們的婚事……」

「關小姐，」狄朗見她越說越激動，把臉孔漲得通紅，便對她說道：「你可以放心，高華倫先生今早對我表示過，他非常愛你，雖然你父母死因未明，但他對你絕不介意，只是你本人是否一定要追查眞相？」

「一定要查清楚！」關曼莉強調的道：「第一，可以杜絕那些對我死去父母的不利傳說；第二，這樣使我放心與高華倫結婚，狄先生，我自己……眞的有點担心，恐怕自己眞會受到父母不良的遺傳，萬一我眞有神經錯亂的傾向，過去未曾發覺出來，結婚以後才發作，那時，我對高華倫，就會構成傷害了。我愛他，但是如果我身上有着潛伏的兇殺狂，我就寧可叫他另娶別人……」

她說得神情黯然，垂着頭，一副快要落淚的樣子。

狄朗上前，輕輕拍着她的肩：「關小姐，你是個極有理智的女孩子，但你不必傷心，我必定盡力為你查個明白的！」

「狄先生，你一查到眞相，請你立即通知我和教母，因為我非常急切要知道的啊！」關曼莉拭着眼角道：「不管眞相怎樣，你也不要瞞着我！」

狄朗對她點點頭。

外面，金妮在敲門，說是晚飯已經開好了。

× × ×

金妮家中的晚飯，吃到九點左右。

九時卅分，高華倫關曼莉便告辭了。

狄朗仍然留下來，與金妮在書房中研究着那份老范丹所提供的檔案，以及他們二人分別所搜集得來的資料。

大約十點鐘，一位不速之客來拜訪金妮。

她就是最初提出調查此案的高太太！——高華倫的養母。

金妮把她迎入屋，高太太說道：「對不起，金妮小姐，這麼夜還來打擾你，但是我心中記掛件事，不知你……」

她話猶未了，冷不防見到書房中走出一個中年男子來。

這中年男子大約三十八歲，高大而強壯，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正對她注視着。

高太太立即住口，愕然地回頭瞧向金妮。

金妮笑道：「你來得正巧，高太太，我來介紹，這位狄朗先生，是個……出色的私家偵探，我轉託他調查曼莉父母那件案的。」

「高太太，」狄朗上前說道：「我們已搜集到不少資料了，但是有幾個問題，要向你了解一下。」

「噢……」高太太神色不大自然，勉強笑了笑，說道：「狄朗先生，你想問我……問些什麼呢？」

「請坐吧，高太太，坐下來慢慢再談。」金妮又問高太太喝點什麼？高太太謝過了她，勉強坐下來。

狄朗心中對這位高太太有點懷疑，因她顯得那麼侷促不安！

「高太太，有一個問題，對你提出來也許有點唐突，」狄朗用婉轉的語氣道：「不過，為了查清十三年前的懸案，我想你也不介意我這樣問你的。」

高太太臉上閃過了一絲不安。「如果你覺得有必要的話，就隨便問好了，狄先生。」

狄朗點了點頭，注視着高太太道：「你是不是高華倫先生的生母？」

「啊！華倫是我收養的。我……我的親生兒子，在香城不幸夭折，那時我非常難過，那是我的獨子。」

「你是在香城收養他的嗎？」

高太太面色更不自然了，她尤其害怕狄朗的炯炯眼光。「是的，兒子死後不久，我就收養了華倫！」她說道。

「高太太，那麼高華倫先生的生母又是誰？她現時在哪裏？」狄朗又問。

「噢，我不知道，」高太太一連搖了幾次頭。「眞的不知道，因為隔了那麼多年……」

她忽然神經質地回頭，去望那壁上掛着的時鐘，立即站起來說道：「哎唷！我差點忘記了一個約會啦！我答應張太太上她家裏打牌的……對不起了，狄先生，金小姐，我必須告辭了，改天再談吧！」

金妮與狄朗對望一眼，露出無可奈何的笑容。高太太已走到門邊去了。

待那高太太走了之後，金妮掩上門，聳聳肩說道：「她這個人……眞是莫名其妙！」

「我看她很有問題，」狄朗皺着眉頭道：「那麼慌張，好像作賊心虛似的。」

金妮聽得瞪着眼。「狄朗，我也覺得奇怪，但是，她似乎和這件事沒有多大關係的吧？」

「唔……我還未能夠肯定這一點。不過，照我的觀察，她是個心術不正的婦人，這個人相當貪婪的，她阻止兒子結識女朋友，出發點很不正當……」狄朗沉吟着，又道：「現在只等我的助手李雲的資料，他正在香城那邊調查高太太過往的事情，也許我們很快便能知道她是怎樣一個人的。」

「你說她貪婪，我似乎也有同感，」金妮道：「她平日的打扮也是珠光寶氣的，但是據說，她很年輕的時候就死了丈夫，與兒子相依為命，那兒子在香城給汽車撞死了，然後才收養高華倫的。」

「如果李雲能查出高華倫的生母是誰，事情就會明朗化。」狄朗道。

× × ×

狄朗無須等候太久，翌日下午，他接到李雲從香城打來的電話，這位能幹的助手，已搜集到不少關於高太太的資料，他說道：「探長，由於資料太多，在電話中不能盡述，我親自搭氣墊船帶來給你比較妥當。」

「好極了！」狄朗道：「除了高太太的資料，關於關亨利一家人在香城居住期間的情形，你查過沒有？」

「當然查過，」李雲道：「我發現一個重要的秘密，關太太的姐姐林美玉，在香城曾犯下一宗命案，當年她神經病發，扼斃了一個小孩子，被判入神經病院，並且我已查到負責診治她的醫生名字，可惜那醫生在幾年前已經去世。」

狄朗道：「你幹得非常出色！李雲，那眞是個重大的秘密，對破案極有幫助，你什麼時候動身？我到碼頭接你。」

兩小時後，狄朗便在碼頭會上了忠實的助手李雲。

李雲提着一口占士邦公事箱，裏面塞滿了文件，狄朗接過來，覺得份量不輕，便笑道：「你把神經病房的全部檔案也帶來了麼？」

「探長，」李雲也笑道：「這次我是假公濟私；爲了減輕你的工作，不致犧牲你太多假期，因此，我和兄弟們分頭去訪問松柏大道的舊街坊，他們之中，不少人熟知關亨利與高太太兩家人的秘密，整份調查報告都在這箱子裏面了。」

「好兄弟，眞是非常感激你！」

「哈哈！探長，你第一次客串私家偵探，我們都樂意協助你打响招牌呢！」

他們乘計程車，到了間清靜的餐廳，並約了金妮出來共進晚餐。

在金妮到來之前，狄朗於李雲口中，知道了高華倫的身世之謎。

高華倫是在十八年前——他三歲時由養母高太太收作螟蛉的。當時，他的親生母親是個夜總會女侍，出生證明書上只有母親的名字，換句話說，高華倫是個私生子。他三歲那年，生母因本地夜總會業務不景，再也混不下去，決定往東南亞一帶歡場闖天下，便把兒子送給高太太收養，取了高華倫的名字。

高太太本來有個兒子，是個遺腹子。丈夫生前在香城做建築工程師，不幸患病身亡，遺下腹大便便的高太太，丈夫去世後半年，誕下麟兒，誰知養到兒子五六歲時，有一天，兒子在街上玩耍，給一輛疾馳而過的汽車撞死，當時她飽受喪夫失子之打擊，痛不欲生，在愛子下葬那一天，她曾割腕自殺獲救，至今許多舊街坊尙還記得這件事。

後來，她收養高華倫，把他視同己出，相當溺愛。高華倫的生母則離開香城，到東南亞一帶作掘金娘子去了。

其後，高華倫的生母向歌唱界發展，成了名噪一時的紅歌星。她除了賣藝，並且以迷人的色相，斡旋於富商巨賈之間，幾年後，已是個小小的「富婆」。

華倫六歲那年，他的生母回到香城，由於擁有一筆財產，生活安定，便思念起自己的兒子來。爲了骨肉團聚，這位紅歌星曾找着高太太談判，答應付出一筆代價贖回兒子自行撫養，但高太太執意不肯，談判破裂，雙方曾鬧上警署，警署因這宗「爭子案」屬民事範圍，而不予受理，勸告無效，便着她們向法庭申請審理。

誰知法庭尙未開審，高華倫的生母便因身患絕症而逝世，臨終前，她立下遺囑，將自己所有的財產，遺給華倫繼承，但必須待高華倫年滿廿五歲以後才能承受。

李雲娓娓道來，使狄朗茅塞頓開！

「好了，我心中的一個疑團，終於獲得澄清！」狄朗說道：「高華倫本人不知這個秘密，而高太太當然知道的！怪不得昨晚我在金妮家中碰上這個高太太，向她問起高華倫生母的時候，她的神色如此慌張，並一口咬定不知道。我先前認爲她是個心術不正，而又生性貪婪的女人，倒沒有錯！」

正說着，金妮便前來赴約，出現在他們眼前。

李雲與金妮過去曾經見過面，此次重逢，少不免又寒暄一番。

當狄朗將高太太的秘密約略地向金妮轉述後，他們三人，又把討論的矛頭，指向關太太那位神經病的姐姐林美玉身上。

× × ×

按照李雲提供的資料，狄朗開始在本市訪尋一位姓趙的醫生。

那趙醫生的父親，就是當年在香城負責診治林美玉的神經科醫生，這位老趙醫生，已於幾年前去世，李雲於他生前的同事口中，知道他有個兒子在本市懸壺，姓名卻不清楚，只知是個內科醫生。

本市姓趙的醫生共有十多個，除去幾個牙醫外，餘下九位。狄朗只能逐間診所去問。

很幸運，當他問到第四個，從對方的談話中，知道一位叫「趙靈」的內科醫生，他父親生前是個香城一家精神病院服務的。

趙靈醫生本人，則是在公立醫院內工作。

狄朗致電公立醫院，才知道趙靈醫生下了班。「我是趙醫生的朋友，由香城到來探望他的，請你把他的住址告訴我。」狄朗這樣對醫院的人說。

「那好吧，請等一等……」相當順利的，狄朗便抄下了趙靈醫生的地址。

半小時後，狄朗跳下計程車，來到趙醫生的寓所敲門。

應門的是個啣着烟斗的中年男人，他看到素未謀面的訪客，便戒備地打量着狄朗。

「請問趙靈醫生在家嗎？」狄朗問。

「你找他有什麼事嗎？」那個男人反問。

「噢，是這樣的，」狄朗道：「我姓狄，是個私家偵探，想向趙醫生了解一件案子。」

那男人又向狄朗打量一遍，然後向狄朗伸出手來，說道：「我就是趙靈了，請進來吧。治安太不好，請你別介意。」

狄朗笑着道：「幹我們這一行的，閉門羹也吃過不少了，還好你還未有趕我跑呢！」

趙醫生也笑了。他招呼狄朗在客廳坐下。

「趙醫生，令尊生前是一位著名的精神病醫生，對嗎？」狄朗問道。

「不敢當，」趙醫生道：「先父是有點名氣的。」

「他就是趙了才醫生，曾在香城一家精神病院服務過，對不對？」

「是的。」趙靈點着頭，露出一絲狐疑的表情道：「狄先生，你所調查的案子，是和先父有關的麼？」

狄朗道：「對了，趙醫生，這事說來話長，讓我先問你一個問題：十三年前，本地發生一宗離奇雙屍案，一位富商關亨利，與他的太太伏屍山崖上，不知你對此案是否還留有印象？」

趙醫生不假思索道：「我記得的！因爲家父生前，與關亨利先生相當稔熟，他的大姨又是家父的病人。」

「眞是好極！」狄朗不期然露出笑容：「趙醫生，那麼你也從令尊那裏，聽到

有關這位病人的情況了？」

「不錯，先父退休後，由香城回本地養老，在那宗慘劇發生前，關亨利先生也曾多次來我家探望先父的。」趙靈說着，輕輕嘆一口氣：「關先生是個好人，眞不明白他夫婦爲什麼會慘遭橫死！」

「我正是要調查他們眞正的死因。」接着，狄朗將當時有關關亨利夫婦慘死的各種可能性，對趙靈說了一遍。

「在調查的過程中，」狄朗說道：「我發覺林美玉這個人，曾在香城傷害一個小孩子的生命，令尊正是主治她的醫生，你可以把事情經過告訴我嗎？」

趙靈道：「好的，反正她人也死了，我也不必隱瞞。這是我從先父口中聽來的，說不定對你了解案情有點幫助。」

「謝謝你！趙醫生，請說吧。」

「林美玉是關太太林美瑤的姐姐，她們是孿生姐妹，但性格截然不同的。」趙靈徐徐的將烟斗中吐出烟霧，邊回憶着說道：「林美玉一家人，本來在香城居住，當時先父已在那邊的醫院服務了，並且自設診所。在林美玉還是少女的時候，她父母發覺她精神欠健全，曾帶她到先父處診治，經過一段時間的檢驗與觀察，先父發現她的主要症狀，是見了小孩子就煩燥不安，有一種要把小孩子傷害的衝動，但如果她見不到小孩子，卻是與正常人無異的，她的妹妹林美瑤，正與姐姐相反，生性非常喜歡小孩子。

「林美玉十七八歲那一年，她在家門前面街道上神經病發作，襲擊一個女童，並將那女童扼死！當場被途人報警拘獲，控以謀殺罪名，先父那時曾受法官之命，對犯人進行精神分析，證實林美玉當時神經病發，根本不知自己犯了謀殺罪；換句話說，她是在神經錯亂的情形下扼死那女童的，法官就是憑先父的證供，判處林美玉謀殺罪名不成立，但是，法官諭將犯人送往神經病院，接受物理治療，這個責任，便落在先父身上。

「先父費了四年時間，用物理治療的方法，將林美玉的病醫好——至少當時先父認爲她已痊癒了的。但是，因爲林家父母已先後去世，先父便將林美玉交她的妹妹林美瑤照顧，讓她回復正常人的生活，而在那些日子裏，林美玉的確與常人無異的。

「不久，林家姐妹先後結婚，妹妹美瑤嫁給本市富商關亨利，姐姐美玉也嫁了個公務人員，但是婚後沒幾年，林美玉的丈夫因病去世，關亨利夫婦便把她接到家中居住，那時候，關氏夫婦亦搬到香城，故此，林美玉是和妹夫一家人住在香城的。但由於一件意外發生，關氏夫婦和林美玉又一道搬返本市，就住在慘劇發生的山崖上。」

趙靈一口氣說到這裏，頓了頓，忽然若有所覺，對狄朗抱歉地笑笑。「對不起，狄先生，我們只顧談話，忘了問你喝什麼？」

「不用客氣，」狄朗笑道：「我對你說的故事，比對杯中物興趣更濃呢！」

但是趙靈還是斟來兩杯酒，他喝了兩口，讓喉嚨獲得滋潤後，狄朗便急不及待的問他：

「趙醫生，是什麼意外使他們又搬回本地居住的？」

趙靈輕輕嘆氣道：「又是林美玉出了毛病！連先父也感到太棘手，只是還不能證實是她幹的。」

「又是一件小童命案嗎？」狄朗問。

「是的。」趙靈道：「關亨利一家人所居，靠近一座小公園，園中有一個噴水池……」

「趙醫生，你記得那是松柏大道麼？」狄朗禁不住插嘴問。

趙靈微微搖頭：「我無法記憶了，先父只說是他們住家附近公園的噴水池。」

「對不起，請繼續說吧。」

趙靈喝了口酒，又說道：「隣居有一個女童，被發覺離奇溺死在公園的噴水池中，據說那噴水池並不深，死者也有四五歲了，斷不會失足跌下而溺斃的，因此，有人懷疑是林美玉幹的，爲了此事，她妹妹林美瑤曾找先父商量，恐怕姐姐的神經病又告復發。不過當時無人目擊此事，也不能證實是林美玉幹的！但先父勸告關亨利夫婦提防她，最好不要讓她接近他們的兒女，正因如此，關氏夫婦便將一雙兒女送往美國親戚處唸書，並且，夫婦二人帶了林美玉搬返本市居住。關先生爲了避免她再傷害其他孩子，特地在郊外山上置地建屋，附近沒有隣居，自此之後，倒也相安無事，直到關先生夫婦死之前，林美玉又在崖上摔死了，警方發表是死於夢遊症，先父卻認爲她是神經病發作所致。先父對她的苦心治療，到底是無法成功！爲了這件事，先父覺得十分惋惜，不料幾個星期後，關先生夫婦又雙雙慘死！」

狄朗一直靜靜的聽着，這時，他對一些問題也開始弄清楚了。

不過，他還是問了一句：「趙醫生，你的確記得，前後兩個受害的孩子，都是女孩而不是男孩嗎？」

「我記得很清楚，」趙靈道：「兩個都是女童，因爲我曾跟先父討論過，林美玉傷害女童的動機是什麼？爲什麼她不是弄死男童？是巧合呢？還是她對男孩子不起憎恨，只是見了女孩子才興起傷害的企圖，這一點你是無須懷疑的。」

狄朗聽得直點頭。

當他謝過了趙靈醫生，走在街上之際，心中一個疑團已告消解了。

——原來，狄朗曾懷疑那位高太太是涉嫌人物！

高太太的親生親了，死於香城，當時她與關家因爲隣居，狄朗懷疑她的兒子並非死於車禍，而是給林美玉弄死的，這個假想，幾乎把狄朗引入岐途。

狄朗的構思是這樣的：林美玉是殺死高太太兒子的兇手！高太太啣恨在心，礙於沒有證據，故不動聲息，到了關氏夫婦携同林美玉從香城搬返本市居住時，高太太跟踪而來，也帶了養子華倫遷居本市，然後窺機先將林美玉推落山崖摔死，再把她所遷怒的關氏夫婦誘至崖邊，將他們恰殺，佈下了撲朔迷離的現場，而致令警方陷入迷魂陣……

趙靈醫生的回憶談話，已徹底洗脫了高太太的嫌疑，卻使狄朗陷於一片迷茫之中。他必須回去整理手上所有的資料，從

新理出一條新的思路來。

金妮在早餐桌上，聽到門鈴聲，她直覺是狄朗來訪，因此，搶在女傭之前去開門，眞的見到兩眼佈滿了紅筋的狄朗。

金妮吃了一驚道：「啊！狄朗，你徹夜未睡麼？」

「大清早來打擾妳，眞是對不起，」狄朗道：「不過有一件事情，你也許高興聽到：我們快接近破案的時刻了！」

「那眞好，我們坐下來邊吃邊談吧！」金妮說得十分開心。

「你們煮的咖啡眞香，使我垂涎欲滴呢。」狄朗也不客氣，隨金妮走進飯廳，在餐桌上坐下。

「你喝咖啡喜歡混點白蘭地的，對嗎？這個習慣我還記得。」

金妮給狄朗斟了杯咖啡，並把自己的一份早點，讓給狄朗先吃。狄朗的確是一夜未曾闔過眼，閱讀資料、構思、逐個小節去推敲，不經不覺就天亮了，現在見到食物，特別是香濃的咖啡，正對他的脾胃，便老實不客氣據桌大嚼。

他正想開口，一直瞧着他狼吞虎嚥的金妮，却笑了笑道：「再來一杯吧，吃飽了然後對我說。」

「謝謝你，金妮，這是一流水準的咖啡，令人難忘的。」

「慢慢喝吧，對咖啡品嗜，我們有共同嗜好。」

在喝了兩杯咖啡後，狄朗先將昨日從趙靈醫生處聽來的故事，對金妮轉述，並且表示他已放棄對高太太的懷疑。

「還有一點，」狄朗這樣補充道：「如果高太太是本案的兇手，她也不致愚蠢到在事過情遷了十三年以後，托你來調查眞相的。」

金妮點頭道：「我雖然對高太太起疑，但不曾假設過她是兇手。可是，她要托我調查本案的動機是什麼？」

「那是很顯淺的道理。你也看過李雲送來的資料，還想不出來嗎？」

「哦？你是指高華倫生母的遺產？」

「對了，」狄朗道：「高華倫曾對我說過，他的養母高太太，曾屢次阻止他和女孩子談戀愛，甚至不惜千方百計破壞他和女朋友的感情，高太太的出發點，顯然是害怕高華倫結婚，那一來，到了高華倫滿廿五歲時，遺產便轉到高華倫手上，萬一高華倫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那筆遺產的繼承人，將不是高太太，而是高華倫的妻子——另一個年輕的高太太了！」

「是啊！狄朗，你眞行！」金妮佩服地說：「你一早便瞧出高太太是個貪婪的女人，根據事實來判斷，她的確是這麼一個人。」

狄朗道：「現在，我們把她剔除出來，案情就不致那麼複雜了，至少已排除了謀殺的可能性。」

「但是，你因此就認定關亨利夫婦是自殺嗎？」

「金妮，現時還是言之過早。我通宵研究各種資料，想不通一個問題，那就是假髮，四個假髮！」

「那是鐘點女傭田翠所說的，」金妮道：「可是根據我教女曼莉的記憶，她母親生前，似乎只有兩個假髮，到底誰的記憶準確些？」

狄朗沉吟着。「可能兩個人的記憶沒有錯，那就是說，在曼莉出國唸書之前，她母親林美瑤的確只有兩個假髮，但是後來，她又添置了兩個——可疑的正是這一點。」

「我也覺得奇怪，」金妮說道：「十三年前，假髮還未大行其道，而一個非職業女性擁有四個假髮之多，總是教人起疑的。」

「金妮，這個可能是破案關鍵！」

「我們該怎麼辦呢？狄朗。」

「唔，那年頭，假髮尚未大量出產，是須向美容院定造的。」狄朗把望向窗外的視綫收回，投在金妮臉上，說道：「你最好去打聽一下，林美瑤的假髮，是在那一家美容院做的？」

金妮點點頭道：「行，我分頭向曼莉和那鐘點女傭田翠打聽一下。」

狄朗特別提醒她：「假若你能找到那家美容院，最要緊是問淸楚，那些假髮是一次過做的？還是先後不同的日子做的？因爲這是非常重要！」

× × ×

關曼莉小時候，母親常帶她上美容院去，有時更把假髮也一起帶去，叫美容師代做新髮型的，因此，她腦海中還有點印象。

「那是一家叫香什麼的髮型屋，」關曼莉在電話中，答覆教母金妮的詢問時說道：「裏面佈置很漂亮，也眞是香噴噴的，我覺得沒有騙人，和招牌那個香字名符其實，因而記得它，但它到底叫做香什麼？我却記不起來了。」

金妮興奮的道：「謝謝你的提供！曼莉，你這番話，也引起了我的回憶。」

「你想起來了嗎？教母。」

「那是八九不離十的了！當年本市最有名的髮型屋，就是叫做『香格里拉』！那是名流太太，電影明星爭着去光顧的第一流美容院。」

「教母，你的記性眞好，似乎就是這家『香格里拉』了！」

「香格淑拉」在當年是貴婦淑女趨之若鶩的高貴美容屋，如今事隔十多年後，就並不是那麼一回事。

當金妮一見它的破舊門面，眉頭就皺了起來。

看來，由於業務一落千丈，美容屋的主人化不起錢，沒有裝修粉飾總有四五年以上了吧？只因近年這一行業競爭激烈，一流設備的同類店子，如雨後春筍的紛紛開設。各有標奇立異，你稍爲追不上潮流，便給別人比了下去，業務不前，那些美容師收入不理想，便會辭職不幹，另找別家生意興隆的，這一來，人才、設備皆比不上人家，自然就變成「門庭冷落車馬稀」的了！

金妮推開玻璃門踏入店中，却感覺不出那値得關曼莉回味的香氣，入目只是見幾個上了年紀的男女技師，以及同樣上了年紀的兩三個顧客，他們的年紀都比金妮大。

正當金妮這麼時髦的太太一踏足進去，幾個閑着無事的美髮師便一齊堆起笑臉迎上來了，這時候，金妮很因他們的「熱

情」感到不安，因爲自己並非來做他們的顧客！

「非常對不起，」她也連忙陪上笑容說：「我是來拜訪你們的老板，請問他在嗎？」

那幾個人略感失望，但還是非常禮貌的，先請金妮坐下來，然後一個頭髮灰白的老婦，摘下了老花眼鏡和報紙，從一張理髮椅上站起，面帶滿是皺紋的笑容走到金妮面前。

「我就是這裏的東家了，」這老婦說道：「這位小姐找我什麼事呢？」

金妮站起來，與老婦人握手道：「我叫金妮，請問你怎麼稱呼？」

「我是黃太太。你曾是我們小店的顧客嗎？」老婦人說着，就不期然嘆起氣來：「唉！那高朋滿座的日子，是一去不復返的了！」

「黃太太，」金妮抱歉地笑笑，說道：「聽你這樣說，似乎你一直就是這裏的老板，對不對？」

「是啊！雖然生意越來越不好做，我還是守下去的。」

「那我可問對了！黃太太，在你們寶號全盛時期，曾經有一位很有錢的關太太，是你們的熟客，你還記得她不？」

「關太太？」老婦人眨動着睫毛稀疏的眼睛，沉思有頃，然後輕輕叫起來：「你是說那位不幸的關亨利太太麼？嗯——我記得她的！她的確是我們的熟客，那年頭，我們這店子，是全市首屈一指的，顧客都是像關太太那麼有身份的哪！」

金妮暗自慶幸，這婦人年紀雖逾六十多歲，但記憶力尙未致衰退，可能會助自己澄淸心中的疑問的。

由於在店中，金妮覺得雙方談話不大方便，便帶笑道：「黃太太，我正是來向你請教有關這位關太太一些往事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們到外面找家小吃店，邊吃東西邊談它好嗎？」

「你太客氣了，金小姐。」

「來吧，我也需要吃點東西呢。」

「那麼好吧，」老婦人隨着對街外指了指：「那邊有家甜品店，它們的甜品都是頂呱呱的！」

既然甜品能使這位黃太太的記憶更淸晰，金妮自然樂意破鈔請她吃。

黃太太雖然六十多歲了，但胃口還是相當好，她吃了一碗冰花燉鷄蛋之後，再來一碗蓮子鷄蛋茶，然後，話盒子就打開了。

「唉！金小姐，說起那位關太太，眞是個好人呀！」她嘆息着說道：「人長得漂亮大方，心地又好，而且不作興擺架子，我看報紙知道她和丈夫一起死在山崖上，我足足哭了兩天！」

「黃太太，聽說她的假髮是在你們寶號定做的，你還記得麼？」金妮引導她，把回憶的焦點集中在這件事情上。

「你說她的假髮？我當然記得！」黃太太眼中閃耀着興奮的光采，因爲，那是她昔日光輝的象徵。「那時，許多時髦的太太小姐也到我們店子來定做假髮的，因爲我們有一流的師傅，而且是用人髮來做的……」

「關太太的假髮，一共有幾個？」

「兩個。我記得很清楚，一個是直的，另一個是鬈曲的。」

「但是，根據她的女傭說，關太太共有四個假髮，那是怎麼一回事？」金妮道：「她後來又再做兩個麼？」

黃太太點頭道：「一點也不錯！那是她……噢，讓我想一想……」說到這裏，黃太太眼睛望着天花板，咀裏低聲呢喃着什麼。

見了這情形，金妮也不急於問她，以免打斷她的回憶之路。

好一會，黃太太輕輕拍一下枱子道：「是了！那是關太太臨死前半個月的事，她打發一個女傭到我的店子來，吩咐我照以前那兩個假髮的欵式，每樣各做一個，只是尺碼做大些。」

金妮好奇的道：「爲什麼要做大一些？以前那兩個不合戴嗎？」

「也許是用舊了，那女傭人叫我趕製，寧願付多點錢。」黃太太道：「我聽說是關太太的，當然趕着給她做，我們只用三天時間就起貨，只可惜，這兩個假髮雖然做得很漂亮，關太太也沒有多少日子來戴它，因爲大約十天左右，她和關先生就死在崖邊！聽說她臨死時，還戴着我們爲她製的假髮。」

「關太太是吩咐女傭前來，叫你爲她照製兩個尺碼較大的假髮的，你們製好以後，是她親自到取呢？還是仍然由女傭來取走？」

「是女傭，定製和取走都是同一個女傭。」

「還記得她什麼年紀嗎？」

「這點我倒忘了……」黃太太搖搖頭，忽然她向金妮發問道：「金小姐，你向我問起這些事情，是爲了什麼目的呢？」

「噢，」金妮笑道：「我是個寫偵探小說的，由於關太太這件案子，一直懸而不決，因此引起我的興趣吧了，非常多謝你的提供，黃太太！」

× × ×

狄朗聽過金妮的報告之後，對於假髮由兩個變成四個的原因，已有了初步的答案。

「你曾說過它可能是關鍵之一，現在你有什麼看法？」金妮瞧着狄朗的神情，便猜出他準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受了，故此急欲知道這位大名鼎鼎的神探見解。

可是，狄朗却做了個神秘的笑容，道：「你這個偵探小說大作家，擅於在筆下製造懸疑氣氛，來吸引讀者的注意的，我現在也不妨賣個關子，到最後時刻才揭盅，好讓你也試一試心癢難熬的滋味！」

「噢，狄朗，你眞的不說？」

「事實上，由我來臆說這一宗十三年前發出的慘案，你也未必相信事實就是這樣的。」

「那麼你要找誰來證實你的推斷？」

「最佳證人，非瓊姐莫屬了，」狄朗道：「我幾乎可以肯定，瓊姐就是當初去香格里拉找黃太太，叫她再做兩個假髮的女傭，由此顯示，她所知道的事情，比她對你所說的更多，因此，我有必要親身去跟她談談，請把她的地址告訴我！」

金妮低聲嚷道：「狄朗，你懷疑她對

我說假話？」

「但願如此，」狄朗點點頭：「我已掌握了強有力的綫索，她會推翻過去對你所說的一切，這一來，我們對整個案情，將有全新的了解。」

「狄朗，你快去找她！」金妮顯得非常着急地。

× × ×

狄朗駕了一輛租來的汽車，來到十三年前兇案發生的現場——聖母山臨海的崖邊。

崖畔是一條並不崎嶇小徑，直通向崖後四百碼的一幢兩層高小洋房。站在山崖上，腳下是怒濤洶湧的大海，海水並未淹到崖底，推想當日林美玉失足墮崖時，是摔在崖下一片亂石上，因而傷重身亡的。

這幢小洋房，孤零零的立在那兒，屋後是葱綠的草坡，還有花圃。

陽光下，可見那些開着的窗子，飄着橙黃色的窗簾。

這屋子已換了主人。

狄朗在附近勘踏了一遍，然後驅車而去。

在他腦海中的思路，已經越來越清晰了。

× × ×

當瓊姐開門見到一個彪型大漢，自稱是謝太太介紹前來向她調查的私家偵探時，瓊姐臉上掠過一絲不安的神色，勉強堆起笑容，把狄朗延入屋內。

「啊！先生，是謝太太請你來的？」

瓊姐親自奉上一杯茶給狄朗，用那不自然的笑容對他說道：「上次謝太太來過，已經問得非常詳細了，我所知道的，也全部毫不隱瞞的告訴了她！」

「對不起，瓊姐，」狄朗的聲調十分溫和，他必須消除這婦人對「私家偵探」的畏懼，他誠懇地道：「不錯謝太太已全部向我轉告，但我這次來，要問你幾點最重要的問題。」

瓊姐在狄朗前邊的椅子坐下，嘆了口氣道：「事情已過去了那麼久，關先生和太太的兒女都長大成人了，你們還調查那件事做甚麼呢？」

狄朗堅定不移地問她：「瓊姐，你坦白說，關先生的家庭，是不是很好的？」

瓊姐只好答道：「那當然很好。他們夫婦非常恩愛，一雙兒女又都是聰明伶俐，整個家庭是非常融洽的；這樣的家庭，誰能說它不好？」

「太太的姐姐林美玉，眞是個神經病人麼？」

「是的。」

「她是在屋子外那座山崖失足跌死的？還是神經病發自己跳下去的？」

「那是夢遊症！」瓊姐不同意狄朗的懷疑態度，「美玉姨媽是在半夜跌死的，毫無疑問是夢遊症發作跌死的，警方也這樣了案的！」

狄朗向她注視着，問道：「瓊姐，你對關先生和太太，是否很忠心？在他們生前，你是不是很愛他們？」

也許那個「愛」字刺激了瓊姐，只見她臉色一沉，說道：「狄先生，請你說清楚些，甚麼愛不愛？」

「嗯……我的意思是說，你愛關太太嗎？」

「我對她忠心，對關先生也同樣忠心！」瓊姐毫不猶豫地道。

「那麼，你心中是否喜歡關先生？」狄朗緊迫着再問。

瓊姐狠狠的瞪了狄朗一眼，怒聲道：「先生！你完全弄錯了！他是我的主人，我對他忠心是應該的，怎能扯到喜歡不喜歡上面去？你這樣說，簡直是侮……」

狄朗不待她駡下去，立即說道：「瓊姐，你對關先生那麼忠心，你本人又是關曼莉小姐的奶媽，自小疼愛她，你也希望她有個好歸宿的，對不對？現在，曼莉小姐的終身幸福，全握在你一人手中了！如果你繼續說謊，她就蒙上不白之冤，讓人家以爲她的父母是神經錯亂開槍自殺的，更認爲她從父母身上沾到了神經病，將永遠沒有男人敢娶她爲妻，她只好悲苦孤獨的渡過一生。謝太太不是告訴你嗎？曼莉小姐男朋友的母親，那個叫高太太的女人，早已懷疑曼莉是繼承了她父母神經病的血統了，正因爲這樣，她千方百計阻止兒子和曼莉的婚事，如果這件兇案還不清楚，即使高華倫願意娶曼莉爲妻，曼莉爲了愛他，也不會答應婚事的，因爲她自己也害怕終有一天神經病發作而殺死高華倫！瓊姐，你說這個情形嚴重不嚴重？」

狄朗義正詞嚴的一番話，打中了瓊姐的心坎，她不期然用衣袖拭着濕濡了的眼角，更不敢接觸狄朗的眼光。

「瓊姐！」狄朗又道：「我並非私家偵探，實際上只是謝太太金妮的朋友，她爲了教女曼莉的終身幸福，不惜四處奔走，要求查出事情的眞相，我本人更是與曼莉無親無故，但是爲了她的未來，我們願意盡一切能力幫助她。你是她的奶媽，你對她父母仍然念念不忘，難道你眼見她面臨痛苦的深淵，也不肯幫她一把？」

瓊姐的眼淚湧得更多。

「我知道的，瓊姐，唯一得知事情眞相的，只有你一人！」狄朗加強了語氣：「唯一能夠把曼莉拯救出苦海的，同樣只有你一人！」

「噢……」瓊姐再也忍不住，張大了淚汪汪的眼睛看着狄朗，顫抖着咀唇道：「狄先生……我不能担負這個罪名的，我愛小姐，我希望她和她弟弟快快樂樂過一生，不要像她的父母那樣死於非命……」

「那麼，請你揭露出眞相，瓊姐，憑你的愛心，請你照實說吧！」狄朗鼓勵她道。

「好吧，」瓊姐抹去眼淚，彷彿下定了決心，用帶哭的語音說道：「既然如此，我只能對不住關先生，說出實情，但我相信即使關先生夫婦地下有知，也不會怪責我的。我雖然違反了諾言，也是爲了他們的女兒好呀！」

狄朗不斷點頭。

× × ×

狄朗與關曼莉、高華倫一道站在聖母山的懸崖上，各懷心事，出神地看着腳下的波濤在岩壁來回冲激。

關曼莉與高華倫都知道，十三年前這裏發生的慘劇，今天，狄朗就要向他們揭示眞相了！

瞧着關曼莉忐忑不安的神色，高華倫

就溫柔地摟着她的腰肢，悄聲道：「不要緊張，親愛的！不管事情的眞相怎麼樣，我仍是一如以往般愛你！」

關曼莉報以感激的一瞥，忽然，三個人都聽到崖下响起了汽車的馬達聲。

當那車子來到崖上，車門打開，走出來金妮和瓊姐。

「奶媽！」關曼莉一見瓊姐，不期然叫了一聲迎上去：「想不到你也來了，並且和我的教母一起來！」

瓊姐抓着曼莉的手，非常激動的說道：「小姐，我……我再也不能隱瞞下去……啊！那位先生就是你的好朋友麼？」她這時才發現狄朗旁邊的高華倫。

金妮立即說道：「對了，他是高先生，和曼莉再登對沒有了！」

狄朗不容她們浪費時間，把各人帶至崖邊。「好了，」他說道：「各位，我們將會找出十三年前這件凶案的眞相，現在，請高華倫先生答覆我一個問題。」

說到這裏，狄朗便瞧着高華倫問：「你的養母高太太，生性非常貪錢的，你是否早已發覺她這個性格？」

看到高華倫點頭，狄朗緊接着問：「還有，你的親生母親，已在大約十年前去世，遺給你一筆相當可觀的財產，你又是否知情？」

「啊！我全不知道的！」高華倫整個人彷彿呆了：「我根本不知誰是我的生母！狄先生，她是怎樣一個人？她又是怎樣去世的？」

當下，狄朗便將他那做歌星的生母，在積聚了一筆金錢回到香城，意欲從高太太手中把他領回自己撫養不遂，引起爭訟，又在法庭判決這宗爭子案之前因病身故，遺產囑交高華倫，但須他滿廿五歲才能領受的事情始末，簡略地說了一遍。

高華聽後，不禁恍然大悟道：「哦！怪不得那一次，她平白無端叫我和她到律師樓簽字了！那文件的內容是說，萬一我遭遇意外死亡，我的財產便撥入她的名下，當時我眞給她弄迷糊了，我只是個受薪階級，那有什麼財產可言？原來，她是垂涎我的生母那筆遺產！」

高華倫說着，忍不住憤慨地捏拳擊掌，又說道：「我更明白她爲什麼反對我談戀愛！這個貪婪的養母，總是破壞我和曼莉的感情，這完全是想在我不幸身死之後，獨吞我生母的遺產。她恐怕我一旦結婚，我的遺產領受權，就轉到我妻子的手上去了！她……她爲了錢，不惜破壞我和曼莉的婚事，爲了達到破壞的目的，又把這件十三年前的舊案翻出來，藉此來打擊曼莉，同時阻嚇我，好讓我因曼莉雙親的神秘死亡事件而對曼莉戒備，這個養母，唉！我……我眞不知怎樣說了！」

關曼莉依偎在高華倫身邊，幽幽地說道：「親愛的，無論如何，她總是你的養母……」

高華倫痛苦地搖搖頭道：「是的，不管怎樣，我……我畢竟受過她的養育大恩，我以後會像過去一樣供養她的，但是，她休想謀取我應得的遺產！」

「高先生，你現在已經解開一個結了！」狄朗說道：「但是，這只是解答了高太太爲何要翻出這件舊案來調查的原因，至於這案本身的各種疑問，我們必須聽取瓊姐的追述了！她是唯一知道整個事實眞相的人。」

狄朗頓了頓，扭頭對一臉愁容的瓊姐道：「現在，就請你來給我們解開心中另一個更大的死結。」

瓊姐不安地看了曼莉一眼。「小姐，你放心！」她道：「你可憐的父母絕對沒有神經病，你當然也不會有遺傳！」

「奶媽，請你快點說！對我們明明白白的說！」曼莉跑過去抓住瓊姐的手，央求着。

「是的，我已答應過狄先生，」瓊姐道：「就讓我從頭說起吧！」

這時，金妮和曼莉，高華倫是同樣興奮。

瓊姐剛開口，眼角又濕濡了。

她望着脚下的滾滾波濤，說出一個沉痛的眞實故事。

「十三年前，關先生和太太把美玉姨媽從香城接回本市居住時，就住在那邊的洋房裏。」瓊姐回頭向背後遠處的小洋房看了看，滿目悲酸地說下去：

「這個美玉姨媽，生來就有神經病，從前她住在香城，曾經用手扼死一個小女孩。醫生斷定她的病徵是敵視小孩子，見

到小孩子就只想把他傷害才快意！關先生夫婦恐怕一雙小兒女和她同住，會發生危險，因此便把曼莉小姐和大衛少爺送到美國的姑母那邊唸書。但是，誰料得到，慘劇還是發生了！一天晚上，太太和美玉姨媽，姐妹兩個，一同到這崖邊來散步，美玉姨媽忽然神經病發作，用一塊石頭擊斃自己的妹妹，把太太的頭砸得血肉模糊，可憐太太……她……就那樣……不明不白的給她害死了！」

瓊姐說到這裏，忍不住涕淚交流。

關曼莉聽得母親竟是給姨媽砸死的，亦不禁失聲痛哭。

金妮和高華倫分別安慰她們，好不容易，瓊姐忍淚含悲，才繼續說下去：「美玉姨媽為甚麼要殺死自己的妹妹呢？我後來從關先生口中知道了原因。關先生說：他最初和美玉做朋友，後來認識了做妹妹的美瑤，便愛上了妹妹，並且和妹妹結了婚，故此，美玉姨媽一直對妹妹懷恨在心，加上她又是患神經病的，性情殘暴，才會下得了狠心把妹妹活生生的弄死！

「那事情發生時，我們都未聞救命聲，一定是她乘太太不備幹出來的。事後我們見到雙手沾滿鮮血跑回家，卻不見太太回來，我和關先生就知道事情不妙了！急忙跑出屋外去看，到了懸崖旁邊，便見到太太躺在那裏，頭和臉都血肉模糊，渾身是血！

「可是，太太當時還有氣，關先生扶起她那不斷流血的頭來，問她是不是美玉幹的？太太用微弱的聲音，叫丈夫饒恕她的姐姐，說她是個神經病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因此要求關先生和我答應她，千萬不要把美玉交給警方！關先生和我儘管悲痛，但又不能夠不答應太太的要求。她還抓着我的手，叫我無論如何也不要對別人說，太太說完後就嚥了氣！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關先生抱着太太搥胸慟哭的情景！我當時眞怕他會自盡去追隨太太的，他太愛太太，簡直把太太當作他的命根啊！可是，關先生還是遵照太太臨死的要求，想出了一個掩飾眞相的辦法……」

關曼莉拭着眼睛，喉嚨哽咽地問：「奶媽，那……那是什麼辦法？」

「是這樣的，」瓊姐抽泣着道：「關先生叫我瞞着看門的九姑，他和我兩個人合力把太太的屍體搬到山崖下面的亂石上，又把崖上的現場整理打掃過，弄去了血跡，回家以後，就拿出太太的衣服，把美玉姨媽扮成太太生前的樣子。到了第二天一早，我們才裝成發覺美玉姨媽失踪，跑到崖邊找她，發覺她的屍體躺在那堆亂石上，關先生這才報警，諉說是他的大姨，可能是夢遊症半夜出來摔死的！就是這樣，我們忍淚含悲，瞞過了警方。還有一點，美玉姨媽回家後一直神經兮兮的，關先生把她送入醫院休養，對別人解釋她是因姐姐跌死受了刺激，這樣更避免警方的盤問，完全給我們騙過！

「同時，為了瞞住另一個半聾半盲的九姑，關先生吩咐我拿了太太的兩個假髮去照樣定做，尺碼要大一點的，因為太太兩姐妹是孿生姐妹，身裁面貌都相像，只是美玉姨媽的頭大些，到她出院以後，戴上了新做的假髮，九姑也不能察覺她不是太太了。

「這件事表面做得天衣無縫，可是，那可憐的關先生就受盡了精神折磨！就在太太死後的第二十天，那個晚上，關先生跑進我的房裏來，淚流滿面對我說：『瓊姐！只有你才能解我的痛苦，美玉殺死了我心愛的太太，我必定不放過她，今晚我就要懲罰她！』

「我當時也哭了，懇求關先生不要太衝動，我苦苦地勸他，說美玉姨媽是個精神病人，並不是存心殺死太太的，如果他為太太報仇殺了美玉姨媽，他的一生就完了！

「但是關先生說，他愛太太極深，失去了太太，他實在已無勇氣活下去。又說美玉姨媽不能代替太太，因為她們姐妹性格完全不同，叫他整天對着這個精神病人，簡直比死還要難過。因此決定殺死她，然後便自殺，到地下和太太再續前緣，我當時哭着苦苦勸阻，也是無效。

「想不到當天晚上，關先生果然把美玉姨媽騙到崖邊去，在那裏開槍殺死她，關先生在她的屍體旁邊吞槍自盡……事後，我還是記緊太太臨死的囑咐，一直保守着秘密，除了你們，我連自己的丈夫也一直瞞住啊！」

瓊姐說完，忍住眼淚拍着關曼莉不斷抽搐的肩膀，金妮也柔着聲安慰她。這個聰明的女孩子，被這十三年後才揭發的殘酷眞相，引出了無限沉痛。

「親愛的，別哭。」高華倫不由自主吻着情人的頭髮，憐愛地說道：「悲慘的往事永遠過去了！而且，它也證明你是一個百分之百健康正常的女孩子，我非常愛你！」

待關曼莉止了眼淚後，狄朗才加以補充說明。

他說：「那鐘點女傭阿翠曾經說過一件怪事，就是關太太所養的小狗，平日很得太太疼愛，每天晚飯後便帶她散步的，自從美玉墮崖而死後，小狗忽然失卻常性去咬關太太！現在你們既然知道關太太死後，是姐姐冒充妹妹的，這件事就不難解釋了，因為，狗的嗅覺是最靈敏的，它憑人類身上的氣味，分辨出每一個人！當它聞出女主人已經由別人頂包冒充，那麼這個冒充者又強迫它出去散步時，它就咬了她！」

金妮瞟了狄朗一眼，含笑說道：「老朋友，你的懸疑手法，顯然比我高明得多了！」

兩人正笑着，瓊姐突然上前說道：「狄先生，我答應過一直為關先生和太太保密的，現在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爆出眞相。請你們在場每一位都不要把此眞相洩漏出去。」

「噢——」狄明為難地道：「瓊姐，只有一個人例外，我必須告訴老范丹——他是個退休督察，便是當年經辦這宗案件的警官！」

（全文完）

小啟：「雲飛揚外傳」續稿未到，是期暫停。

·編者·

大漠悲笳

·本文承自第44頁·

而他還未站起，對方已是人劍合一，疾射而至。儘管高翔一向是信心十足，從不悲觀，現在卻不能不相信，死神終於降臨了。

就在這生死一綫時，忽聞一聲半帶戲謔的聲音道：「小高，倒插金釵……」

已經絕望的高翔突聞此聲，不由內心激動，如響斯應鳳毛麟尾筆由上兩下一插一挑，兇猛的一劍居然被他拖泥帶水地撥開。

一邊那人又道：「金絲吊鰲——」筆勢未盡，斜划而一圈，「唰」地一聲，竟把此人的面罩挑破。

就在高翔失聲驚嘶時，那人又道：「單鞭救主——」也許是對方聽出了這位在一邊指點的人的口音，在信心上也打了折扣，微微一滯，這一式「單鞭救主」已閃電般竟把對方的左胸砸塌。

原來此人居然是一向被視為好好先生，顢頇無能的武林宗主鄒隱農，另外二人正是左右手蕭辰和嶭華庭。這工夫鄒隱農已坐在地上，紅衣女子悲呼着奔了過來。道：「爹——」原來她是鄒的獨生女鄒萱萱。

而指點高翔之人，卻是高翔的另一授藝人馬大宏，他是個火宅道人（即可在家修行且可娶妻生子者）。他雖傳了高翔極高絕的技藝，卻不願為人之師，總是叫他小高，也要高翔叫他老馬，這是個遊戲風塵的異人。

此刻鄒隱農的左右助手已被制服，鄒隱農已不支倒地喃喃道：「鄒某學過『胡笳十八拍』及『宇內技擊釋銓』之後，本以為——可以無敵於天下……但是，高翔出現……風靡一時……我想除去他……乃造成高羣未死……騙取『海市蜃樓』的印象……引來巫琴……借刀殺人……那知巫琴並不如我想像中那麼魯莽……棺中之屍……是我派人調換的……但是……我似能呼風喚雨……左右武林……卻連一個叛了我的葉靈芝都未能除去……廖五洲也叛了我……

「至於高羣……那是我去塞外……偶然機會遇上了他，知他已學了『海市蜃樓』的武學……我才把他騙回中原，說他的弟弟被人殺死……我知道那人的行踪……高羣不察，一怒不辭而別，跟我入中原……在途中我偷看了他的『海市蜃樓』武功……但由於記載不詳……怕夜長夢多，我殺了他……」

巫琴厲吼着撲上向他抽出一鞭，但是，鄒隱農已自斷舌根而亡。

仇是應該報的，但不能否認，報復並不是仇恨的終結，這工夫車聲轔轔，一輛豪華馬車駛來，車內跳出二人，一個是阮絳珠，另一個是雲飄飄。

她們二人似乎相處得很好，阮絳珠如不是石女，這種可能性太少了……

因為古人說過：才子遇才子，每有憐才之心。美人遇美人，必無惜美之意。

（全文完）

殲情令下絕情劍

（本文承自第54頁）

孟浩長嘆道：「若非師父這麼告訴弟子，弟子寧死也不會做出這等事來啊！」

老花子大笑道：「娃兒，為師要去那玉環島了，三件兵器拿來給我，但願利用此物，換回絕情劍來！」

孟浩一怔道：「絕情劍眞被那玉環島主竊走了麼？」

老花子笑道：「當然是他取去了，否則為師又何必如此痲煩呢？」

孟浩想一想道：「師父，你老向有神偷之譽，為何不去將絕情劍偷回來呢？」

敢情這位老花子乃是武林一大怪俠，人稱「神偷俠丐」的蕭洪。

蕭洪搖了搖頭道：「娃兒，那玉環島主公孫弘的武功，幾乎不在你大伯之下，要想偷他的東西，那簡直是不大可能！」

孟浩道：「弟子的想法是，恐怕他也不肯交換呢。」

蕭洪道：「為師並不是眞的打算與他交換，不過想拿這三般兵器去逗逗他，讓他拿出絕情劍來，然後，為師也許就有機會下手了！」

孟浩恍然道：「原來如此！」

蕭洪道：「其實，為師還要告訴你，那絕情劍如果是拿在公孫弘手中到了金頂，你大伯和雪谷香仙曲大姑娘的事，八成變成一場生死之爭了。」

孟浩只聽得眉頭直皺，但他卻道：「師父，還有一件事，弟子也想知道。」

蕭洪道：「什麼事？」

孟浩道：「那殲情劍令又是怎麼一回事啊。」

蕭洪笑道：「殲情令出現，對你大伯父雖然有一些影响，但還不大，不過，被曲姑娘扶養長大，成為了那個絕情帮帮主，也是殲情令令主苗羽香，卻是有着極大的野心，只要絕情帮一旦分開，中原武林，必將大亂一場。」

孟浩臉色一變道：「師父既然知道，為何不快快設法攔阻呢？」

蕭洪笑道：「談何容易！不過，幸而聖心的弟子已然下山，這事有他在想必還不會釀成大禍！」

孟浩道：「師父，可要弟子告訴那方兄麼？」

蕭洪想了一下道：「目前不必！不過……」他吁了一口大氣，接道：「倘是那苗羽香公開出現，並且做出了什麼可憎之事時，你就可以告訴方石寒了。」

孟浩有些不解的問道：「為什麼。」

蕭洪道：「原因很簡單，你早說了出來，那方石寒決不會相信，這麼一來，娃兒，你以後與他交往，就大大得不到他的看重了！」

孟浩大為感激的道：「原來是這樣的麼！弟子眞要謝謝師父啊！」

蕭洪大笑道：「不必了，為師要走了……」語音未已，人已向外行去。

孟浩忙道：「師父，弟子代你將那三般兵刃取來。」

蕭洪一呆道：「是啊，快去拿……」

（未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北嶺七星」在插花廟約會「白眉崑崙」甘春霖獻珠獻命，饒他一家免死，他的女兒甘明珠見父親久不回來，再假扮甘春霖找尋父親下落，來到插花廟被一淡金臉漢子攔截，發生衝突，却被世伯的兒子雲飛白趕來援助，一齊回到甘家莊，雲飛白才發現她是甘明珠，二人發覺甘春霖未回。莊丁都被點了穴道，却見一蒙面黑衣人自稱是北嶺七星派來，遞上請柬，邀二人到插花廟赴約，二人到達，被黑衣人阻攔，要解除兵刃才准入殿，二人不答應，被七色劍陣迷住，忽然一陣輕响，劍陣被人破解，對方以爲是他們破解的，便派出總管迎入殿內……

孤廟送驕客　天仙露眼前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七色劍

那人冷聲道：「甘大小姐，我好意邀請二位前來，把二位視作佳賓，妳出言最好小心些，莫要傷了雙方和氣。」

雲飛白道：「甘姑娘，咱們既然應約而來，總該先聽聽他邀咱們來的目的，事情沒有弄清以前，還是好好談談的好。」

甘明珠輕哼一聲，沒有作聲。

雲飛白仰首道：「閣下還口口聲聲把咱們當作佳賓，難道這般簡慢客人，就是待客之道麼？」

那人輕笑道：「我以西域最名貴的奇楠香除穢，也早已替二位設置了繡披坐位，几上新沏好西湖龍井，這還算是簡慢佳賓麼？」

雲飛白道：「閣下故作神秘，怎麼不點起燈來，以眞面目示人呢？」

那人淡淡一笑道：「你要見我眞面目麼？我一向從不以眞面目示人，二位先請坐。」

他在說話之時，首先坐了下去。

雲飛白回頭道：「甘姑娘，咱們就坐下來，聽聽他邀約咱們來此，是有些什麼事？」

兩人在左首兩張椅上坐下。

甘明珠道：「我要先問他一句話，我爹在不在這裏？」

那人道：「約我到山頂去的是妳，不是令尊對麼？」

「不錯。」甘明珠道：「你怎麼不回答我的話呢？」

那人又說道：「這是令尊的主意，對麼？」

甘明珠道：「我問你的話，你怎麼不回答我？」

那人輕哼一聲道：「甘大小姐，等妳回答了我幾句話，我自會答覆妳的。」

「好。」甘明珠說道：「那是我的主意。」

那人問道：「甘大小姐何以要約我到山上去呢？」

甘明珠氣憤的說道：「北嶺七星，兇名久著，二十年前，我爹差點傷在你們七色劍下，幸爲一位異人相救，把你們驚走，二十年後，你們依然找上了爹，我是爹的女兒，理該替爹分憂，所以我偷偷的瞞着爹，約你今晚到山上見面，這有什麼不對？」

那人冷笑一聲道：「不是令尊故意要妳喬裝了他，到山上赴約，他自己趁機躲起來了？」

甘明珠怒聲道：「你胡說什麼？」

那人冷冷的道：「那麼令尊人呢？」

甘明珠聽得一怔，霍地站起，說道：「你說我爹沒在這裏？他老人家不是被你們劫持來了？」

那人看她說得不假，口中不覺輕「咦」一聲道：「這就奇了！」一面接着問道：「甘大小姐此話不是騙人之言吧？」

甘明珠道：「我騙你作甚？我問你，你們把我莊上莊丁，悉數放倒，我爹無故失蹤，難道不是你們劫持來了？」

那人道：「不錯，你們莊上的莊丁，是我手下放倒的，但並沒有見到令尊的人影。」

甘明珠反問道：「你不騙我。」

那人忽然大笑一聲道：「七色劍主人，言出如山，即使殺了人，也從不抵賴，爲甚麼要騙妳呢？」

甘珠明道：「好，你現在可以說約我來又是有甚麼事？」

那人道：「我約妳來的原意，就是爲了令尊之事，想和你談談，只要肯交出那顆珠子，我可以看在雲相公的份上，不再爲難你們，如果想躲起來，那是天下雖大，躲不過七色劍的主人。」

「誰說我爹躲起來了？」

甘明珠望着隱綽綽的人影，問道：「哦，你說要我爹交出那顆珠子，那是甚麼珠子？」

那人說道：「甘大小姐沒聽令尊說過麼？」

甘明珠道：「我知道了還會走來問你麼？」

那人道：「好，我就告訴妳吧，那是一顆驪龍辟毒珠。」

甘明珠問道：「這顆驪龍辟毒珠，到底是他們的，還是我爹的？」

那人道：「二十年前，令尊無意中得自一個海客之手……」

甘明珠冷哼道：「既是我爹得自海客之手，與你們何干？你們在二十年後，還要苦苦逼着我爹？」

那人冷聲道：「七色劍主人要的東西，非得到手，決不干休。」

甘明珠道：「憑甚麼？」

那人淡淡一笑道：「就是憑七色劍主人這五個字。」

甘明珠道：「如果我爹不願意交出來呢？」

那人冷聲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兩句話，妳總應該懂。」

甘明珠哼了一聲，她本待一口拒絕，但因爹不知去向，不敢太出言頂撞，隨即問道：「我爹眞的沒到這裏來嗎？」

那人道：「我已經說過，絕不騙妳，如果令尊眞在這裏，我何用要妳傳話給令尊呢？」

甘明珠說道：「那我爹會到那裏去了呢？」

那人說道：「我這樣想，妳會找到令尊的。」

說到這裏，接着又道：「好了，甘大小姐，我們談話到此爲止，妳可以先回去了。」

甘明珠問不出爹的下落，也急着要回去，這就站起身來。

她站起來了，雲飛白自然也跟着站起來。

那人道：「雲相公也急着要走麼？」

雲飛白道：「難道閣下要把在下留在這裏嗎？」

「你說對了。」那人道：「我要和雲相公單獨談談。」

雲飛白道：「有此必要麼？」

那人帶着笑，說道：「自然有此必要了。」

甘明珠道：「不成，雲大哥是陪我來的，自然要和我一起回去。」

那人道：「雲相公的意思呢？」

雲飛白道：「閣下有話，就這樣說就是了。」

那人道：「不行，我只要和你單獨談談。」

雲飛白說道：「抱歉，在下沒有這興趣。」

「你會有的。」

那人淸冷地笑一笑，說道：「我若是給雲相公看了一件東西，雲相公就會願意了。」

雲飛白說道：「你給我看一件甚麼東西？」

那人淡淡一笑道：「你過來。」

雲飛白一手提劍，暗暗運氣戒備，依言走了過去。

那人伸出一隻手來，把東西放在古銅香爐前面，說道：「雲相公自己看吧！」

雲飛白伸手從桌上取起，那是一隻小巧的錦盒，他不知錦盒中放的是甚麼？目光一抬，正待問話！

那人已經先開口道：「雲相公，怎麼不打開來看看呢？」

雲飛白依言打開錦盒，只見盒中端端正正放着一串紫玉雕琢的葡萄，葉上還停着一隻蟬，手工精細，每一顆葡萄都透明晶瑩！雲飛白看得臉色驟變，厲聲道：「你……」

那人沒待他說完，清冷的道：「現在雲相公可以留下來一談了吧？」

接着又道：「甘大小姐，妳先請回吧，我可以向妳保證，妳的雲大哥絕不會有毫髮損傷，而且很快就可以回去。」

甘明珠望望雲飛白，問道：「雲大哥，你眞的要留下來麼？」

「自然是眞的了。」

那人搶着回答，一面又向雲飛白道：「雲相公，我也可以向你保證，甘大小姐從我這裏出去，回到甘家莊，我會派人暗中保護，沒有你這護花使者，她絕不會有甚麼閃失。」

甘明珠哼道：「我用不着甚麼人保護的。」

雲飛白道：「甘姑娘不如在這裏稍候，我們一起走吧？」

甘明珠道：「不用了，我先回去也是一樣。」

說完，掉頭往外就走。

那人叫道：「來人哪，送甘大小姐出去。」

門口登時有人應了一聲，亮起一盞紗燈，引着甘明珠穿廊走出。

雲飛白道：「閣下有甚麼話，現在可以說了。」

那人問道：「雲相公必認識這塊玉珮了？」

雲飛白道：「這是家父隨身之物，在下自然認識？」

「好！」那人說了一聲「好」，接着說道：「那就請雲相公先把這塊玉珮收起來。」

雲飛白也不客氣，從錦盒中取出玉珮，收入懷中，把錦盒放回桌上，問道：「家父之物，怎會在閣下手中，閣下能否見告？」

那人道：「雲相公請坐，我自然會告訴你的。」

雲飛白回到椅上坐下，說道：「在下洗耳恭聽。」

那人徐徐說道：「我只是爲了讓雲相公相信一件事。」

雲飛白道：「要我相信甚麼？」

那人道：「我要人從令尊身邊取來玉珮，就是證明令尊在三十年前，雖然在江湖上一帆風順，頗有名頭，但時至今日，過去的輝煌，已經過去了。」

雲飛白怒聲道：「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那人道：「我不是已經說得很明白了麼？我手下能從令尊身邊，取來玉珮，如探囊取物，若是有人要取他性命，豈非也易如反掌麼？」

雲飛白霍地站起身來，凜然道：「你這是在威脅我麼？」

「雲相公請坐。」

那人柔聲道：「我並不是威脅你，而且恰恰相反。」

雲飛白哼了一聲，回身坐下，冷聲道：「願聞其詳。」

那人輕笑一聲道：「看來雲相公脾氣大得很，其實我是一片好意，目前江湖上形勢亂得很，像令尊這樣，昔年在江湖上稍有名氣的人，已有很多人出了事，所以我希望雲相公趕緊回去，勸勸令尊，最好遷地爲良，找個沒人知道的地方隱居不出，庶可無事。」

雲飛白道：「在下確然聽到有不少成名人物，相繼失踪，原來就是閣下這幫人幹的了。」

「你別寃枉好人了！」那人輕哼着說道：「如果是我們幹的，我還會勸你這些話嗎？」

雲飛白問道：「不是你們，還會有誰人？」

那人道：「那些成名人物，相繼失踪，究是甚麼人幹的，我一時也說不出來，但目前江湖形勢甚是險惡，我和雲相公說的，句句都是忠言。」

「好。」雲飛白站起身來，拱拱手道：「在下多承指點，閣下如別無見敎，雲某要告辭了。」

「我話還沒有說完呢！」

那人繼續輕笑一聲道：「雲相公是不是不放心甘姑娘一個人回去，急着要趕回去瞧瞧？」

雲飛白被他說得臉上不禁一紅，道：「閣下還有甚麼事？」

那人和聲道：「雲相公如果不是急着趕回去看甘姑娘，那就稍安勿躁，請坐回呀！」

雲飛白依然站着，不耐的道：「閣下究竟還有甚麼事，就請說吧！」

那人緩緩說道：「雲相公初來之時，不是說要看看我的眞面目麼？」

「不錯。」雲飛白道：「閣下故作神秘，在下確實頗想見一見你的尊容。」

那人徐徐向外說道：「你們那給我下去。」

他話聲甫出，但聽暗影之中，有人應了一聲，接着但見兩條小巧的人影，一閃而出，身法極快！

雲飛白不覺一怔，忖道：「原來室內還隱着他兩個手下，只看他們身法輕捷，可見一身武功很高了。」

接着只聽那人說道：「我一向不以眞面目示人，今晚爲你雲相公，算是破例一次了。」

雲飛白冷笑道：「這麼說，在下倒是深感榮寵了……」

「嗯……」

突然間，室中亮起了一點火光，只見一隻纖纖素手點燃了圓桌上一支燭台。

本來香霧空濛，幽暗的室中，忽然點亮了蠟燭，雲飛白但覺眼前一亮！

燭光照耀之下，他看到一張無以倫比，絕世美麗的臉孔！

那是一個一身青衣的少女，只見她烏黑的秀髮，長長的垂到肩上，紅裏透白的玉臉，配着兩條不濃不淡的黛眉，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紅菱般的櫻唇，瓠犀微露，帶着輕笑，含情凝注。

看她年齡，最多也不過二十來歲。

雲飛白看得目瞪口呆，一時之間，竟然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長髮女郎對他嫣然一笑道：「雲相公看清楚了麼？」

雲飛白緩緩的吸了口氣，抱拳道：「在下想不到七色劍的主人，竟然會是一位容貌絕世的姑娘。」

長髮少女「嗤」的一聲輕笑道：「天底下你想不到的事多着呢！」

雲飛白心中暗道：「不對，七色劍的主人，應該是北嶺七星，北嶺七星縱橫江湖數十年，兇名久著，不該是一個年輕少女，而且北嶺七星，一共是七個人，也不會是一個……」

長髮少女看他沒有作聲，不由美目流盼，含笑道：「雲相公怎麼不說話呢？」

雲飛白隔着小圓桌正好作劉禎平視，答道：「據在下所知，七色劍主人，應該是北嶺七星，姑娘似乎不像。」

長髮少女微微一笑道：「我就是七色劍的主人，這有甚麼不像了？」

雲飛白懷疑道：「姑娘就是北嶺七星嗎？」

長髮少女嬌笑道：「難道我還會是假的？」

她這話，自然是有意避重就輕，不肯正面作答，一面隨着話聲，緩緩擧起雙手，攏了攏披肩秀髮，望着雲飛白，又道：「雲相公，我還有一件事，要向你請敎請敎。」

雲飛白道：「姑娘請說。」

長髮少女伸出右手，掌心一攤，問道：「這是雲相公的吧？」

她紅勻而細膩的掌心，托着七顆菩提子，緩緩送到雲飛白的面前。

兩人只隔着一張小圓桌，她玉手伸出，隱約可以聞到一股淡淡的幽香。

雲飛白看得一怔，不知她這是甚麼意思？這就搖頭道：「這菩提子不是在下之物。」

長髮少女凝眸注視，問道：「眞的不是你的？」

「在下從不說謊。」雲飛白問道：「不知姑娘這幾顆菩提子是那裏來的？怎會認爲是在下的呢？」

長髮少女臉色微變，目光閃爍，冷冷哼了一聲道：「那是另有其人了！」

她這句話，似是在跟自己說的，然後又盈盈一笑道：「雲相公大概記得剛才『七色劍陣』七個劍士無故倒地不起吧？這七顆菩提子，就是從他們身下得來的，我還不以爲是雲相公的呢？」

雲飛白聽得暗哦一聲，暗忖道：「原來剛才有人暗中相助，用菩提子制住了七色劍陣七人，用如此細小的菩提子，一下就能制住七人，此人功力之高，可以想見了。」

心中想着，一面問道：「姑娘怎會認爲爲是在下的呢？」

長髮少女輕輕轉了一下身，斜睨着他，笑道：「第一，你和甘姑娘是闖陣的人，第二，使菩提子作暗器，必是佛門弟子，你是峨嵋靈芝大師的傳人，不是你還會是誰呢？」

雲飛白聽得心頭暗暗一怔，自己峨嵋學藝之事，外人知道的不多，她如何知道的呢？淡淡一笑道：「但事實不是在下使的了。」

「我相信。」長髮少女點點頭道：「我們動過手，你在劍法上還輸我一籌，從這人一手暗器功夫上看，他功力之高，勝我甚多。」

「姑娘相信就好。」雲飛白望望她，問道：「姑娘還有甚麼見敎麼？」

長髮少女矜持地一笑，說道：「沒有了。」

雲飛白抱抱拳道：「如此，在下就告辭。」

「慢點！」長髮少女擧起雙手，把一張淡金臉的面具覆到臉上，然後用掌心輕輕貼着，一面輕聲的說道：「我叫藍如玉。」

放開雙手，一個絕世佳人已經變成了一個淡金臉漢子，但她黑白分明的眸子裏，還含着微有羞意的一脈情意，口中說道：「雲相公好走，恕我不送了。」

這句話，連聲音也隨着改變了許多，接着提高聲音叫道：「春雨、秋霜。」

門外嬌喏一聲道：「婢子在。」兩個青衣使女一閃而出，站到門口。

藍如玉吩咐說道：「妳們送雲相公出去。」

兩婢女答應一聲，走在前面引路，雲飛白隨着她們出了插花崗，回身道：「二位姑娘請回吧！」

春雨嫣然一笑道：「雲相公請吧，恕小婢不遠送了。」

話落，低低的道：「我家主人，從未對人如此禮遇，雲相公是一個和主人如此談得融洽的人了。」

秋霜走上一步，接着道：「雲相公請認清楚了，小婢二人，從小伺候主人，以後相見，不會忘記吧？」

這兩個使女，眉目清秀，慧黠可人，藍如玉如果是花中牡丹，她們就是陪襯牡丹的綠葉。

雲飛白含笑的說道：「在下不會忘記的。」

說完，略一抱拳，轉身如飛而去。

趕到甘家莊，已經快近四鼓，他依然越牆而入，剛飛落中庭，只聽到暗影中有人喝了聲：「甚麼人？」

雲飛白站定身子，就看到兩個勁裝漢子從階上走出，兩人打量着雲飛白，左首一個沉聲道：「閣下夜闖甘家莊，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

雲飛白心知他們不認得自己，只要聽他們的口氣，自然是甘家莊的莊丁無疑，這就一抱拳道：「在下雲飛白，剛從插花崗趕來，你家小姐可曾回來了麼？」

右首漢子道：「閣下叫做雲飛白，咱們從未聽莊主說過，我家小姐，正在廳上，你隨咱們進去。」

說完，抬了抬手，讓雲飛白跟着走在後面。

雲飛白不疑有他，擧步跨上石階，走

入大廳，廳上也並未點燈，正待開口！

突聽身後一人叫道：「奸細一名，帶到。」

接着只聽廳上有人喝道：「把他拏下了。」

喝聲入耳，立時有四條人影從左右兩邊閃出，刀光一閃，四柄長刀，捲起凌厲的刀風，圍攻而上！

好快的刀法，雲飛白還沒有看清人影，刀鋒已逼近身子四週，心頭暗暗一驚，在這間不容髮之際，急忙抬手掣劍，揮劍封解，一面要待往後躍退！

突聽到身後兩人厲聲喝道：「此路不通。」

「刷」「刷」兩聲金刃劈風，兩把刀交叉劃起，封住了雲飛白的退路。

雲飛白幾乎連說話的時間都沒有，圍着他的四人，四把長刀又已疾攻而來。

你別小看了這四個人的刀招一發，勢如流水，出手凌厲無比，就算是江湖上第一流使刀的名家，也不過如此！

黑暗之中，但見刀光如電，綿綿攻來，雲飛白只得展開劍法，護住全身，一面大聲道：「你們快快住手，在下不是奸細，你們不信去叫小姐出來，便知道了。」

那四個圍攻的人任你怎麼說，也不肯住手，而且刀勢也愈來愈緊，把雲飛白一個人影，捲裹在一片交滙如流的鋒利光芒之中！

雲飛白不禁暗暗一驚，心中暗道：「甘老伯一手訓練出來的莊丁，果然是兇厲萬分。」

長劍展處，頓時響起了四聲金鐵大震，把四柄鋼刀，四個人影一齊封開，大喝道：「你們還不住手？」

他雖然架開了四人的刀招，但一條右臂，也被震得隱隱作痲！

四道人影對他的喝聲恍如不聞，不退即上，刀光如雪，又向中間合圍攻來。

雲飛白心頭甚是怒惱，瞋目大喝一聲，右腕疾振，一柄長劍登時展開，渾身上下，捲起一片劍光，精芒冷電，繽紛飛舞，劍風霍霍！

他施展出來的乃是峨嵋派飲譽武林的「亂披風劍法」，點點銀光，如風飄柳條，千絲萬縷，輕盈瀟洒！如驟雨排空，千點萬點，參差飛洒，劍勢之奇，當眞江湖罕見。

他在動手之初，還並沒有把他們放在心上，因爲他們只是甘家莊的四名莊丁而已，但幾個回合下來，雲飛白越打越覺得不對！

對方四人，四柄鋼刀，倏分倏合，身法極爲精妙，分明如附在自己身上的影子，能夠隨着你劍勢進退，而且永遠有一個人躲在背後，揮之不去。

合則刀光電捲，配合佳妙，此退彼進，互作呼應，任你劍光如何的凌厲，也休想傷得了他們。

雲飛白一口氣連發了三十六劍，四個黑影雖然被迫得連連退閃，但是一退三進，有時候二退二進，還是被他們纏在大廳上，好像掉在泥潭裏，無法自拔。

漸漸四柄鋼刀的攻勢又旺盛起來，雲飛白被迫落爲守勢，但他一支長劍還是劍光繚繞，在封閉遮擋之間，偶而也發出幾招閃電般辛辣的反擊，連守帶攻，正好抵擋得住對方四人的聯手搶攻，却無法把他們擊退。

這情形幾乎和被困在「七色劍陣」之中，相差彷彿！

雲飛白心頭又驚又怒，自己和甘明珠闖在「七色劍陣」之中，對方乃是北嶺七星手下，在武林中原是兇名久著之徒，自己兩人抵擋不住，還有可說，如今對方這四個人，只是甘家莊的莊丁，自己也被他們四把鋼刀給困住了，十年峨嵋苦練，所學何來？

一念及此，口中不覺發出一聲長嘯，劍光陡然一緊，刷刷兩聲，剛把前面兩個人影擊退，但閃到身後的一個人，却一記冷刀，竟被他森寒刀鋒，劃破了左肩的衣衫！

猛聽一聲叱喝乍起，一下又有七八條人影竄入大廳，同時響起了一陣急驟的金鐵擊撞之聲，四面壓力，方自一緩，雲飛白正待出手反擊，突然間，四聲慘嗥連接響起，四個人同時飲劍倒地，四面的刀光劍影也立即靜止下來，心中方自一怔！

只聽一個蒼勁的聲音從門口傳來：「雲相公請住手，四名賊黨全已授首了。」

在他說話之時，人影飄動，那衝入大廳的七條人影，也隨着收劍，魚貫退出廳去。

雲飛白自然聽得出來，這發話的人，就是那個自稱七色劍主人手下總管的紫袍老者，這就手持長劍，走出大廳，目光抬處，果見紫袍老者高大的身形，就站在走廊之上，衣分七色的七個大漢（七色劍陣），則一排站在前階上。

紫袍老者看到雲飛白立即拱拱手道：「老朽遲來一步，倒教雲相公受驚了。」

聽他口氣，是他率領「七色劍陣」，來替自己解的圍！

今晚之事，當眞撲朔迷離得使雲飛白敵友難分！

甘家莊明明是友，四個莊丁却圍住自己猛攻不休，大有非把自己置之死地不可的。

七色劍主人，明明是敵人，她却命總管紫袍老者率同「七色劍陣」趕來替自己解圍。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心頭疑念叢生，望望紫袍老者，冷冷的道：「老丈倒是來得很巧，你怎知在下被困在大廳刀陣之中的？」

紫袍老者深沉一笑道：「因爲敝上料到甘家莊可能有變，要老朽率同劍陣，趕來瞧瞧，沒想到雲相公果然被四個賊黨圍攻……」

「甘家莊有變」，這幾個字，鑽到雲飛白的耳中，心頭不期一震，忖道：「對了，自己和四個莊丁動手，時間並不短暫，何以一直不見甘明珠出來呢？莫非圍攻自己的四個莊丁，果然是賊黨不成？」

「不對，和甘家莊作對的，乃是七色劍的主人，賊黨豈非就是七色劍主人的手下？」

他越想越迷糊，正待開口詢問。

紫袍老者忽然低低的說道：「雲相公，敝主人來了。」

雲飛白回頭看去，果然三條人影，已

從牆外翩然飄落中庭。

紫袍老者和七色劍陣七名漢子，一齊躬身爲禮。

來的當然是一身青衣的淡金臉人（藍如玉），他身後則緊跟着春雨、秋霜二婢女。

淡金臉人目光一轉，就發出低沉的聲音問道：「雲相公，甘明珠呢」

雲飛白心中暗道：「她連說話都改變了聲音，敢情她手下人都不知道她是女的了。」

這就略爲抱拳，說道：「在下一進來，就遭人襲擊，直到現在，還沒見到甘姑娘。」

淡金臉人目中神光一動，回頭朝紫袍老者問道：「佟老，可曾拏下活口？」

紫袍老者道：「四個賊黨身手極高，均已格斃。」

淡金臉人口中「唉」了一聲道：「佟老，你也眞是的，遇上了對方的人，怎好不留活口的？」

雲飛白突然想起自己進來之時，階上迎上兩人，廳內暗伏四人，至少也有六人了，心念一動，忙道：「難道他們不是這裏的莊丁麼？」

紫袍老者微笑道：「他們佈的是『絕戶刀陣』，怎麼會是這裏的莊丁呢？」

雲飛白問道：「老丈可知他們的來歷麼？」

紫袍老者道：「他們佈的是河北滄州田家的『絕戶刀陣』，很可能是田家的門徒，但這些賊黨的來歷，老朽就說不清楚了。」

雲飛白道：「他們既非甘家莊丁，那麼來的就不止四人了。」

淡金臉人道：「你說還有賊黨隱匿莊中？」

「是的。」雲飛白說道：「方才在下進來之時，階上有兩個人，引我進入大廳，廳內埋伏了四個人，算來至少有六個人了。」

「你怎不早說？」淡金臉人急忙一揮手道：「快搜！」

紫袍老者首先彈身而起，七色劍陣七名漢子久經訓練，不待多說，也同時人影一分，朝左右長廊撲去。

淡金臉人望了雲飛白一眼，說道：「我們也進去看看。」

雲飛白道：「閣下且慢，如果這些人不是甘家的莊丁，二門前側屋還有七八名甘家的莊丁，被你手下所制，閣下不如先解開他們穴道，也許可以問出甘老伯的去向。」

「唔！不錯。」

淡金臉人點了下頭，問道：「他們人在那裏？」

雲飛白道：「你隨我來。」

說完，領着淡金臉人急步跨出二門，走到左首第一間門口，腳下一停，說道：「就在這裏面了。」

淡金臉人跟着站定身子，回頭道：「春雨、秋霜，妳們進去，替他們先解開穴道。」

春雨、秋霜二婢應了聲「是」，迅速閃身而入，纖掌連拂，不大工夫，便把八名莊丁的穴道一齊解開，退出身來。

那八名莊丁穴道一解，立即翻身坐起，各自手操單刀，躍了出來，其中一個目光一掠雲飛白等四人，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他似是爲首之人。

雲飛白含笑道：「在下雲飛白，家父雲薄天，和你們莊上甘老伯是數十年至交，在下奉家父之命，趕來助拳的，但甘老伯已經失踪，方才曾和你家小姐同去插花廟，你家小姐先行回來，等在下趕來，你家小姐也不見了，所以要問問諸位，在你們被人點住穴道之前，甘老伯是否有什麼動靜？或是去了那裏？」

那爲首的莊丁抱抱拳道：「原來是雲公子，小的甘祿，是莊上的管事，咱們莊上，一共有十六名莊丁，今晚分作兩班值夜，甘福率領的一班值前半夜，小的這一班值下半夜，所以都在屋中休息，後來忽然闖進一個幪黑布的黑衣人，出手十分迅快，點了小的穴道，小的就不知道了。」

雲飛白道：「那麼甘福他們呢？」

甘祿道：「小的這就不知道了。」

雲飛白道：「你快帶他們到四處找找看。」

甘祿答應一聲，率同七名莊丁，急步而去。

他們剛走，紫袍老者率着七色劍陣七名漢子已經從宅院中退了出來。

淡金臉漢子問道：「沒搜到人嗎？」

紫袍老者道：「沒有，屬下找遍了，不見一個人的影子，而且各處也均無打鬥痕迹，看來甘春霖和甘姑娘，均已遭對方刼持了。」

淡金臉人又道：「佟老可曾在那四個賊黨身上搜過麼？」

紫袍老者道：「搜過了，身上什麼也沒有。」

淡金臉人點點頭，深思了一下，說道：「佟老，我要留在此地，你帶他們先回去，還有，咱們形迹已露，所有的人，必須立即改變裝束，隨時聽命。」

紫袍老者躬身應是，朝七名漢子揮了揮手，八道人影立即彈身飛起，捷如鷹隼，飛身上屋，一閃不見。

雲飛白看了淡老臉人一眼，說道：「今晚之事，除了你們之外，難道還另有神秘人物，也會在同一時候，向甘老伯尋仇麼？」

淡金臉人道：「怎麼？你還不相信我們？」

她一面又徐徐說道：「我不是說過，目前江湖形勢十分險惡，有許多成名人物，已經相繼失蹤麼？大概是我們行迹已露，被那股賊黨來個魚目混珠，搶先對甘春霖下手了。」

只見甘祿氣急敗壞的奔了出來，氣喘喘的朝雲飛白道：「雲公子，甘福他們找到了……」

雲飛白問道：「人呢？」

甘祿道：「他們那一班人，都已死了，在咱們莊子後園外不遠的一片竹林中，死得很奇怪，身上找不到一點傷痕……」

「有這等事！」

雲飛白忙道：「甘祿，你快帶路，我們到那裏去看看。」

一面回頭朝淡金臉人問道：「妳去不

去？」

淡金臉人微微一笑道：「我自然要去看看了。」

甘祿答應一聲，急忙走在前面領路。

雲飛白一抬手道：「藍兄請。」

淡金臉人道：「你不用客氣，只管先走。」

雲飛白也就不再多說，跟着甘祿向前就走。

一行人穿行長廊，出了後園，不過一箭來遙，果然看到一片濃密的竹林。幾個莊丁，就守在竹林外面，看到甘祿領着雲飛白等人走來，急忙迎了上來。

甘祿問道：「這裏可曾發現有人經過麼？」

那幾個莊丁異口同聲的說道：「還沒有。」

「好！」甘祿又道：「你們守在這裏，我帶雲公子進去。」

一面回身，又道：「雲公子請隨小的進來。」

側身往竹林中行去。

雲飛白、淡金臉人和春雨、秋霜二婢跟着進入竹林，走沒多遠，甘祿腳下一停，回身道：「雲公子，甘福他們就在這裏了。」

雲飛白走上幾步，定睛看去，果見地上一排躺着八個人，他們排列得很整齊，當然看不出有過打鬥的模樣，這就問道：「甘管家，這幾個人的屍體，可是你們動過了？」

「沒有。」甘祿答道：「方才小的一行，搜到後園，依然沒有發現什麼，小的因這片竹林，和咱們後園頗爲接近，才要王大有、李志榮兩個到竹林子裏來看看，他們已發現了甘福一班人陳屍竹林之中，小的聞訊趕來，他們就這樣躺着，沒有動過。」

雲飛白緩緩俯下身去，甘祿已從身邊掏出火摺子，幌着了替他照明。雲飛白仔細察看了一遍，八個莊丁果然身上看不出傷痕，而且神態安詳，像是睡熟了一般，絲毫沒有負傷之後的痛苦之色。

淡金臉人走到雲飛白身邊，說道：「雲兄看看他們口中，是否有何異樣？」

雲飛白依言伸手朝一個莊丁的下顎輕輕捏了一把，那莊丁張開了咀，登時從咀角間流出一口鮮血，血中還雜有許多的碎肉。

雲飛白驚奇的抬起頭來，望望淡金臉人，問道：「這是如何致死的？」

淡金臉人淡淡一笑道：「雲兄不妨把他翻過身來，再看看他背後，就可以分曉了。」

雲飛白依言把那莊丁的屍身翻了過來，依然不見傷痕，心中正感奇怪。

淡金臉人道：「你不撕開他衣衫，如何看得到呢？」

雲飛白心知藍如玉江湖經驗，勝過自己甚多，當下就用手撕開那莊丁背後的衣衫，果見後心「靈台穴」，端端正正印着一個青黑色的掌印，而且掌印還凹入肉內，足有一分來深，不覺愕然道：「這是什麼手法？」

淡金臉人看得也有些意外，驚異的道：「此人一手『混元摧枯掌』，竟然已練到十成以上火候了。」

雲飛白緩緩站起，說道：「混元摧枯掌？在下怎麼從未聽說過這個名稱。」

淡金臉人道：「我也是只聽義父說過，『混元摧枯掌』原是旁門異教陰功，練到八成火候，就可以在十步以外，遙擊敵人，中掌的人，因爲事前毫無戒備，一下就被震碎內腑，故而逆血上衝，死後口中會含有被震碎的內臟，但死時並不覺得痛苦，所以和常人無異了。」

雲飛白由衷的道：「藍兄果然淵博得很！」

淡金臉人目中飛過一絲甜甜的笑意，但口中依然淡淡的道：「雲兄誇獎了。」

一面回頭朝甘祿道：「甘管事，天色將亮，你要他們先把這幾人的屍體運回莊去埋了，還有，大廳也有四具賊人的屍體，一併埋了，目前你們甘莊主和小姐下落不明，今晚之事，暫勿聲張出去。」

甘祿只道他是雲公子邀來助拳的人，連連躬身道：「小的省得，雲公子四位，不回莊上去了麼？」

淡金臉人道：「你們先回去，我和雲兄要在這片竹林中查勘一番再回去。」

雲飛白見她處事有條不紊，心中暗暗佩服。

甘祿答應一聲，立即招呼幾名莊丁進來，把甘福等八具屍體運回莊去。

雲飛白問道：「藍兄是否看出殺害甘福等人的兇手來歷來了？」

淡金臉人微微搖了搖頭，沉吟着凝重的道：「江湖上會使『混元摧枯掌』的人並不多，但一時也不易想得出是誰來？雲兄，咱們在這片林中，仔細察看，也許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迹，亦未可知，春雨、秋霜、妳們守在這裏，不用進來了。」

說着，緩緩舉步，往竹林深處行去。

雲飛白跟在她身後，說道：「這人要在竹林中殺害八名莊丁，其故何在呢？」

淡金臉人邊走邊道：「也許今晚甘明珠約我到插花廟後山赴約之時，此人却和甘莊主約在竹林中見面，甘福等人忠心耿耿，暗中隨着主人身後而來，那人不願人知，自然要把他們殺之滅口了。」

雲飛白聽得一呆，連連點頭道：「藍兄果然料事如神，這些事，在下想也想不到。」

我也只是依常理推測罷了！

淡金臉人輕笑道：「你呀，你想不到的事情可多着哩！」

雲飛白道：「這麼說，甘老伯極可能是被他們刼持去了。」

淡金臉人道：「這還用說？」

雲飛白又道：「那麼甘姑娘也是被他們刼去的麼？」

淡金臉人回過頭來，一雙明亮得像星星般的目光，瞟了他一眼，說道：「你方才那句甘老伯被人刼持，應該是賓，這句甘姑娘被刼，才是主題吧？」

雲飛白被她說得俊臉一紅，說道：「藍兄休得取笑，在下是因老伯遭人刼持，和甘姑娘回轉莊上，中間相隔已有一兩個更次，不知是不是這批賊人刼去的？」

淡金臉人道：「不是他們，難還還會是我刼持了她麼？」

雲飛白突然心中一動，暗道：「自己和甘姑娘同去插花廟，是她堅持要甘姑娘先回來，如今甘姑娘無故失踪，究竟有沒有回到莊上來，也沒人知道，是七色劍主人刼持了甘姑娘，亦未可知。」

淡金臉人看他沒有說話，忍不住嗤的笑道：「你一定是在懷疑我了，甘明珠有沒有回來，如今沒有一個人可以證明，說不定就是我把她藏起來了，對不？」

雲飛白被她一語猜中，心裏暗暗一懍，忖道：「此女心思週密，料事如神，自己倒要小心應付才好。」

一面故意淡然一笑道：「這是妳太多心了。」

不是我多心。

淡金臉人低笑一聲道：「這明明是你多心了！」

她邊說邊走，一路看得十分仔細，但走遍偌大的一片竹林，依然毫無發現。

一回工夫，兩人又已回到原地，雲飛白道：「藍兄可曾發現了什麼了嗎？」

淡金臉人道：「你不是和我走在一起麼，我發現了什麼，你也應該看到呀！」

雲飛白道：「藍兄現在有何打算？」

淡金臉人說道：「我們回去，再作計較。」

雲飛白道：「藍兄要回那裏去？」

淡金臉人說道：「自然是回甘家莊去了。」

一行四人，回到莊上，天色已現出微明。

甘祿已把甘福等人和大廳上四個黑衣人，一起在後園埋了，看到雲飛白等人回來，立即迎了上來，說道：「雲公子，莊主和小姐無故失踪，全仗雲公子二位去救人了。」

雲飛白道：「管家只管放心，在下和這位藍兄，自會盡力把甘老伯和小姐找回來的。」

淡金臉人道：「雲兄請在大廳稍坐，我去換件衣衫就來。」

說罷，帶着春雨、秋霜往右廂房行過去。

天色只有一點黎明，很快天就會大亮了。

這不過一回工夫的事，只見從右廂屋中走出一個身穿天藍長衫，手持摺扇的俊俏書生來，朝雲飛白拱拱手道：「有勞雲兄久候了，咱們走吧！」

雲飛白一怔，才認出他是藍如玉（淡金臉人）來，不覺笑道：「妳怎麼換了裝了？」

藍如玉俏皮的笑道：「雲兄風度翩翩，人如玉樹臨風，我那副樣子，怎好和你走在一起？」

雲飛白被她說得臉上一紅，笑道：「藍兄休得取笑，像藍兄這樣的人品，才當得如玉樹臨風呢！」

他這句話，把「藍如玉」三個字都嵌了進去。

藍如玉自然聽得出來，目中神采一閃，口中輕嗯一聲道：「眞的嗎？」

接着又輕笑一聲道：「雲兄果然是絕頂聰明的人，我本來就想和你說，咱們這一路上，我叫你雲兄，你就叫我藍兄好了，我還沒說，你就先稱呼我藍兄了。」

雲飛白又問道：「我們現在要到那裏去呢？

藍如玉道：「你心裏不是急着想去找一個人麼？我帶你去找她呀！」

雲飛白說道：「妳知道甘姑娘在那裏麼？」

藍如玉嗤的一笑道：「瞧你，一句話就說到你心坎裏去了。」

雲飛白臉上一紅，說道：「其實我認識甘姑娘，和認識藍兄，是在同一時候，只是她無故失踪，在道義上，我們應該找到她才是。」

「不用跟我解釋。」

頓一頓，藍如玉又輕輕的道：「人家和你是世交，我可不是。」

雲飛白被她說得臉上更紅，故意岔開她話頭，口中「咳」了一聲，問道：「藍兄還有二位姑娘呢？」

藍如玉說道：「我已叫她們從後園走了。」

雲飛白問道：「我們這就要走麼？」

「是啊！」藍如玉神秘一笑道：「你不用多問，只要和我一起走就是了。」

雲飛白說道：「好，在下不再問就是了。」

說着，抬抬手道：「藍兄請。」

藍如玉朝他一笑，舉步走在前面。

則人出了大廳，甘祿望望藍如玉，心中覺得奇怪，但又不敢多問，只是朝雲飛白問道：「雲公子要走了麼？」

雲飛白道：「我和這位藍兄，是找你家小姐去的。」

甘祿發愁的道：「那麼莊主呢？」

藍如玉叮囑道：「我們此行，行踪必須十分隱秘，如能順利先救出你家小姐，再設法去救你們莊主，不過管家不可吐露口風，只說我們已經走了，你知道麼？

甘祿連連點頭道：「小的知道，小的決不會亂說的。」

那就好。

藍如玉點點頭，摺扇輕搖，回頭道：「雲兄，我們走吧！」

兩人離開甘家莊，藍如玉和雲飛白並肩而行，還不時的用摺扇指點着田坂村落，邊走邊談，旁人看來，他們好像是同窗好友，到郊外散步來的一般。

雲飛白看她一路談笑自若，舉止從容，吐屬雋雅，果然一派書生模樣，對她印象，不覺漸漸改觀，心中忖道：「此女生性爽朗，不像是黑道中人，怎麼會是兇名久著的七色劍主人呢？」

但她一路行來，既未放腿奔行，並不像要趕去救人的樣子，心中還是疑惑不止，幾次要待開口探詢，都被她拿話岔了開去，一時不知她葫蘆裏賣什麼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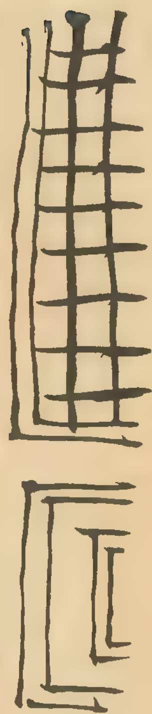
這樣走了二十來里路程，藍如玉摺扇一指，回眸道：「雲兄，前面就是潁州府了……」

雲飛白忍不住問道：「我們要去潁州府麼？」

藍如玉朝他微微一笑道：「雲兄大概鱉不住了，我不是和你說過麼？你只要和我一起走，一切由我來安排，你不用多問，我保證把你的心上人救出來就是了。」

雲飛白俊臉一紅，說道：「在下已經說過了，我和甘姑娘只是才認識的。」

（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藍衫文士說是代表二先生來談判移交權力給蕭寒月之事，言懇意誠，鼓其如簧不爛之舌，自稱楊方鶴，是二先生的心腹謀士，希望蕭寒月接納談判，請衆人先離開荷花樓，二先生馬上就來單獨和蕭寒月談判細則問題，衆人見他言詞舉止都無懈可擊，都爲他的說話折服，尤其是蕭寒月的儒生襟懷，相見恨晚，聽他一席話，如坐春風，閑雲大師乃有道高僧，參透禪機，恐怕有詐，但不虞其他，提出陪同談判，只常九心機中人，覺得事有蹊蹺，會不會楊方鶴就是二先生其人，親來打聽虛實，再定行止，衆人如夢初覺，一言驚醒；連忙再作佈署……

用文攻另佈疑點　防武打再找主因

白玉仙輕輕吁一口氣，道：「蕭大俠，常前輩說的既然有理，咱們也該準備一下了。」

蕭寒月道：「如何準備?」

常九道：「先要想到二先生，楊方鶴會用什麼辦法傷害我們，然後，才能籌思出對付之法。」

蕭寒月道：「咱們不能先作出制人舉措，那就要授人話柄……」

但聞一陣沉重、快速的步履之聲，傳了過來。

任何人都聽得出，來人奔行很快，而且落脚甚重，是個完全不會武功的人。

蕭寒月抬頭看去，只見楊方鶴喘着氣跑了過來，道：「蕭大俠，蕭大俠……」

口中呼叫，人却急急奔入了室中，道：「事情恐怕會有些變化。」

蕭寒月道：「什麼事?是不是二先生有了變卦?」

「不是，大先生趕來了，二先生必須趕往迎接，和蕭兄之約恐需改變一下時間了。」

這個變化，又出了衆人的意外。

尤其是蕭寒月，呆呆的站在那裏，望着楊方鶴出神。

「何時和蕭兄會面，兄弟會再來通知蕭兄，諸位要小心戒備……」

白玉仙接道：「怎麼?是不是二先生還會派人攻襲我們……」

楊方鶴接道：「諸位還是小心一些好，大先生來了，有些事二先生也作不得主意，諸葛一生唯謹愼，啊!事情如無特殊變化，兄弟會盡快再來……」

也不容蕭寒月等再多問，轉身而去。

但聞沉重的步履聲，逐漸遠去。

蕭寒月道：「看來，這楊方鶴眞的不會武

功。」

常九吁一口氣，道：「難道是我眞的想錯了?」

白玉仙道：「常兄仔細的瞧過沒有?」

常九道：「瞧過什麼?」

白玉仙道：「楊方鶴是不是經過了一番易容?」

常九道：「瞧不出來。」

蕭寒月仰天長歎一聲，道：「看起來不會是什麼陰謀、詭計了，唉!這位大先生不早不晚的適時而來，難道這是天意，江湖上應該有這一番刦難……」

白玉仙道：「以往只聞二先生，從未聽過大先生三個字，今天才聽到，他就趕到這裏來了。」

蕭寒月心中一動，道：「咱們何必瞎自猜疑，如其坐待敵勢，何不出去瞧瞧?」

常九道：「對!觀察四週的形勢，也可以瞭然一些變化。」

蕭寒月道：「常老哥傷勢未愈，不宜行動，在下先去瞧瞧。」

白玉仙道：「我陪你去。」

朱盈盈也要隨去，却被常九阻止。

白玉仙熟悉附近的形勢，也極具江湖上的閱歷、經驗，她和蕭寒月同行最是恰當不過。

這時，守在樓頂的黑非子忽然行了下來，道：「奇怪呀!奇怪，佈守在這荷花樓四週的殺手，似乎開始撤退了，而且，速度很快，如若非他們自露形藏，貧道眞還想不到，這附近竟有那麼多人埋伏。」

蕭寒月停下脚步，道：「撤走了，那是說，他們準備放我們離開了?」

常九道：「人雖撤退，但却未必有放我們的打算，也許這又是一個鬼計。」

蕭寒月道：「不會吧?楊方鶴不會武功，滿腹經綸，熟讀孔孟之書，所學何事?難道他連『是非』二字，也分辨不清楚麼?

他也是讀書人，和楊方鶴一番笑談之後，內心之中對他生出了很重的好感，不自覺的多爲楊方鶴辯護。

常九吁一口氣，道：「蕭兄弟，江湖上無奇不有，大奸巨惡者，不但身份常常出人意外，且也都是文武全才。」

蕭寒月微微一怔，道：「常兄，可是瞧出了那位楊方鶴具有武功麼?」

常九道：「我雖然沒有瞧出什麼破綻，但也不能斷言他眞的不會武功。」

閑雲大師接道：「老衲也曾仔細觀察，楊方鶴確然不似習過武功的樣子?除非……」

白玉仙接道：「除非如何?大師請說。」

閑雲大師道：「除非他戴了一張精巧的連我們也沒有辦法瞧出的人皮面具，否則，他應該是逃不過老衲的雙目。」

蕭寒月說道：「常兄，十年寒窗，經書大道，也常常會孕育出一種浩然之氣，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士，但却能視生死如平常事?古往今來，有不少書生報國，輕淡生死的事跡，斑斑可考……」

常九笑一笑，接道：「兄弟，讀萬卷書，胸懷經天緯地之才，能爲良相、治國、安邦，這些大學問我不清楚，我學的只是些雕蟲小技，不過對江湖上的詭詐、怪異，我却是比你清楚，我看很多素負盛名的人，到最後，面具揭穿，才知道他是壞事作盡的僞君子，江湖風險中人心善變，兄弟，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啊!」

白玉仙突然似是想起了什麼大事，急急的說道：「我好像見過他?」

蕭寒月道：「見過什麼人?」

白玉仙道：「楊方鶴!」

蕭寒月微微一笑，道：「白姑娘見他之面，至少應該有三次了，自然是不會陌生。」

白玉仙道：「我說的不是現在正是和他見面……」

常九接道：「是如何一個情形和他碰頭的，姑娘可曾記得？」

白玉仙道：「就是在那舫舟之上，我和二先生見過面……」

蕭寒月接道：「那就不足爲奇了，他是二先生手下第一謀士，陪在二先生的身側……」

「不……」白玉仙吁一口氣，道：「那夜是二先生單獨和我見面……」

蕭寒月接道：「二先生事先說明白了？」

「那倒沒有……」

蕭寒月接道：「楊方鶴才慧過人，也許是二先生有意安排他在舟中，暗作觀察。」

白玉仙臉色微現紅暈，道：「那好像不大可能？」

蕭寒月道：「不大可能：什麼意思？」

白玉仙沉吟了一陣，道：「事關大局，賤妾只好直說了。」

常九說道：「事關重大，白姑娘，千萬不可隱瞞，需知毫厘之差，就可能造成千里的謬誤了。」

白玉仙道：「好！妾身也不怕你們笑話我了，那夜在舫舟之上，二先生對我出言調戲，而且……而且還胆大的出手侵犯，如是楊方鶴在側，他又怎會如此放肆？」

大廳中頓然間肅靜下來，靜得落針可聞。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白玉仙的臉上，只瞧得白玉仙一張臉，如同火燒的一般，一片[illegible]紅。

白玉仙低下頭，默然不語，其他的人似是也不好意思再多問，一時之間，場面僵在了那裏。

還是常九打破了沉默，輕輕咳了一聲，道：「白姑娘，二先生和楊方鶴可有什麼相似之處？」

白玉仙道：「我是說，他的手……」

「手怎麼樣？」蕭寒月急急的說：「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記得，大概是右手吧？……」白玉仙長長吁一口氣，使羞[illegible]的心情平靜下來，緩緩說道：「他右手小指上有一片疤痕。」

蕭寒月一皺眉頭，道：「這個，在下倒未留心。」

「阿彌陀佛，老衲可就留心了。」

蕭寒月道：「大師可是說，那楊方鶴的右手之上，也有一條疤痕？」

閑雲大師道：「不錯，有一個疤痕，他手如白玉，五指纖長，是男人一雙很少有的美手，但右手小指上，却有一塊疤痕，不留心很難看得出來。」

白玉仙肅然說道：「那隻手抓着了我的手，我無意中觸到了那塊疤痕，第一次我沒有留心，這一次他來去匆匆，右手露出袖外，我看到那塊疤痕。」

蕭寒月心頭震動，臉色一變，道：「這麼說來，那楊方鶴就是二先生了。」

白玉仙歎息一聲道：「楊方鶴和二先生是不是同一個人，我不敢確定，不過，二先生的右手小指上有一塊疤痕，這是絕不會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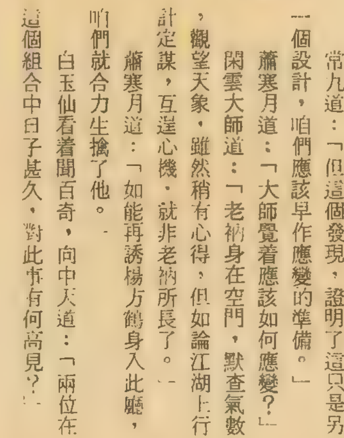
「楊方鶴右手小指也有……」常九神情冷肅的說：「世上怎會有如此巧合的事情？」

蕭寒月神情黯然，道：「這麼說來，二先生和楊方鶴是一個人，大概是不會錯了，當眞是可惜呀！可惜。」

常九奇道：「可惜什麼？」

蕭寒月道：「可惜他滿腹經綸，一表人材，竟然淪爲江湖中一個黑道首腦。」

墨非子道：「如果白姑娘說的不錯，這件事就値得細細的推敲一番了。」



蕭寒月道：「對！二先生如是楊方鶴，楊方鶴又是何許人物？怎能在烏衣巷中建立了嘯聚江湖人物的地下秘密巢穴？」

常九點點頭，道：「那地方豈是常人可以涉足其中，難道，眞的會牽扯上官場中人？」

蕭寒月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原來，他忽然想到，此中牽扯廣大，一言之失，可能會引起軒然大波，在沒有絕對的把握之前，不宜輕言。

閑雲大師道：「蕭大俠，老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逃避了江湖是非六十年，眞想不到，仍然是晚節難保，又捲入了江湖恩怨之中……」

墨非子苦笑一下，接道：「大師，這恩怨非私人的恩怨，牽連到江湖正邪興衰，所以，貧道才拖你下水。」

閑雲大師微微一笑，道：「如非老衲自願下水，又豈是你能拖得動的……」

目光一掠蕭寒月，接說道：「蕭大俠，不管此事牽連得如何廣大，但目前仍然局限在江湖是非之內，咱們以江湖人的身份，去處理此事。」

蕭寒月道：「在下也是此意，只不過，目下還無法完全確定，二先生和楊方鶴之間的關係？」

常九道：「但這個發現，證明了這只是另一個設計，咱們應該早作應變的準備。」

蕭寒月道：「大師覺着應該如何應變？」

閑雲大師道：「老衲身在空門，默查氣數，觀望天象，雖然稍有心得，但如論江湖上行計定謀，互逞心機，就非老衲所長了。」

蕭寒月道：「如能再誘楊方鶴身入此廳，咱們就合力生擒了他。」

白玉仙看着聞百奇，向中天道：「兩位在這個組合中日子甚久，對此事有何高見？」

聞百奇接着道：「有一點，老朽覺着十分奇怪？」

蕭寒月道：「前輩請說。」

聞百奇道：「老朽在這個組合之中，已有數年之久，但一直都是聽從二先生的令諭行事，從來沒有聽過大先生的名字，怎會突然出現一個大先生來？」

向中天問道：「聞兄，你見過了二先生沒有？」

聞百奇道：「見過，近年來他一直保持了神秘，用舫舟夜晤，再加上一些人爲烟氣，使人無法瞧到他的眞正面目，但三年之前，他宴請老朽時，却以眞正面目相見。」

向中天道：「那一次，兄弟奉命在外，沒有參加。」

蕭寒月道：「二先生是不是楊方鶴？」

聞百奇道：「一餐酒飯，吃的時間不少，就老朽記憶所及，楊方鶴不是二先生。」

「那是另有其人了？」蕭寒月說：「這就叫人有些摸不透了。」

閑雲大師道：「二先生綁架天下名醫集中一處，準備了整容之術，要把一個人的面貌全換過來，這中間……」

白玉仙接道：「諸位來此的用心，二先生

早已知曉，這也是他不惜動用了大部份力量，把諸位困於此地的原因，他唯一沒有料到的是，妾身竟被蕭兄說服，棄暗投明，聞兄、向兄、神刀唐兄中途變卦也未料到，閑雲大師和墨非子兩位僧、道高人及時而至，滙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盈盈姑娘的「銀月飛霜」又能克制鐵甲人，這就使他的策略計謀一再受挫……」

墨非子接道：「貧道偶然在鍾山一座秘谷之內，發覺了一處戒備森嚴的地區，那裏正在進行着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集聚着不少名醫，正在進行着一些整容變形的工作……」

白玉仙接道：「天下最好的易容術，也只是臨時把自己改扮成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最好的人皮面具也會有破綻可尋，但如把一個人的形貌完全改成另一個特定的人，而且一生一世不再變動，從此之後，這世間有兩個相同的人，眞假難辨，這是何等可怕的事？」

墨非子道：「貧道發覺了這件事，就所見而言，他們目下的行動，只限於江湖上的人物，如若一旦他們把這個範圍擴大，那就不堪設想了？」

蕭寒月道：「如若他們找一些可以控制的人，把他們改變成官府中的要人，那豈不是天下大亂了，這個組合的野心，恐怕只限於爭霸

江湖而已。」

閑雲大師道：「老衲不惜棄去六十年清靜的修行，重入江湖，也就是要阻止這件事情，不能任它發展下去，但自從和强敵接觸一戰，發覺對方實力的深厚，絕非老衲和墨非子道兄之力所能完成，幸得蕭施主挾劍帝絕學，大展神威，白姑娘和向、聞兩位老友等，也及時回首相助，這也許佛門中的因果變化了，這麼多人都能很巧妙的聚集一處挽救這一場浩刦。」

蕭寒月道：「大師的意思是……」

閑雲大師道：「老衲覺着，咱們應該設法先對付那羣聚集的名醫……」

常九接道：「對！那才是大禍之源，楊方鶴的事，不妨暫置一邊。」

白玉仙低聲道：「只怕唐明和陳抱山兩位，傷勢很重……」

但聞神刀唐明高聲說道：「唐某傷勢雖然不輕，但還可以行動，對付一兩個二流殺手，還是可以應付的。」

忽然挺身站起，拔刀在手，神情莊嚴，威風凜凜。

陳抱山高聲接道：「不用爲我担心，陳某留此，正好別有作用。」

蕭寒月道：「我們悄然離去，必將激怒二先生，豈會饒你性命。」

陳抱山道：「得白姑娘靈丹療治，傷勢雖重，但亦好轉不少，不過我自己武功有限，縱然是全力以赴，只怕也無法幫得上忙，因此，陳某留此，別有一番計較。」

蕭寒月道：「陳兄有何高見，可否說出來聽聽？」

陳抱山道：「這個要請蕭兄原諒，天機不可洩漏。」

閑雲大師合掌說道：「敵人已撤，也許重作佈置，現在正是行動良機，陳抱山的生死至關重要，但如比起千萬人的生死大事，顯有輕重之分了。」

墨非子低聲道：「陳抱山，由此刻起，不論生死，你已是貧道的弟子了。」

陳抱山道：「多謝師父，弟子自有打算，諸位快些走吧！」

墨非子神情肅靜的道：「好！爲了救更多的人，你死也可以瞑目了，貧道帶路。」當先向外行去。

這幾句話，大義凜然，擲地有聲，聽得蕭寒月心頭一震，忖道：墨非子是方外之人但却有着救人救世之心，我蕭某人讀聖賢書，又怎能坐視不管。

心中念轉，行近了陳抱山道：「陳兄，我背你走。」

陳抱山忽然站起身子，道：「蕭兄請走，我留下自有用心，再勉强我，那是破壞我的計劃了。」

蕭寒月轉頭看去，只見閑雲大師等已經出廳，墨非子當先開道，聞百奇緊隨在墨非子的身後，向中天、唐明、常九走在中間，閑雲大師斷後保護。

（未完．五十．）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虯龍倚馬錄

龍乘風·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歐一神拖着岳小玉的手，要入去找許不醉，卻被鐵帚翁方竹阻攔不讓進去，原來萬年幇蕭焯勾結鐵帚翁想霸佔公主軒，二人在門外正在和他理論。歐一神的胞兄歐如神已將蕭焯的人頭拋出來，鐵帚翁方竹見事敗，無面目再見許不醉，自戕而死，晚節不保，落得如此下場，一世英名喪盡。岳小玉看得心驚魄動。想不到雖然來到公主軒，還未見到許不醉，就遇到了這等慘事，許不醉和歐如神已走出來，又看到義兄歐一神的意中人心鳳，歐一神怕許不醉不肯將侍婢心鳳嫁給他，岳小玉代爲說項，提出用打賭方法定輸贏，以定婚嫁的事……

救友赴義舉　渡河遭暗算

許不醉這才把酒罎放下，嘆道：「這兩罎好酒，現在只變成一杯，看來，我連一口都沒得喝了。」

歐一神忍不住又怒道：「你若想用酒淹死自己，現在正是時候。」

岳小玉卻瞪了他一眼，大聲道：「歐大哥，這是甚麼話兒了？這杯酒是我的，我要把它全都喝掉。」

歐一神愕住，道：「你……你眞的可以把它喝個點滴不剩？」

岳小玉哈哈一笑，道：「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小岳子既然自動請纓代替歐大哥上陣，當然是要悉力以赴的。」

歐一神苦笑道：「別的事情還可以悉力以赴，但這杯酒……」

岳小玉道：「這杯酒，小岳子把它喝掉就是啦。」

許不醉冷冷一笑，道：「你年紀輕輕，吹牛的功夫倒不錯，但只怕吹得太久了，反而會把自己活活漲死。」

岳小玉笑道：「許軒主不必多言，就請看看晚輩喝酒可也。」

許不醉道：「我當然會看，喝呀！」臉上儘是揶揄之色，顯然絕不相信岳小玉有這份能耐。

誰都不相信，岳小玉能夠喝掉這一杯酒，就算是許不醉自己也沒有這個本領。

看來，許不醉已立於穩勝不敗之地。

只有那位江北仙上仙歐如神，他臉上的神情還是沒有變，似乎仍然對岳小玉有着很大的信心。

這時候，岳小玉已走到那杯酒面前。

酒氣很香濃，岳小玉深深的嗅了一下，不由讚道：「眞是好酒。」然後就深深的呷了一口。

雖然他這一口呷得甚深，但那杯子實在太大，所以杯子裏的酒還是滿滿的。

「哈哈，眞是好香。」岳小玉擦了擦嘴，說道：「聞一聞，香一香，喝一喝，更是香得連老婆都不想討啦。」他說着最後那一句話的時候，一雙烏溜溜的眼睛斜斜地望着歐一神，分明是故意要氣一氣他。

歐一神急道：「喝呀，繼續喝呀。」

岳小玉笑道：「你急甚麼？」

許不醉冷冷一笑，道：「等到你想討老婆的時候，你就知道這種滋味。」

岳小玉道：「這種事，急是急不來的啊。」

許不醉又是一聲冷笑，說道：「這是甚麼意思？」

岳小玉道：「難道許不醉沒聽過，『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暮暮朝朝，』這十四個字嗎？」

許不醉一怔，道：「聽是聽過的，那又怎樣？」

岳小玉笑道：「這就是了，這杯酒，我是一定會喝完的，但卻不必這麼急。」

許不醉怒叫起來：「這是甚麼說話了，喝就喝，不喝就不喝，你若慢慢的喝，教咱們等到幾時？」

岳小玉咪咪一笑，打量着那一大杯酒，笑道：「每天呷一口，大概兩年左右，就可以喝得點滴不剩了。」

「兩年？」許不醉面容遽變，道：「誰說過可以讓你喝足兩年的。」

岳小玉面泛微笑，道：「但又有誰說過不可以呢？」

許不醉陡地怔怔，半晌還說不出一句話來。

歐一神卻不同了，一張灰灰白白的臉立刻變得紅紅潤潤，就像是一條快要乾死的魚兒，忽然又跳進了大海裏。

他高興得跳了起來，把岳小玉高高挺起，怪聲叫道：「你眞聰明，怎麼我完全沒想到這一點？」

歐如神卻嘆了口氣，道：「不要說你，就連我這個『仙上仙』，也想不出這條妙絕的計策來？」

許不醉忽然瞪着他，吼叫道：「你在裝甚麼蒜？這種取巧的手法，一定是你教這小子的。」

歐如神搖搖頭道：「許兄此言差矣，明人不做暗事，再說，我若想得出這條計策，又何不自己上陣，而要『假口於人』呢？」

許不醉冷笑道：「那是因爲你不敢正面得罪我。」

歐如神哈哈一笑，道：「你前面幾句話已經不倫不類，後面這一句話更是不知所謂之極，在下在江湖上打了幾十年滾，這張刻薄鐵嘴不知曾經開罪了多少江湖高人，又怎會因爲閣下而大大的迴避？」

許不醉悻悻然道：「誰知道你肚子裏打的是甚麼主意？」

歐如神淡淡一笑，道：「這一次，在下南下到此，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想替一神找一門親事。」

許不醉道：「這是他的事，你何必那麼費神？」

歐如神嘆了口氣，道：「我只有這麼一個弟弟，他的事也就是我的事，我若不費神，又該誰來費神？」

岳小玉嘻嘻一笑，道：「如不見嫌，就讓我這個義弟來插上一手好了。」

歐如神展顏一笑，道：「你現在不是已經爲他贏了一個漂亮的妻子嗎？」

岳小玉笑道：「還沒有那麼早，這杯酒，我最快也要年半以上才能喝得完。」

許不醉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岳老弟，你不必多說了，這一仗，我承認徹底失敗就是。」

歐一神更是大喜過望，叫道：「許軒主，你終於答應讓我娶心鳳了？」

許不醉抽搐着面肌冷笑道：「輸了就是輸了，我可不是那麼輸而死不肯認帳的人。」

歐一神高興地走到心鳳面前，雀躍地說：「鳳妹妹，咱們終於可以有情人終成眷屬啦。」

心鳳面紅如火，一嘟嘴兒道：「呸！不知害臊，誰跟你成甚麼眷屬了？」再也不睬歐一神，匆匆跑走了。

歐一神正要追上去，歐如神卻拉住了他，微微笑道：「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暮暮朝朝？」

歐一神道：「我追我的鳳妹妹，吟詩唸句又有甚麼用？」

歐如神道：「你想快點娶心鳳做妻子，還是再等上一兩年？」

歐一神聽得一呆，忙道：「當然是越快越好。」

歐如神淡淡道：「既然想越快越好，就該求求許軒主，讓他早一點放人。」

歐一神道：「爲甚麼要求他？」

歐如神冷冷道：「你眞是蠢得好厲害，你若要等小岳子喝完這杯酒，最少也要一兩年時間，你現在明白了沒有？」

歐一神這才省悟，忙道：「不錯，等得小岳子喝完這一大杯酒，我又已老了一兩歲啦。」

歐如神正要再說甚麼，許不醉已連連

揮手，道：「不必多言，許某贏得光明，輸得漂亮，這一仗雖然輸了，我就絕不會再諸多抵賴，更不會再加留難，做個婆媽兼混帳的王八輸家。」

歐一神大喜：「這麼說，我可以馬上帶走鳳妹妹啦？」

許不醉道：「不錯，但你可得好好對待她，若有半點忘恩負義，嘿嘿……」

歐一神立刻罰誓：「歐一神如有負情於心鳳妹妹，天誅地滅，死不全屍！」

許不醉嘆了口氣，喃喃道：「雖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無奈天意如此，許某也沒有甚麼話好說了。」

歐如神笑道：「牛糞雖不佳，總比豬糞好。」

岳小玉吃吃笑着道：「牛糞是上佳藥材，功能平肝火，益五臟，補中氣，定元神。」

許不醉雙目一瞪，冷笑道：「你是不是也想吃吃牛糞？」

岳小玉連忙正色道：「此事敬謝不敏之至。」

歐如神悠悠一笑，目注許不醉笑道：「這孩子聰明得緊，你以後可得小心一些了。」

許不醉皺了皺眉，道：「我有甚麼好怕的？江湖上再大的風浪，許某都已見識過了，這小子，哼！」

歐如神嘆道：「這小子，將來一定會在江湖上掀起更大的風浪。」

許不醉一怔，道：「你是說，他將來會成爲江湖上的一個大魔頭？」

歐如神道：「是魔是俠，那就要看看日後造化了。」

許不醉望着岳小玉，越看越是出神。

岳小玉也笑嘻嘻地望着他，但過了一會，却又忽然臉色一沉，還重重地嘆了口氣。

許不醉道：「你有甚麼事找我？」

岳小玉道：「晚輩……咳咳……」目光忽然望着歐如神，沒有再說下去。

歐如神立刻道：「許兄，既然一神與心鳳之事已無阻碍，在下告辭了。」

許不醉揮了揮手，道：「不送！不送！」隨即又叫了一聲：「心鳳！」

不旋踵，心鳳又再重回廳中，向許不醉盈盈一福：「奴婢在。」

許不醉道：「我這次陰溝裏翻船，把妳輸掉啦，妳心裏是不是大罵我？」

心鳳愀然道：「奴婢豈敢！」

許不醉道：「既然不是罵我，那就是暗暗叫好了？」

心鳳頰上又已飛起紅雲，赧然道：「奴婢伺候大公子多年，又怎能離開這裏？還望大公子收回成命，奴婢是甘願……甘願……」

「甘願甚麼？」

「甘願終身不嫁。」

「妳若終身不嫁，誰嫁？」許不醉目光一凝，道：「再過二三十年，妳就是個老太婆啦，人到了那個年紀，早已兒孫滿堂，妳却得孤零零的一個人！」

心鳳道：「奴婢伺候大公子，一點也不會覺得寂寞。」

許不醉道：「你若嫁給歐一神，那就更不寂寞了。」

「但……奴婢……」心鳳急得連眼眶也紅了。

岳小玉心中罵道：「這等女子眞是他媽的莫名其妙，她分明亟欲嫁給歐大哥，但到了這關節上却在假惺惺作態！」

這時，許不醉也已板起臉孔，叱道：「事已成爲定局，休再多言，如今就給本軒主速速滾出去可也！」

心鳳眼睛更紅，連淚水也已淌了下來，但歐一神却眉開眼笑，道：「鳳妹妹，我會好好對待妳的。」

歐如神皺起了眉，道：「時候不早啦，咱們得要早點上路。」

許不醉眨眨眼，道：「若再不走，我可要改變主意，一定要等到岳小玉喝掉這杯酒才肯認輸啦。」

歐一神悚然一驚，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甚麼男女授受不親這些說話，匆匆拉着心鳳走了。

歐如神哈哈一笑，道：「總算是佳偶天成，珠聯璧合之至。」

歐一神雖已拉着心鳳遠颺而去，但他並未忘記了岳小玉，聲音仍然從遠處傳來，說道：「二弟，愚兄一定會再回來找你的……」

岳小玉也大聲回答：「歐大哥、歐大嫂保重！」

歐如神雙眉緊蹙，道：「他分明是歐家老二，但如今却變成了歐大哥，連老婆也叫歐大嫂，眞是混淆不清得很。」

許不醉笑道：「世事本來就是亂七八糟的，就像老許，今天居然會敗在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手下，嘿嘿，那又還有甚麼好說的？」

歐如神喟然嘆道：「在下甚麼都不想說了，告辭！」

許不醉道：「你早已說過告辭，但始終還是立地成佛，是不是不捨得離去？」

歐如神白了他一眼，道：「你也不是說過要戒酒嗎？怎麼越說戒酒反而喝得越多了？」

許不醉一怔，繼而嘆道：「那是因爲酒不醉人人自醉之故。」

歐如神道：「伊人已遠別，你留在這個傷心地，自然是醉了一天又一天，痴了一年又一年！」

許不醉又呆住了，他緊皺着眉，低頭沉吟道：「醉了一天又一天，痴了一年又一年……哈哈……妙得緊……妙得絕……唉……」吟哦至此，方始又再抬頭叫道：「歐兄說得對……」

但歐如神却已走了。

廳中，就只剩下浮動跳脫，智慧聰明的岳小玉。

× × ×

幾經波折，岳小玉終於能夠單獨會見許不醉了。

許不醉直勾勾地望住他，道：「你是不是個酒徒？」

岳小玉道：「何謂之酒徒？」

許不醉道：「經常喝得酩酊大醉者，就是酒徒。」

岳小玉道：「何謂之經常？」

許不醉道：「例如一個月之內，有十幾天都喝得酩酊大醉，那已是經常大醉的了。」

岳小玉道：「如何謂之大醉？」

許不醉道：「醉如爛泥，口吐黃箭，不知人間何世，即爲大醉。」

岳小玉道：「爛泥是不是泥？」

許不醉道：「不是泥，乃是蟲也。」

岳小玉道：「既然是虫，怎麼叫泥？何以不說醉如爛虫呢？」

許不醉道：「人有名，虫亦然，比方你叫岳小玉，我叫許不醉，而當今天子則叫昏君是也。」

岳小玉問道：「泥這一種虫又是怎樣的？」

許不醉道：「此虫生於南海，有水之際有如生龍活虎，倘若離水則全身軟綿綿，有如一堆爛泥，以是稱此虫爲泥也。」

岳小玉道：「許軒主學識淵博，晚輩萬分佩服。」

許不醉道：「你把話兒扯到九千八百萬里之外，却未正式回答，你是不是個酒徒？」

岳小玉道：「不是。」

許不醉頓時臉色一沉，道：「既非酒徒，怎麼却來找我？」

岳小玉道：「晚輩又不是找你拚酒，我是不是酒徒又有甚麼相干？」

許不醉道：「我今天心情不好，你有甚麼話請快點說。」

岳小玉道：「這裏方便嗎？」

許不醉道：「這裏有如銅牆鐵壁，誰都攻不進來。」

岳小玉道：「但照我看，這裏一點也不穩固，否則也不會給萬年帮的混蛋們弄得天翻地覆！」

許不醉怒氣陡現：「這只因爲我以前太信任方竹！」

岳小玉故意道：「所以，天下間是沒有任何人值得信賴的。」

「胡說，」許不醉道：「歐如神對我就挺不錯。」

岳小玉道：「但人家救了你，你却差點還想把這位仙上仙罵得狗血淋頭。」

許不醉道：「你懂甚麼，我若不是先發制人，他就會把我罵個一文不值。」

岳小玉道：「但依晚輩看，歐前輩對你一直都很客氣。」

許不醉道：「不要再提這倆人，你現在跟我走！」

岳小玉一愕：「咱們往那裏去？」

許不醉道：「當然是找一個安全的地方，然後咱們慢慢的談。」

× × ×

許不醉把岳小玉帶到地牢密室中。

這密室有一張八仙桌，八張椅子，此外就是逾百罈酒。

但許不醉却連那個大杯子，也帶了進來。

這杯巨大得驚人的竹葉靑，若要岳小玉把它喝完，眞是非要一兩年工夫不可，但許不醉舉重若輕，一邊走一邊大口大口地喝，很快就把杯子裏的酒喝了約莫十分之一。

不要看輕這十分之一，這些酒已足夠讓十個岳小玉醉得連脚步也抬不起來，但許不醉不愧是「酒霸之孫」，喝了之後還是若無其事似的。

許不醉用衣袖擦了擦嘴，才道：「我現在老老實實問你，你要老老實實的回答我。」

岳小玉點點頭道：「好。」

許不醉「唔」的一聲，道：「你這個人究竟老實不老實。」

岳小玉道：「晚上睡着覺的時候最老實。」

許不醉嘿嘿一笑，道：「不睡覺的時候又怎樣？」

岳小玉道：「有時候老實，有時候不老實。」

許不醉冷冷道：「爲甚麼有時候老實，有時候却不老實。」

岳小玉道：「那是要看情況而定的，應該老實的時候就老實，倘若明知老實就會碰壁甚至是釀成大禍，那就萬萬不能再老實了。」

許不醉道：「說來說去，你還是個不老實的人。」

岳小玉道：「但我若說自己很老實，那麼就會變成最不老實的說話了。」

許不醉不出聲了，但兩眼却盯得岳小玉更緊。

岳小玉沒有畏怯之意，也看着這個酒霸之孫」。

過了良久，岳小玉忽然把一包東西拿了出來，放在桌面上。

許不醉的瞳孔突然收縮，道：「這是甚麼玩藝兒？」

岳小玉道：「前輩一看自然明白。」

許不醉又望了岳小玉一眼，良久才把那包東西拆開，只見裏面包着一塊銅牌，一疊銀票，還有一部武功秘笈。

許不醉立刻僵住了。

「這……這是誰給你的？」

「你應該知道。」

「我知道，我當然知道！」許不醉吸了口氣，道：「但他和你有甚麼淵源？」

岳小玉說道：「晚輩是他老人家的弟子。」

許不醉陡地怔住了，然後又沉默了很久才說道：「這老而不的眼光，向來在我之上，而且手快脚快，腦筋動得更快，嘿嘿……」

岳小玉道：「莫不是許前輩也想收我做弟子了？」

若是換上了別人，一定會矢口否認，但許不醉却說：「不錯，你是練武的好材料，你若拜我爲師，那是最好不過的，可是，你現在已經是老而不的徒兒啦，就算我再混帳千百倍，也絕不會跟姓公孫的人，爭奪弟子的。」

岳小玉的臉色忽然變了：「我……我的師父是姓公孫的？」

許不醉更是一愕：「怎麼？難道你連師父是誰都不知道嗎？」

岳小玉道：「的確不知道。」

許不醉哼的一聲，說道：「老而不就是老而不，天下間居然會有這種怪事，收了徒兒，却連自己的名號也不敢直說出來的。」

岳小玉忙道：「師父不是不敢說，只是不想說出來而已。」

許不醉冷冷一笑，道：「你這個師父，是著名的胆大包天，但有時候，却連摸一摸婊子的鼻子也不敢！」

岳小玉道：「婊子的鼻子，我也不敢摸。」

許不醉道：「這就是有其師必有其徒啦，哼，岳小玉！公孫我劍！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岳小玉更加吃驚了。

直到現在，他才知道自己的師父，竟然就是名震武林公孫世家的主人——笑公爵公孫我劍！

× × ×

在密室昏黃燈光下，那面銅牌閃動着奇異的光芒。

許不醉拈着這面銅牌，嘆道：「你可知道，這面銅牌有多大的威力？無論是誰擁有它，就最少可以向十六個帮會發號施令！而那老而不，就是這十六個帮會的老帮主！」

「老帮主？」

他不是眞正的帮主，他也從來沒有承認過自己是十六帮的帮主，但他曾經帮過十六帮的大忙，所以十六帮都很尊敬這個老而不，因而尊稱他爲老帮主。

岳小玉這才點點頭：「晚輩現在明白了。」

許不醉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你怎會拜這個老而不做師父的？」

岳小玉道：「這樁事，說來話長。」

許不醉道：「話長也好，話短也好，你非要詳詳細細道來不可。」

岳小玉道：「晚輩本來就是要對許軒主說個明明白白的。」當下把自己拜師經過和盤托出，他記性極好，每一層節都敍述分明，許不醉越聽越是緊張，但有時候却又不禁爲之一陣失笑。

等到岳小玉把事情本末全部說出後，許不醉的神情已變得異常地沉重。

岳小玉也是愁眉苦臉，道：「師父是否出了甚麼事？」

許不醉道：「他有很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幹，而且還一定十分凶險。」

岳小玉道：「你是不是我師父的知己朋友？」

許不醉立時搖頭，道：「我怎會是你師父的知己朋友？咱們的確是死對頭。」

岳小玉一呆，許不醉又已接道：「但可以救你師父的，也許就只有我這個死對頭了。」

岳小玉道：「許前輩，你已知道我師父的行蹤了？」

許不醉道：「不一定會猜得準，但却也是十不離八九！」

岳小玉道：「許前輩準備怎樣救我師父？」

許不醉說道：「當然是殺上飲血峯去了！」

「飲血峯？」岳小玉大吃一驚：「是血花宮的飲血峯？」

許不醉點點頭，道：「不消多說，他準是要去救郭冷魂的性命。」

岳小玉問道：「那麼，我師父擅歧黃之術嗎？」

許不醉道：「你師父對醫術這一門功夫並不在行，比你師兄公孫咳還要差了一大截。」

岳小玉奇道：「我師父的醫術旣不高明，何以還要去找郭大哥？」

許不醉道：「照你所說，諸葛酒尊帶着郭冷魂上飲血峯求取解藥，事情實在並不怎麼樂觀。」

岳小玉凜然道：「前輩認爲郭大哥會有危險？」

許不醉道：「不但郭冷魂有危險，就連諸葛酒尊也是一樣。」

岳小玉又道：「練驚虹眞的那麼可怕嗎？」

許不醉道：「他若是善男信女，也不會叫做『茹毛飲血鬼獨夫』，又叫甚麼『六親不認斷腸人』啦。」

岳小玉緊皺着眉，道：「這便如何是好？」

許不醉道：「自然是追上去，湊一湊熱鬧。」

岳小玉道：「是不是加上許前輩，就可以逼練驚虹交出解藥來？」

許不醉搖搖頭，說道：「想討解藥，那是千難萬難，難比登天的了，但最少也希望保得住諸葛酒尊和公孫我劍這兩條老命。」

岳小玉道：「晚輩也要上飲血峯。」

許不醉道：「這個容易，我帶你去好了。」

岳小玉大喜，道：「是眞的？」

許不醉說道：「我是從來不騙女孩子的。」

岳小玉道：「你弄錯了，我並不是個女孩，我是男孩。」

許不醉道：「我沒弄錯，所以我剛才那句話是騙你的。」

岳小玉一怔，正要開口，許不醉已笑嘻嘻地出手，點了他身上八個穴道。

但許不醉沒有點他的啞穴。

岳小玉心中着急，叫道：「許前輩，師父有難，徒兒怎可以坐視不理？」

許不醉道：「你能理嗎？你懂得武功嗎？」

岳小玉道：「但我有腦袋。」

許不醉道：「秀才遇老虎，有理說不清，你若到了血花宮，這顆腦袋才會被人砍掉下來當作夜壺使用。」

岳小玉道：「縱然如此，晚輩還是心甘情願的。」

許不醉冷冷一笑，道：「你心甘情願，我和老而不可不心甘，更不情願。」

岳小玉道：「前輩想把我怎樣？」

許不醉道：「當然是帶你去一個很安全的地方，讓你好好休息一會，然後再行勤練武功。」

岳小玉道：「這裏不安全嗎？」

許不醉嘆道：「這裏也許曾經是個很安全的地方，但現在不同了，而且，我已不想再逗留下去。」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是不是獃在這裏會令你感到很寂寞？」

許不醉道：「不但寂寞，而且還很傷心。」

岳小玉黯然地說道：「若換上了我，結果也是一樣的。」

許不醉道：「對你說，你是不會明白的。」

岳小玉道：「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總之，我現在只是一個不成氣候的飯桶而已。」

許不醉道：「只要不死，就算是眞正的飯桶也可能會變成一個絕頂高人，你不要太小覷自己了。」

岳小玉道：「但那又有甚麼用？我現在甚麼都幹不成，一切都是白說。」

許不醉道：「你今天已幹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岳小玉道：「甚麼事？」

許不醉道：「你賭贏了我。」

岳小玉道：「那只是好運氣而已。」

「不，這不是運氣使然，」許不醉道：「請你老實一點告訴我，怎會想得出這個法子來贏我的？」

岳小玉道：「說穿了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只是前車可鑑而已。」

許不醉沉吟片刻，忽然省悟：「你師父也曾經輸了一次給我！」

岳小玉道：「對了，就是那一次的賭博，使晚輩得到了一種啓示。」

許不醉道：「那次，我難倒老而不，是全憑一碗大得驚人的狗肉。」

岳小玉道：「我師父的肚皮再大，也吃不下那碗狗肉。」

許不醉道：「但他若慢慢的吃，只要吃上七八天，那碗狗肉還是可以吃個精光的。」

岳小玉道：「但他老人家贏得光明，輸得磊落，不像我這般無賴。」

許不醉哼一聲，道：「他不是光明磊落，而是愚笨之極，連這種法子也想不出來。」

岳小玉道：「往事已成過去，不必再談，飲血峯之行，許前輩怎樣打算？」

許不醉道：「我當然是要去湊湊熱鬧的，至於你這個小傢伙，就得要另遷他處，以策萬全了。」

岳小玉道：「前輩決意如此？」

許不醉道：「不錯，你也不必再多費唇舌，總之，我和老而不可能再不回來了，但你却要活下去，總有一天……」

說到這裏，倏然住口，只是輕輕的嘆了口氣。

× × ×

許不醉問明眞相後，又點了岳小玉的啞穴，然後用一隻布袋子把他包裹着。

許不醉把岳小玉揹着，又喝了一大口酒才離開密室。

密室石門已給關上，裏面空無一人。

但很奇怪，在這空無一人的密室裏，居然會响起了一個人的嘆息聲。

但許不醉不知道，岳小玉更不知道，他們已離開了這座景色幽雅而又帶着神秘色彩的公主軒……

被困在布袋裏的滋味，當然是很不好受。

岳小玉只覺得翳悶難當，好像快要給焗死了。

但他沒有死，這布袋是焗不死人的。

他給許不醉揹着走了一段路，然後就被放在一輛馬車裏，他聽見許不醉一面趕車，一面喃喃地罵道：「老而不要闖血花宮，爲甚麼不把我也湊上一份兒？這算是甚麼？是托孤赴義，想圖個烈士忠魂碑嗎？他媽的眞是不夠死對頭……」

岳小玉心中暗道：「別人只會說不夠朋友，這老許却說我師父不夠死對頭，眞是怪哉。」

馬車走了大約半個時辰，就停頓了下來。

許不醉哼着難聽之極的曲子，咿咿哦哦地把岳小玉撐了出來，然後就向東北飛掠而去。

他輕功甚是高明，很快就翻越過了一座大山，來到了一條混濁的大河西岸。

只見岸邊有一排木筏，這木筏上蹲着一個青衣漢子。

那青衣漢子看見有人，便大聲叫道：「是不是要渡河？」

許不醉點點頭，道：「正要渡河，煩請帮忙帮忙則個。」

青衣漢子道：「每程一兩銀子。」

許不醉道：「不貴。」

青衣漢子打量了他一眼，忽道：「這位大爺揹着的是甚麼東西？」

許不醉道：「你猜一猜？」

青衣漢子笑道：「這布袋好像是一個人。」

許不醉點點頭，道：「你說對了，所以我會付給你二兩銀子。」

青衣漢子道：「活人才一兩。」

許不醉說道：「這布袋裏的是一個活人。」

青衣人道：「但俺看却不像，若是活人，又怎會動也不動。」

許不醉乾咳一聲，道：「那是因爲他睡熟了。」

青衣人陰惻惻地一笑，道：「是睡熟了？還是煮熟了？」

許不醉皺着眉，道：「若眞的是個已給煮熟了的人，那又怎樣？」

青衣人道：「渡河錢要加一點點。」

許不醉道：「要加多少？」

青衣漢子道：「不太多，一千兩就夠了。」

許不醉笑了笑，道：「一千兩就一千兩，請拿去罷。」突然駢指如戟，閃電般點在青衣漢子的心坎穴上。

那青衣漢子悶哼一聲，怔怔地望着許不醉，面上露出了驚駭欲絕的神情。

許不醉接着大喝一聲，道：「『吳河四鬼』怎麼只有一個？其餘三個躲到甚麼地方去了？」他這兩句話才說完，兩邊蘆葦叢中都响起了「悉索」之聲，分別走出了十九個人。

那青衣漢子却已倒了下去。

許不醉冷冷一笑，道：「原來四鬼手下，還有不少鬼兵鬼卒，難怪這幾年來，敢到吳河的人越來越少了？」

那十九人中，年紀最大的是個黃袍老者，這老者身材中等，面色青青，但嗓子却响亮之極：「許軒主，是甚麼風把你吹到這兒來啦？」

許不醉道：「是一股歪風，再加上一句話：『我今天想殺人！』」

黃袍老者嘿嘿一笑：「從來只聽人說過：許軒主是嗜酒之徒，却從來沒聽人說過尊駕還嗜殺！」

許不醉道：「許某近來疏於練武，以致招式方面使用得不甚如意，正因有鑑及此，以是特來此地找幾個狗崽子開刀開刀，冀望能夠培養更銳厲之殺氣，再去做一件傻事。」

黃袍老者臉色驟變，怒喝道：「這豈不是恃技欺人了？」

許不醉道：「恃技欺人，總比諸位暗箭傷人，以衆欺寡好一點，老實說，吳河跟公主軒相距不算太遠，有爾等芳隣，眞是連百年女兒紅也會變得臭俗不可耐！」

黃袍老者怒道：「萬年帮的蕭焯更接近公主軒，怎麼你又不去找他開刀？」

許不醉笑道：「老蕭的腦袋，已給我的婢子砍掉下來。」

黃袍老者更是驚怒交集，道：「姓許的，你眞要跟咱們大幹一場？」

許不醉道：「那也不一定，只要諸位願意誠心悔改，各自爵下毒誓，許某是很容易商量商量的。」

在黃袍老者身邊的一個中年漢子怒吼道：「放屁！咱們要爲三弟報仇雪恨才是眞的！」吼叫聲中，已有五人向許不醉圍攻而至。

岳小玉雖在布袋之中，但外面的聲音，他却是聽得清清楚楚的。

他心中不由暗暗叫苦，忖道：「這老許準是醉得七葷八素九曲十三彎了，好端端的把老子揹到這裏來跟强盜拚命，只要有人在他背上砍一刀，那麼中刀的人就不是他，而是我這個未來的武林高手！」

這時，利刄破空之聲不絕於耳，岳小玉又覺得布袋不斷地幌來幌去，似乎隨時都可能有人一刀砍將過來。

但接着，在利刄破空聲之中，又混着一連串慘呼，悶哼之聲。

岳小玉暗道：「老許千萬不要也慘呼起來，否則老子這個未來高手就得糊裏糊塗就此了帳去也。」

孰料心念未已，許不醉突然慘叫一聲，全身抽搐，然後「叭」的一聲跌倒下去了。

× × ×

許不醉倒下了，岳小玉當然也得同樣倒下！

岳小玉一顆心立刻卜卜亂跳，因爲這時候，布袋已和許不醉分開了。

岳小玉忽然想起了一句很古老的說話：「樹倒猢猻散。」

這句話本來已十分不好，但岳小玉却寧願自己處身在那種情況之下。

因爲是那樣，他最少還可以「一散而去」！

但現在，許不醉這棵「大樹」倒下了，岳小玉這個「猢猻」却連想「一散了事」也不行。

刹那間，岳小玉只覺得心中登時一片冰涼，不由暗暗嘆了口氣：「酒霸之孫準是見他爺爺去了，至於小岳子自然也是崩塌和尚死，甚麼飲血峯之行，只好等待來生再說了。」

心念未已，只聽得頭上有人桀桀怪笑起來。

這人的笑聲甚是怪異，說話時的聲音更是尖銳之極：「許老鬼已給咱們幹掉啦，這布袋裏的準是個美人兒。」

接着，另一把低沉的嗓子也奸笑起來，道：「只可惜老大給老許一指指穿了太陽穴，否則咱們三鬼戲一嬌，那種滋味才敎他娘的小妖精畢生難忘！」岳小玉聽了，更是暗暗叫苦連天。

那尖銳的聲音又嘿嘿一笑，道：「老大雖然死了，但我是老二，從此以後，一切都該聽我的命令而行事，否則定必嚴懲不貸！」

那低沉的嗓子陡地怒叫道：「胡說，老大生前說過，將來他金盆洗手之後，就讓我來做總瓢把子，這件事，大夥兒都是親耳聽見的。」

先前那尖銳的聲音冷冷一笑，道：「老大若是金盆洗手，自然該由你來做總瓢把子，但他現在却不是洗手退出江湖，而是歸登極樂世界，所以，他那些話是絕對不能夠作數的。」

低沉的嗓子「呸」一聲：「你這算甚麼？想公然反叛嗎？」

尖銳的聲音道：「我現在已經是總瓢把子，反叛二字，却是從何談起？」

低沉的嗓子怒道：「放屁！」

尖銳的聲音毫不示弱，道：「你想怎樣了？」

低沉的嗓子道：「我要跟你決鬥，看看誰的本領高强，總之能夠活下來的就當總瓢把子好了。」

尖銳的聲音冷冷道：「這布袋裏的美人兒又怎樣？」

低沉的嗓子道：「當然也是屬於勝利者！」

尖銳的聲音冷冷道：「倘若兩敗俱傷，那豈不是活活糟蹋死美人兒了？」

低沉的嗓子道：「那麼照你說應該怎辦？」

尖銳的聲音道：「與其讓她糟蹋而死，倒不如把她賣給『吃人王』。」

低沉的嗓子道：「吃人王能夠出得多少錢？」

尖銳的聲音道：「管他出多出少，咱們可志不在此。」

低沉的嗓子道：「這樣也好，總之你不要我也不要，去把這妞兒賣給吃人王，讓他吃個飽飽的好了。」

尖銳的聲音說道：「對，就照這麼辦吧！」

然後，岳小玉又給人揹走了。

× × ×

給人困在布袋裏的滋味，固然大大的不好受，但若比起給人活活吃進肚子裏，却還是幸福得多了。

「吃人王」，不問而知，必然是個兇神惡煞，十分可怕的大妖怪。

岳小玉只覺得眼前一片黑漆漆，心裏也是一片黑漆漆。

沒有光芒，也沒有希望，一切都沒有了。

他甚至連胡思亂想的氣力也沒有了。

這一次，到底是誰害死了誰？

是公孫我劍害了岳小玉？然後又連許不醉也害死了？

又抑或是許不醉「神經突發」，胡亂地闖到强盜窩裏害死了自己，然後又連岳小玉也一併害死了？

岳小玉分不清楚了，他忽然覺得十分疲倦，眼皮就像是蓋上了一層沉重的鉛片一樣。

他終於睡着了。

他又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

× × ×

夢境並不怎麼長，裏面沒有穆盈盈，只有許多許多惡人，猛鬼和妖怪。

沒有仙女和心上人的夢，多半都是噩夢。幸好噩夢終於還是醒了，岳小玉又再看見了光芒。

光芒來自一盞又一盞的燈，燈罩很特別，每一隻都漆着「人王」這兩個字。

「人王？不就是吃人王嗎？」岳小玉才醒過來，心頭就已卜卜亂跳。

他左顧右盼，發覺自己下半截身子，仍然圍着那個布袋。

他討厭束縛，更討厭這個曾經讓自己感到「烏天黑地」的布袋子。

他「骨碌」一聲爬了起來，用最快的手法把布袋除掉，然後用力一拋，把它拋到老遠的地方。

再仔細一看，只見自己正置身於一間巨大的房子裏。

房子裏有一張竹床，兩張桌，三個大櫃，四座小茶几，還有五個大饅頭。

饅頭已冷，但對於飢餓的人來說，仍然是十分誘人的。

岳小玉伸手取了一個，用鼻子嗅了一嗅，心想：「老子反正是網中之魚，那吃人王大概不會先把老子毒死了然後才再吃我罷？」

想到這裏，深信饅頭裏肯定無毒，便放心大口地咀嚼下去。

吃了一個，覺得雖然冷冰冰的，但味道還不算壞，於是又再吃了一個。

連吃兩個饅頭後，岳小玉精神爲之一振。

行到房門之前，忽聽有人沉聲叫道：「回來！」

岳小玉吃了一驚，想不到這房子裏原來還有別人，只好暫時停住了脚步，回頭望去。

只見其中一個大櫃已打開了門，裏面盤膝坐着了一個身穿五色彩袍，濃眉大眼的白髮老者。

彩袍白髮老者手裏持着一支金拐，拐頭彫着一頭異獸，既不像麒麟，也不像是獅子，倒不知道究竟像些甚麼。

岳小玉心中一驚，不由失聲道：「你……你就是吃人王？」

彩袍老者冷冷一笑，道：「你不必管我是誰，總之，你身上的肉並不怎麼香甜就是了。」

岳小玉一怔，隨即點頭如搗蒜地說：「你說對了，我絕少洗澡，又經常睡在豬棚裏，一年之中最少有三百天要捱飢抵餓，有時候實在捱不住了，就只好連養豬的豬餿水也偷吃，所以我的肉不但不香，簡直就是奇臭無比，即使割下來連狗也不肯吞吃的。」

彩袍老者望着他，一直沉默着。

過了很久，他才淡淡地說出了兩個字：「蛇吃。」

岳小玉一怔：「你說甚麼？」

彩袍老者道：「你跟我來。」金拐輕輕一幌，立刻一分爲二，原來這金拐本來就是一對的。

金拐分開後，立刻雙雙點落在地上，彩袍老者隨即從大櫃裏跳了出來。

彩袍老者從櫃裏跳出來之後，岳小玉不禁又是楞住了。

當這老者盤膝坐在櫃內的時候，岳小玉並不覺得有甚麼特別，想不到他一跳出來，彩袍之下居然是空蕩蕩的，連一隻脚也看不見。

彩袍老者盯了岳小玉一眼，道：「沒有脚的人，世間上多得不可勝數，你何必大驚小怪？」

岳小玉道：「前輩敎訓得對，其實一個人有沒有脚，也並不是怎麼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腦袋！」

彩袍老者搖頭道：「你錯了，有沒有腦袋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權勢！」

「權勢！」岳小玉一呆。

「當然是權勢！」彩袍老者慢慢地說道：「一個人若是無權無勢，景況就會十分淒苦，就算有三頭六臂、十二條腿，也只能一生勞役於人，做一個可憐的奴隸而已。」

岳小玉吸了一口氣，心想：「幸好這老東西心目中最要緊的不是吃人肉，否則岳小玉的肉就算再臭，他也會囫圇而吞之，那時候就眞是嗚呵也矣！」眉頭皺了一皺，又忖道：「這吃人王必然是年老而又好色，只揀年輕貌美的女子才肯吃，但願龍神老爺保祐，千萬不要讓穆姊姊遇上了此等老妖怪！」

若在從前，他怎麼說也不會向一個已屆古稀之年的老人屈服，但在這幾天以來，他遇上不少年高藝更高的絕頂高手，知道這等老翁比一般壯漢尤爲厲害百倍，以是雖見彩袍老者又老又跛，但還是不敢輕舉妄動，只好乖乖跟隨其後，走出房門之外。

門外是一條長廊，只見廊外花木扶疏，亭台樓閣零星散佈，景色旣雅緻又和祥，而最大煞風景的，當然就是眼前這個詭異可怖的「跛脚吃人王」了。

彩袍老者帶着岳小玉走過長廊，來到了一座樓台之下，只見樓台上有塊橫匾，上面刻着「大補氣血」四字，雖然字體蒼勁雄渾，但那是甚麼意思，岳小玉却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這座樓台的大門，看來十分沉重，但彩袍老者只是用左邊金拐輕輕一點，那道大門就「呀」的一聲被推開。

大門被推開後，岳小玉呆住了。

他推開過無數大門，也見過別人推開過無數大門，但從來也沒有見過這麼奇怪的一道門。

說得正確一些，奇怪的並不是這一道門，而是門後的一堵牆壁。

而這一堵牆壁的本身，其實也並不算怎樣奇怪，它之所以奇怪者，就是它居然會築在大門之內而已。

大門之內有一堵牆！

這是那一門的學問？這算是那一派泥水匠大師父的傑作？

不要說是初出道江湖的岳小玉，即使是經驗豐富的老江湖，只怕一時間也會同樣爲之茫然不解。

只見彩袍老者又用金拐在牆上輕輕點了幾下，接着壁上就響起了一陣「軋軋」之聲。

但見石壁其中一邊突然移動起來，緩緩地向上升起，裏面露出了一條陰暗的甬道。

（未完・十四）

中篇武俠故事

劍中劍（二）

陳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鎭江「江南武館」是南北門派以武會友的地方，這幾年來從北到南發生了大事件，和幾個門派、鏢行有關，鏢行中的人有去無回，而門派參加鏢行的精英，亦損失殆盡，因此江南武館的成立，專爲鏢行羅致高手，狄少青窮途潦倒，看上去似一個文弱書生，雖然落魄，仍蓋不了那英俊之氣，來到武館應徵，由通臂門的老拳師周友成面試拳脚。第一場順利合格，第二場由八卦門高手中祿堂用兵刄面試，狄少青能以空手掉換刀刄，更使人驚服，第二場亦勝利通過，殷後才參見龍門堂堂主胡在日，堂上大加讚許，留在武館，準備叫他參加南北武藝會試：

第一樓結交　同遊金山寺

但大家這一瞧，整座酒樓，登時就肅靜得鴉雀無聲！

原來這一聲「拍」，她竟然把手上一支細長烏黑的馬鞭，四平八穩，硬生生的嵌入了花梨木的桌面上。

然後，她順手把斗篷朝桌上一放，大刺刺坐了下來，右手再一探，從她掛在纖腰旁的革囊中掏出一把金錁子來，往桌上一擲，冷笑道：「你當姑娘吃不起？」

這一擲，十幾錠金錁子散了開來，又一錠錠往桌面上鑽，好像花梨桌面上鑲了十幾顆赤金。

這一手，把整座酒樓的食客都看傻了眼，誰都沒想到這麼一個花不溜丢的小姑娘，竟有這麼高絕的功夫！

那伙計自然更嚇得目瞪口呆，轉身欲走。

「站住！」

紅衣姑娘臉含薄怒，嬌喝一聲，冷冷的道：「你給我站在這裏，等你們掌櫃來了再走。」

那伙計身軀一震，果然站定了下來。

偌大一座酒樓，跑堂的少說也有八九個之多，其他伙計，眼看情形不對，急忙要待奔下樓去，那才一舉步，就站停下來了。

也有從樓下端着酒菜上來的，走沒幾步，也站住了。

轉眼工夫，八九個伙計，差不多站住五六個，這樣就站着，動也不動。

掌櫃的可在樓下櫃頭上，還不知道樓上出了岔子，只覺整座酒樓，刹那之間，靜了下來，聽不到一點聲音，好像樓上食客全走光了，旣沒有伙計拉着嗓子報菜單，也沒聽到客人半句淡笑的聲音，心中自覺得奇怪！

這時廚房裏又响起一陣陣銅勺敲鍋的聲音，那本是招呼伙計可以去端菜了，但敲了一陣又一陣，樓上八九個伙計，竟然沒一個下樓來端菜的。

掌櫃心裏不禁起了嘀咕，忍不住走出櫃頭，朝樓上走去。

這一瞧可好，伙計們有的手上還端着酒菜，有的手上托了茶盤，有的就空着雙手，像站崗一般似的，定在那裏，一動不動。

食客們呢，也全都停下了筷，正襟危坐，沒人說一句話，當然也沒人敢站起來下樓。

全樓，幾乎都靜止了！

當櫃掌的這一上來，大家目光不期而然的朝他投來。

大酒樓的掌櫃，雖是生意人，眼皮子可不狹，看了這番情形，心頭登時明白過來，敢情是那一個伙計得罪了高人！

他因紅衣姑娘坐在中間桌上，沒去注意，目光一轉，就落到周友成這一桌上，這就誠惶誠恐，雙手抱拳，堆起了一臉賠罪的笑容，傴僂着腰，趨了過來，陪笑說道：「二位大爺，小店伙計不知如何開罪了二位，小老兒給二位賠罪，還望二位高抬貴手，多多海涵。」

他眼光倒也沒錯，全樓食客，都是商賈中人，只有周友成和狄少青這兩人，與衆不同。

周友成呵呵一笑道：「掌櫃的，你這可找錯人了，貴酒樓的伙計，確實有些狗眼看人低，但咱們是喝酒來的，還犯不着和伙計計較。」

掌櫃的拱着手，望望大家，說道：「那是那一位高人出的手呢？小老兒在這裏給你老賠禮。」

全樓食客，已經見識過紅衣姑娘出手了，還有誰敢多咀？

狄少青道：「掌櫃的，是你們伙計得罪了那位穿紅衣的姑娘 你去跟她賠個禮吧！」

紅衣姑娘聽到有人說話，不覺柳眉兒一挑，杏眼兒瞪，倏地回過頭來，冷冷的道：「誰要你多嘴？掌櫃的眼沒瞎，他不會睜大眼睛瞧瞧？」

她這一回過頭來，兩道盈盈秋水般的目光，和狄少青一接，她先前沒看清這藍衫少年，現在可看清楚了。

這少年長得挺斯文；斯文之中，却有一種挺拔的英氣！

他朝她斯文的笑了笑，她竟然粉臉微紅，不好意思發作，有些不自在的又轉過臉去。

掌櫃的經狄少青這一指點，急忙又朝紅衣姑娘桌前趨去，這回他當然看到了，花梨木桌面上嵌着的一支馬鞭和十幾錠黃澄澄的赤金錁子，他雖然心痛這張高級花梨桌面的八仙桌算是報銷了；但心頭更是打鼓一般，戰戰兢兢的拱着手，陪笑道：「姑娘……高抬貴手，小老兒給妳賠禮，小店伙計開罪了姑娘，都是小老兒平日的管教……」

「不用說了。」

紅衣姑娘一扭頭，道：「既然有人指點了你，你就要他去替他們解開來好了，只要他解開了，今晚的事，我就不怪你們啦。」

掌櫃的聽得一呆，這不是出了難題，人家只說了一句話，她就要人家去替她解開，這年輕人只是一位食客，他會不會解呢，不禁攢着眉，連連作揖，說道：「姑娘……」

他只說了兩個字。

狄少青爽朗的笑對衆人道：「大家都是上酒樓來喝酒的，客人點的菜，大概廚房裏也快做好了，正待伙計們去端呢，這位姑娘旣然已經原諒他們了，在下就代個勞吧！」

說罷，就緩緩轉過身去，右手凌空向六個呆若木鷄的伙計輕輕一揮。

這一揮，幾乎比閃電還快，就一連拍出了六掌。

當然，在座的食客，誰也沒看得清他一揮之際，竟然發出了六掌，就是坐在他橫頭的周友成也只彷彿看到他手掌在轉動而已！

但這一揮，却如响斯應，這裏狄少青手掌堪堪揮出，站在六個不同地方的六名伙計，立時筋骨一鬆，全能動了！

這一手，當眞像玩魔術一般，直看得全堂食客紛紛鼓起掌來。

周友成先前爲狄少青說出要替六名伙計解穴，總得走過去一個個的替他們拍開穴道。

替被制住穴道的人解穴，他當然也會；但像狄少青這樣，轉個身，揮揮手，就把數丈以外，站在不同地方的六個人一齊解開了受制的穴道，他不但辦不到，就是連想也從沒想到過。

一時看得目中神采連閃，暗自忖道：「自己雖然看出這狄老弟南北會試，定可順利過關，却沒想到他武功竟有如此高絕的造詣，看來自己交他這個朋友，是沒白結交了！」

不覺也跟着大家鼓起掌來，一面呵呵笑道：「狄老弟好俊的功夫，今晚兄弟總算開了眼界了。」

狄少青臉上一紅，說道：「周兄誇獎了。」

那紅衣姑娘原也只是給狄少青出個難題，想試試他的，那知人家連人都沒站起來，一揮手，就解開了六個伙計的穴道。

他心頭當然清楚，自己雖然也是坐着制住六個伙計穴道，但自己使的可不是指功，而是彈出了六顆細小的石子，這少年解開他的穴道，却是用掌力推開的，他這一手不知比自己要高明了多少倍？

她情不自禁的舉起一雙纖纖玉手，也替他鼓起掌來，轉臉朝他嫣然一笑，說道：「少俠手法果然高明！」

她這一笑，露出了一排白玉似的貝齒，有如春花乍放，連盈盈秋波，都含着一絲喜悅的光采。

狄少青俊臉驟然一紅，起身抱拳道：「別教姑娘見笑了。」

掌櫃看到伙計們已能行動，連忙叱道：「你們還站着作甚，快去替客人端酒菜來。」

一面朝狄少青和那紅衣姑娘連連拱手道：「這少俠和這位姑娘，今晚光臨小店，是小店的光榮，伙計，快去叫廚房整治兩席酒菜，一來謝謝這位少俠解圍，二來算是小老兒給這位姑娘賠禮。」

狄少青連忙搖搖手道：「掌櫃的不用客氣……」

掌櫃忙道：「少俠和這位姑娘，可說是人中龍鳳，小店平日請都請不到，這是小老兒一點心意。」

他這「人中龍鳳」，把狄少青比作龍，把姑娘家比作鳳，雖然言之無心，但紅衣姑娘聽得粉臉微微一熱，這回她可並沒生氣。

周友成忙道：「狄老弟，掌櫃既然這樣說了，卻之不恭，依在下看。這樣吧，兩席酒，未免太破費了，這位姑娘若不嫌棄，咱們雖然萍水相逢，也算是武林一脈，何妨併作一席，飲上一杯？不知這位姑娘意下如何？」

他是存心想把紅衣姑娘和狄少青拉在一起。

紅衣姑娘美目流盼，攏手理理秀髮，嫣然笑道：「今晚還是我來作東，不然，人家還以爲我是來訛吃的呢？」

這話，已經首肯了。

掌櫃的道：「不，不，姑娘，這是小老兒一點誠意，姑娘千萬不可推辭。」

說着，朝一個伙計揮了揮手，那伙計立即飛奔下去，關照厨房去了。

紅衣姑娘點點頭道：「也好！」

她右手玉掌朝桌面上輕輕一按，嵌入在桌面上的幾錠金錁一齊跳了起來，然後伸手一抄，取了兩錠金錁，放到桌上，說道：「這兩錠金子，就麻煩掌櫃，賞給方才被我定住穴道的六個伙計吧！」

這兩錠金錁，就足可抵得十席酒菜的價錢，姑娘家出手可眞大方。

掌櫃的一呆，囁嚅道：「姑娘，這賞賜太多了！」

紅衣姑娘瞪了他一眼，說道：「我說過要賞給他們的，你就代我分給他們就是了。」

「是，是！」

掌櫃的連聲應「是」，雙手接過金錁，說道：「小老兒那就代他們謝了。」

不多一回，那六個伙計全都走了上來，一齊朝紅衣姑娘躬着身，齊聲道：「謝謝姑娘的賞賜。」

紅衣姑娘似是掙回了面子，臉上也有了笑容。

這回伙計可巴結了，迅快騰出中間一張桌子，安放三副杯筷，重又沏上三盞上好茗茶。

掌櫃連忙拱着手請道：「三位請入席了。」

周友成道：「掌櫃，你也來吧！」

掌櫃忙躬身道：「小老兒樓下還有事，恕不奉陪，三位多喝一杯，小老兒告退了。」

說完，連連拱手，退了下去。

周友成拱拱手道：「姑娘請坐。」

紅衣姑娘落落大方的走了過來，輕啓櫻唇，含笑道：「二位請。」

三人入了席，才一坐下，伙計們忙着送上酒菜。

周友成一把接過酒壺，先給紅衣姑娘和狄少青面前斟滿了酒，然後又給自己斟了，含笑道：「在下還沒請教姑娘貴姓名哩！」

紅衣姑娘櫻唇微翹，嬌聲道：「我姓裴，名小霞。」

她晶瑩的臉上，升起兩朶朝霞般的紅暈，接着道：「二位呢？怎麼稱呼？」

他在和周友成說話，可是一雙美目，卻朝狄少青瞟來。

周友成是老江湖，姑娘的表情，他怎會看不出來，趕忙呵呵一笑道：「原來是裴姑娘，在下周友成，這位狄老弟，雙名少青。」

一手舉起了酒杯，含笑道：「在下借花獻佛，先敬裴姑娘一杯。」

說完，就一飲而盡。

裴小霞落落大方的說道：「多謝周大俠。」

也舉杯乾了。

周友成急忙替她斟滿了酒，笑道：「裴姑娘這周大俠的稱呼，在下可不敢當，咱們一見如故，裴姑娘如果不嫌棄，就稱在下一聲周兄也差不多了。」

裴小霞頷首道：「那小妹就不客氣稱你周兄了。」

她轉過臉，朝狄少青靦覥一笑，舉杯道：「狄兄，小妹該敬你了。」

她稱周兄是賓，稱狄兄才是主。

狄少青忙道：「應該由在下敬裴姑娘的。」

他和姑娘對飲了一杯。

裴小霞喝下兩杯酒，登時嬌靨升霞，紅馥馥的更顯得嬌艷欲滴，眨動星目，展齒笑道：「方才狄兄露的一手，教小妹好生心折！」

心折，也就是傾心了。

狄少青紅着臉道：「裴姑娘過獎，在下愧不敢當。」

裴小霞望着他，認眞的道：「我說的是眞話咯，像狄兄這樣一舉手就解開他們六人的穴道，小妹眞還是第一次才看到，狄兄不知是那一門派的高弟？」

她是有心和他攀交，不然，像周友成這樣的人，未必在姑娘家眼裏，才不會稱他周兄呢！

「說來慚愧。」

狄少青說道：「在下先師，只是成都青羊宮的道人，在下連他老人家的道號，都不知道，更不知道練的是那一門派的武功。」

裴小霞看着他，不信的道：「狄兄有這麼高絕的身手，會沒有門派？」

周友成笑道：「狄老弟沒騙姑娘，他師父確是一位不爲世俗所知的遯世高人，姑娘大概沒去過四川，峨嵋、青城兩座山上，有許多簑篷，住的都是煉氣之士，武功道術，着實玄呢！」

裴小霞聽出了興趣，問道：「周兄也遇到過異人麼？」

周友成喝了口酒，說道：「在下若是遇上異人，一身修爲就可媲美狄老弟了，但在下聽人說過，峨嵋山上就有一個，在下先師十幾歲的時候，隨先師祖到峨嵋上清宮去訪友，在路上遇到過那老人白髮白鬚，手持竹杖，步履如飛，先師祖告訴先師，那老人叫做逑古老人，已經九十多了，不論冬夏，身上都只穿一件葛衫，後來先師在宜賓一個市集上又遇到他，依然身穿葛衫，手持竹杖，飄然過去，但他的白髮白鬚，已經變得烏黑有光，那年先師正好六歲，相距已有四十多年，算起來他已是一百三四十歲了。」

裴小霞道：「只怕是周兄令師看錯了人。」

周友成道：「先師有一位師叔，在峨

嵋萬年寺出家，先師有一次跟先師叔祖談起這位逑古老人，據先師叔祖說，這位老人從沒下過峨嵋山一步，但卻時常神遊各地，有人在洛陽，在杭州都見過他，聽說直到現在，還在山上，算起來已有一百五十歲以上了。」

裴小霞眨着眼道：「眞有這樣的奇人，我幾時也上峨嵋山去看看他。」

周友成道：「說來奇怪，這位逑古老人，平日你去遊山，隨時都可以看到他，但你若要去找他，找上十天半個月，就是找不到，從前有一位做過藩司的大人，一生好道，聽了他的靈異，專誠上山去找他，在山上住了一個月，就是沒有找到，才廢然而返。」

裴小霞迴眼望望狄少青道：「狄兄看到過他麼？」

狄少青道：「在下沒去過峨嵋，但逑古老人的大名，在下聽人說過。」

裴小霞道：「成都和峨嵋不太遠吧，狄兄生長成都，幾時有暇，小妹眞想請狄兄作個嚮導，一遊峨嵋呢！」

狄少青還沒開口，周友成已經接口笑道：「在下也算得半個四川人，有便，裴姑娘有興趣，在下和狄老弟自當奉陪。」

「眞的？」

裴小霞高興得挑着眉毛，嬌聲笑道：「那就先約定了，我一有空，就去找你們二位。」

周友成原也只是隨口說說，卻不想她認了眞，但既然出來了，只得點頭道：「等裴姑娘有空，再約日子好了。」

狄少青急忙把話岔開，問道：「裴姑娘這次到鎭江來，也是來玩的麼？」

裴小霞朝他頑皮的笑了笑，才道：「這次我是隨家父到金陵來的，在金陵玩了幾天，所有的地方都玩遍了，聽人說，鎭江很好玩，才一個人偷偷的溜出來的。」

他這和兩人一熟，就無話不談，原來她除了被家裏驕縱慣了，却是個嬌憨而沒有心機的小姑娘。

周友成道：「姑娘一個人出來，令尊不會急嗎？」

「他才不會呢！」

裴小霞道：「家父事情忙，再說，我又不是小孩了，還會走失？在家裏，我也經常溜出來，十天，八天不回家的。」

「哦！」她忽然抬眼問道：「狄兄，你們住在那裏？」

狄少青道：「在下住在江南武館。」

「江南武館。」

裴小霞聽後親切的問道：「我可以去看你們麼？」

周友成知道狄少青不好回答，就接口道：「自然可以，狄老弟也是昨天才到鎭江的，有十天假期。」

「那太好了。」

裴小霞一臉俱是欣喜之色，說道：「我是今晚才到了，聽說鎭江有許多好玩的地方，狄兄既是也剛來，明天我們可以一同去玩了。」

她望望狄少青道：「到了江南武館，就可以找到狄兄了。」

周友成道：「狄老弟是住在江南武館的龍門堂賓舍裏。」

裴小霞喜孜孜道：「我說過，明天一早，我去找你。」

江山第一樓的掌櫃請客，酒菜自然十分豐盛，但客人只有三個，佳餚雖多，已經吃不下了。

裴小霞首先站起身道：「周兄，狄兄，小妹要先走了。」

她從革囊中取出一錠金錁子放到桌上，朝伙計道：「伙計，這錠金子，是我賠你們損壞的桌子的。」

她沒待伙計開口，走近那張嵌着馬鞭的桌子，一手握住鞭柄輕輕的一抖，馬鞭就像靈蛇般一顫，從桌面上翻了起來，左手拿起斗篷，戴到肩上，回身朝狄少青眼波一溜，嬌聲道：「明天見。」

小馬靴在樓板上發出輕脆「橐」「橐」之聲，往樓梯下去。

周友成朝狄少青笑了笑道：「狄老弟，這位裴姑娘怎麼樣？」

狄少青說道：「是個驕縱慣了的女孩子。」

周友成眼睛瞇成了兩條綫，笑咪咪的道：「老弟，你應該看得出來，她對你很不錯呢！」

狄少青俊臉微微一紅，說道：「周兄說笑了，這位裴姑娘只是生性爽朗，有些像男人性格，就和我們稱兄道弟，一見如故。」

周友成笑了笑道：「這就是了，老實說，她今天和咱們有說有笑，全是衝着你老弟一個呢！」

狄少青道：「周兄這話，小弟不敢同意。」

周友成道：「兄弟跑了半輩子江湖，自信絕不會看錯，自古美人愛英雄，狄老弟是少年英雄，獲得佳人青睞，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狄少青紅着臉道：「這怎麼可能，小弟落泊江湖，前途還不可知……」

「老弟放心。」

周友成笑道：「兄弟對你老弟，本來已有預感，你在南北會試中，一定可以通過，但看了你今晚露的那一手，兄弟這信心更堅定了，只要南北會試一通過，老弟就可以功成名就，一帆風順了。」

說到這裏，起身道：「狄老弟，咱們也可以走了。」

兩人下了樓梯，掌櫃的連忙迎了出來，千恩萬謝，說了許多好話，還請兩人明天再來光顧。

回轉江南武館，周友成因狄少青新來，怕他走迷了路，一直送到賓館門前，才行別去。

狄少青剛跨進門，那個在賓館伺候的老謝趕忙迎了上來，陪笑道：「狄爺回來了，你老走後，申師傅就來了，他聽說狄爺和周師傅一起出去了，就說待會再來看你。」

申師傅自然是申祿堂了。

狄少青眞想不到自己一下子就紅了起來，周友成、申祿堂爭相結交，他心中一高興，咀角上不禁有了笑容。

老謝搶在前面，上了樓，打開房門，點上燈火，讓狄少青入內，然後又匆匆退去，沏了一壺茶送上。

狄少青剛在椅上坐下，隨手倒了一盅茶，還沒喝。

就聽門外有人問道：「狄老弟回來了麼？」

「在，在！」

接着响起老謝的聲音道：「狄爺已經回來了，申師傳請。」

狄少青聽出是申祿堂的聲音，急忙放下茶盅，開門迎了出去，申祿堂滿面春風，也快步走近門口，這就拱手道：「在下聽說申老哥方才已經來過了，眞是失迎得很……」

「哈哈！」

申祿堂打了個哈哈，笑道：「老朽遲來了一步，老弟被周兄拉去喝酒了，老朽原也想邀你老弟去喝幾杯的，現在老朽這個東只好留待明天作了。」

狄少青連忙謙謝道：「在下江湖末學，怎敢要申老哥破費？」

口中說着，已經回身倒了一盅茶，放到几上，說道：「申老哥請用茶。」

申祿堂含笑道：「老弟莫要說些客氣話了。」

他在椅上坐下，接着道：「老弟所學，勝過老朽何止十倍？今日那場比試，老實說，不是你老弟手下留了情份，老朽一招之下，就敗北了，這是你老弟給老哥哥留的面子，敎老哥哥那得不感激不盡。」

狄少青臉上一紅，說道：「這是申老哥誇獎。」

「所以嘛！」

申祿堂大笑道：「咱們既是兄弟，還說什麼指敎，你老弟初入江湖，倒是不假，老朽只長你幾歲，最多也只是江湖閱歷比你老弟多一點而已。」

狄少青道：「就是這一點，在下已經學之不盡了。」

申祿堂大笑道：「老弟若是對江湖上門檻，有生疏之處，老朽還差可略備諮詢，這算得了什麼？」

接着又道：「方才胡堂主也在稱道老弟，認爲老弟少年才雋，前途不可限量，十日後的南北會試，必可脫穎而出，爲江南武館生色不少。」

狄少青聽他們口中好像把南北會試，看得十分重要，忍不住問道：「在下正想請敎申老哥，南北會試，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申祿堂道：「周兄沒告訴老弟麼？」

狄少青道：「在下和周老哥上江山第一樓喝酒，本來也想問的，後來酒樓上發生了一些事，就沒來得及問了。」

申祿堂奇道：「江山第一樓發生了什麼事？」

狄少青就把剛才發生之事，大概說了一遍。

申祿堂聽得呵呵一笑道：「那位裴姑娘固然慧眼識英雄，但老弟露的那一手，也確實漂亮，老朽昔年曾聽家師說過，武林中曾有『隔空點穴』之法，但失傳已久，老弟使的隔空解穴，比點穴自然更進一步了。」

此老是個識貨的人！

「申老哥越說越玄了！」

狄少青俊臉一紅，接着道：「說來敎申老哥見笑得很，在下那會什麼隔空解穴？裴姑娘使的是石子打穴，石子嵌在那幾個伙計的穴道上，在下只不過用內力推了他們一把，把石子震落，那穴道自然解開了。」

申祿堂撚鬚笑道：「就算老弟只推了他們一掌，也須內力用到恰到好處，才能把穴道震得開，就憑這一點也絕非一般高手所能辦到的了。」

他不待狄少青開口，口中「唔」了一聲，笑道：「咱們一下把話題扯遠了，老弟不是要問南北會試麼？這南北會試！就得從江南武館說起……」

狄少青只「哦」了一聲，沒有多問。

申祿堂道：「江南武館，是南七北六十幾家鏢局的武林同道聯合創設的，設在南方的名爲江南武館，設在北方的叫做北海武館，以武會友，遴選出類拔萃的同道，以爲己用，南北會試，就是由南北雙方派人會同遴選，通過會試的人，可以派往北方，也可以留任南方。」

狄少青道：「這麼說，南北會試一定很難的了。」

「南北會試及格的人，就可以担任重職，自然比龍門堂初試要難得多了。」

申祿堂笑了笑道：「但以老弟所學，自可輕而易舉的過關，決無問題。」

狄少青道：「申老哥把在下看得太高了。」

「哈哈！」

申祿堂大笑道：「南北會試，一共三場，分爲內、輕、兵刃三門，雖由三位高手主試，但老朽可以保證，絕對難不倒老弟的。」

狄少青眉毛微揚，表示他內心有着很大的興奮，拱手道：「但願托你申老哥的福。」

申祿堂看了他一眼，說道：「老弟如果通過會試，想留在南方呢？還是想到北方去？」

他這是試探狄少青的口氣。

狄少青道：「在下目前還沒通過會試，就是通過了，在下也不知道到那裏去的？老哥哥能否指點一二？」

申祿堂一手撚鬚，沉吟道：「通過會試之後，雖然統一調派，但館方還是會尊重個人的志願，不過以老朽的看法，南七省的鏢局，沒有北六省多，機會自然也是北六省比較多了。」

他這話已給北方鏢局作說客了。

狄少青道：「在下沒去過北方，也想到北方去走走，只不知將來館方是不是會派在下到北方去呢？」

申祿堂笑道：「這個沒有問題，老朽和北海堂沈堂主是多年老友，老弟想去北方，只等通過會試，由沈堂主向江南武館館主說一聲就成了。」

「北海堂？」

狄少覺得青奇道：「那是不屬於江南武館之內的麼？」

申祿堂道：「江南武館之下，沒有三個堂，一爲龍門堂，那是甄試普通武師的。一爲南山堂，執掌分派南七省武師的。一爲北海堂，北海堂名義上雖是隸屬江南武館的三堂之一，實則是北海武館派在這裏的一個分堂，執掌的是分派北六省武師，這和設在北方的北海武館中，也有江南堂，是江南派在北方的分堂，引介北方武師到江南來工作一樣。」

狄少青道：「原來如此，不是申老哥說清楚，在下還以爲這裏只有一個龍門堂呢？」

接着問道：「這麼說，江南武館的負責人，不是胡堂主了？」

「自然不是！」

申祿堂笑道：「江南武館的館主，是人稱金鷹的金聲望，他比胡堂主的地位高得多多。」

狄少青道：「在下看胡堂主已經很有威儀了。」

申祿堂笑了笑道：「老弟通過會試，金館主自會延見的了。」

說到這裏，含笑站起身道：「時間不早了，老弟該休息了，老朽不打擾了。」

說客已經有了收獲，自然要告辭了。

狄少青連忙起身相送道：「多謝申老哥，一席長談，使在下獲益不少。」

申祿堂走後，狄少青順手掩上了房門，心中暗道：「原來這江南武館，果然規模不少，還和北方的北海武館是一家的，聽申祿堂的口氣，他似乎有意拉攏自己的意思！」

他咀角間不禁浮起淡淡的笑意，伸了個懶腰，也就熄燈就寢。

第二天早晨，狄少青剛起身，老謝就端來了洗臉水，一面陰着笑道：「狄爺怎不多睡一回呢？」

狄少青含笑道：「在下一向都起得很早。」

老謝又道：「狄爺盥洗之後，膳廳是在樓下，早點隨到隨吃，不限時間。」

狄少青點頭道：「在大廳劉管事說過了。」

老謝退出之後，狄少青洗了把臉，舉步跨出房門，剛走到長廊的一半，就見迎面走來一個青衫少年。

這青衫少年生得秀眉星目，臉色白潤，看去神采飛揚，極爲瀟洒，只是緊閉着咀唇，神色有些倨傲。

狄少青心中暗道：「這人大概是昨日劉管事說的單逢春了。」

一面忙含笑拱手道：「兄台請了。」

青衫少年看了他一眼，只點點頭，口中冷淡的「唔」了一聲。

狄少青道：「在下狄少青，兄台大概就是單兄了。」

青衫少年冷冷的道：「閣下怎麼知道我姓單的？」

他果然就是單逢春。

狄少青一怔，忖道：「這人怎麼如此倨傲？」

一面依然含笑道：「在下昨天剛來，是聽劉管事說的，這幢樓上，就是單兄和在下兩人。」

說話之間，已經走近樓梯，狄少青抬手道：「單兄請。」

單逢春也沒和他謙讓，自顧自當先朝樓梯下去。

狄少青跟在他身後，走下樓梯，因對方沒再開口，也就無話可說了，兩人一前一後，走進膳廳。這廳上一共放着七八張八仙桌，已有一二十個武士裝束的人，佔了五六張桌子，還空着三張桌子。

這些人正在高談闊論，大聲說笑，看到兩人走人，不由都回頭望來。

那是因爲狄少青和單逢春都是從二樓下來的，二樓下來的人，當然是通過龍門堂兩場比試的人了，但兩人年紀都是這麼輕，而且又同樣生得如此清俊，自然引起大家注目。

單逢春大家見過，狄少青可還是第一次露面。

走在前面的單逢春神色倨傲，連看也沒有看大家一眼，只是昂然直入，也沒和狄少青打招呼，獨自走到一張空桌上，脚尖移開長櫈，就坐了下來。

狄少青跟在他身後，因自己還是第一次來，而且大家目光却朝他投來，不得不和大家含笑點頭，算是招呼。

他既然和單逢春一同下樓，又一同進入膳堂，自然不好再去另坐一桌，這就在單逢春的對面拉開長櫈，坐了下去。

劉管事說得沒錯，單逢春這位仁兄果然生性有點孤僻，他看到狄少青跟着他在對面坐下，心頭似乎不快，臉上也有不豫之色，雙眉微攏，冷冷的看了狄少青一眼，臉上好像嫌狄少青不該和他同起同坐一般，總算他沒有開口說什麼。

這時一名伙計打扮的漢子趕忙迎了過來，堆着笑容問道：「二位大爺要用些什麼？」

單逢春也不理會狄少青，只是寒着臉，冷聲道：「你給我送稀飯來就好了。」

那伙計又朝狄少青問道：「這位大爺呢？」

狄少青道：「那我也是稀飯好了。」

那伙計又道：「大爺又要饅頭？」

狄少青道：「好，就來兩個饅頭。」

伙計匆匆退下，不多一回，就送上四碟小菜，兩個饅頭，兩碗稀飯。

單逢春也沒和狄少青招呼，就端起碗來，自顧自低頭吃着。

狄少青伸手取了一個饅頭，抬目道：「單兄不用饅頭麼？」

單逢春現在不得不說話了，但也只是淡淡的道：「謝謝。」

只說了兩個字，依然低下頭去，自顧自吃着稀飯。

狄少青看他不喜歡說話，也就笑了笑，一手撕着饅頭，獨自吃了起來。

單逢春只吃了一碗稀飯：便自放下碗筷，更沒招呼一聲，站起身就走。

狄少青雖然覺他狂傲，但狂傲畢竟比逢迎阿諛可愛多了！

吃了一個饅頭，一碗稀飯，也就放下碗筷，跟大家點點頭，便自離開膳廳。剛走到門口，就看到劉管事匆匆走來，幾乎撞了個滿懷。

劉管事一眼看到狄少青，連忙陪笑道：「狄爺，你老有客人來訪。」

「有人找在下？」

狄少青聽得一怔，自思自己並無朋友，不覺問道：「不知是怎樣一個人？」

劉管事神秘一笑道：「貴客在狄爺房中等着，狄爺見了面就認識了。」

狄少青拱一拱手，說道：「多謝劉管事。」

他心頭兀自孤疑不定，就匆匆往樓上行去，還沒走近房門口，走廊上已可隱約聞到一陣似蘭似麝的幽香，香氣雖淡，却帶着些甜味，心中不由驀然一動，業已料

到了幾分！

人家果然一清早就來找自己，他一張清俊的臉上，登時感到熱烘烘的，趕忙一腳跨了進去。

房中，站着的果然是裴小霞。

他還是昨晚那一身打扮，手上也還是圈着那一條細長烏黑的馬鞭，只是人家姑娘一張吹彈得破的嬌靨上，今兒個可刻意修飾了一番才來的。

瞧，春雲般秀髮挽了個髻，柳眉凝黛，絳唇點朱，簡直像畫中人兒，又嬌又美，尤其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笑盈盈朝門口投來，嬌憨的道：「狄兄，想不到是我找來了吧？」

人家大大方方的招呼了。

狄少青紅着臉，連忙拱手道：「原來是裴姑娘！你早。」

裴小霞嫣然一笑道：「我們是昨晚約好了的，小妹只算是應約而來，怎麼，狄兄忘了？」

「沒忘，沒忘……」

狄少青抬着手道：「裴姑娘請坐。」

「還坐幹麼？」

裴小霞眼珠一轉，美目流盼，笑道：「我們不是說好了要出去逛嗎，那就可以走了呀！」

狄少青不知所措的道：「姑娘要去那裏玩呢？」

裴小霞忽然展齒笑道：「還好，我出門的時候，問了店小二，不然，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豈不是盲人騎瞎馬，去瞎闖了？」

說到這裏，伸出一隻羊脂白玉般的手來，屈起水葱也似的纖纖玉指，數着道：「鎭江有三山四寺，金山，焦山，北固山，我們先去金山好不？看看水淹金山寺和法海洞，聽說洞裏供的一尊佛像，還是法海和尙的肉身呢！」

狄少青道：「在下初來鎭江，不大熟悉，裴姑娘既想要去金山，在下自當奉陪了。」

「你不能說奉陪。」

裴小霞續道：「我們是約好了的，應該是說一起去才對！」

狄少青道：「在下去找周兄。」

「不用去找他了。」

裴小霞道：「你有十天假期，周兄可沒有呢。」

狄少青遲疑的道：「就是我們兩個人去麼？」

裴小霞咭的笑道：「我們兩個人去又怎麼樣？還怕人家把我們吃了？」

狄少青點頭，說道：「好吧，那就走吧！」

兩人走出江南武館大門，門口拴着一匹全身雪白的駿馬，和另一匹青鬃馬。

裴小霞過去牽過白馬，一面回頭道：「狄兄也請上馬呀！」

狄少青遲疑的道：「這馬是……」

裴小霞笑了笑道：「小白，是我從家裏騎出來的，這匹青鬃馬，是我剛才買來的。」

狄少青道：「姑娘一個人要兩匹馬作甚？」

「我看這匹青鬃馬很不錯，所以就買下來了。」

裴小霞嫣然笑道：「現在不是用上了麼？哦，我這匹叫小白，你騎的就叫小青好了，眞巧，一青一白兩匹馬去逛金山，人家還以爲是白娘娘和小青的化身呢？」

狄少青只得牽過青鬃馬，一面說道：「這牲口也不錯，雖然比不上姑娘的小白，也很神駿！」

裴小霞催道：「那就快上馬了，我們快些走吧！」

她一躍上馬，回頭朝狄少青看來。

狄少青跟着跨上馬背，覺得雕鞍銀蹬，全是新的，而且打造得十分精緻，足見這姑娘出手極爲闊綽了。

裴小霞見他上了馬，就嬌笑一聲道：「狄兄，你不知道路，還是我來帶路。」

手中韁繩一抖，白馬不待她催動，就展開四蹄，得得的順着大路奔去。

她那匹白馬，乃是千中選一的名駒，雖然並沒絕塵飛馳，却奔得極爲輕快，眨眼之間，已馳出七八丈外。

狄少青急忙催馬跟了上去。

裴小霞一見狄少青縱馬跟來，暗暗拉了一下韁繩，小白得到主人的暗示，脚步就加快了許多。

狄少青沒有跟上，距離反而漸漸拉遠，只得再催馬追上去。在城裏的街道上，當然不能再奔馳得太快，是以只能和前面保持了十餘丈距離，一直無法追上。

等到出了西門，裴小霞回頭看來，狄少青已經跟了上來，不覺嬌笑道：「狄兄騎術不錯啊！」

雙足輕輕一夾馬腹，小白蹄翻飛，奔馳之勢也突然加快！

狄少青看她似有意和自己量較騎術，年輕人豈肯認輸，也不迭的催馬奔馳，兩匹馬一前一後，有如足生烟，官道兩邊樹木，人家，一排排倒飛而過，路上行人，只聽到馬鈴、馬蹄一掠而過。

金山離城不過五六里路，自然不過頓飯光景，就到了。

前面的裴小霞堪堪在山下停住，狄少青也相繼趕來了。

裴小霞一躍下馬，一張嬌靨被風吹得紅馥馥的，霎着一雙明亮的眼睛，喜孜孜迎着道：「狄兄，你騎術眞棒，我騎的要不是小白，早就給你趕到前面去了。」

狄少青一躍下馬，攏着馬頭得意一笑，說道：「趕到姑娘前面去，那不是闖進金山寺的山門去了麼？」

裴小霞看他已不似方才的拘束，心中更是高興，舉手掠掠鬢髮，說道：「店小二說，這裏有寄馬的地方，我們把馬匹寄好了，再上山去。」

金山是鎭江有名的名勝古蹟，遊人自然不少，看到狄少青和裴小霞兩人牽着馬匹，並肩行去，男的英俊瀟洒，女的嬌美如花，自然引起人家的注目。

裴小霞走了一段路，紅暈着臉，低低的道：「你瞧，人家都在看我們呢？」

狄少青也紅着臉道：「那是看姑娘咯，姑娘人生得美，自然會引人注目，在下一介武夫，有什麼好看的？」

裴小霞喜悅的一笑道：「你也不像武夫，像是一個書生。」

她不待他開口，低聲道：「狄兄，我和你說過，你叫我小霞就好，你一路上姑娘，姑娘的，給人家聽了多彆扭？」

狄少青一怔道：「叫你姑娘，有什麼好彆扭的？」

「你不知道！」

裴小霞壓低聲音道：「我們走在一起，你一口一聲的叫着姑娘，人家聽了，就知道我們認識不久，你如果叫我小霞，就不同了，給人家聽到，也只當我們……是兄妹……對，我也不能叫你狄兄，叫你……叫你大哥才對，你說好不？」

狄少青道：「這……在下如何……」

「你這人！」

裴小霞輕嘆道：「你瞧，那邊又有人在看着我們了，我就叫你大哥好了，我們就這樣說定了。」

離寺前不遠，左首一片柳樹蔭下，果然搭有一排馬棚，兩人把馬匹交給了棚中的小厮，要他好生照料。

裴小霞取出一錠銀子，遞了過去，才道：「大哥，我們快走了。」

她果然改口叫了「大哥」，還叫得很自然。

狄少青倒被她叫得臉上一紅，訕訕的有些不好意思，指點着七級高的慈壽塔，說着：「你看，那座七級浮圖，經太陽一照，就像一枝彩筆。」

裴小霞嬌笑道：「江南夢彩筆生花，大哥看來像個讀書相公，是不是也有一枝彩筆呢？」

她美目流盼，嬌笑如珠，狄少青臉上又是一紅，說道：「在下只唸過八年書，那有生花彩筆？」

裴小霞道：「那是有一支如花的彩劍了？」

狄少青道：「說來慚愧，在下讀書學劍兩無成。」

裴小霞道：「大哥這是和我客氣，對了，我們現在已經兄妹相稱，你是大哥，我是小妹，大哥就不能再和小妹說客氣話了，再說，就要處罰了呢！」

說到這裏，忽然咭的笑道：「對，大哥再說一句客氣話，中午吃飯的時候，就罰酒一杯，說兩句，就罰兩杯，三句三杯，這樣你就不敢再說客氣話了。」

狄少青道：「這還得了，不把在下給灌醉了？」

裴小霞道：「醉了也不要緊，我會扶你回去的，家家扶得醉人歸，不是挺有詩意的麼？」

金山寺是一座古寺，也是江南的大叢林（即最大的寺廟）之一，寺內殿宇密集，香火鼎盛，遊客和香客極爲擁擠，倒是香烟繚繞，儘多燒香許願之人。

裴小霞平日刁蠻驕縱，但到了這裏，却也未能免俗，買了香燭，遇佛就拜，十分虔誠，不但她拜，也要「大哥」拜。

狄少青拗不過她，只好隨着她跪拜如儀。

最後，來到法海洞，大家傳說龕中坐着的一尊佛像，是法海和尙的肉身成佛，旁邊供一座小像，那就是白娘娘的丈夫許仙。

裴小霞只是傍着狄少青身邊觀看。

狄少青笑問道：「你到處燒香拜佛，現在怎麼不拜了呢？」

裴小霞撇咀道：「我才不拜呢，法海和尙縱是高僧，但拆散人家姻緣，總是不應該的，旁邊上座這許仙，更是無情無義，忘恩負義的人，我看了就氣不過。」

狄少青含笑道：「我們那就走吧！」

兩人出了法海洞，裴小霞忽然偏頭問道：「大哥，如果你是許仙，會不會也像許仙一樣，在害白娘娘呢？」

狄少青笑道：「我又不是許仙？」

裴小霞道：「我是說如果是，你說呢，你如果是許仙，怎麼辦？」

狄少青笑道：「我如果是許仙，就不會相信法海和尙的話了，不然千秋萬世，豈不永遠落個忘恩負義的臭名了？」

裴小霞喜孜孜的道：「我知道大哥不會的了！」

她忽然伸過手來，挽着狄少青的臂膀，說道：「大哥，快走啦，我們到下面吃素齋去。」

金山寺的素齋，名馳遐邇，大膳堂上，一開就是數十席，比人家辦喜事還熱鬧呢。

兩人用了素齋，又趕去焦山，右枕江樓上喝茶聽濤聲。

這一天裴小霞玩得很痛快，如花嬌靨，不時的浮起笑容，直到傍晚時分，才趕回城中，又去江山第一樓吃晚餐，這回江山第一樓上至掌櫃，下至堂倌，看到兩人，就像來了公主一般，伺候週到，裴小霞畢竟是小姑娘家，喜歡人家奉承，心裏一高興，賞賜也就特別從豐。

一連七天，裴小霞都是一清早就來請「大哥」，兩人遊遍了鎭江的名勝古蹟。

× × ×

這是第七天的下午。

江南武館在龍門堂堂主胡在田手裏持着兩份紙卷，急匆匆的走出龍門堂，步入武館二門的左道一道側門，（龍門堂在二門右側）經過一道走廊折入另一道腰門。

門外是一個小天井，階前擺列着兩排花架，清芬襲人。階上站着一個身穿青布長衫的漢子，一眼看到胡在田，立即迎上一步，拱手道：「在下見過胡堂主。」

胡在田點點頭，含笑道：「兄弟有事晉謁館主……」

那青衣漢子笑道：「館主就在裏面，胡堂主請。」

胡在田跨上石階，趨近門前，就站停下來，輕咳一聲道：「屬下胡在田，有事晉謁館主。」

過沒多久，只聽一陣細碎的脚步聲，走近門口，掀起一重紫絨門簾，現出一個青衣俏麗的俠女，輕啓櫻唇，鶯聲嚦嚦說道：「館主請胡堂主進來。」

胡在田應了聲「是」，隨着青衣俠女走入，穿行過一間擺設雅緻的小客廳，左首是一道圓洞門。

青衣使女轉身又掀起了圓洞門的簾幕，口中說了聲：「胡堂主請。」

胡堂主急步趨入，那是一間書房，一張圓形的虎皮太師椅上，坐着一個禿頂紅臉，細眉長目，鼻如鷹啄的肥胖老者，手中捧着一盞金邊細瓷茗碗，正在輕輕喝着，對胡在田的走入，恍似不見。

胡在田急忙恭敬的趨前幾步，躬着身道：「屬下見過館主。」

（未完·二）

齊雲飛傳奇　故事之三

毒神仙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齊雲飛等人陪同舒燕北找到毒神仙，知道有一個女人和一些人曾向他購買色慾的毒藥。至於他們買的藥施放在甚麼人身上就不得而知，衆人只好轉回崆峒山，分兩撥人上山，由齊雲飛、柳擷紅直接拜訪舒燕南；神捕顧雲生和舒燕北暗中上山打聽。在路上又和丐帮弟子相遇，發生了衝突，丐帮派弟子暗中跟踪他們，由河西到崆峒山千里遙遠，趕到山上，發現丐帮弟子，齊雲飛有點疙瘩，不敢大意，舒燕南殷勤招待，齊雲飛、柳擷紅道明來意是來拜訪和到此一遊，另方面舒燕北和顧雲生暗中摸上山，配合齊雲飛、柳擷紅共同打探誰是下毒藥主兇……

神捕查疑案　疑妻害親夫

舒燕北還未清醒過來，已被顧雲生拉到柱後，只見來的是舒燕南的大弟子江廣源，江廣源手上捧着一隻碗，頗爲小心，料碗裏盛了食物。

他一進房，房內的韓英及張向孝便站了起來，道：「大師兄！」

江廣源放下碗，道：「師父說今晚要小心一點，等下便輪到咱們當値，酒還是少喝爲妙！」

韓英及張向孝齊應了一聲，張向孝道：「這是師伯剛才喝剩的，每人只有一盅，大師兄你也喝一點吧！」

江廣源唔了一聲，道：「剛才你們在說什麼？」

韓英未待張向孝開口，便道：「小弟正在推測那兩個人上山的目的！」

江廣源道：「九成不是好人！」

張向孝道：「姓柳的是柳舞風的女兒，按說不會是什麼歹人，而姓齊的聲譽也似不錯……」

江廣源道：「那姓齊的是什麼來歷，你們知道否？」

韓英道：「正想請大師兄介紹一下她的來歷！」

「他的來歷，誰也不知道，所以咱們才要小心防範！」

張向孝仍固執地道：「但他跟姓柳的妞兒在一起……」

江廣源斥道：「四師弟，你腦袋就是不靈光！也許那姓柳的，看上齊雲飛那小白臉呢！剛才師父還叫愚兄去問話哩！」

韓英道：「師伯問你什麼？」

「師父問有關那兩個人的情形！」

韓英道：「那兩人有異動乎？」

「那女的到男的房間去，至今尙未出來！」

張向孝道：「別提他們了，咱們且喝一盅吧！」

三人不再談話，顧雲生心念電閃：丐帮弟子上山找舒燕南？莫非他們知道咱們要來崆峒？又莫非舒二俠的事與丐帮有關？」

心念未了，舒燕北已用力拉動他的衣袖，顧雲生尙未向他表示，舒燕北已首先竄過那房門，也許裏面沒人面對房門而坐，因此竟無人發現，顧雲生不及細想，也提氣掠過。

只見舒燕北在一根柱子後面向他招手，顧雲生飛前，將他按住。「舒兄，剛才他們的話你也聽見吧？」

舒燕北唔了一聲，顧雲生續道：「假如丐帮弟子是因咱們而上山找令兄，那麼咱們可得小心！」

顧雲生見他不以爲然，便續道：「假如他是爲咱們而來的，那麼咱們要找的人，即使仍在山上，他就會有所準備，這就不容易調查了，而且咱們甚至有危險！」

「家兄不會告訴他的！」

「問題是令兄也不知道那個陰謀者是誰？」

舒燕北不由說不出話來，顧雲生看了他一眼，道：「還有一點，咱們尙未有結論的，任何人行使陰謀，必有目的，而咱們還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假如咱們能知其目的，調查的範圍便縮小了很多！比如他的目的，是取你的地位而代之的，那麼咱們就在你師兄弟中找尋！」

舒燕北臉色一變，半晌才道：「依神捕的看法又如何？」

「可惜齊雲飛在人監視之下，咱們沒法按近他！」

他這句話只是嘆息，到底還未答覆到舒燕北的話，所以他繼續道：「辦法只有兩個，一是下山等齊雲飛，二是冒險進去，希望上天可憐我！」

舒燕北微微一怔。「爲何不是可憐我

，而是可憐你？」

「你的事一日未解決，齊雲飛便沒法助在下！」

舒燕北吸了一口氣，道：「那麼我選擇後者，假如神捕怕會有危險的，便仍到柴房等舒某吧！」

顧雲生苦笑一聲：「顧某可不是貪生怕死的人！」

舒燕北伸手在他掌上一捏。「多謝你！舒某的事一了，也助你查案！」

顧雲生道：「一言爲定！」兩人又向內進，到了一間寢室，舒燕北忽然停了下來，顧雲生問：「舒兄爲何不前進？」

舒燕北不答，悄悄走前。昏黃暗淡的燈光自紙窗上映出來，舒燕北伏在窗下，聽了一會兒，然後慢慢站起，以指醮口水，刺破窗紙，湊眼望進去。

他一望便是一盞茶工夫，顧雲生忍不住也走前，同樣刺破窗紙內望，只見床上躺着一位四五歲的小女孩，雙頰紅潤，睡得正香。

那張床很大，小女孩身旁尙有一個枕頭，錦被掀起一角，却不見有人，顧雲生轉頭望舒燕北，只見他如痴如呆，雙眼濕潤，心中明白，這房必是他妻子及女兒的寢室，床上那小女孩，就是他女兒，難怪他如此激動。

顧雲生心中忖道：「舒二俠的妻子那裏去了？」轉頭見舒燕北倚窗抬頭，他忍不住伸手去拉動他的衣袖。舒燕北撥開他的手，又躡手躡脚走到下一間寢室外，顧雲生忙又跟進。

這寢室，黑燈瞎火，幸而星月頗爲明朗，房內的情景，仍依稀可辨，房內有兩張小床，床上各睡着一個男孩，顧雲生不問也猜得出此乃舒燕北的兒子。

舒燕北下山將近兩年，這段歲月，除了爲自己的清白而急得幾乎發瘋之外，最使他掛肚牽腸的，便是妻兒，此刻乍見，雖只隔着一堵牆，但却有隔世之感！怎不敎他百感交集？

顧雲生伸手拉他，舒燕北仍然固執地挺立着，彷彿自兒子的身上，可以得到一切損失般，他如飢似渴地攝取着！

就在此刻，有個輕輕的脚步聲音，顧雲生顧不得魯莽，用力將其一拉，舒燕北蹬退一步，發出一個沉重的響聲，幸而他在此時也猛然而醒。

顧雲生將他拉到一叢花樹之後，隨即見一位中年婦女輕脚輕手從牆後走出來，探頭回望，自言自語地道：「剛才明明見有響聲，爲何又沒有人？」

舒燕北雖然視綫被花樹所阻，但這是他日夜牽掛的愛妻的聲音，又怎聽不出來，他心底升起一股衝動，正想衝口應她，猛地覺得身子一麻，啞穴已被顧雲生制住了。

顧雲生再戮出一指，又封住了舒燕北的麻穴！

舒燕北的妻子朱蘭，輕輕叫道：「是不是源兒在此？」說着走下石階。

顧雲生閉住呼吸，朱蘭又自言自語地道：「莫非是燕北回來了？但……如果他回來，一定會應我，除非他不認我這糟糠之妻！」

舒燕北心頭滴血：「誰說我不認你？

你是我心愛的嬌妻，我只怕你看不起我！可恨的顧雲生，令我夫妻不能相見！蘭妹，你再走過來一點，便可看到我！」

朱蘭又喃喃說了一陣子話，然後回身走上迴廊，再略站了一下，才進房去。

顧雲生又等了一陣，才在舒燕北耳邊輕聲道：「舒兄你莫怪我，小弟也是爲你的好，我現在便解開你的穴道，你說話請輕聲一點。」言畢解開舒燕北的穴道。

舒燕北壓着聲音道：「我夫妻近在咫尺，不能相見，怎還說是爲我好？」

「舒兄，假如我剛才不是封住你的穴道，你會怎樣？」

舒燕北毫不思索地道：「自然會上前與拙荊相見！」

「如此便可能讓你要找的人知道！」

「沒這般巧吧！」

「此人就在貴派之中，即使他現在不在附近，明日也可以由尊夫人的神態上看出端倪！何況你倆相見，說不定要抱頭痛哭，屆時不將其他人引來才怪！」顧雲生沉聲道：「假如咱們的行止讓人知道，又何必偷偷摸摸暗中調查？你認爲小弟說的可有道理？」

舒燕北不由語塞，隨即後背出了一陣冷汗，半晌才訕訕地道：「對不起，是舒某錯怪了你！」

「如今小弟解開你的痲穴，你仍要忍住，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你已忍了將近兩年，何妨再多忍幾天，即使尊夫人事後知道，也會原諒你！」

舒燕北咬一咬牙，道：「這個舒某曉得。」

顧雲生解開他的痲穴，問道：「咱們如今再去何處調查？」

舒燕北道：「查案這回事，舒某萬萬不及神捕，請您指示！」

「舒兄有幾位師兄弟？」

「除了家兄之外，尚有三位！」

「那天小弟聽你說，除了令兄之外，以舒兄的威信最高！」

「不怕神捕取笑，的確如此！」

「那麼再下去呢？」

舒燕北想了一下，道：「那是敝二師兄，衛冲！」

「那就去他那裏看看！」

「但二師兄素來與舒某感情甚佳！」

顧雲生笑道：「越是如此，越要仔細調查，如今貴派中的任何人都有嫌疑！」

舒燕北道：「好吧，請神捕跟舒某來，相信敝二師兄仍住在往日的地方！」

顧雲生又問道：「他成親了沒有？」

「咱們五師兄弟，除了四師兄司徒華之外，都已有了家小！」

「這就走吧！」

舒燕北帶着顧雲生穿過宅子，到了後廂一座小院，舒燕北道：「二師兄跟二師兄的家小都在裏面！」

「咱們只找你二師兄！」

舒燕北入院子，向左首那邊走去，顧雲生緊跟其後，到一間房子前，舒燕北又猶豫了起來，顧雲生輕聲問原因。舒燕北說道：「不知二師兄在寢室，還是在書房睡！」

顧雲生道：「先到書房去找他！」

舒燕北向房走去，到了一間房前，伸手輕輕敲門，不料房門一敲便開了，原來門沒閂上。舒燕北輕輕走了進去，房門忽又關上，一股冷風襲向舒燕北的後背！

舒燕北一驚非同小可，急切間，向前一竄，猛一回頭，一柄長劍削向其頭顱，舒燕北來不及細看，發劍的是誰，忙蹲身閃避。

那偷襲反應極快，第三劍又至！只見他手腕一沉，劍刃直劈下去！

房內地方淺窄，舒燕北不能再閃，只好擧椅一格，那人左脚一橫，將椅子掃開，舒燕北伏地滾開！這剎那，他已看出偷襲他的人，乃是二師兄衛冲，急道：「二師兄，是小弟！」

那人不答，第四劍又再刺出，口中道：「葉底繞飛！」

舒燕北身子隨劍而轉，堪堪避過，那人道：「再試一招！……」話音未落，斜刺裏一柄刀飛來，將其劍格住！

原來顧雲生在外面聽見房內的打鬥聲，恐怕舒燕北有失，閃了進來，及時截住了對方的攻勢，只見他手腕一翻，刀刃沿着劍脊而上，劈向那人的手腕！

那人吃了一驚，顧不得再傷人，急退兩步，顧雲生正待上前，已被舒燕北輕聲喝住：「神捕，他是我二師兄！」

顧雲生滿腹狐疑，那人道：「你果然是我的五師弟！」

顧雲生道：「閣下旣然知道，剛才爲何又攻得如此兇狠！」

衛冲道：「若非他使出本派不外傳的輕功『葉底繞飛』，在下還不敢肯定！」

顧雲生收刀而退，舒燕北走前道：「二師兄，你想死小弟了……」

衛冲激動地握住他雙臂，道：「五師弟，你更是想死愚兄了，你到底去了何處？唉，看你又瘦又憔悴，怕是吃了許多苦頭了！」

舒燕北雙眼濕濡，哽聲道：「二師兄可好？」

衛冲不答而問：「五師弟，你那件事查清楚了沒有？大師兄知道你回來麼？」

顧雲生見他倆師兄弟眞情畢露，也頗爲感動，趁他倆敍舊時，探頭到外面看了一下，不見有人，隨即將門閂上。衛冲這才醒起：「五師弟，這是你的好友吧？是那一位高人？」

舒燕北訕訕一笑。「你看小弟連這個也忘記了！這位是名聞朝野的天下第一名捕顧雲生顧兄！顧兄，這便是小弟的師兄衛冲！」

衛冲又驚又喜，道：「顧神捕大名，如雷貫耳，料不到今日竟可一見，實乃衛某之幸！」

顧雲生亦道：「衛大俠之名，小弟亦久仰矣！」

舒燕北道：「顧神捕如今正帮小弟調查！」

衛冲抱拳道：「請神捕費神，敝派上下無不感激！」

「言重！」顧雲生道：「有一件事小弟要請衛大俠謹愼的！」

衛冲道：「請神捕賜敎！」

「賜敎兩字不敢當！」顧雲生忙抱拳，「今夜咱們來訪之事，請莫告訴任何人，聽着，是任何人！」

衛冲心中不大高興，但嘴上仍客氣地道：「衛某緊記！」

顧雲生何等厲害，如何不知道他心中所思？是以接道：「須知那個陰謀者十分厲害，只要衛大俠在神色上稍有表露，讓其覺察，便要誤了大事！」

衛冲應了一聲。「不知神捕有何綫索？準備如何調查？」

「現在爲時尚早！」顧雲生道：「今日貴派是不是有客來訪？」

衛冲說道：「聽敝掌門師兄謂，來的是『銀劍白龍』齊雲飛及柳舞鳳的第三女兒！」

「聽說的？衛大俠沒去陪客？」

衛冲沉吟了一下才道：「此兩人與本派毫無淵源，突然來訪，未免奇怪，是以敝師兄不主張咱們師兄弟與其相見，却囑咱們暗中留意他倆的行動！」

顧雲生問道：「幾時輪到你去監視他倆？」

「再過半個時辰，便輪到衛某！」

顧雲生再問：「除此兩人之外，是否尚有其他賓客？」

衛冲微微一怔，道：「不曾聽見，神捕爲何問此！」

「據在下所知，尚有一位丐帮弟子！不過不知道他來此的目的！」

舒燕北接道：「二師兄，齊雲飛與柳姑娘都是小弟的朋友，咱們分兩組上山，一組明訪，一組暗訪！那兩個丐帮弟子的事小弟剛才也自源兒及英兒口中聽見！」

衛冲眉頭一掀，沉吟道：「等下愚兄探探他們的口風！」

「但請莫打草驚蛇！」顧雲生道：「不瞞衛大俠，咱們已掌握到一些情況，相信陰謀者必在貴派之中，而且與舒兄十分接近，才可以下毒！」

衛冲臉色微微一變，反問：「神捕懷疑誰？」

「咱們首先要弄清楚下毒者的目的！一個人行使陰謀的目的，不外乎是名利權慾這四項……唔，衛大俠這兩年是有所發現？」

衛冲說道：「一切似乎跟以前沒有兩樣！」

「有否那一位對舒兄昔日的事件，經常掛在嘴上的？」

衛冲臉色一變，說道：「這……倒沒有！」

「舒兄的夫人有否責怪舒兄？」

衛冲看了舒燕北幾眼，道：「這個……難免會說幾句，此乃人之常情！」

舒燕北長嘆一聲，道：「小弟絕不怪她！」

「舒兄下山之後，她表現如何？」

此言一出，舒燕北與衛冲都望着他，目光都有不滿之色。衛冲沉聲道：「與前也沒兩樣！」

顧雲生只當不知道他倆的心情，續問：「家內少了一個男人，有時辦事自然較不方便，誰對他較關心？」

這次舒燕北的目光則望向衛冲。衛冲又沉吟了半晌才道：「四師弟代五師弟敎三位侄兒的武功……」

顧雲生心頭一跳，問道：「不知司徒華年紀多大？」

衛冲却忍不住，問道：「閣下此話何意？」

「將來衛大俠必然知道，現在且莫多問！」

「三十七歲！」

「爲何還不成親？」

「人各有志，這個也値得查問？」

舒燕北道：「四師兄以前有一位未婚妻，後來那女人毀約嫁給一位富翁，四師兄傷心之餘，發誓不再涉情關！」

顧雲生心頭又再一跳。「不知他現在何處？」

「此刻是他輪値！」衛冲道：「敝四師弟操守高尙，無値得懷疑之處！」

「那麼令三師弟呢？」

「樂師弟素來沉默，而且性情孤獨，通常連妻兒也不打招呼，咱們都少與他來往！」

顧雲生心念一轉，道：「司徒華住在何處？」

衛冲道：「住在五師弟家對面那間小屋，與源兒等爲隣！」

顧雲生道：「衛大俠，在下有一事相求，可否請你放齊雲飛過來，跟咱們見一面？」

衛冲沉吟了一下，道：「你們準備在何處見面？」

舒燕北尚在猶疑，顧雲生已經道：「就在司徒華家那裏！」

衛冲臉色一變，舒燕北道：「二師兄，小弟十分相信他！」

衛冲嘆了一口氣，道：「好吧，衛某盡力而爲就是！」言畢長身：「時候差不多了。衛某也該去接班了！」

舒燕北說道：「那麼小弟先帶神捕過去！」

衛冲道：「五弟小心！」

×　×　×

到了司徒華房內，只見裏面佈置十分簡單，只有一張床，一桌一椅，牆上似乎還掛着一張畫，黑暗中看不清上面畫的是什麼。

舒燕北問道：「神捕，你現在是不是有了調查的方向？」

顧雲生不答。「舒兄，假如你相信小弟的，等下小弟盤問令師兄時，請莫打岔，因爲咱們查案的，一向懷疑一切有關的人！」

「是，舒某不打岔就是！」舒燕北突然走到窗前，道：「有人來，不知是否師兄！咦……」

顧雲生聽出有異，忙走到窗前望出去，只見斜對面朱蘭的房外立着一個漢子，他心頭又是一動，接着便見房門打開，那漢子閃了出去，房門隨即又掩上！

顧雲生目光大盛，乜斜着舒燕北，只見他神情木然，摸不清他心中的感受。

就在此刻，又有一道人影悄悄竄過來，顧雲生輕聲道：「是齊兄！」

舒燕北吸了一口氣，將門打開，向齊雲飛揮揮手，齊雲飛立即閃了進來，舒燕北重新將門關上。

齊雲飛立即問道：「情況如何？有否眉目？」

顧雲生反問：「齊兄呢？」

「小弟行動被人監視，不敢輕擧妄動

，一無所獲！」齊雲飛道：「今日有個丐幫的四袋弟子上山，行動十分神秘，此人若不是高知遠派來的，便更需小心！」

「咱們也聽崆峒弟子提過，就不知其上山的目的！」

「小弟是親眼看見舒掌門送他下山去的！」

顧雲生心念剛一轉，舒燕北已道：「四師兄來了！」

顧雲生忙道：「請舒兄藏在床後，齊兄跟小弟立在門後！」三人立即行動，各自藏了起來，接着便聽到一個脚步聲，在門外响起。

房門「呀」地一响，一個中年漢子走了進來，伸着懶腰打了個呵欠，舒燕北突然自床後走了出來，那漢子一驚，失聲道：「誰？」

「是我，四師兄請輕聲一點！」

司徒華走前兩步，澀聲道：「五師弟，眞的是你？」

顧雲生與齊雲飛同時將門關上，司徒華吃了一驚，連忙轉身，問道：「你們是誰？」

顧雲生道：「司徒大俠不用驚惶，咱們是舒兄的朋友！」

司徒華再度轉身，沉聲問道：「老五，你這是什麼意思？」

舒燕北抱拳道：「四師兄，小弟是特地來向你道謝的？」

司徒華目光一變，道：「你要謝我什麼？」

「多謝你代小弟授藝與犬子，以及多謝你對小弟妻小的關心？」

司徒華聲音空洞。「這是份內之事，何必言謝？嗯，你那件事調査得如何？大師兄是否知道你回來？」

舒燕北還未答復，顧雲生已截口道：「雖然眞相還未大白，但已有眉目！」

「兇手是誰？」

舒燕北道：「這位便是有天下第一捕頭之稱顧雲生顧神捕，料四師兄已久聞其名！」

顧雲生抱拳道：「不敢！」司徒華轉頭乜斜着他，顧雲生又道：「有幾件事要問司徒大俠的，料你與舒兄是同門師兄弟，必定希望你早日清白！」

「這個自然，你要問什麼？」

「你剛才到對面那屋找誰？」

司徒華一挺胸膛，說道：「去找五弟婦！」

顧雲生冷冷地道：「三更半夜，孤男寡女，你不知禮教乎？」

司徒華哼了一聲。「司徒某頂天立地，自問清白，何況我跟五師弟一家，情非尋常，只要行得正，坐得正，又何必怕別人閒言閒語？」他轉頭問舒燕北。「五師弟，你相信愚兄的人格麼？」

舒燕北乾咳一聲，不正面答復。「四師兄，你去找蘭妹爲了什麼？」

顧雲生道：「兩年的時間不算短，而且情慾最難控制，誰也不知道會否有什麼變化！」

司徒華怒道：「你們若不相信的，大可以叫五弟婦過來對證！」

齊雲飛忙道：「司徒大俠不必激動，你且說說去找舒兄夫人的原因！」

「因爲我懷疑五師弟會暗暗上山！」

舒燕北脫口問道：「四師兄你怎會知道？」

「今早有一位丐帮弟子上山，派內立即呈現緊張的氣氛，而我懷疑齊雲飛是爲了五師弟的事上山的……」

齊雲飛忍不住問：「你又如何猜出在下是爲令師弟的事上山的？」

「原來是你！」舒燕北看了他一眼。

「因爲你跟敝派毫無關係，若純粹是拜訪性質的，便不會留下來過夜，因此在下估計五師弟料亦會上山，而且是偷偷上山的，所以去通知五弟婦！」

舒燕北顫聲問道：「蘭妹怎樣說？」

「五弟婦說，雖有此可能，但五師弟應該還未上山，否則，他一定會先去找她的！」

舒燕北身子一抖，喃喃地道：「蘭妹，蘭妹，你又怎知我的苦心！」

顧雲生問道：「司徒大俠可否知道那位丐帮弟子上山的原因？」

司徒華搖頭。「在下只知道有此一事，而不知道原因！」

顧雲生再問：「那丐帮弟子以前曾否來過？你又是否認識他？」

司徒華道：「從未見過！」

「貴派跟丐帮的關係如何？」

「以前只是一般而已，但近來敝派與丐帮西北堂的來往多了起來！」

「什麼原因？」

司徒華微微一怔，道：「丐帮乃正義之帮，本派與其交往正當之至，有什麼奇怪的！」

「不錯，但爲何以前來往就不是這般密切？」

司徒華眉頭一掀，道：「所謂密切，也不過是三兩個月書信來往一趟，而西北堂堂主樂南也來過一次，二師兄跟三師兄也回訪丐帮一次！」

顧雲生沉吟道：「這兩年來，諒司徒大俠亦爲舒兄之遭遇而難過，不知那種事，事後是否有再出現過？」

司徒華道：「沒有，眞是奇怪，好像那人是專門對付五師弟似的！在下起初還懷疑是什麼邪魔使的毒汁，要陷敝派於萬劫不復之境，但如今看來，又完全不是那回事。」

顧雲生心頭一動，問道：「那是什麼原因。」

司徒華道：「在下想來想去，只有一個結論，下毒陷害五師弟的，不是敝派的仇家，而只是五師弟的仇人？」

舒燕北道：「小弟殺人雖不少，但都光明正大，而且被殺者，也必是死有餘辜，他爲何要用這種狠毒的手段對付我。」

司徒華道：「五師弟嫉惡如仇，所樹之敵，都是邪魔外道，他們使非常手段對付你，那就不足爲怪。」

顧雲生道：「司徒大俠，貴派之內，可有誰值得懷疑的？」

司徒華一怔，反問一句：「你認爲誰值得懷疑。」

顧雲生道：「司徒大俠咱們到床後談談如何？」

「有何不可！」司徒華首先便走了過去。

顧雲生道：「請師兄跟齊兄合守房門。」舒燕北滿腹狐疑地走去，顧雲生也走到床後。

司徒華問道：「神捕想跟在下說些什麼。」

顧雲生道：「在未開始咱們的交談之前，有件事請司徒大俠注意，咱們的談話，不能讓第三者聽見。」

司徒華見他如此神秘，心中嘀咕，却唔了一聲，顧雲生壓低聲音道：「大俠跟令五弟婦的感情如何。」

司徒華雖然壓低聲音，但語氣却頗有爲不滿。「神捕何不索性明問在下與她有否私情？」顧雲生不答，他又道：「你可知道那堵牆上，掛着一幅畫？畫中之人便是在下以前的未婚妻？」

顧雲生冷冷地道：「聽說她已嫁給別人。」

司徒華冷哼了一聲：「她變心，但在下却還未變！」

顧雲生乾咳一聲：「好吧，咱們談別的，你既然與朱蘭接觸較多，可有發覺她有什麼地方不對？」

「閣下此話何意。」

顧雲生沉聲道：「須知在下來此全是爲了令師弟，希望他早日洗脫寃屈，是以請您合作，任何話都可以問，也可以答，只要有根據。」

司徒華想了一下，道：「不見得她有失婦道……」

「平日她跟誰來往最密。」

「當然是大師兄，因爲大師兄跟她的關係，比咱們更深了一層。」

顧雲生想了一下，問道：「這兩年來，她可曾下過山？」

司徒華毫不思索地道：「今年春天，她曾下山一次，去找五師弟？」

「事前你們都知道，有沒有人陪她下山。」

司徒華道：「有沒有人送她下山，在下就不知道，因爲那時在下也恰好到河西，回來時在半路遇到她，才知道這件事，但當時只有她一個人。」

「她見到你時，有什麼反應。」

「很驚詫，當時她神情十分憔悴，臉色蠟黃，在下還以爲她病了，她却說是担憂丈夫的生死。」

顧雲生眉頭緊皺，想了一下才道：「她未下山前，神情是否憔悴？」

「雖然落落寡歡，但並不憔悴。」

「以後有否再下山？」

「這倒沒有……也許她巳死了心。」

顧雲生忽然單刀直入問他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朱蘭是不是很美麗。」

司徒華吶吶地道：「在我眼中，她只是弟婦，但也許在別人眼中是位美人。」

顧雲生又冒出一句尖銳的問題：「你認爲她是否貞節的婦人。」

司徒華道：「在下對女人甚少留意……不過她既然沒做出失節的事，自然是個貞節的婦人。」

「剛才她不在房內，到後來才回來，她常是半夜出房麼？」

司徒華道：「在下也發現過幾次，她在半夜出房，大概是如厠吧！」

「她房內沒馬桶麼？」

「這個在下可不知道。」

「令大師兄斷弦之後，爲何不談。」

「咱們也勸過他，他說一時間難忘大師嫂，待以後再作打算。」

「假如由你來調查下毒者，你首先會懷疑誰？」

司徒華道：「假如在下心目中有嫌疑者，早就着手調査了，說老實話，派內的人很多都不相信五師弟的話，因爲他一向與徒弟們一齊吃飯，爲何別人沒事，偏只她有事？」

「舒燕南相信他麼？」

「大師兄表面上沒說過他一句閑話，但在下看得出，他對五師弟的自辯，半信半疑！」

「看來他還不如他妻了。」顧雲生反問一句：「閣下相信他麼？」

「老實說，在下相信五師弟不是這種人，但正如大師兄一樣，對他的自辯難以置信。」

「假如在下告訴你，的確有人下毒害他的呢？」

「這是你調查所得，或是推測的？」

顧雲生便將由毒神仙口中所得悉的下毒伎倆，簡略說了一遍，司徒華不由目瞪口呆，半晌才道：「眞有這種手段？那……那麼五師弟眞的是寃枉的了！」

顧雲生道：「當然，這點絕無疑問，單看他那副痛苦的神色便知道，是以有幾件事要求司徒大俠協助！」

「請說。」

「咱們來此的事，請絕對保密，等下請送齊雲飛回房，第三，咱們今夜便在你房內過夜，直至明夜爲止，請你替咱們遮瞞，第四，請你協助咱們調查一下，你肯不肯？」

司徒華毫不思索地道：「沒有問題，全包在在下身上！」

「記住，不能讓任何人知道，包括朱蘭及舒燕南！」

司徒華欲言又止，終於點點頭，顧雲生又道：「天快亮了，請你先送齊兄回房去。」

司徒華應了一聲，自床後出去，道：「請齊兄跟在下回房。」

齊雲飛與司徒華走後，舒燕北問道：「神捕，你跟四師兄商量什麼事，花那麼長的時間。」

顧雲生笑道：「自然是爲了舒兄的事，不過你暫時不用多問，時機成熟，小弟會告訴你！剛才我已跟令師兄商量過，咱們暫時住在他這裏。」

× × ×

次日早上，房門忽被拍响，顧雲生與舒燕北忙匿在床後，司徒華用含糊的聲音問道：「誰？」

「四爺，是春桃，來打掃房子的。」

「昨天才剛打掃過，今日不必啦。」

過了一陣，司徒華道：「五弟，愚兄去拿些糕點進來！」言畢出房而去。

過了一陣，他回來後，拿出四個燒餅來，道：「原來二師兄也知道你們來了，這兩個燒餅是他給你的？」

舒燕北感動地道：「多謝衆師兄們！」兩人吃着燒餅，房門忽又被敲响。

司徒華問道：「誰呀？」

外面傳來江廣源的聲音：「四師叔，師父請你過去一下。」

「什麼事？」

「師父說有事要跟幾位師叔商量。」

司徒華道：「愚叔換了衣服便去！」

外面的脚步聲去遠之後，他壓低聲音道：「我去去就來！」

顧雲生道：「記住咱們的協議！」

司徒華去後，舒燕北坐在床沿發呆，顧雲生心頭忽然一跳，感到有些不妙，忙拉起舒燕北，輕聲道：「舒兄，快找個地方躲藏！」

舒燕北惘然地道：「什麼事？」

「等下可能有人進來，快！」顧雲生回顧都不見有藏身之所，只得向上望，隨即拉着舒燕北跳上橫樑，再托開承塵，首先爬了上去，舒燕北默默地跟着他。

兩人剛弄好承塵活板不久，便聽見一個聲響，顧雲生立即自縫隙中望下去，只見一個小丫頭一手提着掃帚，探頭探腦，顧雲生心中暗笑，舒燕北一顆心則怦怦跳個不休！

不久，屋外傳來一個聲音：「裏面有沒有人？」

那個小丫頭道：「沒有。」

「都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那麼快些出來吧，四師叔就快回來了。」

那小丫頭爬窗出去，舒燕北在顧雲生耳畔道：「江廣源和春桃！嗯，他們是不是來找我的？」

「一定是，除此之外，再無其他的原因了！」

舒燕北忽然握住顧雲生的雙臂，道：「這是爲什麼？神捕，你一定知道。」

顧雲生道：「你不要衝動，兩年都忍下了，還忍不了這一時！」

舒燕北咬牙道：「是那位殺千刀的，非要迫我上絕路不可？舒某眞想下去問問他！」

顧雲生道：「千萬不可！現在你應該高興，因爲狐狸的尾巴終於露出來了！」

「狐狸是誰？」

「現在只看到尾巴，還看不到身體，不過已經快了！」

舒燕北掀開活板，顧雲生道：「不要下去，免得功虧一簣！」

過了一陣，司徒華開門進來，不見顧雲生與舒燕北吃了一驚，幸而他沉住氣，先關上了門，顧雲生探頭下去，向他打了一個手勢，司徒華輕聲道：「你倆爲何爬到上面去！」

顧雲生道：「你進來時，外面有沒有人。」

「沒有。」

「再看看！」

司徒華依言打開窗口，探頭向外看了一陣，不見有人，回身將窗子關好，顧雲生與舒燕北自上面跳下來，隨即將剛才的情況說了一遍，司徒華驚詫地道：「源兒跟那小丫頭爲何會進來？」

舒燕北咬牙道「一定有人唆使他倆？而唆使他倆的，九成便是害得小弟無立足之地的人！」

司徒華目光大盛，道：「待愚兄去問他們！」

顧雲生伸手一攔，道：「不可打草驚蛇，司徒大俠，令師兄找你去，有何事商量？」

「他說昨日丐帮派人上山報訊，說他們丐帮已選了新帮主的事，以及委任高知遠負責西北堂的事務！」

「以前西北堂是由誰負責的？」

「前任是邵景平？如今他調到南方去了。」

顧雲生道：「鍾元濟本在南方，爲何不派高知遠直接到南方接任？」

「這是丐帮的事，咱們不便過問？」

舒燕北問道：「齊少俠跟柳姑娘二人呢？」

「他倆今早由蕙兒帶領到各處遊玩！」

「司徒華道：「神捕，既然你反對司徒華去問源兒，是否另有良策！」

顧雲生沉吟不語，忽然有所警覺，拉着舒燕北躍上橫樑，接着推開活板，鑽進承塵內。

司徒華也聽到門外有個極其輕微的聲音，連忙盤膝坐在床上，裝作在練功，脚步聲停止之後，過了好一陣，門板才被敲響。司徒華道：「門沒閂，進來。」

門板「呀」地一聲打開，司徒華緩緩張開雙眼，見來的是朱蘭，不由一怔，脫口問道「弟妹找愚兄有事？」

朱蘭笑道：「四師兄原來練功，剛才華兒他們纏着我，央我過來請你去教他們的武功。」

司徒華笑道：「上午他們不是要讀書麼？」

「誰知道，也許跟他們爹爹一樣，都喜歡練武吧！四師兄你便難爲其難吧！」

司徒華跳下床，道：「好吧，咱們一齊走！」他出門時，順手將門關上，舒燕北在上面喃喃地叫道：「蘭妹妹，眞難爲了你。」

顧雲生道：「咱們不要下去！」

舒燕北嘆了一口氣：「舒某如今也六神無主，一切唯神捕馬首是瞻！」

兩人悄悄坐在承塵之上，過了半頓飯工夫，門板忽然無聲地滑開，承塵上的兩個高手，竟然都沒聽到，而進來的，赫然是朱蘭！

朱蘭探頭向四圍看了一陣，秀眉輕皺，忽然喃喃自語：「燕北燕北，你可知道這兩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想你？」

話音一起，承塵上的人才瞿然驚醒，舒燕北更是身子亂顫，顧雲生急忙一指封住他的啞穴，接着又封住了麻穴，他自己則閉住呼吸，一動也不敢動！

朱蘭雙眼向上看了一下，又道：「燕北，你到底來了沒有？假如來了爲何不來看我？就算你忘記了我，但也該去看看你那些骨肉，他們整天都在問爹爹去了那裏啊！」

舒燕北嘴唇嚅動，可惜發不出聲來，只聽她的聲音又自下面傳了上來：「燕北，你眞狠心，就算查不到害你的人，也可以來看看一家大小，難道別人不相信你，我也不相信你麼？」說到後來，聲音早已哽咽了！

顧雲生心念電閃，舒燕北心中大叫：「蘭妹，誰說我不想來見你？只是我無顏

回來……有你這句話，我就算含冤而死也瞑目了！」

朱蘭又抬頭向上面望去，喃喃地道：「燕北，你難道聽不到我說的話？還是不敢下來見我？」

顧雲生心中暗道：「這婆娘如何知道舒兄來了？奇怪！難道是司徒華或衛冲告訴她的？」

只聽朱蘭又道：「燕北你再不下來，我便上去！」

顧雲生吃了一驚，正不知如何時，忽聞一個男子的聲音傳來：「五弟妹，你在跟誰說話？」

顧雲生心頭又是一跳：「衛冲！」

朱蘭忙道：「二師兄您好！哦，我沒說話呀！」

衛冲道：「剛才愚兄在外面聽見你叫燕北，莫非五師弟悄悄回來了？」

朱蘭道：「誰說他回來了？他若來了一定會去看孩子！二師兄，你來這裏做甚麼？」

「愚兄來找四師弟！」

「四師兄在外院教你那三個不長進的侄兒練武！我來看看四師兄是否有破了的衣服要縫補！」

衛冲詫聲道：「四師弟不是下午才教諸侄練武的麼？」

「是的……但今日例外！二師兄找他有甚麼事？」

衛冲道：「咱師兄弟很久沒聊過天，想跟他談談，算啦，他既然不在，愚兄下午再來吧！」說着走了兩步，又回身道：「五弟妹，假如五師弟回來，請告訴愚兄一聲，唉，兩年沒他的消息，好生令人担憂！」

朱蘭道：「我曉得……我跟孩子們何嘗不惦掛他？二師兄等等，我也要去煮午飯了！」

門板「呀」地一聲闔上，承塵上的顧雲生此刻才敢喘氣，忖道：「衛冲瞞得死死的，這件事絕對不是他告訴朱蘭的，那麼最值得懷疑的便是司徒華了！」

他又過了一陣，才解開舒燕北的穴道。「舒兄請諒之！」

「舒某是明白人，知道神捕是爲了在下！」

兩人一直躱在承塵上，直至午後，司徒華才回來，他也不跟上面打招呼，招呼丫頭春桃，送一盆水和一壺茶進來。他洗了臉，又喝了一杯茶，才自言自語的將門關上，對上面道：「老五可以下來了！」

顧雲生拉開活板，與舒燕北跳了下去，司徒華取出兩個饅頭來，道：「我生怕別人思疑，不敢多拿，你們且吃一些苦頭吧！」

舒燕北嘆了一口氣，道：「小弟那還有心情吃？神捕吃吧！」

顧雲生道：「狐狸就快露出尾巴，你不吃等下又如何有力氣捉狐狸？」

舒燕北一聽，頓時精神一振，抓起饅頭便往嘴巴塞去，顧雲生道：「司徒大俠不愼將咱們的行踪告訴朱蘭？」

司徒華一怔，道：「豈有此事？神捕因何有此一問？」

顧雲生將剛才的事說了一遍，司徒華眉頭深鎖，自言自語地說道：「這就奇怪了，她怎麼會無端端跑來這裏說那些子話呢？」

顧雲生道：「假如你不說，她又怎會知道？應該連一絲疑心也沒有才對！」

「假如不是二師兄說的，我便不知道了！」

「唯一的可能便是丐帮弟子！」

「丐帮弟子怎會知道？」

顧雲生又將風陵渡與丐帮衝突的事，扼要地述了一次：「也許他們認出舒兄來，猜出咱們是來此的！」

司徒華喃喃地道：「既然如此，大師兄爲何不告訴咱們？奇怪！」

話音剛落，外面又傳來一個脚步聲，顧雲生又拉着舒燕北躍上承塵內，尙未弄好活板，便聽見外面有人道：「老四你在麼？」

「二師兄！」司徒華連忙上前開門，顧雲生鬆了一口氣。

衛冲一閃而入，輕聲道：「老四，老五是不是還在這裏？」

舒燕北與顧雲生重新躍落地，衛冲自懷中揣出兩塊蒸糕，道：「愚兄怕你餓着了！」

舒燕北感動地道：「二師兄，小弟不餓！」

「不餓也得吃！」衛冲道：「老四，剛才五弟妹來找你！」

「小弟剛聽神捕提過，但剛才小弟見到她，她却沒提及！」

衛冲道：「剛才愚兄來時，見她去找大師兄！」

顧雲生問道：「司徒大俠，剛才那些孩子是否眞的央他母親來求你在上午教他們習武？」

司徒華臉色一變，道：「在下雖然沒問他們，但却覺得孩子們沒這個要求！」

舒燕北道：「四師兄你如何知道？」

「因爲俊侄還問愚兄，爲何今日改在上午練武，假如這是他們要求的，便不會這樣問！」

衛冲道：「這豈不奇怪？」

顧雲生道：「假如這是朱蘭的主意，便不奇怪了！」

舒燕北雙眼一睜，道：「神捕你這是甚麼意思？」

顧雲生右臂忽然在桌下面抵出，戳住其麻穴，舒燕北猝不及防，又被他戳着，臉色不由一變，澀聲道：「顧兄這樣未免過份？」

顧雲生道：「在下有些話要跟你兩位師兄商量，生怕舒兄忍受不住，不得不這樣做！」說着又封了他啞穴，然後抱他上床。

衛冲問道：「神捕到底要跟咱們商量甚麼？」

顧雲生頭也不回地道：「在下懷疑下毒的便是朱蘭！」

司徒華脫口叫了起來：「甚麼？」

顧雲生道：「輕聲一點！你們想想，只有她最接近舒兄，假如她下毒，舒兄最不思疑的，試問當第一次悲劇發生之後，舒兄怎會不小心提防，但結果仍然着了道兒，證明下毒者便是他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人，朱蘭不是最符合這些條件的麼？」

舒燕北在心中大罵：「操你娘的蛋，

蘭妹不是這種人，你這骯髒的捕頭！」

衛冲道：「既然五師弟已嚴密提防，又怎會再中道兒？」

顧雲生將下毒伎倆，略爲介紹了一下，道：「假如她將毒放在衣服上，你說舒兄會否懷疑？」

司徒華道：「五師弟伉儷情深，咱們絕難相信，她會加害五師弟！」

顧雲生道：「且慢，待在下先證明一件事！」他走到舒燕北身旁，問道：「舒兄，那天你是否新換了一套衣服？假如是的話，你便眨眨眼！」

舒燕北雙眼圓睜，一眨不眨。顧雲生又問：「有否更換過內衣？」

舒燕北雙眼仍然直勾勾地望着帳底，過了半晌舒燕北的喉頭發出一陣低微的胡胡聲，顧雲生道：「如今我解開你的啞穴，但請舒兄輕聲說話！」

舒燕北眨眨眼，顧雲生解開其啞穴，舒燕北噓了一口氣，良久才道：「在下記不清楚，好像……好像換過內衣服！」

「甚麼時候換的可否記得？」

舒燕北道：「吃過早飯，內子說要洗衣服，叫在下更換的！」

顧雲生心中暗：道「他分明記得，只是還不能相信！」當下又問：「發生第一次事件那的一天是否亦換過內衣？」

「那次眞的記不得了！」

「爲何第二次記得？」

「因爲在下本來不想換，內子一直迫我換的！」舒燕北說着已垂下兩顆淚珠！

顧雲生道：「尊夫人不是元兇，她背後還有人！」

舒燕北脫口道：「是誰？」

顧雲生又封了他的啞穴，坐在桌前，道：「假如一個女人下手陷害親夫，最大的理由是甚麼？」

司徒華與衛冲臉臉相覷，不敢開口，顧雲生道：「殺人害人的理由雖有萬千，但這件案子顯然不是仇、恨、金錢、妒忌等等，剩下來最大的可能的是姦情！朱蘭瞞着丈夫與人有私！」

司徒華嘆了一聲，道：「五弟婦不像這種人！」

顧雲生冷笑一聲：「你們都將女人看輕，若論女人手段之狠，心地之兇，城府之深，行事之密很多男人都望塵莫及。」

衛冲道：「但這總有一個理由呀！」

「在下還不知道，不過猜想必是因爲舒兄經常下山，她耐不住寂寞，所以有人乘虛而入！兩位一直在山上，是否有所覺查？」

衛冲與司徒華依然不答，顧雲生道：「今春朱蘭下山衛大俠是否知道？」

衛冲道：「知道！」

「當時她有何異常之處？」

衛冲想了一下，道：「那一陣子，她臉色很差，也許身體不好，內子勸她找個大夫診斷一下，她堅持不肯，不過後來她回山之後，便沒事了！」

「她下山多久？」

「大約半個多月！」

「有沒有人陪她下山？」

「沒有。」

「那期間，你們四位師兄弟，有沒有人在山下的？」

衛冲道：「老四一早已下山，大師兄則比五弟妹早一天下山，不過大師兄只下山十天就回來！」

顧雲生目光大盛，道：「這件案子並不難查，不過只怕舒兄事後更加傷心！」

司徒華顫着聲道：「爲甚麼？」

顧雲生負手在屋內踱步，道：「在下不想過早下判斷，問題是如何使元兇自己跳出來！」

司徒華道：「神捕有何辦法？」

顧雲生附耳對他說了幾句話，司徒華站了起來，道：「現在就去？」

顧雲生道：「不錯，事不宜遲，攻其不備，狐狸才會露出尾巴來！」他又對衛冲說了幾句話。

衛冲霍地站了起來，澀聲道：「你，你懷疑他？」

「不錯，但這只是懷疑！你倆但照我的話去辦，如今待在下抱舒兄上承塵！」

顧雲生言畢抱起舒燕北躍上橫樑。只見舒燕北腮邊淚痕斑斑，滿臉痛苦之色，身子不斷顫抖着，顧雲生嘆了口氣將他推上承塵，然後自己也躍了上去再將活板闔上！

衛冲與司徒華互望了一眼，衛冲道：「愚兄先去！」他去了之後，司徒華猶疑了一陣，也開門出去。

司徒華去後，顧雲生在承塵上，十分緊張，因爲這計劃頗爲冒險，假如朱蘭鎮定的話，他的計劃便要落空，可是時間又緊迫，他不得不行險！

在此胡思亂想之際，屋外忽然傳來一個聲音：「老四，開門！」

（未完・八）

司馬洛傳奇故事

無情國

搜查酒店　人去樓空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個叫羅定的人携巨欵等候和一個叫李明的一夥人交易一筆不可告人的買賣，結果被李明殺了，此事和莫先生的情報組織有關，因羅定頸上的鍊牌與安娜的父親李度博士所戴的一模一樣，而李博士又忽然失踪，莫先生和安娜找到司馬洛請他協助調查這件案子，可惜羅定已死，只有緝拿羅定的那批人，經過警局探長的協助，終於將李明緝拿歸案，經過審問，李明始終不肯說出眞相，從護照上看，羅定是從南美烏拉圭來的，錢也是從那邊轉來廿五萬元，用來買活人的人腦，至於用途，李明亦不知道。司馬洛只好去找羅定住過的紅屋酒店……

司馬洛微笑。「你眞够朋友，我們上去吧！」

× × ×

羅定的房間裏，行李並不多，只有一隻箱子。抽屜裏有這些日用品，零零碎碎的，他把這些日用品倒翻了一會，從裏面找出了一隻瓶子，打開來，嗅一嗅，又是同一種不知名的奇異藥油，匿着那種奇怪的芳香。「你知道這是什麼嗎？」司馬洛拿着這瓶藥油問那掌櫃道。

掌櫃搖搖頭。「不過，羅定似乎這東西不離手！我常常見他拿出來嗅一嗅！」

「他沒有說這是什麼嗎？」司馬洛問道。

掌櫃搖搖頭。「什麼藥油之類吧，許多人都常常嗅藥油的，例如頭痛或者傷風之類，就要嗅嗅藥油了！」

邢掌櫃的臉，現在簡直變成鐵青色了。「你——你是警探，你……說過……你不是。」

「我說過我不是警探，」司馬洛道，「事實上我也並不是警探！警探不會給你那許多錢的！」

「但——」

「聽着，」司馬洛溫和地一手搭在他的肩上，「我得對你承認，我的確是和警方有點聯絡的，因此，我可以叫警方給我一張手令，來搜查羅定的房間。」

「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邢掌櫃吶吶着。「羅定呢？他在那裏？」

「你沒有看見這張照片嗎？」司馬洛說，「羅定已經給人用汽車撞死了！」

邢掌櫃站在那裏，看着司馬洛，在發着抖。

「現在，」司馬洛說：「我可以進羅定的房間了吧？」

「這……這是不合規矩的！」

「我不是已經給了你錢了嗎？」司馬洛說。

「但……但……」邢掌櫃仍然在吶吶着。

「如果你不高興，我也不會勉强你的，」司馬洛說：「我可以叫警方自己來解決這件事！不過，我得先警告你，警方來了的話，他們就可能把羅定的房間封鎖一段時間，以便查究，自不待言，這對你們的生意是有相當大的影響的！」

「不，你不能這樣！」掌櫃吶吶着。

「當然，折衷辦法是有的，」司馬洛說道：「折衷的辦法就是讓我到這房間去看看，我去過了之後，警方保證不會再來了！」

掌櫃十分之怒恨地瞪着司馬洛，一個人受了威脅的時候，當然是十分之怒恨的，不過，司馬洛倒也頗懂得怎樣消解這種怒恨，鈔票是一種最佳的靈藥，他又從袋裏掏出一張鈔票遞過去。

「他已經死了？」掌櫃問。

「是的，」司馬洛點頭。「他已經死了！」

掌櫃又抓耳搔腮地考慮一番，終於嘆了一口氣：「好吧！」

「但這却不是我們常用的那種藥油！」司馬洛把那瓶子遞到掌櫃的鼻子下面，讓他嗅一嗅。「你認得這香味嗎？」

掌櫃搖搖頭。「從來沒有嗅過，不過，倒相當好聞呢！」

司馬洛把藥瓶收起來，轉向那隻箱子，掌櫃沒有鎖匙，司馬洛就用指甲鉗去把箱子打開來。

那個掌櫃在旁邊看着他，帶着懷疑的神情。

司馬洛把那箱子打開了，看一看，裏面是裝滿了衣物的，而且很奇怪，箱子裏面這些衣物之中，有幾件是厚厚的冬天衣服，携帶冬天的衣服本來不算奇怪，但是對於羅定來說，却是奇怪的，因爲這裏不是冷的地方，而他來的地方，也不是一個寒冷的地方，烏拉圭是熱帶南美洲，難道他是要去什麼寒冷的地方嗎？

司馬洛把那些衣服一件一件地抖出來，放在旁邊。他把那些衣服搜了一遍，連衣服的衣袋也搜過了，衣袋裏什麼都沒有，除了衣服之外，那箱子裏還有一副很奇怪的儀器，那基本上是一隻玻璃瓶子，大約有一呎高，直徑六吋左右吧。這瓶子裏面裝了半瓶水，有兩條膠管子通過瓶塞，通進了水中，又從水中再通出來。

「這究竟是什麼？」司馬洛問。

那掌櫃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但他倒有點猜測的。他說：「這倒有點像一副水烟斗！」

司馬洛微笑。「對了，水烟斗！不能說不像的！」他把那東西放在桌上，蹲了下來，小心地觀察着那副水烟斗。」那掌櫃說得不錯，那幾條膠管子，的確像一隻水烟斗的吸管，如果在這一條管的管口上裝一根香烟，再從這邊的管口去吸，那些烟就會通過瓶中的水，而受到水的過濾了，事實上，現在經過這人一提，司馬洛也醒起了，在歐洲的時候，他見過不少嬉皮士吸大麻，就是用類似的水烟斗的。他們認爲，經過水的過濾之後，那大麻的味道就醇得多了！

「讓我找找看有沒有大麻吧！」司馬洛說。

他再在那箱子裏搜一搜，沒有搜出大麻，但是搜出了另一瓶粉末，一隻小小的瓶子，裏面是一些綠色的粉末，他打開來嗅一嗅，嗅不出那是什麼粉末，不過，憑那氣味，他可以知道，這正是和那小瓶子裏的藥油相同的東西，氣味是相同的，在這隻瓶子的旁邊還有一隻用舊了的烟斗，司馬洛嗅嗅這隻烟斗，裏面散發出來的不是烟草味，還是那綠色粉末的東西。司馬洛不知道這綠色粉末是什麼，總之决不是大麻，他把烟斗的咀與水瓶的膠管比一比，剛剛套得進去，那麼很明顯了，那羅定就是用這烟斗駁在這水烟器上去吸食那綠色粉末的。

這究竟是什麼呢？羅定似乎離不開這東西的，不是塗擦這種藥油，就是吸食這種粉末。

在箱底，司馬洛又發現了另一件有價值的東西。一包紙火柴，一包火柴的本身當然是不值得什麼的，但是，這並不是一包本地的紙火柴，火柴的封面上的是西班牙文，那上面的文字寫的是：「金宮殿酒店」，地址是在烏拉圭的首都中心，至少，他知道羅定在烏拉圭的時候是曾經在這間金宮殿酒店住過的。

司馬洛轉對掌櫃：「我猜我要叫警方來把這些東西帶走了！」

「但你答應過——」掌櫃立即表示反感。

「不，不是這個意思！司馬洛連忙說：「我是說，他們會派人來拿，但是，靜靜地來，不會驚動什麼人的！」

「那好一點！」掌櫃說。

司馬洛拿起電話，打給探長。「關於那瓶藥油，」他說：「你化驗出了一些什麼結果來呢？」

「還不大清楚，」探長說道：「那裏面的東西有很重的燐質，此外還有某種香料。」

司馬洛皺着眉頭道：「是怎麼的香料呢？」

「他們還沒有分析出來！」探長回答：「總之，一定是很不尋常的香料了，不過，他們還在努力。」

「唔，」司馬洛點頭：「我已經找到了羅定的房間，這裏是還有好一些值得你們繼續努力分析的東西的，你派兩個人來拿好嗎？便衣，不要警車，我答應了不驚動這裏的住客的！

「好吧！」探長說道：「我派人來好了！」

司馬洛在那那房間的床上坐了下來，等着，一面和掌櫃談話，盡了他的能力在不知不覺間向掌櫃刺探一些有關羅定的情報。比如，羅定平時多數做些什麼，見了面又說些什麼之類，但掌櫃却不能告訴他多少！他只能告訴司馬洛，羅定每年總是這一個季節來這裏住一段時間，大約逗留一個月吧，然後便離開了，在這裏的期間內很規矩，不喝酒，不鬧事，甚至不召妓，多數時間都留在房間裏，沒有訪客到訪，亦不肯對人講什麼話，他給人的印象是不願意和任何人打交道，這裏的住客，有不少都是如此的，所以掌櫃也並未引以爲怪？他只是不大去理他，只要他不鬧事，交足房租就算了。

結果，直至探長派來的人也來到了，他還是問不出什麼來。

× × ×

司馬洛自己所住的地方也是一間一流的豪華大酒店，不過却是比較紅屋酒店高級的，那裏價錢不太貴，舒服，而且沒有品流複雜的人在那裏出入，司馬洛是很會選擇酒店的，一流大酒店的帳單數目也許很可觀，但享受却不一定比得上較次的酒店的。

司馬洛在這間酒店那張舒服的大床上睡得很熟，電話响了好久，他才醒覺過來，在不預算有危險會降臨他的身上時，他放下了一切的戒心，所以就睡得那麼熟了，他張開眼睛，皺着眉頭，發覺天已黑了，他拿起聽筒。

「司馬先生，」酒店女電話生那把甜蜜的聲音說：「有一位鄭小姐來找你！」

「鄭小姐？」司馬洛皺着眉頭。「鄭什麼？」

「要不要她和你直接講呢？她說你想見她的，她是帶了羅定的事情來的！」

「哦，」司馬洛的精神一振。「唔，給我五分鐘時間，請她上來吧！」

五分鐘之後，門就給人敲响了，這時司馬洛已經匆匆穿好了衣服。他忙走過去打開他的套房那大廳的門。

開門處，他的眼睛不由得一亮。

主要是因爲那個女人是穿着一套那麼花花綠綠的衣服。

一套黑色連褲的套裝，衣袖和脚都是寬闊的，好像蝴蝶的翅膀一般。褲脚上有些很搶眼很多彩的迷幻色彩花紋，上身穿一件棗紅色的新潮小背心，大堆頭髮在頭頂上盤成一個很複雜的髮髻，使司馬洛眼前一亮的另一個原因是，她是一個那麼美麗的女人。

她的臉型是完美的蛋形，五官分開的每一部份來看固然是完美的，而合起來看，也是一樣那麼毫無瑕疵的。

她是那種天生麗質的美女人，不需要多少人工打扮就可以明艷照人的女人，而且她又是那麼年輕。他猜她不會超過廿五歲，盛放的年紀。

她的手中提着一隻棗紅色有垂絲的麖皮手袋。

「鄭小姐？」司馬洛問。

「是的，司馬先生，」她伸出一隻手和司馬洛相握，司馬洛發覺那是一隻柔軟得像沒有骨頭的手。

司馬洛怔怔地看着她。

「你不請我坐下來，不問我喝什麼嗎？」她抬起了一邊眉毛看着他。

「呃，」鄭小姐，你要喝點什麼？」

「別叫我小姐，」她大方地揮揮手，「叫我莉莎好了。我的名字叫莉莎。」

「好吧，莉莎，」司馬洛說：「請坐，你要喝點什麼呢？」

「不必了，」莉莎微笑着，「我不是來喝什麼的，我只是來跟你談談的！」

「請坐。」司馬洛漸漸從驚愕之中，恢復過來了，他開始有心情欣賞她的美麗了。

他從頭到脚打量了她一遍。「你……是將有關羅定的事情告訴我，是嗎？」他問道。

她只是看着司馬洛微笑，一個明媚的微笑。好像首先要用她美色把他迷惑似的。「不，司馬洛，」她說：「我並沒有這樣說，我只是說，我是爲了羅定的事來找你的！告訴我，司馬洛，這個羅定，他是不是眞的已經一百零幾歲了？」

司馬洛有點失望了，但是他隨即又皺起了眉頭。「你怎麼知道呢？」因爲，雖然羅定的死訊有在報紙上刊登過，然而，羅定一百多歲的這段新聞，却是守着秘密的。

鄭莉莎打開那隻麖皮手袋，從裏面取出一張名片，交給司馬洛。司馬洛拿過名片來看看，眉頭皺得很緊了。「女記者！你想怎樣？」

「一個一百零幾歲的人，這是值得採訪的新聞，不是嗎？」她說：「我們太陽報對這件事很感興趣，所以派了我來！」

司馬洛搖着頭。「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鄭小姐……」

「莉莎！」

司馬洛聳聳肩：「好吧，莉莎，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他不大喜歡報紙對此事大事宣傳，他相信假如一宣揚開去的話，有許多本來他可以找到的人，他都不會找到了。

「我知道目前你是沒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鄭莉莎說：「因爲你還沒有查出什麼，但，你將來是會查出什麼來的！只要我跟着你！」

司馬洛站了起來：「跟着我到那裏去了？」

「你計劃到烏拉圭去的，不是嗎？」鄭莉莎說。

「你怎麼知道？」司馬洛詫異得眼睛也幾乎從眼眶中跳出來了。不錯他是想過要到烏拉圭去的，但是他並沒有告訴過什麼人，事實上，這件事根本就連他自己都不會决定的。

鄭莉莎從手袋裏取出一本小小的記事册，審閱着其上紀錄着的資料，說：「這上面的資料說，一切綫索都是指向烏拉圭，而你非到那邊去一趟不能把那些謎都解開的。」

「你從什麼地方得到這些資料的？」司馬洛叫起來。

鄭莉莎微笑。「這是秘密，作爲太陽報第一把交椅的記者，我當然是有我的辦法的，我所得到的資料，雖然都是眞實的，不過全部都是沒有證明的，不然的話，我早已全部刊出了！」

「不要刊出來！」司馬洛搖頭焦急地叫道。

「我當然不會刊出來了，鄭莉莎微笑：「我要等從烏拉圭回來之後才全部寫出來！」

「誰說要和你一起到烏拉圭去？」司馬洛叫道。

「我說的。」鄭莉莎說。

「我不會和你一起去的！」司馬洛憤怒地說：「一個女記者！」他一面不喜歡宣傳，因此他對記者是不大有好感的。

「我會和你一起去的，」鄭莉莎微笑：「而且，我可以保證，司馬先生，除非你一個人包一架飛機去，否則，我必然可以買到一張你身邊的座位的票子？」

「沒有人能這樣肯定的！」司馬洛說道。

「名記者鄭莉莎就能肯定的了！」她說。

「走吧，」司馬洛說：「我沒有空和你胡混。」

鄭莉莎咬着咀唇，斜着眼睛看着司馬洛：「你是一個奇怪的男人，我近年來所見的男人之中，超過了十四歲的，沒有一個對我不感興趣的，不是爲我的美麗所迷，就是爲我名氣所懾！」

「對不起！」司馬洛違心地說：「我並不覺得你很美麗，我也從沒有聽過你的名字。」

鄭莉莎的眼睛一睜，咀唇憤怒地抖了一抖，很可能這是第一次破例了，近年來從沒有一個男人敢對她這樣說話。

「司馬洛！」她的聲音有點發顫地說：「你會後悔的！」

「走吧！」司馬洛冷冷地說。

鄭莉莎氣沖沖地走過去打開門，出去又大力把門關上，使得整間房間都在微微

震動。

司馬洛拿着鄭莉莎的名片，在那裏發楞着，他對鄭莉莎其實是並沒有這麼强烈的惡感的，事實上，他對於那特別美麗的女人，根本就很少採取這種粗魯的態度，也許，這一次是因爲鄭莉莎是一個太美麗的女人，而他正在做一件工作，他不想這個女人分散他的精神，尤其是一個女記者，對他的工作是必然會有很大的影响的。

司馬洛終於丢下了那張名片，回到床上去，他覺得他沒有做錯，應該是這樣做的。

在他淺淺的睡覺中，他夢見羅定，看見羅定把人腦一副一副地塞進咀巴，而臉容變得愈來愈年輕，頭髮也變得愈來愈黑了，直至那張臉變成一張嬰兒臉，頭髮剩下了疏落的幾根，接着整個頭爆炸成了血漿。那强烈的噁心感覺使司馬洛醒過來了。他已出了一身冷汗。

醒了之後，他躺在床上，仍然是在想着羅定，羅定究竟要這許多人腦作什麼用途呢？而且，照李明所說，羅定並且指定要黃種人的腦子，這就是爲什麼羅定要老遠到這裏來吧，他在烏拉圭當然沒有那麼容易找到黃種人的，連人也不容易找到那麼多，更別說找到那麼多腦子了。

不錯，羅定這個謎在此地是解不開的，因爲一切的根源都是在烏拉圭，要查出羅定這件怪事的底細，司馬洛就必須到烏拉圭去一趟。

鄭莉莎的推斷果然是準確的，在他自己也未曾決定之前，她就已經確定了。

× × ×

那是一架很舊式的飛機，在民航機之中要算是最舊的一代了，不過，烏拉圭並不是一個怎樣重要的國家，在政治上，在旅遊業上都不重要，航空公司當然不會派一流的飛機飛去這種地方的。

司馬洛已經盡可能買最好最舒適的位子的了，但，在這樣一架蹩脚的飛機上，最舒適的位子，也一樣不會舒適到什麼程度的。

不過還好，鄭莉莎那句諾言並沒有應驗，坐在司馬洛旁邊的並不是她，而是一個比她老了大約卅年的女人。

司馬洛的安慰還未過，就已經有悔意了，他忽然情願出飛機票錢把鄭莉莎請來代替這個女人的地位。

又老又醜並不是這個女人最可怕的地方，老醜是自然的現象，不應該加以歧視的但老醜而自己不肯接受事實，這却很難原諒了。

這個女人臉上的脂粉起碼有四份之一厚，而身上大概洒上了半瓶大瓶裝的香水，這是香味最庸俗的那種香水呢！

如果閉上了眼睛，可以看不到她，但是，你却不能閉上鼻子。

司馬洛無法抵擋她那庸俗的香水氣味一陣一陣地襲進他的鼻子裏來，而且，飛機的空氣調節設備並不好，她不斷地撥着扇子，要把那些混濁的空氣撥開，結果她只是成功地把那些混濁的香水氣味撥進司馬洛的鼻子來。

司馬洛發誓，如果他在忽然做了皇帝的話，他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把這個女人槍斃了。

司馬洛在沿途不但無法入睡，而且根本連坐都坐得不舒服，他覺得，應該有一條法律限制女人化粧的。

好在，他的苦頭吃得並不久。五個小時之後，飛機在下一站一座不知什麼名的小城市暫停一下時，那個女人就下了飛機離開了。她並不是一直要去到烏拉圭。

司馬洛鬆了一口氣。如果她不不下去，他也要換飛機的，他寧可損失一點飛機票的錢了，對於美麗的女人，他固然很重視，對於討厭的女人，他也不見得會忽略的，他就是不能忍受那些醜人多百怪的女人。

當飛機停在機場上，稍歇息的時候，司馬洛就挨在座位上，睡着了。後來，飛機起飛了，他也懶得張開眼睛，他的目的地，是這條航綫的盡頭，他是不愁會過站的。

後來，也不知過了多久，香氣又透進他的鼻端來了，這使他做了一個噩夢，那個女人，她怎樣又回來了？終於，司馬洛悠悠地醒了過來，忽然發覺，那香氣其實並不難聞，事實上那只是很清淡的的香氣使鼻子很舒服的。

怎麼了，難道她換了一種香水嗎？換香水就像換衣服一樣？

他張開眼睛，在朦朧之中，發覺那女人原來連臉部都換了一張，她換了張那麼美麗的臉！

接着司馬洛整個坐直了。 鄭莉莎！

他叫道。

「鄭莉莎，」旁邊那個女人平心靜氣地更正着，「你連我的名字都記錯了，我眞傷心！」

「莉莎！」司馬洛痛苦地叫道：「你怎會在這裏的？」

「聲音輕一點？」鄭莉莎四面望望，「人們在看我們了，他們會以爲我是警探來捉逃犯呢！」

司馬洛又閉上了眼睛。

「你問我怎會來這裏的，是嗎？」鄭莉莎微笑着說：「但你的記性眞壞！我不是答應過你，我會買你身邊的位子的機票嗎？」

「下一站我就換飛機！」司馬洛咬着牙道。

「你不能在下一站換飛機！」莉莎說：「因爲沒有下一站，以後，我們是直航的了，我知道你會想到換飛機的，所以我這一站上來，如果早一站上來，你就會在這一站下機了。」

「你究竟想怎樣？」司馬洛嘆一口氣問。

「別以爲我是愛上了你，」鄭莉莎說：「我不過是爲了工作吧了！不少女人爲你傾倒，但是我對你是毫不感興趣的！

「那我們是彼此彼此了！」

「司馬洛，」鄭莉莎氣結地說：「你這個人眞是頑固得豈有此理，到了這個地步，我們不能做做朋友嗎？爲什麼還要做敵人呢？」

「我沒有空交朋友！」司馬洛說。

這是一個可以帮助你的朋友！」莉莎說。

「一個女人！」司馬洛不屑地看着她：「帮得了我什麼忙？」這樣說着，他忽然想起了安娜，安娜曾經堅持和他一起來，因爲，司馬洛找的到底是她的父親，安娜她也尚且拒絕帶來，何況……

「你看着的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莉莎說道：「一個普通的女人，能夠說買到你身邊的座位，就買到你身邊的座位嗎？」

司馬洛不禁微笑。「我不能不承認，在這一點上你是有點本事的！但我不要你替我在誰的身邊買一張飛機票！」

「這只是一個舉例吧了，」莉莎說：「我能做的事情很多！找人也是我的特長之一，你知道，如果不善於找人，你根本就做不得記者，做記者，常常要把那些不願見人的人找出來的！」

「但你離開了你的地盤了！」司馬洛說。

「全世界都是我的地盤！」莉莎說：「在烏拉圭那邊我也有同業！」

司馬洛閉上了眼睛，沒有做聲。

「哼，不要自以爲了不起，」莉莎恨恨地說：「沒有了你，我也一樣可以調查這件事的，不過反正大家是同道中人，我就覺得大家合作好一點吧了！分開去做，說不定我會比你更快有成績！」

「隨便你吧！」司馬洛微笑。

「哼！」她負氣地沉默了下來了。

司馬洛漸漸睡着了，她的氣味相當好聞，使他睡得很容易，不時，鄭莉莎會瞥他一眼，但司馬洛是毫無表示的，他似乎是眞的睡着了，或者是已經忘記了她的存在，最後，鄭莉莎忍不住碰碰他的手肘：「唏，司馬洛！」

「什麼？」他惺忪地問。

我覺得我們還是合作的好！」她說道。

「不，」司馬洛惺忪地搖着頭：我是爲了你好的，莉莎！我這一次不是去旅行，我可能遇到很大的危險，而當我遇到危險的時候，我可能沒有空保護你！」

「我識得保護自己的！」莉莎說。

女人們都喜歡這樣說，」司馬洛冷笑：「她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危險！你以爲危險都是像小說電影裏一樣，好人總可以逢凶化吉嗎？」

我知道什麼是危險，」莉莎忽然的喉嚨也出現了哽塞現象了。「我經過……我……哼……算了吧，司馬洛，我不會要求你了！」

司馬洛好像沒有聽見似的，繼續安靜地睡着。

莉莎以後是眞的沉默下去了，她的沉默維持了十幾小時，直至飛機降落。

他們在南美洲的的炎熱黃昏中下了飛機，每人各自坐上了一部不同的的士。似乎不合作的壞處已經開始顯露出來了。如果他們合作，他們起碼就可以同乘一部的士，而省了一半的的士費。尤其是，這些的士根本不值得那麼昂貴的車費的。

那裏不是一個很美麗的國家，沒有什麼值得看的風景，只有那逼人的特點就是炎熱，如果不是那麼熱，司馬洛也許會睡着了的，不過，那車子也是使他睡不着的原因之一，那麼老爺的車子，又嘈吵又跳動得厲害，滿街都是這樣的車子，因爲，這裏是一個落後國家，隣近那些現代化的國家裏，年份舊了，被人所拋棄了的二手三手汽車，就是運到這裏來銷售的，你想看到一部新出廠的車子，那是太罕有的情形了，但相反地，那些在別的地方只有博物院裏可以找到的老爺車子，在這裏却滿街都是，只差那些蒸汽機車子還沒有出現吧了！

司馬洛給載到了金宮殿酒店，那個名字是很好聽的，那盒火柴的印刷也相當精美，就只是酒店本身不是味道，爲什麼沒有法律禁止那些蹩脚的小酒店改一個美麗名字來騙人呢？這間酒店固然並不金碧輝煌，也完全沒有宮殿的味道，然而它却有着金宮殿這個美麗的名字，只是一幢破落的三層高建築物，前門唯一那隻光管招牌也壞了三分之一，只有三分之二在亮着。那個「金」字是完全不亮的。這倒壞得還算適合。

那外牆實在需要粉飾了，因爲實在太舊，舊到牆縫也長出青苔來了。

不知道這算不算是本地一流的酒店呢？不過，說不定在這裏已經是一個很高尙的地方了，一個水準不高的地方，你就不能用太苛求的眼光去衡量一切。

司馬洛並不匆忙，他首先在這裏開了一間房間，這裏的工作人員，顯然是人手不足的，因爲替司馬洛註册及收錢，然後又替司馬洛把行李拿到樓上的房間的都同一人，換句話說，他是兼任掌櫃和侍役的工作了。

謝謝天，那房間雖然設備並不不豪華，却是相當整潔的，那人在床邊的地上替他把行李放好，然後以那充滿了西班牙口音的英語道：「不用說，先生，你是需要洗一個澡，然後好好地吃一頓飯的，我們這裏有全國最好的厨師……」

司馬洛笑起來。「這位全國最好的厨師，不會就是你吧？」

「不，不，那是我的媽媽，」那人擺着手。「我從小就是吃她煮的菜，如果她弄得不好，又怎會養得我那麼强壯呢？哈哈！」

司馬洛也不禁跟他笑了起來。「好吧，你們有什麼好食譜呢？」

「辣椒？」那人說：「你喜歡吃辣椒嗎？在熱的地方是適宜多吃辣的，辣椒會把濕氣驅去！」

「好吧！」司馬洛說：「辣椒！但，我還以爲墨西哥人的特長才是辣椒！」

「我媽媽就是墨西哥人！」

「好吧，」司馬洛說：「隨便你好了！」他反正是要吃東西的。

「還有，」那人神秘地壓低了聲音道：「你當然需要一個女人的！你是一個强壯的男人！我這裏有世界最美麗最甜蜜的姑娘……」

龍約翰想問這是不是又是他的家人，但他當然不能問，因爲這樣問會是一種嚴重的侮辱，他只是笑道：「你不認爲問得太早一點嗎？這種事情是一個既飽且暖的人才感覺興趣的！」

× × ×

「我只是提醒你，用不着到別處去找的，這酒店裏什麼都有！對了，我的名字叫卡羅士！」

「好吧！卡羅士，」司馬洛說，「這

個問題，等我吃飽了之後再談吧！」他不想使卡羅士太失望，到底，他是需要向卡羅士問情報的！

「很好，」卡羅士伸起右手的一隻手指：「晚飯一個鐘頭之內就到！」

司馬洛關上了門，就脫了衣服，在那炎熱中走進浴室，洗了個清凉的冷水淋浴，然後，司馬洛就穿上了一件凉快的衣服，從浴室裹出來，也好在他穿上了衣服才出來，因爲，當他出來的時候，他看見房裹原來巳經有一個少女，正在爲他安排餐具。

那個少女，看來年約十八歲吧，以早熟南美洲少女的水準來說，這不算少了，十八歲的少女不但成熟，而且是熟到透了的，她以嫵媚的眼睛瞥了他一眼：「晚飯幾分鐘就到了！」這當然不會是那個侍者卡羅士的母親了。卡羅士不會有一個這樣年輕的母親的，也許是卡羅士的妹妹吧？

她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很豐滿，充滿了那種熱帶女人特有的熱情如火的吸引力，她相當害羞地把餐具擺好了，然後才轉身出去，她的背身也是很富於吸引力的人。不是那種優美的吸引力，而是那種肉的吸引力，很豐富，很彈性的肌肉，但是，並未豐滿到過剩的程度，具有那種青春的豐滿。

這種女人，當這個年紀還沒有被男人沾過，那實在是一種浪費，因爲這是一種盛放的女人，好像玫瑰一樣，放的時候是美艷逼人的，但是放的時間並不長，凋榭了之後便零落不堪，使人不屑一顧了，許多熱帶女人都是如此的，接着，她便出去了。

司馬洛對着一個女人有這麼多的幻想，這並不是因爲他對她有什麼邪念，他只是對美麗的女人感興趣，當他看到一個美麗的女人時，他的腦子便像電腦一般動起來，自動提供出許多關於這個女人的資料，跟着，再把食物捧上來的却是卡羅士，那果然是香味濃郁的辣椒食品，而卡羅士坐在司馬洛的身邊，看着他吃。

「怎麼樣？」卡羅士問：「我的媽媽是一位高手吧？」

司馬洛只是豎起姆指，這倒不是瞎捧，的確很好吃。

「你來看足球嗎？」他忽然問。

「什麼？」

「足球，」卡羅士說：「我們的足球是世界最好的足球隊伍之一，南美洲每一個人都爲了足球而瘋狂的！你一定得去看看，全國錦標賽正在……」

「噢，對了，」司馬洛忽然記起了，這個國家也是對足球很狂熱的國家，「我不是來看足球的，不過，如果我可以抽空，我會陪你去看。」

卡羅士坐在旁邊，自不轉睛地看着司馬洛，司馬洛偶然也會瞥他一眼，欲語還茹的，當然，司馬洛是想向他探問情報的，但他決定還是吃完了之後再開門。

但，卡羅士一定誤會了他的意思，他還不會吃完，卡羅士就開口問：「現在你吃飽了嗎，司馬洛先生？」

「差不多吧！」司馬洛說。

「關於那個女人！」卡羅士說：「你剛才見過的！」

「誰？」

「那是我的妹妹！」卡羅士說：「她很喜歡你！你知道，她不是隨便肯的，首先要是她喜歡的男人！」

司馬洛在心裏說：「噢，我的天！」他放下了刀叉，拿過衣服來，從裏面取出錢包，又從錢包裏取出了兩張十元美鈔，放進卡羅士的手裏。

卡羅士的眼睛放着異采，一定是這兩張鈔票巳經超過他所需要的價錢了。「你的意思是，你那麼喜歡她！」

「不，」司馬洛搖頭。「我知道你要的不過是錢吧了，現在錢你巳有了，你就不會再用這個問題麻煩我了吧？」

卡羅士難以置信地看着他。

「收起來吧，」司馬洛說：「而且這些錢不是買你的妹妹的！」他忽然對這個女人不再有胃口了。

卡羅士的眼睛睜得更大了。「司馬洛先生，你眞是一個慷慨的人！」

「你不知道嗎？」司馬洛說：「我們中國人多數是這樣的！不過，你這裏是很少中國人來的！」這一句話，比較直接的問題更技巧，如果羅定在這裏住過，那麼卡羅士是一定會把羅定的名字舉出來的。

「你猜錯了！」卡羅士微笑：「這裏不只你一位中國客人！」

「哦，還有誰呢？」司馬洛問。

「此刻就在這間酒店裏，」卡羅士說道：「事實上，就是正在你腳下那間房間裏！」

「你的意思是曾經住在這裏？」司馬洛問。

「不，」卡羅士說：「我的意思是，此刻就在這裏！」

「但這是不可能的……」司馬洛冲口而道。

「什麼？不可能？」

「不——不，」司馬洛吶吶着：「呃，這位中國住客，他是……」

「不是他，」卡羅士擺着手說，「是一位小姐！一位很美麗的小姐，一位鄭小姐！」

「噢！莉莎！」司馬洛呻吟一聲。

「你認識她嗎？」卡羅士問。

「不！」司馬洛說。但鄭莉莎的出現使他皺眉。如果他沒有猜錯，鄭莉莎一定是巳經用錢買通了卡羅士，叫卡羅士向她報告他的每一行動了，但鄭莉莎怎知道他來了這裏呢？金宮殿的火柴是他發現的，而他巳經拿走了，他甚至沒有告訴那邊的探長！那麼，鄭莉莎是怎會知道的呢？

「如果你不認識她，」卡羅士說：「我也可以爲你介紹的，相信你一定會對她感興趣，既然同是……」

「不！」司馬洛說。他嚼着叉子，在考慮着，現在，他是考慮着好不好向卡羅士提出關於羅定的問題，如果對卡羅士提出了，那無疑地一定會傳進鄭莉莎的耳中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不開口，鄭莉莎說不定會捷足先得的，問題是，她是怎樣懂得到這間酒店來的呢？是因爲她知道羅定的在這裏住過，抑或是她有一個辦法跟蹤着司馬洛來的？不過，司馬洛最後還是決定不守秘密了，如果羅定是眞的在這裏住過，那麼以鄭莉莎這樣精明的一個人，

她沒有理由會查不出來的。

「認識一個叫羅定的人嗎？」司馬洛問。

卡羅士的眼睛閃動了一下。那是一種心虛的表示，司馬洛是一個觀察力極强的人，如果卡羅士不是認識羅定這個名字，他的眼睛沒有理由這樣心虛地閃一閃的。司馬洛取出一張照片，不是死前的照片，而是從羅定的護照上翻攝下來的羅定的照片。「這一個。」

卡羅士的眼睛不敢正視那張照片。「他……有什麼不對嗎？」他吶吶地問着。

「沒有什麼，他是我的朋友！我想找他談一談吧了！他在這裏有一間房間的，是不是？」

「呃——」

司馬洛又掏出錢包來，金錢不是萬能的，但金錢的用途起碼有九千九百九十九種，卡羅士早巳表現出金錢是他的弱點了，司馬洛沒理由不就這樣繼續利用他這個弱點的？他掏出了一張鈔票，推過去交給卡羅士。卡羅士的微笑變得更加可親了。

「羅定呢？」司馬洛問：「他現在那裏？」

司馬洛把錢包合上了，卡羅士的眼睛却仍然定在那隻錢包上，鈔票的誘惑性是眞大的。

「怎麼樣？」司馬洛問。

卡羅士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羅定——他是一向都不喜歡別人知道他的事情的，他甚至不大喜歡讓人家知道他住在這裏！」

司馬洛點頭。「不喜歡讓人家知道他住在這裏的哪一間房房間？」這是一個很狡猾的問法。

「但我不是巳經告訴過你了嗎？」卡羅士說：「就是在……」他的手指向地下一指。

「我可以到那房間去一趟嗎？」司馬洛問。

「這……這個……」卡羅士爲難地皺起了眉頭。「這個———」

「我給你的錢並不少呀！」司馬洛說道。

「好吧，」卡羅士終於嘆了一口氣：「你得答應我不拿走什麼。」

「如果我要拿，我會向你買的！」司馬洛說：「這樣可以了吧？」

聽見一個買字，卡羅士的臉容又不同了，他連連地點着頭。「爲了一位老朋友我是可以勉爲其難的！」

忽然司馬洛成爲他的一位老朋友了。

× × ×

羅定的房間由於是正在司馬洛的房間的下面，所以自然和司馬洛的房間一模一樣的，卡羅士站在門口，說：「你們中國人果然都很慷慨，這間房間，羅定先生巳經付了兩個月房租！他不住在這裏，但是他却白付租錢！」

「關上門進來吧！」司馬洛有點不高興地說，他是害怕鄭莉莎會忽然多起事來，又把頭探進來，他不喜歡趕她走，也沒有把握能把她趕走！

卡羅士把門關上了，進來。司馬洛又對他說：「好了，現在，你看着我搜一搜這裏吧！」

司馬洛首先拉開床頭儿的抽屜。

「你究竟想找什麼？」卡羅士問：「一個人如果不住在這裏，他會在這裏留下什麼貴重的東西嗎？」

司馬洛瞪了他一眼。「你還是別多事吧！只是看着好了！你不會知道什麼是對於我重要的！」

卡羅士只好站在那裏等着。

司馬洛看看抽屜裏，抽屜裏面什麼都沒有，於是他再行到那座衣櫃的前面。把衣櫃打開來，他的眼睛又凸了一凸，因爲，這衣櫃裏面掛着兩件皮毛大衣，巳經十分陳舊的了，不過沒有破，司馬洛轉問卡羅士：「這個是誰的？」

「當然是羅定先生的！」卡羅士說。

司馬洛的眉頭皺得更緊。「羅定要這麼厚的衣服幹什麼？這裏是一個這麼熱的地方！」

「這並不出奇的，」卡羅士說：「這裏雖然熱，但如果你要爬到山頂上，有雪的地方，特別是在晚上，你就需要像北極的人一般打扮了！」

「噢，」司馬洛恍然地。「那麼，原來羅定是從山上來的了。」

「我不知道，」卡羅士搖搖頭：「他沒有告訴我！」

司馬洛在衣櫃裏搜不到什麼，再找找其他的地方，也找不到什麼，這房間似乎是空空如也，除了那兩件皮大衣之外，司馬洛撫着後腦，覺得有點不大對勁。

「你看，」卡羅士說：「我早巳告訴過你了，他不會留下什麼重要的東西在這裏的！」

司馬洛看着卡羅士，卡羅士聳聳肩。

「他不會爲了這兩件衣服而租一間房間的，」司馬洛說：「除非，羅定是在等一個人！」

「也許，」卡羅士遲疑不決地。「他是在等那個女人。」

「什麼女人？」司馬洛問。

「我不認識她的，」卡羅士說：「一個我們本國的女人，很美麗的。每年，羅定從外國回來，你知道羅定現在是到了外國去嗎？」

「我知道，」司馬洛說。他只是沒有告訴卡羅士，羅定去的這個外國是在地下的，而羅定去了之後，就不會回來了。「什麼女人？」

「每年羅定從外國回來之後，這個美麗的女人總是來這裏找她的。然後他們就一起離開這裏！」

「每年都是這樣？」司馬洛皺着眉頭問。

「是的，」卡羅士點着頭：「羅定來了我們這裏巳經好幾年了，他總是住兩個月！」

司馬洛撫着下頷，尋思着。每年，羅定總是不知道從何處來，在這間金宮殿酒店住下來，開了一間房間，他離開了，到亞洲去，買了一批乾的人腦回來，然後就和這個美麗的女人一起離開，不知道到何處去。

「你知道他離開了這裏之後是到何處去嗎？」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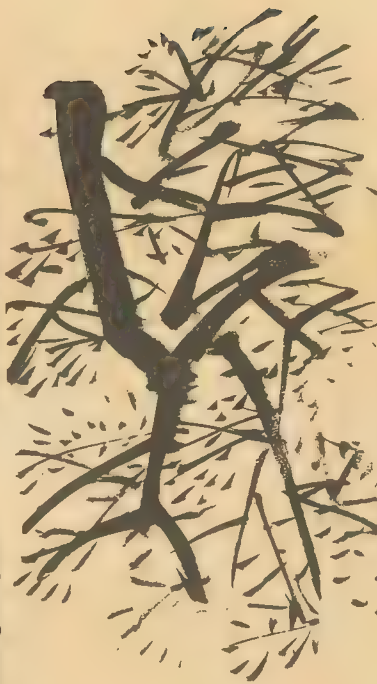
卡羅士又搖頭。「不！我不知道！」

（未完·二·）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孤兒查身世　負血海深仇

仲秋八月，桂子飄香，金風送爽，蘇州閶門外天平山紅楓欲醉。

一輛馬車蹄聲得得向天平而去，車內坐着一個衣着華麗公子，似沉醉怡人美景中，目不旁騖，口中低吟道：「停車愛看霜林晚，楓紅勝於二月花。」

這少年年僅弱冠，面如傅粉，劍眉飛鬢，星目隆準，猿背蜂腰，神態倜儻，翩翩不羣。

車把式是個三旬開外粗豪大漢，忽出聲笑道：「公子爺，靈巖寺快到了。」

少年哦了一聲，抬目看去，只見楓浪中隱隱現出一角紅牆，眉梢眼角不禁泛出一絲哀怨。

車把式叭地揚鞭，馬行如飛，片刻之間已自停在山門前，少年謝了一聲，下得車來，走入寺門。

迎面忽然走來一個唇紅齒白的小沙彌，合掌躬身道：「公子可是來敝寺燒香還願的麼？」

少年微笑道：「請問寶剎可有一個弘明老禪師麼？」

沙彌聞言不禁一怔，道：「弘明老禪師因年老體衰，除誦經禮佛外，長年打坐，久已不見外客……」

少年不待沙彌說完，即笑道：「我由西粵而來，迢迢千里，身懷弘明老禪師師弟親筆書信，須面交老禪師，有勞通稟，諒不致見拒。」

小沙彌道：「既然如此，請隨小僧前往。」

靈巖寺規模宏偉，殿宇巍峨，禪房幽靜，朝魚暮鼓，香火極盛，少年似無心觀賞，只默默隨行，神色莊重憂鬱。

少年隨着小沙彌來至一間禪房外，由小沙彌先入通稟，須臾，小沙彌出得雲房，道：「有請凌公子。」

那少年似感意外，呆得一呆，揭開布簾跨入雲房，只見一個霜眉銀鬢清癯老僧盤坐在蒲團上，睜目笑道：「孩子，老衲等你十六年了，明日老衲即將他往，此後永無相見之期了。」

那少年公子疾趨上前跪伏在地，口稱：「師伯，您老人家就不能多留三月半載麼？」說着不禁淚珠奪眶而出。

弘明老禪師長嘆一聲，手撫少年頭頂道：「老衲留下無用，何況數十年來老衲從未伸手武林恩怨，不想十六年前行經雲夢沼澤間途遇令堂奄奄一息倒在蘆荻中，老衲用盡手法及靈藥無法挽救令堂性命，令堂只手指着你，並取出一支柳葉蛇頭鏢便與世長辭。」

少年一臉悲憤之色道：「這樣說來，先母被柳葉蛇頭鏢致命的了。」

弘明搖搖首道：「未能斷言確是，令堂是女流之輩，男女授受不親，老衲不便檢視傷勢，但柳葉蛇頭鏢必與你的大仇有關。」

少年道：「晚輩確是姓凌麼？」

弘明搖首道：「因老衲姓凌，姑且取名凌雲天，因令堂垂危時並未留言，不知你家世來歷，依老衲料測令尊已然遭害，故令堂拚死護着你衝出重圍……」說着憫惻太息一聲接道：「老衲師弟武學才華無一不比老衲高明，是以將你託付與他，如今你已長大成人，血海大仇不可不報，但須慎重，要知欲速則不達，不可有負你那父母在天之靈。」說着在懷取出兩封書信，接道：「一封親自前往三星鏢局面交局主飛天鷂子桑龍，借一枝棲身，桑龍人緣極廣，黑白兩道人物俱有交往，你可暗中查訪仇家來歷，另一封內藏有柳葉蛇頭鏢及一片金鎖，秘藏不得輕易顯露。」說着揮揮手道：「孩子你去吧，老衲也不留你了。」

凌雲天淚水洗面，依依不捨，弘明禪師再三催促，才拜了三拜轉身離去。

× × ×

蘇州係春秋吳國都城，由吳王闔閭興築大城而都之，大城周圍四十二里三十步，小城八里二百八十步，開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象地之八卦，其名皆伍子胥所制，東曰婁門，匠門「葑門」，西曰閶門、胥門，南曰盤門、蛇門，北曰齊門、平門，吳都賦所謂：「通門二八，水道六衢」也。

三星鏢局座落護龍街首，八字門牆，橫匾上「三星鏢局」擘窠大字，蒼勁有力，老遠便可醒眼入目。

暮色漸合，一輛馬車到達鏢局門首，凌雲天飄然跨下車來，向門首兩名正在談話的鏢夥抱拳微笑道：「有勞通稟，在下凌雲天求見桑局主。」

那年頭，鏢局中人招子最亮，目睹凌雲天神色俊逸，氣度翩翩，一望而知是極有來頭之人，忙笑道：「尊駕請稍候。」一人轉身奔向局內而去。

須臾，只見一個約莫五十開外，虎目炯炯，氣度威嚴的青衣老者走出，宏聲道：「凌老弟遠來，老朽聞訊來遲，勞老弟久候，殊爲歉疚。」

凌雲天一揖至地，道：「不敢，冒昧趨訪，請……」

語尚未了，飛天鷂子桑龍哈哈大笑道：「弘明老禪師已有信與老朽言明老弟才華洋溢，只恐老弟似嫌委曲，不足發展抱負。」說着把臂同行進入鏢局。

月上西樓，更樓上更鼓三敲，凌雲天獨自睡在大客室，輾轉反側，心中愁緒如麻，久未成眠。

驀地！

屋面上起了一個落足微音，凌雲天不禁一怔，疾騰身而起，穿出窗外，兩臂迅如電火抓住瓦簷猱身而上，猛見一雙疾逾流星黑影，在月色迷濛下飛掠而去，去勢如電，瞬眼無踪。

凌雲天心中暗暗納罕，忖道：「莫非這兩人是鏢局中的人麼？似是奉命他往，自己新來，不可過露鋒芒。」又自翻入室中。

翌晨，三星鏢局忙亂不堪，人聲嘈雜，凌雲天已自起床，踱出屋外，只見十數名鏢頭勁裝捷服，解着二十五輛鏢車，迤邐一行已就道離開鏢局。

飛天鷂子一眼瞥見凌雲天朗聲笑道：「老弟初來，人地生疏，桑某願盡地主之誼，領老弟領略此間風景人物之勝，走！」伸手一挽，聯袂走出三星鏢局。

三日來，桑龍領着凌雲天遍遊蘇州各處，凌雲天發現這位三星鏢局局主桑龍豪爽好客，疏財仗義，九流三教無一不折節交往。

這日傍晚，兩人盡興回至鏢局，席未暇暖，即見一名鏢夥踉蹌奔回，稟道：「局主，咱們鏢車失事了，人車俱失！」

桑龍聞言不禁面色大變，喝道：「在何處出事的？」

鏢夥答道：「淮陰北面五里莊，刦鏢的係六個幪面黑衣人，武功詭奇，同時出手，身法奇快，一霎那間鏢頭均被制住，只放回小的一人。」

桑龍面色慘白道：「幪面人胸前可是繡有一支骷髏劍麼？」

鏢夥目露驚詫之色道：「不錯，正是骷髏劍。」

桑龍似是墜入萬丈冰淵中，半晌說不出話來，良久揮了揮手，示意鏢夥暫去下面休息。

留局鏢師早在鏢夥奔回之際，俱隨往大廳，聞訊相與變色，只見桑龍苦笑道：「竟然照顧到桑某頭上來了。」

八卦手李虹道：「這倒是棘手之事，自從骷髏帮露面江湖，來無跡去無踪，每年只做一次案，並未聽說過那家鏢局能追回失鏢。」

桑龍微微嘆息一聲道：「桑某方寸已亂，諸位何以教我？」

衆鏢頭默然無聲，茲事體大，一步差滿盤皆輸，是以不敢擅作主張。

桑龍苦笑了一笑，忽向凌雲天道：「老弟，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你的看法如何？」

凌雲天道：「在下不擅武功，江湖中事全然不曉，局主豈非問道於盲。」

桑龍大感惶惑，知凌雲天有弦外之音，長嘆一聲道：「事不在急，待桑某沉思出追回失鏢之策，明晨啓程趕往五里莊。」一話畢，即起身轉入內廳而去。

凌雲天亦獨自一人轉回居室，一踏入室內，即見桑龍坐在案前，揮掌熄去燈火，室內登時伸手不見五指。

桑龍道：「我知老弟必有以教我。」

凌雲天道：「在下只覺局內必有骷髏帮黨羽潛跡。」繼而將那晚窺見有夜行人物光臨之事告之，接道：「如非事先踩探得訊，怎會輕易失鏢。」

桑龍點點頭道：「桑某也有此疑，二十五輛車內均是普通財物，何以爲骷髏帮看中，我料三星鏢局將成是非之處。」

「普通財物！」凌雲天驚詫出聲道：「這批財物是何人託貴鏢局護送？」

桑龍搖首道：「是一姓蘇的富賈，鏢費一千兩紋銀業已先付，託過至燕京天祥茶莊交割。」

說着望凌雲天一眼，道：「老弟，你這不會武功正是你的良機，可查出敝局臥底之匪徒是誰？」話畢起身離去。

第二日一大早，天尚未明，桑龍率同三名武功高强，精明老練的鏢頭乘騎趕往五里莊。

這一失鏢消息，守口如瓶，紋風不露，三星鏢局照樣開着門，與往常一樣，誰都不會察覺三星鏢局有異。

凌雲天掌管鏢局一應文牘及稽核錢糧，不聞外事，坐在案前，唯聞算盤敲打的嗒嗒聲響，其實他暗中注意鏢局內每一個人舉動神情。

夜幕低垂，用完晚飯後，凌雲天笑道：「在下意欲今晚冶遊枇杷門巷，折柳章台，明晨返回鏢局，不用等門啦！」換過一襲衣衫，飄然走出局外。

他在街上走了幾圈，悄然返回，由後牆翻入，一鶴冲天拔升一株古榆上隱身。

三更人靜，岑寂如水，忽見一條人影捷似狸奴翻入鏢局，撲向一列廂房，在第三間門上輕輕一擊指，門內即有一條人影閃出，雙雙騰起掠去。

凌雲天低哼一聲，疾躡兩人身後，只見兩人撲向姑蘇台上。

姑蘇台昔年爲吳王闔閭與西施的寢宮

，媲美阿房，臥橋飛虹，珠簾行雲，如今一切皆是陳跡，荒草蔓湮，斷垣殘瓦，月色迷濛籠罩下，黃葉飄飛，寒蛩悲吟，更平添了幾分凄涼。

凌雲天藏身在長草中，但見這兩人站實平台上，不發一聲，似有所期待，兩人均以玄巾幪面，只露一雙眼孔，暗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一盞茶時分過去，遠處忽隱隱現出三點豆大身影，疾逾飄風而至。

來人亦是黑布幪面，頷下鬍鬚飄拂，目光炯炯如電芒，一望而知是內功絕頂武林高手。

只聽來者中一人低沉語聲問道：「你知罪麼？」語音使人不寒而慄。

那派在三星鏢局臥底奸細，不禁毛骨悚然，躬身答道：「屬下知罪，但屬下親眼目睹那隻玉盒藏在鏢車內，恐途中有人掉換而去，桑龍似亦幪在鼓內。」

「此人是誰？」

「恐係蘇姓商賈。」

忽聽亂草中飄出一聲陰沉的冷笑聲，七條人影如飛冒出，紛紛撲向姑蘇台上，爲首者是一馬臉老叟，目光懾人，道：「骷髏帮行踪飄忽，數年來老朽明查暗訪，今晚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幪面老者冷笑道：「尊駕可是天刑刀霍南屏老師麼？」

馬臉老叟陰惻惻答道：「不錯！」

「敝帮與霍老師無怨無仇，追查我等行踪爲何？」一個幪面老叟故作太息道：「霍老師等自找無常死禍，未免不智。」

霍南屏面色一變，獰笑道：「老朽縱橫江湖數十年，從未有人向老朽如此賣狂。」目光示意隨來黨羽，喝道：「將他們幪面烏巾揭下！」

立時六人飛撲而出，一人當先左手疾如電光石火抓向發話老叟面門紗巾。

幪面老叟冷冷說道：「你還不配。」左手弧飛截橫，五指迅疾無倫印向對方胸坎，刀光一閃，右腿隨即踢出，動作之快，宛如一氣呵成。

那人慘嗥得半聲，六陽魁首飛起老高，跟着身形亦爲踢出五六丈遠，滿腔鮮血飛洒如雨。

其餘五人均罹同一的命運，慘嗥聲中，屍身紛紛飛起，嗥聲凄厲，使人毛骨聳立。

霍南屏不禁駭然變色，厲聲道：「好毒辣的手段！」肩上一柄月牙形兵刃，已自撤在手中，在喝聲中一招攻出，洒飛漫空寒星，襲向五黑衣幪面人，招式詭奇，凌厲絕倫。

骷髏帮匪徒兩人疾飄退後，由三幪面老叟迎敵，分佔三才方位，右臂迎風一閃，手中多出一柄鋒利短劍，同時出手，宛如千百道劍影刺向天刑刀。

凌雲天目光銳利，看出三幪面老叟武功精奇，似較霍南屏高出一籌，何況三人聯臂合擊，霍南屏必然落敗無疑。

雙方招式都是罕睹絕招，變化幻奇，尤其三幪面老者出招幾乎含蘊武林各門各派絕學神髓，凌雲天越看越驚，忖道：「此三人是何來歷？武功精奇，竟被骷髏帮所網羅，看來骷髏帮主無疑是個極厲害的人物。」

驀地！霍南屏發出一聲悶哼，身形疾躍開七尺，右臂軟軟垂下，面色慘白，額角汗珠豆大冒出，獰笑道：「非是老朽不敵，疏忽誤中暗算，敗得有點不服。」

一幪面老叟輕笑一聲，道：「此話本是多餘，江湖中事，勝者爲高，霍老師，請！」

霍南屏聞言呆得一呆，道：「閣下是否意欲霍某同行，好，霍某正好要瞻仰貴帮主本來面目，及討還一個公道。」

幪面老叟聞言目中逼吐懾人寒芒，沉聲道：「討還什麼公道？」

霍南屏道：「三年前太原西河鏢局之事。」

幪面老叟哈哈狂笑道：「霍老師，你忐也自負狂妄了，階下因尙欲面謁本帮帮主，豈非痴人說夢，我等投入本帮以來，從未見過帮主，何況於你。」

霍南屏聞言心頭一震，道：「那麼尊駕意欲將老朽如何處置？」

幪面老叟道：「既不殺也不放，除非霍老師投效本帮。」說時右臂迅如電火伸出，兩指飛點卸下霍南屏雙臂，目光轉注三星鏢局臥底黨羽道：「此次失風，雖不能責怪於你，但亦不能辭其罪，速速查明，將功折罪，不然老朽無法卸責，你也難逃一死。」左臂一伸，挽着霍南屏率同三人疾奔而去。

僅餘鏢局奸細一人，呆立良久，半晌才轉身奔回鏢局。

凌雲天本想追踪返回鏢局，心靈忽起了一陣警兆，暗道：「天刑刀霍南屏傷得可疑，莫非這姑蘇台附近尙有骷髏帮中高手藏身。」

月影西斜，疏星閃爍，黃葉飄飄逐空飛舞，風送一股刺人欲嘔血腥氣味，景物肅殺恐怖。

十數丈外長草中兩條身影長身立起，一人雙目洞凹，兩頰無肉，聳鼻鷹隼，眼神陰沉，身裁高約七尺，穿着一襲黑色長衫，在夜風中瑟瑟飄振，宛如一具鬼魅臨風卓立，使人不寒而慄。

另外一個是一絕色黑衣少女，明眸皓齒，清冷月色映照下，愈顯得風華絕代，霜梅獨傲。

凌雲天性惡漁色，但見了這少女，只覺此女氣質迥異常人，骨肉均勻，無一處不動人之極，不禁眼神被吸引住。

只見那少女將黑紗緩緩幪上頭面，吐聲如鶯道：「壇下弟子三日前發現老賊行跡在此姑蘇台附近現身，故此帮主傳令搜覓，本帮高手幾乎遣出一半，但老賊却神龍一現即杳無踪跡。」

那高瘦怪人陰森目光向四外巡視了一瞥，答道：「是以姑蘇富賈託三星鏢局護送巨鏢，不無蹊蹺，果然車內藏有玉匣，如今愈顯老賊故弄玄虛，欲藉機金蟬脫殼，殊不知本帮在蘇州方圓百里佈下眼綫，凡江湖人物一舉一動均逃不出耳目之下，我料老賊必潛藏郊外隱秘之處。」

凌雲天暗暗爲此女惋惜，竟託身在黑道邪途中，不知他們所說的老賊是誰，玉匣中究竟藏何重要之物，值得骷髏帮勞師動衆，幾乎傾巢而出。

究竟凌雲天年輕涉淺，這一切都是不解之謎，只覺江湖中雲幻波譎，不可以常理來衡量。

少女嬌笑道：「老賊中了帮主『紫煞指』力，如無解藥，諒他逃之不遠，也活不了七日，帮主唯恐老賊死後，此物落在他人手中，再想尋覓更如大海撈針。」

瘦長怪人道：「帮主急需的究竟是何物？」

少女輕搖螓首，道：「我也不知，帮主行事向來莫測高深……」

說時一隻鷲鷹突由雲霄飛瀉而下，落在少女肩上，戛然長鳴三聲。

鷲鷹長得異常神駿，赤睛白額，毛片澄綠，顧盼生威。

少女用玉手撫摸了鷲鷹幾下，道：「你是發現了老賊踪跡麼？」

鷲鷹戛然長鳴一聲，似通人語。

少女急道：「速引我等前往。」

鷲鷹聞言振翅飛去，少女及瘦長怪人身法奇快，瞬眼已遠在十數丈外。

凌雲天爲好奇心所驅使，暗道：「我豈可半途而廢，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騰身一躍，施展「八步趕蟬」身法，跟踪而去。

晨曦初現，滿山紅葉染着一層薄薄微霜，迎風搖曳，絢爛奪目。

凌雲天不覺身入天平山，這一男一女陡失身影，不禁惘然若失。

突聞隨風送來一聲刺耳冷笑，道：「玫瑰有刺，豈能攀折，你不要命了麼？」

凌雲天不禁面上一熱，循聲望去，只見一個衣衫襤褸，蓬首垢面的老頭坐在一株巨楓下，兩眼望天，面帶不屑笑容。由不得心頭怒火猛升，突轉念暗道：「妄起無名，徒貽小人之譏。」佯作如同未聞，飄然走了開去。

走出十數步外，忽然一聲悅耳銀鈴笑聲道：「你知道那人是誰麼？」

一條纖細身影翩若驚鴻疾閃出現，正是他追踪的絕色少女，晶澈如水雙眸凝注着自己，凌雲天不禁俊臉一紅，答道：「在下不知！」

少女嫣然笑道：「幸虧你涵養功深，倘反唇相譏，難免斷肢殘腿之禍，此人乃武林有名殺星活喪門賈慶，武學精奇淵博，惜行事介乎正邪之間，全憑喜怒由之。」說着望了凌雲天一眼，道：「你是追踪我麼？」

凌雲天心中大驚，忖道：「原來她已知自己暗躡在後。」一時之間難措詞回答，吶吶久之，一張玉臉脹得通紅。

那少女見狀，不禁嫣然一笑道：「閣下姓名來歷可否見告。」

凌雲天道：「在下凌雲天，父母早亡，爲一老和尙撫養成人，在三星鏢局充任西席，掌管文牘。」

少女盈盈一笑道：「凌相公倒也誠實不欺，如今天下羣雄紛紛撲向吳城而來，是是非非，恩怨難明，稍一不愼，易遭殺身之禍，奉勸相公，一履江湖，不能自拔，故君子宜明哲保身。」

凌雲天聞言心神猛剔，長揖躬身道：「謹遵姑娘金玉之言，在下終身不忘，姑娘可否將姓名賜告？」

少女道：「我叫鄧素雲。」

凌雲天張口欲言又止。

鄧素雲似嗔似笑道：「你是問我爲何託身骷髏帮麼？其實我是逼不得已的苦衷，局外人難明而已。」香風一閃人已遠去六七丈外。

凌雲天目送鄧素雲倩影消失後，才抱着滿懷惆悵心情返回三星鏢局。

局中上下都知道凌相公年少翩翩，昨夜定是冶遊通宵，雖未便當面發問，却相視微笑，彼此心照不宣。

這無疑於他行動極爲有利，查出那位骷髏帮奸細是羅英，武功不濟，在三星鏢局充任二路鏢頭。

當然「武功不濟」四個字係羅英有意僞裝，究竟羅英臥底鏢局是爲了什麼？據說羅英在鏢局有四年多，一個武林高手居然隱蟄如許之久，人所難能。

晌午時分，鏢局正用過飯，凌雲天忽瞥見羅英匆匆外出，凌雲天心中一動，遙遙尾躡着，見羅英一出城門，身法如疾，向一座小茅屋奔入。

茅屋四外都是合抱參天古樹，匝蔭蔽日，異常陰森。

凌雲天身形疾隱屋角，聽屋角傳出低低談話聲，只聽一個陰森語道：「羅英，老夫命你查明骷髏帮主是誰？四年來毫無消息却是爲何？」

羅英答道：「骷髏帮組織嚴密，帮主又處藏太密，據屬下所知，從未有人見過骷髏帮主本來面目，即是內中內外三堂也不例外。」

凌雲天暗道：「好啊，想不到羅英一女三嫁，在三星鏢局吃糧，與人辦事。」

只聽那人沉吟良久，道：「鏢車內所藏玉匣爲何不翼而飛，料係託運蘇姓商賈暗中施展手脚掉換，不言而知這商賈即是骷髏帮主追踪之强仇。」

羅英答道：「據屬下推測，此時强作決定未免言之過早，也許桑龍與蘇姓商賈暗中狼狽爲奸，其實玉匣尙藏在三星鏢局內……」

那陰森語聲又起：「此言極爲有理，老夫今夜三更時分去鏢局一行搜覓玉匣，桑龍此去五里莊，總瓢把子已遣出甚多高手暗暗跟踪，如老夫臆測不差，桑龍決不敢身懷玉匣而行，徒招喪身之禍。」

屋內寂然無聲，只見羅英一人而出，急奔吳城而去，凌雲天意欲窺探屋內之人是誰，沉穩不動，須臾只見一個赭赤長臉，目光陰森的老者飄然走出，四外巡視了一眼，見並無可疑之處，兩臂一振，一鶴冲天拔起七八丈高下，翻入濃枝密葉間，瞬息杳然。

凌雲天察覺此老目光兇狠，定係心辣黑道凶邪，未必他就離此，倘隱身樹梢發現自己掠出，定遭殺身之禍，索性沉穩不動。良久，凌雲天才閃身而出，意欲返回三星鏢局，僅跨出兩步，驀聞身後傳來沉喝聲道：「站住！」

林中人影閃飛，四個黑衣長衫蒙面人分阻前後左右去路，但長衫上未繡有骷髏帮標誌。

凌雲天心神猛凜，道：「尊駕等阻住在下去路爲何？」

一個黑衣蒙面人陰惻惻冷笑道：「閣下可是落魂谷之人麼？」

凌雲天對落魂谷三字甚是陌生，不禁

一怔，搖首道：「在下與落魂谷風馬牛不相及，尊駕誤會了。」

那黑衣蒙面人冷笑道：「閣下巧辯無用，請隨兄弟一行。」

凌雲天聞言心中怒火陡揚，面色一沉喝道：「無事生非，恕在下無禮了！」說時，左臂疾逾閃電拍了出去。

黑衣蒙面人冷笑道：「你在找死！」斜腕一刁，橫封劈出，猛然目中神光一變，察覺凌雲天出式看似平淡已極，其實蘊含無窮神奇變化。

但他察覺似嫌太遲，凌雲天掌到中途，疾變三式攻出，寓有少林「金剛指」，武當「太乙掌」及武林絕學「斬經截脈」手法在內，掌影漫空中夾着銳嘯指風，攻向黑衣蒙面人周身要害重穴。

黑衣蒙面人大駭，身形猛撤，喝道：「點子扎手，致他死命。」雙掌猛推了出去，其餘三黑衣蒙面人倏地撤出兵刃，寒光電奔，攻向凌雲天。

凌雲天身形奇怪，疾閃避開對面蒙面人推出陰寒如潮掌力，右足一滑，掀身如電，右掌迅疾無倫地襲擊在蒙面人肩上。

「叭」的一聲，蒙面人鼻中冷哼一聲，身形踉蹌倒退。

但其餘三蒙面人同時攻至，目睹同黨敗招，兇心大發，兩支兵刃，勢如風捲荷葉般，寒光如電向凌雲天揮去，另一蒙面人拔身騰空，身化飛鷹攫兔之式，左手扣着一把絕毒暗器即待打出。

猛然一聲嬌叱傳來道：「住手！」

三蒙面人各自疾翻飄了開去，樹梢疾如鷹隼瀉落一條嬌俏身形。

凌雲天暗道：「莫非是她？」抬眼望過去，果然是風華絕代的鄧素雲。

鄧素雲眸光望了凌雲天一眼，向四黑衣蒙面人喝道：「天下羣雄畢集吳城，幇主一再嚴令不得輕易樹敵，招惹强仇，爲何盲目圍襲，奉了何人所命？」

四蒙面人目光似極畏怯，一人囁嚅答道：「此人乃是落魂谷爪牙！」

凌雲天不禁怒道：「鄧姑娘別聽他胡說，指鹿爲馬，有何爲證？」

四蒙面人不禁一震，不約而同暗道：「糟糕，原來他們是舊識。」悔恨孟浪造次。

鄧素雲如花嬌靨上忽泛起一抹殺機。

一蒙面人疾躬身稟道：「鄧香主恕罪，屬下等爲找尋暗中殺害本幇弟兄之落魂谷匪徒，無意擒獲一人乃落魂谷嘍囉，他謂此處係落魂谷臨時總壇，是以屬下趕來，發現這位少俠，不覺魯莽出手。」

鄧素雲面色略霽，似嗔非嗔向凌雲天道：「凌相公，你怎不聽我相勸，江湖是非漩渦，一入其中，不能自拔。」纖手一揮，向四蒙面人低喝道：「你們去乾宮分舵等我！」

四蒙面人如遇大赦，喜出望外，抱拳一拱，如飛奔去。

這時，凌雲天目光一黯，長嘆一聲道：「姑娘金玉之言怎敢不遵？無奈在下與姑娘一般，亦有難言之苦衷。」

鄧素雲嬌媚一笑道：「難怪你武學奇高，居然甘願在鏢局充任文牘。」

凌雲天赧然笑道：「微末之技，有污姑娘尊目。」

鄧素雲嗔道：「凌相公酸腐頭巾氣似嫌太重了。」

凌雲天微微一笑道：「鄧姑娘，在下有句話如骨梗喉，非吐之而後快，但在下認爲此時此地說出來未免不智，易鑄成大錯。」

鄧素雲玉靨上忽湧上兩朵紅暈，微垂螓首道：「你有什麼話趕快說出吧，我尚有要事待辦，遲將不及。」

凌雲天道：「落魂谷與骷髏幇相較之下孰邪孰正？」

鄧素雲聞言不禁一呆，道：「你問此話是何意？」

凌雲天便將羅英在此與赭赤長臉老者相約情形說出，接道：「在下似嫌多管閑事，但姑娘相救之情無可報答，是以不能不告知姑娘，要知微風實起于萍末，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不可不防。」

鄧素雲面色一變，道：「承蒙相告，銘感大德終有報答之日，行相再見。」驚鴻般疾閃而去。

凌雲天轉返鏢局，問知飛天鷂子桑龍尚未轉返，不禁爲桑龍暗暗担憂。

玉匣中究竟藏有何物？値得天下羣雄如此重視紛至雲集，這疑問需耗費甚多時日探討，才能水落石出，眞相大白。

凌雲天自問身負血海深仇，插身這段江湖是非中是否明智之舉？他不禁惶惑猶豫，問心難安。

羅英返回鏢局後，竟將武林羣豪雲集吳門事大肆渲染，搖首道：「並非羅某牽强附會，想不到三星鏢局失鏢之事，竟驚動武林，看來將引起一場血腥浩刼，眞乃始不及料。」

凌雲天道：「失鏢之事局主嚴命不准張揚，鏢局同仁守口如瓶，因何外洩震動武林？」

羅英冷笑道：「如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要知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老弟，你是讀書人，那知江湖事？」

凌雲天微笑道：「羅鏢頭之言是極，如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恕在下失言。」一說後轉身離去。

月華如洗，西風吟詠，萬籟俱靜，長巷內隱隱傳來更鼓三蔽，三星鏢局內一星燈火俱無，驀然圍牆外冒起兩條人影迅如流星掠落園中。

樹後閃出羅英，低聲道：「譚香主，屬下已施用迷魂藥，鏢局中人現沉睡若死，不至五更決不會睡醒。」

來人以陰森低沉嗓音答道：「速搜玉匣藏處，羅英，你對三星鏢局瞭若指掌，領老夫至桑龍藏珍秘處。」

突聞一聲陰惻惻冷笑傳來道：「不用搜了，此物已被桑龍帶走，你等此來不啻枉費心機。」

羅英聞聲驚得魂不附體，循聲望去，只見一個衣衫襤褸，蓬首垢面老者，目中神光懾人，一瞬不瞬注視自己。

「活喪門賈慶！」羅英不禁心底驚呼，駭然變色。

賈慶冷笑道：「眞是天涯何處不相逢，落魂谷外三堂青鳥香主鐵指神丸馬振庭竟也撥冗駕臨吳門了。」

馬振庭正是凌雲天所見之赭赤長臉，

目光陰森之老者，聞言咧了嘴脣，沉聲道：「賈老師，你我河水不犯井水，此事你最好不要插手過問，免罹無常之禍。」

賈慶冷冷答道：「賈某好意通知三位，竟落得一個不是之處，眞令人心灰意冷，馬香主不信賈某之言是實，只管搜查就是，哼！天下事天下人管，即使賈某置身事外，還有人伸手過問咧！」

馬振庭鼻中冷哼一聲道：「我落魂谷既然伸手，就不容旁人問鼎，若敢故違，則視作强仇大敵。」

活喪門賈慶雙目神光暴射，冷笑道：「落魂谷嚇不了誰，賈某也懶得與你等耗費脣舌。」身形一幌，穿空如電而去。

鐵指神丸馬振庭道：「賈慶之言似非無中生有，桑龍絕不會留下玉匣放在鏢局，我等空勞跡跋，羅英，你留在鏢局，若查出絲毫端倪，速報老夫知道。」兩條身影先後騰空翻出鏢局。

羅英憂心忡忡奔返居室而去。

凌雲天當晚心神不寧，守候落魂谷匪徒三更時分進入鏢局如何行事，躺在床上假寐，忽感一縷幽香送入鼻中，頭目漸感暈眩，暗道：「不好。」疾屏住呼吸，取出一顆藥丸服下，悄無聲息由床上飄起落在窗前，凝神貫注園中動靜。

他將馬振庭賈慶等人情形一一瞧在眼中，暗道：「爲何鄧姑娘不處置羅英這心術不正之徒？養癰成患，必成大害。」

兩扇木窗是虛掩着，倏地無風自開，一條人影疾若飛鳥般掠入室內。

凌雲天不禁大驚，定睛看去，見是活喪門賈慶，不禁驚詫道：「賈老前輩，貪夜入室，有何指教。」

賈慶先一愕，繼而淡淡一笑，說道：「原來你已知老朽來歷，你眞是姓凌名雲天麼？」

凌雲天目蘊怒光道：「姓名還有假的麼？」

賈慶面色不禁一怔，自言自語道：「奇怪，天下竟有如此相像之人？」

凌雲天聞言詫道：「尚有與在下面貌相像之人麼？」

賈慶忽然疾伸右臂，兩指如電光石火點向凌雲天「期門」穴而去。

凌雲天心中一驚，足下飛踏巳自移星換斗，右掌一弧，飛截賈慶攻來的右臂，五指通張透出指風如箭，斜取賈慶氣海重穴。

活喪門賈慶身形飄出五尺，搖首道：「一點也不像他！」

凌雲天怒道：「像誰？」

活喪門賈慶向凌雲天凝注了兩眼，道：「老朽也懶得管了。」說着身形一頓，穿窗掠了出去。

凌雲天大感驚愕，忽聽窗外傳來鶯聲嚦嚦，道：「凌相公，不速之客可以進來麼？」

窗外疾顯出鄧素雲身影，凌雲天呵呵一笑道：「姑娘請進！」

鄧素雲翩若驚鴻般閃入室中，嫣然微笑道：「今晚活喪門賈慶大異往昔，手辣心黑一反爲菩薩心腸，依我之見，你與他必有淵源。」

凌雲天詫道：「在下與他素不相識，那有淵源可言。」

鄧素雲微笑道：「我並非此意，賈慶在你身上定發現似他故友或係深仇大敵之後，活喪門賈慶一經伸手，即如冤魂附體，不死不休，諒日後你永無安寧之日。」

凌雲天聞言不由勾起滿腔心事，長嘆一聲道：「凌雲天並非在下眞實姓名，但在下尚在襁褓時父母雙亡，將在下棄於長草中，幸遇高僧路過拾起帶回撫養，如今在下身世如謎，眞實來歷迄未稍知。」言下不勝唏噓。

鄧素雲聞言不禁泛起一種無名感觸，道：「這麼說來，相公寄身鏢局終無是處，欲查明身世，必須仗劍江湖，結識知己，因友及友，方可尋出端倪，說不定活喪門賈慶知道你眞實來歷。」

凌雲天心靈猛惕，道：「姑娘之言是極，怎麼在下見不及此，在下俟此間事了即奔走天涯，覓訪活喪門賈慶行踪。」

鄧素雲在囊中取出一隻木球，大小如鵝卵，木色澄黃似摩挲有年，光可鑑人，紋理細密，送鼻幽香，沁人心脾，道：「此物相贈相公，功能避毒，且係武林前輩高人信物，日後行道江湖，遇有凶險，不妨取出立可解厄。」說時放在桌上，接道：「我還有要事，無法相與傾談，日後江湖道上或有相見之期。」身形一閃而杳。

凌雲天只覺悵然若失，握着木球凝注窗外，月色如銀，西風不時送來一片片黃葉，觸景傷情，胸中湧起陣陣哀愁。

× × ×

飛天鷂子桑龍一去杳無音訊，失鏢之事已傳遍吳門，鏢局同仁巳沉不住氣，紛紛出外探訪桑龍行踪。

儘管江湖傳聞如火如荼，却傳言失實，大多不明白其中原因，三星鏢局只有羅英及凌雲天知道蛛絲馬跡。

奇怪的是三星鏢局出事，當地武林人物均視同陌路，似懼惹火焚身，凌雲天暗驚異世風不古，人情尤如紙薄，桑龍結交滿天下，看來知心無一人，因而悶悶不樂，飄然走出閶門外，信步由之。

忽聞前路矮丘之後傳來喝叱及兵刃破空聲，不禁急急趕去，藏身石後窺視，只見七名江湖人物合攻一濃眉虎目老者，雙方激搏猛烈，招式辣毒凌厲。

那濃眉虎目老者掌中一柄短戈雖精奇玄詭，却滿身浴血，背負一個熟睡幼童，守多攻少。

凌雲天雖不知雙方是何人物，但想起自己身世，不禁對濃眉虎目老者油然泛起同仇敵愾之心，忙取出一片烏紗遮住面目，閃身不響，身如離弦之弩疾射出去，右臂疾如電光石火，施展空手入白刃絕學，向一人攫去。

那人似猝不及防，驚覺巳自不及，只覺手腕一麻，一支長劍爲凌雲天奪去。

凌雲天身手奇快，左足方一沾地，右足猛然踢向對方「七坎」死穴。

只聽慘嗥淒厲揚起，那人身形被踢出七八尺外，口噴鮮血而死。

其餘六人大驚，未及喝問，凌雲天長劍飄飛，寒芒振起漫空金星，劍勢詭異絕倫，同聲悶哼一聲，各自疾飄而退，右肩上均被劍芒刺穿了一孔，鮮血涔涔滲出。

一貌像陰鷙中年漢子獰笑道：「朋友，不問情由，猝而伸手架樑，無顧武林規

矩，恐朋友後悔莫及。」

凌雲天沉聲道：「以多欺寡，以强凌弱，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在下一經伸手即永無後悔。」

那中年漢子冷笑道：「好，就憑朋友這一句話，今日之事就此作罷，咱們後會有期。」

驀地——

六人面色慘變，喉結穴上各釘着一支湛藍色毒釘，見血封喉倒地斃命。

凌雲天不禁一呆，轉面望去，只見那濃眉虎目老者苦笑一聲，道：「他們說得對，若閣下一念之慈，縱之逃生，閣下恐將後悔莫及，承蒙援手相救，已是感恩不盡，倘連累閣下，老朽問心難安。」

凌雲天手指着七具屍體，道：「他們是何來歷？」

「落魂谷！」老者長嘆一聲，說道：「說來話長，非一言可了，落魂谷遣出高手如雲截捕老朽，目前需擇一隱秘之處藏身……」

凌雲天道：「在下初履吳門，人地生疏……」

老者忽道：「有了，天平山穿山洞異常隱秘。」說着打量了對方一眼，接道：「閣下倘不見棄，請與老朽同往稍留片刻，容老朽道出詳情。」

這老者雖渾身浴血，傷勢沉重，却目光炯炯如電，氣度凝肅，一望而知是武林高人，凌雲天起下結識之念，毫不思索答道：「在下遵命。」

老者取出一顆藥丸服下，率先疾奔而出，兩人一先一後，去如流星飛矢。

穿山洞係天平山勝景之一，曲折幽邃，因近年常有蛇蟲出沒其間，遊人皆駐足不前。

兩人進入穿山洞，老者解下背上幼童平放在地，嘆息道：「老朽名喚酈宗琪，江湖人稱獨行靈官，老朽也不諱言，生平獨來獨往，毀譽參半。」說着手向熟睡幼童一指，道：「其父鐵面崑崙范澄平武學精奧，已臻化境，望重海內，威震八荒，與老朽相交莫逆，惜其嫉惡如仇，處置惡人手段過於殘酷，三年前隻身劍劈落魂谷四名高手，致與落魂谷主皇甫天彪結有深仇，皇甫天彪無時不以除去范澄平爲念，邀約甚多隱世已久著名凶邪，意欲一舉搏殺范澄平滿門，老朽無意聞訊，急急趕去，怎奈一步之差，范澄平夫妻身已重傷，自知不免，見老朽趕至即託孤與老朽，催促逃命，老朽拚死衝出重圍，怎奈落魂谷窮追不捨，如非少俠援手，只恐有負亡友重託了。」

凌雲天說道：「如今酈老英雄意欲何往？」

獨行靈官黯然搖首道：「尙無定處，老朽意欲將此子託付友人處，傳習正宗內功紮好根基，代擇明師，以報血海深仇。」說着在囊中取出一顆夜明珠，靑霞逼射三丈遠近。

凌雲天望了熟睡幼童一眼，道：「此子較在下幸運多矣，在下迄至如今尙不明身世來歷？」

酈宗琪詫道：「此話何說？」

凌雲天略一沉吟，道出自身遭遇，並將近日姑蘇爲了三星鏢局局主失踪，震動天下武林詳細敘出，接道：「在下敬佩酈老英雄是個義薄雲天，捨命全交的武林前輩，故將胸中隱秘吐露，望老英雄指點迷津。」

酈宗琪目露感動之色，道：「凌老弟，俗云交淺不能言深，蒙老弟如此看重，敢不竭力相報。」

凌雲天正待答話，忽聞洞外隱隱傳來人聲，不禁面色一變。

獨行靈官酈宗琪耳目敏銳，忙將珠光掩住，凝神傾聽來人是何來歷。

凌雲天意欲出洞，只跨出了一步，即被酈宗琪一把拉住，低聲道：「老弟，不可輕身涉險。」

凌雲天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洞外倘是落魂谷高手，未必不入洞搜覓，與其坐而待斃，反不如在下挺身而出，情勢若有不測，老英雄當可從容由另端逃出。」說着緩緩走去。

只聽洞外陰冷語聲傳來道：「砂土浮軟，留下足跡，酈老賊或在此藏身。」

凌雲天疾飄身而出，只見三個面目陰冷黑衣人，手持兵刃愕然注視着自己。

三名匪徒身形疾閃，有意攔阻凌雲天去路。

凌雲天冷笑道：「在下與三位萍水覿面，了無怨隙，阻住在下去路爲何？」

中立一人發出刺耳尖銳長笑，道：「朋友，兄弟向你打聽一事，望朋友從實相告。」

凌雲天冷冷一笑道：「倘在下拒不答覆又當如何？」

那人目中逼吐狠毒神光，沉聲道：「眞人不說假話，兄弟看朋友也是武林人物，總該知道落魂谷威名！」

凌雲天鼻中冷哼一聲，面帶不屑的笑容。

只聽那匪徒接道：「敝谷追踪一名强仇，又喚酈宗琪，携帶一名幼童，朋友是曾看見他藏身洞中麼？」

凌雲天搖首答道：「未曾，尊駕如不見信，不妨入洞查視究竟？」說着身形疾閃而出。

「站住！」

凌雲天回首冷笑道：「三位無事生非，一再相阻，在下實無法容忍，落魂谷尙難放在在下眼中。」說着目中神光逼射，似兩道利刃般懾人心悸。

那人心頭一懍，道：「兄弟此乃好意，這天平山周圍敝谷高手佈伏如雲，閣下甚難安然走出。」

凌雲天劍眉一剔，淡淡一笑道：「生死由命，不勞尊駕費心了。」身形飄飄離去。

三匪徒面面相覷，低聲商議，認定凌雲天之言是實，倘獨行靈官酈宗琪藏身洞中，凌雲天絕不致泰然離開，於是三匪轉而搜覓他處。

凌雲天疾掠而回，酈宗琪一翹姆指，讚道：「賢弟沉穩若定，機智絕倫，老朽不勝欽佩。」說着又道：「此地亦不宜久留，咱們快走。」

酈宗琪已將幼童綁在背上，兩人如飛疾離天平山，酈宗琪似地形極熟，奔往太湖之濱。

太湖三萬六千頃，浩瀚無際，風帆沙鳥，勝景悅目，使人留連忘返。

酈宗琪向湖畔一所大莊宅奔去。

凌雲天不禁一怔，他瞥見酈宗琪似奔向莊宅後牆並非正門，暗道：「江湖高人舉止異常詭秘，令人莫測高深，莫非此宅主人與他乃係多年舊識，如今人情紙薄，未必莊宅主人能担當這血海深仇干係，惹火焚身，甘心情願？」

只見獨行靈官酈宗琪疾如流星掠近後門，伸指敲了幾下，但聞門內傳出低喝道：「什麼人？」

「竺九爺麼？老朽酈宗琪。」

小門急劇開啓，探出一個花白長髮，虬鬚麻臉，身裁偉岸的老叟，目露驚容道：「酈恩兄何時來到江南，形色匆惶，莫非遇甚危難不成？」

酈宗琪道：「事急求人，不知賢弟可否担待，否則，老朽立即掉首而去？」

虬鬚老叟望了酈宗琪肩後幼童及凌雲天一眼，道：「竺某深受恩兄大恩，別說担當干係，就是粉身碎骨也難報萬一，此處不好說話，快請入內。」

進門便是小天井，三面均是矮屋，窗明几淨，纖塵不染，看似宅主人另闢此爲虬鬚老叟居宅。

虬鬚老叟帶領着二人走入內廳，肅客入座，酈宗琪即與凌雲天引見道：「這位亦是昔年名震大河南北俠盜神行無影竺九明。」

又道：「老朽途中如非相遇凌雲天老弟，險些喪命在落魂谷匪徒之手。」

竺九明神色微變，暗道：「你爲何招惹落魂谷這等强仇？」

凌雲天已將竺九明神色看在眼中，略一抱拳道：「在下有幸拜見竺老英雄。」

竺九明道：「不敢！」繼又向酈宗琪問道：「恩兄因何與落魂谷結仇？」

酈宗琪長嘆一聲，將鐵面崑崙范澄平遭落魂谷主皇甫天彪邀集黑道凶邪深夜猝擊，全家滿門俱遭慘死，臨危託孤自己等情敘出。

竺九明搖首嘆息道：「皇甫天彪歹行固然令人髮指，但范澄平矯枉過正，手黑心辣，不予人一條自新之路，故此怨如山積，慘罹毒報自在意料中事……」說着赧然一笑道：「也許這些話竺某不該說，昔年竺某與范澄平亦有一段不平常過節，但咎由我起，怪不得他，恩兄仗義救孤，雖古之羊左無可比擬，却不知已然掀起武林血腥浩刦，牽一髮而動全身，恩兄此擧似嫌不值。」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世無十全之事，說什麼值得不值得，大丈夫立於天地間，只要行事無愧於心也就夠了。」

竺九明不禁面色一變，冷笑道：「凌少俠高論卓見，頓開茅塞，想必少俠大有來歷，少俠師承可賜告否，以免失敬。」

酈宗琪心中大急，知竺九明火爆脾氣一如往昔，動則傷人，睚眦必報，自己雖有恩於他，目前却事急求人，仰仗於他，只有咳了一聲，說道：「竺賢弟，這又何必？」

凌雲天冷笑道：「世事如秋雲，人情比紙薄，酈老英雄，你看錯人了。」

竺九明聞言眉梢泛起濃重殺機，面寒如水，厲聲道：「老夫偌大年歲，倒要受你無名小輩譏刺斥責，你如不報出師承來歷，別怨老人無禮了。」

酈宗琪見事弄僵，忙道：「既然竺賢弟有碍難之處，酈某就此告辭了。」

竺九明淡淡一笑，道：「恩兄素知小弟習性，一言說出，決無更改……」

凌雲天冷笑道：「不用說了，竺老師定須問明在下師承來歷，在下何吝相告，不過竺老師將後悔莫及。」

說着取出鄧素雲所贈的木球，接道：「竺老師久走江湖，博聞强識，不會不知在下手持何物。」

神行無影竺九明不禁駭然色變，肅然起敬，道：「原來少俠是木尊者傳人，竺某認錯甘願受責。」

酈宗琪不勝駭異道：「老朽早知賢弟有神木令在身，此處也不願打擾了。」

竺九明面露愧疚之容，道：「恩兄，小弟縱然罪該萬死，但也有逼不得已之處，眼下奪魂金梭戴慕奎府上黑白兩道高手雲集，落魂谷七星六煞十三名香主亦在此處，倘知恩兄及范澄平遺孤在此將會發生何種局勢，戴慕奎是小弟刎頸之交，酈兄有救命大恩於我，試問竺某處境如何？」

繼又軒眉笑道：「此刻局勢又不大相同了，戴慕奎一見神木令，天下干係均要担當，二位請稍坐，竺某去請戴慕奎前來。」說着身形掠出室外疾杳。

凌雲天料想不到神木令有此威力，不由呆住，推測不出鄧素雲爲何贈他如此重要之物。

酈宗琪道：「老弟眞是木尊者的傳人麼？」

凌雲天不便說出其中原委，只淡淡一笑，道：「在下本不欲顯露，怎奈爲勢所逼，不得不爾。」

酈宗琪道：「三十年前，木尊者之名響徹江湖，震動武林，神木令所至之處，無不唯命是從，想不到三十年後今日，神木令又重現在你身上。」

凌雲天本想告知眞情實話，猛轉一念，鄧姑娘將神木令贈于自己定有重大原因，欲言又止，在廳中來回蹀步兩次後，才微微一嘆道：「在下雖是初涉江湖，但數日來察視武林似蘊含着一種極爲複雜的情勢，使人不勝迷惑，莫可適從，鐵面崑崙范澄平之死只是首開其端而已！……」

話尙未了，廳外忽傳來宏亮的語聲道：「少俠明察秋毫，所見極是。」

廳外神形無影竺九明領着一身穿團花錦緞長衫，白皙微鬚，氣度不俗的老者進入。

不言而知道老者是莊宅主人奪魂金梭戴慕奎。

戴慕奎一步邁入內廳，目注了凌雲天一眼，抱拳一揖至地，笑道：「少俠駕臨，戴某幸甚，如今武林紛紛，羣邪迭興，少俠諒奉令師之命，造福江湖。」

「不敢！」凌雲天含笑答禮道：「在下初履江湖，年輕識淺，還望指教一二。」

「他既未自承木尊者係其恩師，又未道出行道江湖本意，模棱兩可，含糊其詞，使人有莫測高深之感。

戴慕奎暗道：「此人玉樹丰神，英華內蘊，稟賦奇佳，沉穩持重，果然不愧爲

木尊者衣缽傳人。」轉眼向酆宗淇問道：「酆兄豪情義氣，可昭日月，戴某有愧多矣，但不知酆兄欲將范大俠的遺孤託付何人？」

酆宗琪道：「戴兄望重江南，黑白兩道對戴兄敬仰備至，故酆某兼程趕奔太湖，想欲將扶孤重責託付戴兄，諒誰也不知范氏遺孤棲身尊府上。」

戴慕奎面色肅然道：「承蒙少俠與酆兄如此器重，戴某敢不遵命，無如戴某藝業淺薄，將來還要二位代擇明師。」

竺九明道：「如今落魂谷與骷髏帮網羅高手甚衆，形成二雄並峙之局，勢力龐大，據小弟料測，尚有甚多隱世多年著名凶邪在幕後操縱，互爲利用，看來武林亂象已萌，酆恩兄已成落魂谷目中之釘，日後行道江湖，恐有不便，愚意還是易容改名是爲上策。」

酆宗琪道：「二位卓見極是，事不宜遲，此子被我點了睡穴，數日來水米不曾沾唇，速託付與嫂夫人才是。」

凌雲天道：「三位請快去，在下就在此相候。」

竺九明道：「少俠請坐，竺某去去就來。」

凌雲天目送三人離去後，獨坐廳內黯然忖思，忽聞承塵之上傳來彈指擊木聲，不禁一怔。

只聞隙縫內送來微弱語聲道：「少年人，你確係木尊者衣缽傳人麼？」

凌雲天不由心神一震，仰面低喝道：「尊駕是誰？」

「老朽就是骷髏帮主要尋之人，身罹紫煞指傷，他夢想不到老朽潛藏此處。」

「那麼竺九明必然知情。」

「他怎知老朽在此，不然……」底下語聲杳然。

凌雲天忽聞衣袂帶風之聲傳來，神行無影竺九明與獨行靈官酆宗琪聯袂掠入。

酆宗琪已易容成一名商紳模樣，前後判若兩人，笑道：「我等可由莊門通報而入，以免羣邪生疑。」

凌雲天略一沉吟，道：「你我最好分作兩途，互不相識，行事較爲方便些，在下尚須思索胸中困擾，如竺老英雄不嫌，容在下在此凝思片刻如何？」

竺九明道：「既然如此，竺某暫且告辭。」

俟兩人身影消失後，凌雲天以內功傳聲道：「老前輩！

承塵之上微弱語聲道：「姑無論你是否木尊者傳人，但你足資信賴……」繼將藏身此處經過說出。

× × ×

原來這老者乃當今武林七大高手之一獨龍叟，性喜獨來獨往，鋤強扶弱，俠名久著，但他如天際神龍，不見神尾，一閃即杳，武林中人見到他的却不多。近數年來，江湖凶邪崛起，尤以骷髏帮主及落魂谷皇甫天彪勢力龐大，手下網羅高手甚衆，他存心尋覓骷髏帮主來歷，明查暗訪之下迄未找出骷髏帮主其人，但迭受暗襲，幸得他武功已臻化境，履險如夷。

半月前，獨龍叟至終南山訪友未遇，路經鬱翠谷偶發現一座洞府，乃前輩武林高人玉鼎神君所居，尋獲一冊「軒轅經」，展閱之下不禁大喜，經內均是奇絕武學，但義理深奧，以獨龍叟這等高手，竟無法在短時內融滙貫通。

正要懷着「軒轅經」出洞之際，忽見一氣宇端肅，五官清奇道人走入。

雙方均誤會自己潛入對方棲隱之處，互相告罪，待說明後各個拊掌大笑。

那道人自承南海珠島主師弟伏魔眞人，初履中原，欲遍歷名山大川，感覺中原武林情勢日非，邪長正消，正醞釀一場血腥浩刦，中原雖好，終非久居之地，意欲轉返南海。

瓊珠島主與獨龍叟早年有過一面之緣，獨龍叟覺伏魔眞人所言非假，即相與傾談，言笑甚歡，投契異常。

伏魔眞人忽然長嘆一聲道：「貧道遊踪中原，武林傳聞骷髏帮主武學曠絕，其人雄圖大略，謀取霸尊武林，正派中人日漸式微，恐無人能制，倘木尊者在，尚能維持中原武林平靜。」

獨龍叟冷笑道：「這倒未必，若天假老朽數年，當掃平武林妖氛。」

伏魔眞人不禁目露疑詫之色，道：「聽施主語氣，閣下似正研悟一套奇奧武學。」幾又喟然一嘆道：「可惜貧道轉返南海後，便從此杜門不出，靜修黃庭，與世絕緣，不能親眼目睹施主掃清羣魔。」說時從懷中取出兩顆如梨大般銀杏，清香撲鼻，笑道：「適才絕頂削壁之上一樹七顆銀杏，樹壽約在三百年以上，爲貧道悉數摘取，菓能輕身駐顏，謹以一顆奉獻施主，聊償今日相見之緣。」

獨龍叟接過謝了一聲，伏魔眞人笑道：「山野之物，隨手摘取，何謝之有？」說着咬了手中銀杏一口，液汁清甜，香味沁入心脾。

銀杏實大如梨，芳香瀰漫全洞，獨龍叟平生僅見，亦三口兩口食盡。

伏魔眞人道：「貧道要告辭了，今日一別，諒相見無期，望施主珍重。」

獨龍叟道：「俟老叟練成軒轅經武學後，定往南海一訪道長。」

伏魔眞人不禁一怔道：「軒轅經，中原武林有此武學麼？」

獨龍叟笑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老朽一步之先，在此洞尋獲一冊前輩武林奇人所遺之玉匣軒轅經……」言尚未了，忽感一陣頭暈目眩。

伏魔眞人面色一變，兩指疾如電火虛空點出，一縷暗勁，點中獨龍叟的「期門穴」。

獨龍叟只感穴道一麻，便知不好，速運功逼住九處要害重穴，疾攻了三掌，把伏魔眞人逼退三步，大喝道：「你是何人？猝襲暗算不似英雄行徑。」

伏魔眞人哈哈大笑，說道：「貧道乃骷髏帮主，你被貧道七煞神指所中，只有七日好活，速速獻出軒轅經，還可饒你不死。」

獨龍叟見骷髏帮主阻住去路，眼珠一轉，計上心來，長嘆一聲道：「謬託知己，咎在老朽。」說着將懷中玉匣取出。

驀地——

左掌一招「五雷震天」，勁力山湧推出。

這一掌用盡十二成眞力，狂飈怒濤，

摧山撼石，威勢驚人。

骷髏帮主不虞獨龍叟有此毒着，逼得身形疾飄洞外，獨龍叟把握時機眞準，在骷髏帮主飄出之際，身如箭射衝了出去，與骷髏帮主擦身而過。

獨龍叟究竟是武林七大高手之一，左掌疾按向骷髏帮主肩頭，彈身而起，流星閃電般已遠去十餘丈外。

骷髏帮主雖有玄功護體，但也禁受不住，猛感氣血逆翻，不禁怒極，甩出一道旗花冲霄爆放，漫空流燄異彩。

一霎那間，山谷中嘯聲此落彼起，人影紛紛，追踪而去……

× × ×

凌雲天聽他所說，已知獨龍叟途中驚險頻頻，幾次死裏逃生，道：「骷髏帮主那顆杏實不言而知是預置劇毒其內了。」

獨龍叟搖首道：「骷髏帮主與老朽或是巧合，但他來到終南定蘊有一項重大的陰謀是可確知，不過老朽做了替死鬼而已，杏菓無疑係終南異種奇菓，却不料骷髏帮主手掌竟染有劇毒。」

凌雲天略一沉吟，道：「那三星鏢局失鏢之事作何解釋？」

獨龍叟道：「爲避免骷髏帮主窮追不捨，途中遇一武林正派高手，老朽命他安排此次妙計，因爲老朽知道骷髏帮主已傳令各地爪牙注意老朽行踪，萬一傷重身亡，那玉匣必會落在旁人手內。」

凌雲天嘆息道：「殊不知爲三星鏢局帶來一塲無妄之禍。」

獨龍叟道：「我輩俠義道上人物，須權衡輕重，玉匣若淪入骷髏帮主之手，殊不知多少武林精英被摧折殞命。」

凌雲天黯然無語久之，又道：「老前輩是否需用在下効力，請只管吩咐。」

獨龍叟道：「老朽罹受指傷，僅靠老朽身旁靈藥難以復元，意欲懇求老弟設法謀取骷髏帮主一顆獨門解藥。」

凌雲天不禁一怔，道：「晚輩與骷髏帮主素無淵源，恐有負前輩厚望。」

獨龍叟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老朽何敢强求，只懇老弟遇有機緣不妨試謀取，老朽意欲將軒轅經投與老弟，聊報重託。」

凌雲天不禁一驚，道：「此萬萬不能，晚輩怎敢……」

承塵之上傳來喝聲道：「你是百非上人之徒麼？如是則與老朽甚有淵源，聽着，老朽現在就將軒轅經內所載逐字誦唸，望你緊記。」

凌雲天只覺心神大震，不暇遑思獨龍叟爲何知道他是百非上人之徒，凝耳傾聽獨龍叟逐字逐句誦唸經文……

最後獨龍叟道：「義理雖晦澀深奧，但以你智慧才華不難融會貫通，須知神木令既然露出，你無一身曠絕武學難當木尊者嫡傳弟子之名。」說着忽出聲道：「竺九明來了！」

衣袂微響，一條身影疾閃而入，正是那神行無影竺九明，目睹凌雲天端坐椅上，宛如老僧入定模樣，暗道：「江湖代有人才出，氣度雍容，才華卓絕，無怪酆宗琪那般高昂，目無餘子之人獨對其欽佩得五體投地，自有原因在內。」

人與人感情有着一種維繫微妙關係，一見如故，使人不禁油然泛起親近之感，似竺九明獨具怪僻，居然視凌雲天一如嚴師東主，豈非怪事。

一盞熱茶時分過去，凌雲天才睜開眼簾，緩緩起立，望竺九明笑說道：「在下因思索不能中斷，以致傲慢失禮，望竺老師海涵。」

竺九明道：「豈敢，不知少俠思得綏靖武林亂象妙計否？」

凌雲天道：「談何容易？江湖紛爭，由來甚久，若恃武躁進必牽一髮而動全身，其中因果複雜異常，現在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說着望了廳外天色一眼，道：「在下現就去莊前拜莊而進。」說着身形一幌疾杳。

× × ×

薄暮時分，殘陽西墜。

戴家莊外一條寬敞黃土大道，江湖羣雄絡繹於途，健馬如飛，盪起滿天黃塵。

凌雲天身形飄洒向戴家莊走去，身後遠處忽傳來一聲「唏聿聿」馬嘶，接着傳來亂蹄如雷，似不止一騎風馳電掣奔來，只聽一聲尖銳喝道：「閃開！」

凌雲天電疾旋身，只見四人四騎並轡疾馳衝至，不禁劍眉一剔，右臂迅如電光火石伸出左右一撥，四騎猛然受驚，往路旁田中蹟躍下去，騎上人亦摔出馬鞍。

四人亦是江湖高手，施展千斤墜身法沉椿落地，雖未受傷，但也飽受虛驚。

凌雲天抬目望去，只見這四人都是四旬開外年歲，滿臉英氣，狠狠望了自己一眼，各自騰上馬鞍，絕塵而去，奔向莊門，似有急事在身，暗道：「莫非他們遇上了什麼危急之事。」遂施展上乘輕功身法追去。

片刻，四騎已奔至莊門外，騎上人一躍下鞍，瞥見凌雲天已一掠而至，不禁目露驚容。

一個膚色黧黑中年漢子向莊門首接待管事抱拳道：「煩勞通稟，就說青城四劍有事求見戴莊主。」

管事人笑道：「四位請進，敝莊主現在大廳接待羣雄。」轉面高聲道：「青城四劍到！」

凌雲天不待青城四劍邁入莊內，即向管事道：「在下凌雲天與竺九明乃舊識知交，路過造訪，煩勞通稟。」

管事聞言不禁一怔，道：「九爺多年拒見外客，並非兄弟有意爲難……」

話聲未了，門內起了神行無影竺九明宏亮嗓音道：「誰說的老朽不見外客，凌老弟，什麼風把你吹來此處？」說時，竺九明已現身掠出，哈哈大笑，牽着凌雲天手臂走向大廳。

大廳內燈燭輝煌，奪魂金梭戴慕奎周旋於嘉賓中，歡愉談笑，目睹青城四劍跨入廳中，立即趨近寒暄。

四劍之首白虹劍客黃炎明道：「戴莊主，你可聞鐵面崑崙范澄平全家盡遭殺害麼？」

奪魂金梭戴慕奎面色一變，道：「並未風聞，范大俠武功絕倫，怎會遭害，莫非黃兄聽聞有誤？」

一語驚四座，廳內立刻鴉雀無聲，均面現驚容。

（未完・一一）

十君子傳奇故事

追查盜鈴者　竟是艾老人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仇如海、雷嘯天、艾曉梅回轉蘇州的途中，在「小李集」住店，深夜，因隣房住客吵架，致使店中住客均起身觀看，却在此時，被雷嘯天在無意之中發現了一位灰衣人，從身形看來，極似他在「子午嶺」見過的那位灰衣人，遂趨前相詢，原來是認錯了人，灰衣人却是「朝陽神叟」展朝陽的公子展翼雲，和雷嘯天是通家世誼……展翼雲身懷奇寶，沿途頻遭遇意外，現在，展翼雲又正爲一帮人所追踪，準備在四更天動手搶他的奇寶，却被仇如海事先查覺，搶先把展翼雲帶到艾家一艘大船上，立即起程走避，在船上，展翼雲把身上奇寶拿出來讓雷嘯天等過目，却原來是一個「駝鈴」，也正是「不死令」……

雷嘯天一笑道：「翼雲，我忘記說了，仇二弟是『癲神僧』的傳人！」

展翼雲疑雲盡掃，笑道：「眞是有緣千里相會，一家人都碰頭了！」

仇如海苦在心裏，笑在面上，雷嘯天已接着又道：「後來與『十君子』中的古爺發生了誤會，那時『十君子』只有九位，古、卜二位相搏，三日夜勝負不分，遂由相打而惺惜，在『蕭大先生』勸解下，化干戈爲和祥，進而結盟，始有『十君子』之稱！」

說着，又乾了盞中茶，仇如海早已喝光，展翼雲是邊聽邊喝，也盡皆喝乾，曉梅才待要喝，她這是第一杯，茶早涼了，正要喚人添水，雷嘯天已手指展翼雲道：

「據我所知，自卜大俠位列『十君子』後，從未再用此物殺過人，至於目下發生的事，只好問翼雲了！」

展翼雲一笑，接說道：「事情是這樣的……」

話未說完，艙外突然有人喝道：「什麼人這般大胆，由水中潛登船上？」

艙中的四人聞聲而起，忽地一聲猛然站起！壞了，首先是展翼雲，突覺頭暈眼花，剛要開口，已摔臥地上！

繼之是雷嘯天，怒瞪着雙目，喊出一句「好狗賊」！人也不能支持，雙腿一軟，伏在地下！

仇如海支持的時間最多，但終因事先無防，最後繼雷、展二人之後，頹坐着椅上不省人事！

艙中桌椅，本就安放不牢，仇如海撲在桌上，立刻將桌子壓倒，一陣亂物摔碎聲響，燭台倒滾，艙中變作漆黑一團。

曉梅姑娘在展翼雲和雷嘯天突然倒臥之時，神色駭然而木楞，繼之仇如海一昏，燭火熄滅，她也躺在了地上。

約隔一盞熱茶轉涼的時間之後，艙門突啓，進來了兩個人，艙中無燈照明，故而看不清來者是誰。

不過這兩個人，從後面那人的恭敬小心看來，前面的這一位，身份地位要比後面那人高的多。

這時，前面這人威凌的說道：「把姓展的背後包裹解下來！」

後面那人答應一聲，立刻動手，展翼雲適才是以「英雄剛强扣」擊好的，非常難解，但是那人却隨手就取了下來。

然後恭敬的雙手捧遞給前面的這個，並低聲道：「請主人示下，這姓展的是留是殺？」

前面的這人冷冷地說道：「暫時留着他。」

後面那人應一聲是，前面這人已將包裹裏的小盒放在袖中，但却沒有離開的意思，似在想些什麼。

突然，他沉聲問後面的那人道：「船上共有幾個人？」

後面那人道：「艙裏……」

作主人的怒聲道：「此處的不算！」

後面那人道：「十二名！」

作主人的問道：「都知道這件事？」

後面那人道：「沒辦法瞞他們！」

作主人的冷哼了一聲，道：「很好，殺！」

後面那人似是吃了一驚，道：「十二名？」

作主人的沉聲道：「十二名，一個不留，將屍首排於門口，老夫要一個一個的數，少一名的話，你不必來見老夫了！」

後面那人駭懼的答應一聲，大步而去，剎那，傳來一聲聲悲號，不久，一具具屍體排於艙門口。

作主人的點了一下數目，一笑道：「很好，你作事比從前乾淨了！」

那人道：「屬下不敢使主人失望。」

作主人的道：「來時所乘小船呢？」

那人道：「繫於大船之後。」

作主人的點頭笑道：「你可知道，老夫爲什麼要殺這十二個人？」

那人道：「屬下愚蠢，不過主人既諭令殺，他們必有取死之道。」

作主人的嗯了一聲，道：「不錯，一因這多年來，他們所作的惡事不少了，該死，再就是今夜之事，老夫斷不容許任何人目睹！」

那人心神一震，顫抖着說道：「主人……是……也……也包……包括屬下？」

作主人的嘆息一聲道：「不幸得很連你也算上！」

那人離艙門不足五尺，大可以逃，但是他就不敢，全身顫抖不停，以哀求的聲調說道：「主人，屬下隨主人多年了，從沒有洩露過一丁點兒消息，這次自然也不會的，主人開恩！」

作主人的冷冷地說道：「此事不比別的事，既使你能永遠守秘，但老夫却不想日夜心懷鬼胎，主僕恩情已到頭了！」

那人見哀求無望，狂吼一聲，道：「老賊……啊！」

他只說出兩個字來，已被主人凌虛神拳震碎胸腹內臟，慘死地上，這位狠毒的主人左足微抬，竟連他的屍體也踢入了江心，船仍向前直行，這人回顧了艙中人一眼，自語道：「天亮你們就醒了，今夜事，老夫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否則……」

這人話鋒突停，長長的嘆息了一聲，走出艙中，將艙門反扣，親自駕舵使船，依然向對岸駛去！

× × ×

天色微曦中，這艘黑色的巨舟，却早已靠在對岸的一個僻靜所在，並且業已下錨，停靠得四平八穩！

艙中人，互分先後醒來。

首先是仇如海，醒來後，只覺頭腦微漲，無他不適。

繼之是曉梅姑娘，似極勞累的醒轉。

雷嘯天、展翼雲也同時醒來，八目相對，驚詫萬分！

他們看到滿艙糟亂，不由個個神情凝重。

展翼雲似是突然想起了什麼，手摸目注處，不由猛然地頓足叫聲「哎喲」，接着以焦急的聲調道：「駝鈴丟了！」

仇如海在醒來之後，已經發現展翼雲所背的包裹沒了，如今證明果已不翼而飛，令人恨煞！

突然，仇如海道：「奇怪，船好像停了。」

雷嘯天道：「怎地不聞人聲？」

話聲中，仇如海已開啓了艙門。

四人不約而同向艙外注目，頓時駭楞無解，人人變色，一排十二具屍體，正堵在艙外！

半晌，仇如海向曉梅道：「小妹，這些死者是船上的人抑或……」

曉梅悲聲道：「都是船上的人！」

仇如海道：「船上共有多少……」

曉梅道：「十二個人！」

雷嘯天咬牙切齒道：「好個萬惡的東西，竟是一人不留。」

仇如海搖搖頭道：「奇怪！」

雷嘯天道：「有什麼奇怪的？」

仇如海道：「禍是因爲那枚『駝鈴』而起……」

展翼雲長嘆一聲，道：「我抱歉爲此死傷了這許多人！」

仇如海搖頭道：「展兄登舟，小弟未能防患未然，大意而有此失，怎能怪及展兄，況『駝鈴』被刼……」

雷嘯天恨聲道：「非找出這些惡徒來不可！」

仇如海一笑，道：「怕不容易！」

雷嘯天道：「二弟莫非另有所見？」

仇如海道：「小弟現在已被這奇事弄亂了心神，容我想一想。」

說着，仇如海遙視江面，果然凝神苦思。

雷嘯天頓足道：「這多屍體，可該怎麼辦？」

曉梅這時才開口道：「這倒好辦，我們離船之後，小妹會通知此處的門下，他們會把此事辦理得十分妥善！」

仇如海似有所獲，道：「首先我們清査一下全船！」

話聲中，他已當先步向後艙，衆人相隨在後，終於走了一遍，發覺除他們四人外，再無活人！

仇如海道：「我們也走吧，岸上詳議對策！」

展翼雲道：「仇兄弟，那『駝鈴』關係七條人命……」

仇如海接口道：「展兄放心，小弟已有所悟，岸上談。」

他們上岸之後，仇如海找了個無人的清靜地方，那是一座樹林的邊沿，首先對曉梅道：「小妹，妳快去通知此地的自家人，收拾船上的無辜死者，這些人都爲我們而死的！」

曉梅答應着，跨馬而去。

仇如海接着轉向雷嘯天道：「昨夜登舟，本甚機密，消息外洩，大概在這坐騎身上，夜半離店，牽馬而行，必被惡徒發覺……」

雷嘯天搖頭道：「二弟，這不可能，昨夜小妹來時，愚兄已醒，正看你所留的字條，小妹告知詳情後，我是悄悄通知小二，給了他五兩銀子，叫他不要驚動任何一人，將馬牽出店外，彼時我曾注意，無人追踪！」

仇如海道：「好，這一點正和小弟所料者同。」

雷嘯天不由奇怪，道：「二弟今朝怎生顚三倒四起來？」

仇如海却已接着說道：「船上的事，端的奇怪，登舟之人，殺盡船上舟子，刼去展兄『駝鈴』，却沒有動我們毫髮，是什麼原故？」

雷嘯天道：「匪徒們登舟於先，舟子自然是首當其衝，故而俱遭格殺，彼輩志在『駝鈴』，匆忙之下只顧刼物……」

展翼雲接口道：「小弟不敢贊同雷兄的判斷，鼠輩並不匆忙！」

雷嘯天道：「展世弟，這怎見的？」

仇如海道：「大哥，敵者非但並不匆忙，並且從容至極！」

雷嘯天道：「我怎看不出來？」

仇如海道：「只說那十二具屍體，整齊排列艙門之外，已足證明敵者十分從容，何況小弟還另有事實……」

雷嘯天接口道：「也許匪徒們知道我等皆已昏迷，留了活口。」

展翼雲搖搖頭道：「鼠輩不惜以陰謀計算我們，自是恐懼我們的功力，刼去『駝鈴』之後，豈有想不到後禍未除的道理呢？」

雷嘯天恨聲道：「這不是，那又不對，急死人！」

仇如海冷靜的說道：「大哥請莫焦急，事情已現端倪，只要我們能冷靜的互相印證所思，不難解破玄虛。」

雷嘯天道：「對陣力敵，愚兄敢說料無不中，這次我自承不能！」

展翼雲道：「熟思詳計，仇老弟，你比我和雷世兄都强得多，我看就由仇老弟你，一個人推斷經緯吧！」

仇如海道：「小弟義不容辭，現在必須先了解一件要事，就是展兄救人如救火，時限還有多久？」

展翼雲道：「天可憐我們，有這十日光陰，或可反敗爲勝，如今第一步，來分析一下出事可疑之處。」

雷嘯天道：「二弟，一切由你說，也許會有發現。」

仇如海道：「那不一定，這樣好了，小弟把可疑之處說出，二兄若有發現，亦請立刻補充，以免遺漏。」

展翼雲忙說道：「對，仇老弟，開始吧！」

仇如海道：「首先要弄清楚，消息怎會洩漏出來的！」

展翼雲道：「仇老弟所說『大順店』可疑。」

仇如海道：「展兄和大哥先請仔細聽下去，若發現小弟判斷失誤時，再請提出質問，這樣很快接近中心！」

雷嘯天和展翼雲互相點頭，仇如海又道：「怎樣洩漏的消息，如今恐已難追，暫時放過這一點去，談談我們兄妹是如何中人暗算吧……」他頓了一頓，繼道：「自登舟之後，除茶水點心外，我們沒吃過別的東西，這一點大哥和展兄，有什麼意見？」

雷嘯天道：「沒有，二弟說的不錯，沒再吃過其他的東西！」

仇如海道：「誰吃過點心？」

雷嘯天搖搖頭，看看展翼雲，展翼雲道：「我沒動過。」

仇如海道：「我也沒用過半點，那麼事情非常明顯了，是茶裏面出了毛病，因爲我們都喝過茶了。」

展翼雲道：「沒錯！」

仇如海沉重的說道：「大哥記住這一點，是茶裏出的毛病。」

他話鋒一頓，又說道：「當聽到艙外來了敵人的時候，我們第一個動作，是很自然的鬨聲起立，小弟那時才發覺中了暗算。」

雷嘯天道：「我也如此！」

展翼雲點點頭，表示他也沒有例外。

仇如海道：「誰懂的使用迷藥？」

雷嘯天恨聲道：「這些小人之技，我不懂！」

展翼雲道：「雷世兄此言我不甚同意，這也是一門學問。」

仇如海道：「小弟幼蒙師訓，略通一二，這種迷人之藥，名叫『鬼難防』，人若坐着，因經脈有幾處是循行地方，不論用過多少，毫無察覺，但若突然起立，經脈自然歸穴，則立即昏迷不醒！」

雷嘯天道：「好啦，現在也知道是什麼藥了。」

仇如海道：「再推測下去，敵方登舟是假，早已潛伏船上是實，那聲呼喊，旨在使我們起座昏迷，已無疑問。」

雷嘯天搖頭道：「二弟，十二舟子俱皆喪命了，你別忘了！」

仇如海頷首道：「小弟沒忘，他們死的不值而可憐！」

雷嘯天道：「二弟今天是怎麼回事，誰不知他們死得不值而可憐。」

仇如海一笑，沒有回嘴，却道：「敵者早已潛入舟中……」

雷嘯天道：「二弟對這一點，可有證據？」

仇如海道：「大哥請聽 去，當艙外暴喊有人潛登船上時，小弟立以神功靜聽，不聞搏鬥之聲……」

雷嘯天道：「這一點愚兄也知道，因曾留心，但也不能……」

仇如海道：「小弟還有證明，當發現並無登舟敵人時，展兄與雷兄業已昏倒地上，小弟遂故作不支，重又歸座……」

雷嘯天大喜道：「難怪二弟一再說已知端倪，二弟果然勝上一籌，二弟，那萬惡匪徒之魁，到底是誰？」

仇如海苦笑一聲，道：「大哥不要誇讚小弟，小弟也沒能如願，當小弟歸座之後，立即難支，竟也昏迷了過去！」

雷嘯天長嘆一聲，垂下了頭。

仇如海又道：「但因小弟習過某種分心神功，昏迷下，仍有一絲知覺，聽到有兩個人進了艙中，其中的一人口音十分熟悉……」

雷嘯天忍不住又道：「可曾想起來是誰？」

仇如海道：「不幸，就在那個時候，小弟知覺失去！」

雷嘯天一跺右脚，道：「還是一場空歡喜！」

仇如海搖頭道：「再醒來，船已到了此岸，鐵錨並已放落，艙外排列十二屍體，展兄的救人『駝鈴』已失！」

雷嘯天不解地道：「這些可有綫索可查……」

仇如海道：「大哥別急，對方自覺手段高明，但在無心中，却留下了很大的破綻，使小弟足以找出他來！」

雷嘯天道：「那好極了！」

仇如海道：「誰能在茶中放入迷藥呢？先時小弟曾推測，可能敵者潛伏舟中，乘着廚中人不注意放落，但經仔細推斷，發現無此可能，萬一我們並未飲用，他一切安排，豈不是完全無用？

「後來醒時，發現十二舟子皆亡，方始恍然而悟，敵者非但早已潛入舟中，並且已與舟子勾結！」

雷嘯天道：「這不可能吧，別忘記這船是四妹家的，何人有這大胆量，與敵勾結，連四妹也一齊下手！」

仇如海道：「小弟有切實的證據，大哥請想，來敵爲何將所有舟子擊斃，而對我們四人却毫髮不傷呢？」

雷嘯天道：「嗯，我就是不明白這一點！」

仇如海道：「愛屋及烏，我們沾了小妹的光！」

雷嘯天恍有所悟，哦了一聲！

仇如海神色鄭重的又道：「敵者勾結舟子，可能是幾個，也可能是一人，這點不關緊要，與敵勾結的舟子，將迷藥放於茶中，我們遂中了暗算，敵者將『駝鈴』刼走，因小妹的原故，根本就沒有殺我們的意思……」

雷嘯天道：「不殺我們，而誅舟子，不通！」

仇如海道：「極通！此人當下手刼物時，已有成算，他必須將全部舟子殺死，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舟子們都認識他！」

雷嘯天道：「對！二弟有道理，說下去說下去！」

仇如海道：「既然所有的舟子都認識他，他必然是日常接近這艘船的熟人，但也沒有必殺舟子的道理……」

半天沒開口的展翼雲，此時道：「翼雲也深以此爲可疑，這人既已與舟子勾結，自不怕被舟子出賣，旣使舟子們出賣這人，也不會在成事之後，故而翼雲百思不解，這人有何重大理由，非但要殺舟子，並且要殺的一個不留？」

仇如海道：「事情越是百思不通，却越有漏洞……」

雷嘯天今天急的特別，道：「好二弟，你就把漏洞說出來吧！」

仇如海道：「天下事，不論正邪、善惡、是非，發生都必要有個理由，說不出理由來的事，必有所隱，此事亦然！十二舟子之死，死在另外有人的生死要比他們重要，那主謀之人，寧殺十二無辜，也不肯冒次風險！

「大哥，展兄，誰的生死比十二舟子的性命重要呢？沒死的只有我們，自然是我們四個之中的某一個人！」

雷嘯天和展翼雲不由同聲說道：「有道理！」

仇如海微笑着說道：「主謀者，認爲旣然殺盡了舟子，自不慮消息外洩，豈料他却留下了個極大的破綻，就是不該將此船駛靠岸邊，尤其不該將錨放落，因這種看來不通的怪事，方令小弟想通了內情！我們現在，只要找出誰是主謀者顧全的人，就等於抓住了主謀的尾巴，順之而上，必可找出他來。首先說小弟自己，小弟沒有親人，出道江湖不久，不是主謀者意圖顧全而照拂的人！

「再談雷大哥，以小弟所知，大哥在武林之中，恐怕也找不出來一個肯這般全心全意照顧你的親友！展兄請勿誤會，目下只有展兄和小妹兩個人了，展兄請仔細想想，可有肯如此對展兄……」

話沒說完，蹄聲傳響，紅雲已現，曉梅姑娘飛馳而來，奇怪的是，她竟繞林穿行，似在找尋什麼！

果然，曉梅繞行這座樹林一遍之後，方始催馬馳近，飛身縱下胭脂驥之後，立即說道：「大哥二哥請仔細搜索此林之中，若證實林中並無外人隱藏時，告訴小妹，小妹有機密相告！」

雷嘯天和仇如海領首而行，展翼雲也奔向林中，三人很仔細的搜索林內一遍，證實無人而歸。

仇如海道：「林中無人，小妹有話請說吧！」

曉梅道：「我要先問問展世兄，是那一家急待『駝鈴』救命？」

此事，雷嘯天和仇如海，始終沒有動問，展翼雲在艙中時，本想說出，却已身中暗算，此時正好詳談經過。

但是仇如海却深覺曉梅突發此問，必是另有原因，沉思刹那，展翼雲先一步，說道：「小妹，莫非妳能找到那個『駝鈴』者？」

曉梅嬌笑一聲，說道：「如海哥，你看！」

三人注目，不由又驚又喜，曉梅手持一物，誰說不是那枚「駝鈴」呢！

展翼雲首先歡呼一聲，道：「姑娘，妳可眞是救了我的命！」

雷嘯天道：「四妹，此物怎會落於妳手中？」

仇如海沒有開口，臉上帶着微笑，看着曉梅。

曉梅道：「你們都奇怪吧，說穿了可就不值一文了。」

雷嘯天正色道：「四妹說不值一文，愚兄却認爲值十二條人命！」

這句話，說得曉梅姑娘頓生悲哀，星眸中一滴滴瑩珠滾流，雙肩抽動，久久之後才歎息一聲道：「那些舟子們眞可憐，我都認識他們的家小，這是爲什麼？爲什麼那些人一定要死呢？」

話語眞稚，神情純然，使雷嘯天自覺慚愧的低下了頭。

曉梅姑娘却任珠淚自落，又道：「我也是一時聰明，當展世兄和大哥您相繼昏倒之時，立刻想到這枚『駝鈴』，哦！對啦……」她話鋒一頓，很高興的又道：「如海哥哥，你可知道，我們是中了什麼暗算？」

仇如海故意的搖搖頭道：「到現在還不太清楚，可能是那茶……」

曉梅姑娘破啼爲笑，道：「還是如海哥聰明，就是茶中出了毛病。」

展翼雲道：「艾世妹，請先說這枚『駝鈴』的事可好？」

曉梅道：「不，要先說茶的事情，如哥海，我告訴你實話吧，你們都喝茶了，可是我偏就沒有喝！」

雷嘯天和展翼雲，驚啊出聲，仇如海却不知爲了什麼，低下頭去，臉上掠過一絲羞愧之色！

曉梅又說道：「當時茶端上來之後，正好聽雷大哥談到『駝鈴』的出處，所以忘了飲用，後來想喝的時候，已經出了毛病！」

雷嘯天嘆息一聲，道：「幸虧四妹沒有喝它！」

曉梅稚坦的一笑，道：「後來我見如海哥也昏了，想起來人必然是爲了這駝鈴，乘燭火熄滅，先將駝鈴取出。」

展翼雲道：「我很感激世妹。」

曉梅搖頭道：「好可怕喲，我把鈴放在身子底下，假裝昏迷，來人共有兩個，一個將舟子殺死，一個取去了盒子！」

雷嘯天道：「這船是誰駕駛到岸？」

曉梅道：「來人中的一個，我怕得要命，動也不敢動，假如當時如海哥沒昏，我相信就不會害怕了！」

仇如海緩緩抬起頭來，一面孔的慚愧，道：「我佩服妳的聰明。」

曉梅道：「我直等到雷大哥和展世兄醒來，也假作乍醒，你們談到此鈴，我沒敢說明，生怕還有人隱伏船中！

「直到上了岸，趕辦完畢，令人收拾船上的事後，才想起來告訴你們，但我還怕樹林裏有人……」

雷嘯天道：「四妹如此謹愼小心是好的。」

曉梅却道：「可是我還怕。」

仇如海道：「還怕什麼？」

曉梅道：「當時來人取去盒子，看都沒看，是想不到我假作昏迷，現在定然業已發現盒中早空，豈不還要下手？」

仇如海說道：「更好，如今就怕他不來！」

曉梅道：「如海哥想錯了，那人若來，有如海哥在，我才不怕呢，我是怕萬一此鈴再要失落，七條命……」

仇如海接口道：「小妹說的對，展兄，如今小弟不得不詳問……」

展翼雲道：「仇兄弟不問，我也要說，金陵城中的『上官』家族，是家慈母家，此鈴是爲了拯救母家的至親！據上官家族中人言，有一至親，曾爲官兩廣，治盜極嚴，開罪江湖朋友，必須此物……」

話沒說完，雷嘯天已皺眉道：「此鈴乃『卜』叔之物，『卜』叔想必仍在世上了！」

展翼雲道：「小弟不敢胡說，據上官家來人講，這難題是索仇的江湖客所出，若有此鈴，一家七命則活，否則死！」

仇如海道：「此鈴送於何處，交給何人？」

展翼雲道：「江湖客云，物懸『夫子廟』頂之上，前仇則了！」

仇如海恨聲道：「好刁猾！」

曉梅道：「怎樣刁猾呢？」

仇如海道：「如此，他根本不出面，我們就無法知道是誰！」

曉梅哦了一聲，道：「不過我總覺得似乎另有隱情！」

雷嘯天道：「隱情？還能有什麼隱情呢？」

曉梅道：「這鈴既是『卜』大俠之物，按說應該由『卜』大俠收回，但『卜』大俠不論是否還在世上，斷無……」

仇如海道：「小妹說的對，『卜』老斷無與江湖之徒交接的道理，『卜』老也不會殘害良吏，其中……」

話鋒突然停了下來，仇如海劍眉深鎖，在沉思什麼難題，久久之後，似有所獲，問展翼雲道：「展兄，請問此鈴怎會在展兄府上？」

展翼雲說道：「說來十分奇怪，先父故世之夜，在練一種罕奇的功力，後竟有眞氣逆行，當時左右無人，終而功力盡毀，身受重傷，言動兩難，但他手中，卻握有這隻駝鈴，是『卜』叔早年所贈，抑或是……」

仇如海插口道：「此鈴在展兄府上的事，可有別人知道？」

展翼雲道：「有，凡是當年親見先父大殮的人，都知道，因家慈在大殮時刻，方將此鈴由先父手中取下！」

仇如海道：「伯母家中至親，在金陵住了多久啦？」

展翼雲道：「已有十年。」

仇如海劍眉一挑道：「此事大概又被小妹料中了！」

雷嘯天和展翼雲，同聲道：「料中何事？」

仇如海道：「此鈴，按『卜』叔當年規矩，讓『卜』叔收回才對，但大哥曾說，自往昔『卜』叔名列『十君子』後，並未再用，展兄母家至親，當非『卜』叔仇人已明，但對方堅欲索要此鈴，實出江湖規矩之外，令人可疑！」

「適才小妹曾言，內中恐有隱情，小弟如今推斷，必係有人急需此鈴，知展兄府中正有，但因展兄府上名重武林，不敢盜取，探知展兄母家至親昔日之事，假作索仇，逼使展兄將此鈴獻出！」

曉梅道：「如海哥推斷雖有道理，但卻也有不通的地方！」

仇如海一笑道：「何處不通？」

曉梅道：「對方既已成功，展世兄業已携之而來，何不等待此鈴送到，幹麼又半途上想法竊奪呢？」

雷嘯天道：「是呀！四妹問得對！」

仇如海道：「小弟卻認爲半途竊取，才更對！」

雷、展、及曉梅，不由同聲問道：「是何道理？」

仇如海說道：「這才合於所推斷的隱情！」

曉梅道：「你把我等說糊塗了。」

雷嘯天道：「愚兄也似個『丈二和尚』啦！」

仇如海一笑道：「既然斷定那索仇逼獻『駝鈴』的人另有目的，則必是要以此鈴去幹些什麼，這一點大哥明白了吧？」

雷嘯天道：「這一點十分明顯，愚兄非常明白。」

仇如海道：「這人所圖謀的，不會不關聯別人，因此這人的敵對者，自然要先這人一步，竊去此鈴！」

展翼雲道：「仇兄弟業已推斷到頂點了，事情大概如此！」

雷嘯天道：「照二弟這樣推解，登舟殺人的，並非那起始索逼此鈴之人了！」

仇如海道：「是的。」

雷嘯天道：「如此，我們要找這個惡毒匹夫，豈不太難了？」

仇如海道：「也不困難！」

曉梅心頭一凜，道：「如海哥可是有了成算？」

仇如海道：「談不到成算，本是十分簡單的事！」

曉梅道：「我卻想不出來。」

仇如海道：「祇要我等陪同展兄，悄悄居於展兄母家至親的府上，則不怕到時候見不着索逼此鈴的人。」

曉梅道：「但那人卻不是登舟行兇的人呀？」

仇如海道：「不錯，但由於那人身上，卻能追出另外那個兇手！」

曉梅道：「怎樣追法呢？」

仇如海道：「有兩個辦法，一是擒住索逼此鈴的人，追出索鈴的原因何在，自然也就可以瞭解還有何人企圖此鈴！再一個辦法更好，我們故作聲色不動，任由索鈴之人將鈴取去，彼時殺舟子的兇手，卻自現原形！」

雷嘯天接說道：「愚兄贊成第二個辦法！」

展翼雲卻搖了搖頭道：「小弟另有下情。」

雷嘯天道：「世弟之意，莫非贊成第一個辦法？」

展翼雲道：「小弟此次携鈴而來，並無交與索鈴人之手的意思！」

雷嘯天道：「世弟既無聽彼等之令的意思，則携來何爲？」

展翼雲道：「小弟想以鈴爲餌，見見那大胆的狂徒，然後以掌中劍，給對方個厲害，此鈴誰也休想到手！」

雷嘯天哈哈一笑道：「愚兄竟沒有想到這一點。」

曉梅卻道：「世兄祇顧誘敵，卻使十二舟子無辜喪命！」

展翼雲嘆息一聲，道：「這變化出人意料，因之翼雲必須找出這個兇手！」

仇如海道：「舟上有我們在，這責任就不是展兄一人的了。」

曉梅還拿着那枚「駝鈴」，這時遞交展翼雲手中道：「小妹有個建議。」

展翼雲道：「世妹請講。」

曉梅道：「金陵是小妹祖居之地，如海哥，這件事何不交給咱們總店的人去辦，必能水落石出！」

仇如海道：「此事當然要向伯父稟陳，否則船上十二名死難者，無法交待，擒捕兇手，我却要自己來辦！」

雷嘯天接口說道：「二弟心意與我相同。」

展翼雲問道：「雷世兄在金陵還有生意？」

雷嘯天搖頭一笑道：「愚兄寄居於『天下武林店』中，四妹才是主人。」

展翼雲哦了一聲道：「此店業已名震天下，想不到與世兄、妹有關。」

曉梅道：「展世兄到了金陵，何不也住在小妹店中？」

展翼雲道：「方便麼？」

曉梅道：「既是店，當然應有盡有，十分方便。」

展翼雲道：「小兄還要到家慈母家至親府中一行。」

曉梅道：「以小妹看來，展世兄不如暫時不去令親府上，當到了所約最後時限，我們一起前往。」

展翼雲尚在猶豫，仇如海已開口說道：「展兄，小妹意誠，道理也對，就這樣吧。」

展翼雲不再客套，答應前往，展翼雲的馬匹，留在了對岸店中，遂由曉梅另備一騎大家趕奔金陵而去。

× × ×

金陵，六朝金粉地，宋室遺恨都！如今繁華依舊。

「天下武林店」總店，氣派豪華而宏大，佔着半條長巷，數畝佳田，建造的美侖美奐。

門口那赤金所鑄的字，竟是「顏魯公」所書。

當然，這是親筆，却非「顏魯公」親題！

「顏魯公」墨寶何止千萬，萬千字中，取下「天下武林」四字，自是不費吹灰之力。

艾老人當天午間，親自設宴替四人接風。

入夜，將「維」字靜樓讓於雷、仇、展三人居住，舒適而豪華，三人一路未能平安休息，現在安心入夢！

二更，艾老人離開他那向不容人進去的書房，緩踱着方步，回到私室臥處，那是一個幽雅的小院。

院以紫竹圍繞，佔地半畝，四週花圃草坪，清靜雅潔，三間木房，玲瓏小巧，是精心建造。

這是禁地，休看無人，但若有人想進入其中，却難如登天，除非這人能將四十九處埋伏破掉！

艾老人進了木屋，立刻奔向右面一間，那是臥房，他在銅床頂端一按，床後隆隆輕響，露出一道門戶。

艾老人坦步而進，門戶重閉，裏面石階十數，艾老人拾階而下，開啓下面一道鐵門，進了密室。

他剛剛踏進室內，已看到坐於軟椅之上的曉梅姑娘，心中一動，若無其事的走近曉梅，含笑說道：「妳怎麼還沒睡，乖女兒，有事嗎？」

曉梅笑了笑，艾老人遂在曉梅對面椅上坐下。

父女二人沉默甚久，終於艾老人又道：「梅兒有什麼心事？」

曉梅道：「很多很多！」

老人道：「何不告訴爲父？」

曉梅道：「就爲告訴父親而來。」

老人笑道：「好啊，說吧。」

曉梅遲疑半天，仍沒開口，老人又是一笑道：「是關於如海和妳的事？」

曉梅正色說道：「不是，是關於爹的事！」

老人哦了一聲道：「爲父有什麼事情，叫妳這樣掛心呀？」

曉梅道：「爹，女兒記得六歲的時候，見過一枚很大的『駝鈴』，當時曾問過爹，爹說是買來玩的。」

老人道：「不錯，事隔十幾年了，問它幹嗎？」

曉梅道：「爹，此次女兒又見到了一枚！」

老人道：「哦，這東西本來不少，爹能買到，別人自然也能買到！」

曉梅道：「不過女兒現在知道，那東西是買不到的。」

老人一笑道：「傻孩子，天下還有買不到的東西嗎？」

曉梅沉重地說道：「有，有很多！」

老人皺眉道：「說說看，那是什麼東西，錢買不到。」

曉梅道：「父女天倫之樂，同胞手足之情，人間仁愛，和那枚『駝鈴』，都是錢所買不到的東西！」

老人道：「何不簡單的說，眞情是錢

所買不到的？」

曉梅頷首道：「也可以這麼說。」

老人關懷和氣的說道：「妳到底有什麼事情？」

曉梅道：「爹，女兒大胆，在沒說出事情之前，有個請求。」

老人仁慈的笑着，將座椅搬到曉梅近前，左手撫摸着曉梅的秀髮，以無比關懷溫柔的口氣，道：「爹不管妳要請求些什麼，都答應妳。」

曉梅倏忽離座，萬福深拜，道：「女兒多謝爹爹。」

老人此時方始發現事態嚴重，但仍溫和的問道：「現在妳說吧，爹也知道事情必然十分重大。」

曉梅道：「爹，我請求的，是女兒有問，伏請實答。」

老人神情漸轉嚴肅，道：「梅兒，妳認爲爹不說實話？」

曉梅道：「女兒從沒這樣想過。」

老人道：「那妳爲何突然這樣請求爹呢？」

曉梅道：「因爲女兒怕！」

老人慈眉一皺，道：「有什麼可怕的事？」

曉梅道：「女兒親眼看到過一件事情，可怕極了！」

老人道：「說給我聽聽！」

曉梅道：「爹還沒答應女兒呢。」

老人道：「爹不是說過了嗎？不論什麼請求都答應妳。」

曉梅道：「女兒再次謝謝爹。」

老人故作輕鬆的一笑，拍拍軟椅道：「坐下，坐下來談。」

曉梅坐好，道：「爹，女兒當年見過的那枚『駝鈴』呢？」

老人道：「在呀！問它幹嗎？」

曉梅道：「女兒想看看。」

老人皺眉沉思不語，半晌，緩緩起身，在一個厚厚的紫銅箱中，取出了那枚「駝鈴」道：「看吧。」

曉梅接到手中仔細觀看甚久，果然和展翼雲那枚一模一樣，暗中長嘆一聲，問老人道：「爹，這枚『駝鈴』眞是買來的嗎？」

老人閉目半天沒有開口，最後道：「不是，當年妳小，說買的可以省得費時解釋。」

曉梅笑了，道：「爹，那麼這是誰的東西？」

老人神色鄭重的問道：「梅兒問這些幹什麼？」

曉梅道：「女兒自然會告訴爹爹，先請爹答覆女兒。」

老人故作恍然大悟的樣子，道：「我明白了！」

曉梅神色一變道：「爹明白什麼？」

老人道：「你們在船上的遭遇，如海已經告訴了我，妳記起咱們也有一枚『駝鈴』，想借給展翼雲一用，可對？」

曉梅不知何故，突然珠淚盈睫，搖頭悲語道：「爹猜錯了，現在請爹答覆女兒好不？」

老人看看愛女，由袖中取出一方素帕，遞給曉梅，曉梅搖搖頭，沒有接取，老人微吁一聲，道：「此物是昔日武林之中，一位名震天下奇士的東西，獲之不易，雖不值錢却又價值連城！」

曉梅道：「這位奇士姓什麼？」

老人皺眉道：「姓卜。」

曉梅破啼爲笑，道：「爹眞好，沒有瞞我。」

這句話，却使老人心胆一震，暗道一聲「僥倖」又自罵眞老的糊塗，所幸沒有說謊，此物出處，那展翼雲不會不講，自己怎地這般大意，老人雖然心念電轉，表面却聲色不動的說道：「梅兒，爹不會騙妳的，還有事嗎？」

曉梅道：「有，女兒事完了會告訴爹。」

老人一笑道：「天不早了，有話明天不能說？」

曉梅道：「女兒連一刻也不能等！」

老人道：「好好好，那妳就問吧！」

曉梅神色一正，道：「船上那十二個人的家屬……」

老人長嘆一聲道：「爹已吩咐下去，每家贈紋銀三百兩！」

曉梅只淡淡地嗯了一聲，突然問道：「女兒前次離家，司徒春曾經答應過女兒，把一株特殊的『紫蝴蝶蘭』送給女兒，這次回來竟沒見……」

老人哦了一聲，道：「他出去辦理一件大事，回來之後我告訴他好了！」

曉梅又是淡嗯一聲，道：「爹，您很喜歡這枚『駝鈴』是不是？」

老人道：「此物十分珍貴，爹當然十分喜歡它。」

曉梅道：「爹想不想再多獲一枚？」

老人心頭一動，道：「當然想，不過不容易呀！」

曉梅突然冷冷地問道：「爹，到底是一枚『駝鈴』珍貴，還是十二條命珍貴些呢？」

老人猛地一抖，道：「這要分怎麼看法？」

曉梅問道：「爹，這還有不同的看法嗎？」

老人慈祥的說道：「乖女兒，妳嬌生慣養，從不知江湖險詐，這枚『駝鈴』若落入必需要的人手中，雖百條性命不換，反之，却又連一條命都不值，所以……」

曉梅哦了一聲道：「以爹的身份來說，『駝鈴』不會比人命更珍貴吧？」

老人道：「應該如此。」

曉梅竟又流下了淚來，是默言的悲泣，痛悔失聲，雖悲而難以稱切，無聲泣淚，却是悲至極也！

老人看得心凜不忍，道：「乖女兒，妳怎會如此委屈，是誰欺侮了妳？」

曉梅驀地抬頭，目光肅正，道：「爹，恕女兒斗胆一問！」

老人道：「問吧，不論妳問什麼，爹都不怪妳！」

曉梅一字字的說道：「爹，您沒有必需再要一枚『駝鈴』的道理吧？」

老人皺眉道：「梅兒，妳到底要問些什麼？」

曉梅道：「爹您好忍心！」

老人霍地起座，道：「梅兒，這……這……這是什麼話？」

曉梅道：「爹！您有什麼必要？什麼

道理？一定要在茶裏放下迷藥？您有什麼原故，一定要殺那十二個舟子？您怎忍心，一掌震死隨你十數年的司徒春？最後爹，您爲什麼要刼奪那枚『駝鈴』？」

曉梅姑娘的話說完了，哇的一聲哭出來，如帶雨梨花，一聲悲似一聲，一陣緊似一陣！

艾老人面色變得煞白，全身止不住抖個不停，手足冰冷，好半天，他竟動也不能一動！

沉默！死寂！不！除姑娘哭聲外，就不聞其他聲音！

突然！艾老人雙手高伸向天，狂吼道：「天啊！天啊！」

接着，他猛坐椅上，雙手緊捂着臉，老淚自十指縫中流滴如雨，竟也不聞悲泣之聲！

久久，久久，又久久！

四更梆鼓，驚醒了泣哭不止的曉梅姑娘。

他注目老父，嘆息一聲，幽怨的說道：「爹，事情已經作了，傷感懊悔也沒有用了，您也許有您非這樣作不可的道理，祇是……」

老人以素帕擦淨淚水，沒有抬頭，接口道：「這些事還有誰知道？」

曉梅說道：「現在祇有女兒一個人知道！」

老人低沉的說道：「爲什麼要說『現在』這兩個字？」

曉梅道：「爹應該知道，雷大哥和如海哥都很聰明。」

老人又問道：「妳是怎樣發覺這件事的？」

曉梅道：「當時女兒祇顧一心聽這『駝鈴』的出處，沒有喝那下了迷藥的茶，所以當司徒春和……」

老人幽幽長嘆一聲，道：「這是天意，爹一生謹愼，竟會那麼疏忽。」

曉梅心頭一凜，暗忖：「爹這樣說，好像沒有懊悔之意，那我該……」

她思索未畢，老人已接着說道：「雷嘯天一介武夫，懂得什麼！仇如海這孩子確實聰明，但爲父料他也猜不透這件事的經緯……」

曉梅悲怨至極，插口道：「爹莫妙想天開！」

老人霍地抬頭道：「妳這話是指着什麼說的？」

曉梅道：「爹可知道，您留了多少破綻？」

老人一楞，道：「破綻？」

曉梅道：「如海哥目下已推斷出內情，祇不過是還不知道這主謀此事的人罷了，緩以時日，怕也再難瞞他了！」

老人一驚，目注愛女身上，神色陰晴不定！

曉梅冷着一張臉，一瞬都不瞬的看着老人。

半晌，老人緩緩說道：「梅兒，妳要把這件事情告訴如海？」

曉梅搖頭道：「女兒不會。」

老人微有笑意，道：「祇要妳不說，他們是不可能知道的！」

曉梅道：「爹看輕了如海哥。」

老人搖頭感嘆的說道：「恰恰相反，爲父十分看重此子！」

曉梅道：「爹，您……」

她自動停下了話鋒，老人却淡淡地說道：「如今妳我父女，才眞到了無話不可以說的地步，梅兒，不管什麼事，什麼話，要說就說出來吧！」

曉梅說道：「爹，您眞的必須這樣作嗎？」

老人苦笑一聲，道：「梅兒，妳認爲我會不經考慮，作這樣的事？」

曉梅低吁一聲，道：「爹，這樣作的道理……」

老人插口道：「本來是該告訴妳的，但時間沒到，說出來徒亂人意，總之，爹這樣作是爲了妳的幸福！」

曉梅聽得不由一楞，道：「爹是爲了女兒？」

老人道：「當然不全是，但有大部份是這樣。」

曉梅道：「爹不能再說得清楚些？」

老人搖了搖頭道：「這已經說得太多了！」

曉梅道：「其實爹說不說已經沒有關係啦！」

老人皺眉道：「這是什麼意思？」

曉梅道：「爹應該知道！」

老人聲調一沉，道：「梅兒，妳在和爹打啞謎？」

曉梅正色搖頭道：「爹您錯疑了，您費盡心力，可有所獲？」

老人神色一變，道：「妳知道那枚『駝鈴』沒在盒裏？」

曉梅嘆息一聲，沒有開口。

老人突然一笑，道：「此鈴爲父必須收回，好在人全住於此處……」

曉梅暗中駭凜至極，聽老父言下之意，大有不獲此物誓不休之勢，以老父近日作爲，曉梅不由替盟兄担起憂來！

她心念電旋般動，立即生計，淡淡地說道：「果然又沒出如海哥所料！」

老人揚聲道：「他所料何事？」

曉梅道：「他們住在此處，就爲着靜等那主謀刼物的人來！」

老人一驚，說道：「莫非他已疑及爲父？」

曉梅道：「有些！」

老人沉思有頃，含笑道：「不可能，爲父此事已作到天衣無縫……」

曉梅插口道：「這是爹的如意想法，其實是漏洞百出！」

老人道：「有何漏洞？」

曉梅道：「爹還有仁愛之心，所以漏洞自生！」

老人皺眉道：「爹若連仁愛之心都沒有的話，還算是人！」

曉梅道：「爹很愛女兒對吧？」

老人很快的就答話道：「這當然！」

曉梅道：「爹有三不該！」

老人不悅道：「妳也論起爹的不是來了，爹那三不該？」

曉梅鄭重的說道：「一、爹不該用茶中下藥的笨辦法！二、爹不該殺所有舟子和司徒春！三、爹最最不該，把船駛過江岸而放落鐵錨！」

老人皺眉說道：「茶中下藥，怎是笨策？」

曉梅道：「船行半江心中，誰能在茶中下毒呢？」

老人一邊想着，一邊答道：「這……只有船上的人能！」

曉梅點頭道：「爹現在才想到這一點呀？」

老人依然是思索着說道：「因此，爹不該殺盡舟子！」

曉梅道：「爹不能不殺他們？」

老人搖頭道：「妳若不在船上，就不必這樣辦了。」

曉梅道：「嗯……那爹是說，爲了愛女兒……」

老人插口說道：「我說過並不全是爲妳，妳想，當妳醒過來，必然發覺茶中的毛病，舟行江心，他人無法在茶中施展手脚，焉有不疑及舟子們的道理，由妳出頭詢問，他們不會不說實話，爹豈非前功盡棄？」

曉梅道：「假如爹曾嚴諭，不令洩露，他們敢不從命嗎？」

老人道：「當然不敢，但爹却要時時刻刻的提心吊胆。」

曉梅道：「爹錯了，要是暫時不殺他們，嚴諭守密，如海哥反而會引入岐途，決想不到主謀人和舟子們有關！」

老人道：「爲什麼？」

曉梅道：「爹只要把他們點了穴道，女兒醒來之後，因無人喪命，怎樣也想不到和舟子有關呀？」

老人搖頭道：「十分牽强。」

曉梅道：「也許女兒沒說明白，爹想，您殺他們，如海哥醒來，必然認爲這茶是早施的手脚，況……」

老人揮手，止住曉梅的話鋒，道：「爹該帶走一兩個舟子，使你們錯認舟子中，混入了奸細，這樣如海就斷然要走上岐途了！」

曉梅道：「爹現在明白了吧？」

老人道：「正相反，爹說這話，只不過是現在才想到，大可不必將司徒春，和十二名舟子完全殺死罷了！」

曉梅長嘆一聲，又問道：「等女兒把話都說出來，爹就知道自己想錯了，爹，您幹什麼在殺盡舟子之後，將船駛近靠岸呢？」

老人道：「船在江心，隨風浪飄蕩，妳豈不是危險？」

曉梅怨而感懷的盯了老人一眼，剛要開口，老人却連連擺手，雙眉緊鎖一處，接着又道：「況且這樣來作，能使你們疑心重重，無法捉摸！」

曉梅道：「現在，爹爹聽聽如海所推斷的！」

老人冷冷地說道：「很好，那妳就說吧。」

曉梅道：「誰能在船行至半江心時，茶中下藥呢？舟子！」

「舟子爲什麼被人殺盡了呢？因爲他們認識兇手！」

「既然已與兇手勾結下藥，當然舟子們和兇手是熟人，既是熟人，事都辦成了，爲何又將舟子殺盡呢？」

老人突然接口道：「慢！梅兒，爹並沒有辦成事呀？」

曉梅道：「爹別着急，聽女兒說下去，關於『駝鈴』爹沒有取走的事，女兒等一下再告訴您可好？」

老人道：「好，妳說下去。」

曉梅道：「如海哥對這件事的判斷，有兩種，一是兇手答應了舟子們的報酬，爲着反悔，乾脆殺之。」

老人冷哼一聲，一面孔輕覷之意。

曉梅黛眉深鎖，接下去道：「這一推斷，立被推翻，因爲兇手既然已將舟子殺盡，沒有什麼理由，留下艙外四個人！」

老人連連霎眼，曉梅又道：「第二個推斷，是兇手怕舟子們洩密，早存殺心，但這個疑問，又被推翻，理由和前面的一樣！

「最後由第二個推斷，加上船靠於岸的事實，測出了眞正的理由，那就是，艙中四人中，有兇手不能殺的人在！」

老人不由一怔，說道：「好厲害的仇如海！」

曉梅低沉的說道：「由於最後的推斷，如海哥開始一人一人的分析，爹，誰最可疑呢？只有女兒最爲可疑！」

老人道：「怎見的？」

曉梅道：「因爲這艘船！」

艾老人沒有開口，低着頭，緊鎖着雙眉！

曉梅嚴肅的說道：「船是我們艾家的，在登舟之前，別說船上的舟子們，他連這條船都沒有過，從何勾結？」

老人緩緩無力的說道：「所以他們住進了『天下武林』店！」

曉梅道：「正是！」

老人冷哼一聲，道：「飛蛾撲火，是自己送……對了，他們應該知道，那枚『駝鈴』，並沒有被人刼走呀！」

曉梅道：「談起『駝鈴』，爹請告訴女兒，您是那個脅迫展家母戚的人，抑或是另外那個想獲得『駝鈴』的人？」

老人一驚道：「仇如海也推測到了這些？」

曉梅道：「更多，現在他們已將『駝鈴』交與別人，當到威迫展家母戚之時限前，自有人將鈴掛好！」

老人一笑道：「他們却埋伏於外，靜待魚兒上鈎！」

曉梅道：「女兒但願不是如此！」

老人却道：「我却希望這樣！」

曉梅道：「當眞這樣，女兒不知道對爹有什麼好處？」

老人冷酷的一笑道：「至少證明，他們還沒有認定我就是登舟之人！」

曉梅道：「當到了期限，若無人前往摘取『駝鈴』時，如海哥已另外安排妥當辦法，那辦法絕妙到了家！」

老人心頭暗自凜懼，問道：「什麼辦法？」

曉梅却搖了搖頭，道：「如海哥沒有說！」

老人沉思有頃，道：「梅兒，妳可知『駝鈴』交給了誰？」

曉梅道：「女兒不知道。」

老人不信的看了曉梅一眼，道：「眞的？」

曉梅苦笑一聲，道：「信不信只好隨爹了！」

（未完・十二）